

11

(3)

82  
34183



Die  
versunkene Glocke

沈鐘

合訂本  
①

沈鐘社編

沈鐘合訂本第一集

北新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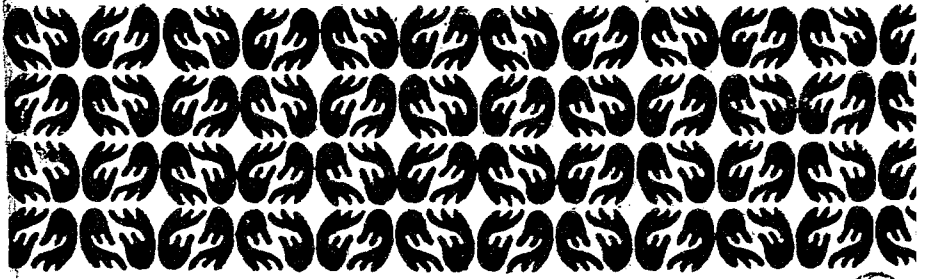
實價六角

1926

## 目 錄

啓事 .....	I
射擊（羅石君） .....	5
尋夢的人（陳煒謨） .....	6
笑的淚（楊晦） .....	28
大城（有熊） .....	38
寺門之前（馮至） .....	49
魔鬼的俘虜（楣） .....	55
最後之歌（馮至） .....	66
悼——（陳翔鶴） .....	71
Petofi Sandor（馮至） .....	86
屍（莎於） .....	106
夜（楊晦） .....	110
文藝復興時代研究的結論（張定璜） .....	130
夜（陳煒謨） .....	138
海上寄日（流沙） .....	149
舊時代中的幾幅新畫像（陳煒謨） .....	151
蘭生弟的日記（有熊） .....	169
祭壇（羅石君） .....	175
鮫人（排排） .....	178

無聊事——答翹造社的周全平（陳煒謨）	114
慶滿月（楊晦）	194
高該爾自叙的三部作（有熊）	220
遺言（羅石君）	229
西風吹到了枕邊（陳翔鶴）	230
佐治桑德與藝術上的理想主義（陳煒謨）	245
獸（馮至）	255
掘寶者（馮至）	258
眼睛（陳翔鶴）	261
孔子的自白（葛茅）	278
野店（羅石君）	285
永遠地，永遠地（流沙）	287
火（馮至）	301
預兆（有熊）	361
瑩子（陳翔鶴）	322
高等衛生顧問官的夫人（楊丙辰）	342
在陰影中（馮至）	350
死後（張定璜）	353
呼聲（羅石君）	366
出了地獄之後（陳煒謨）	367
磨鏡（楊晦）	370



# 沈鐘



1926

# 第一 期

## 目 錄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啓事

射擊

尋夢的人

笑的淚

大城(譯文)

寺門之前

魔鬼的俘虜

羅石君

陳煒謨

楊 晦

有 熊

馮 至

(楹)

報費零售每份六分 預定國內半年一元 國外

一元六角 全年國內一元八角 國外二元二角

發行處 北京 東城 翠花 胡同

北新書局



Je suis le fils de cette race

zenacc

Qui veut, apres avoir voulu

Encore, encore, et encore plus.

——Emile Verhaeren

我是這個種族的兒子

堅執

既經要求後還要求

再來些，再來些，再多來些。

## 啓 事

本刊又繼續出版了。以前，第一二三四各期週刊是託北新書局代印的，自第五期起爲了「事實上的關係」，不得不移歸我們自己辦理。時光駸駸地過去，過去十個月的光陰，都消磨在極荒漠的掙扎裏——雖則其間還經了一度的擱淺。現在，又爲了「事實上的關係」，不能不由北新書局出版：我們的能力只是這樣地渺小，我們深深地覺着。

中國是號稱地大物博的地方。物博與否，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感得的只是地方却不很大。有誰要想站起來麼？那是不可能的。最好請你先把你的隣居打倒，就踏在他的身上，在那致命的腸胃的地方——這樣，在暗黑的角落裏，我們也起了又倒者幾多回。

實逼處此，無如之何。只是，不知也曾有過像我們這樣感覺得四圍的空氣沉悶到要閉氣的麼？凡是想說話而找不到適當的場所的人們，想做事而到處碰壁的人們，泥濘逼道，一路糾綫的「窮人」們，我們都願沿途獻

給他們一些野花，顯露我們自己。能夠使讀者的鼓舞來作我們自己的慰藉，那固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否則儘這樣獨行，若干年之後，即使仍是「此路不通」，別的人也可以重新摸索的。

因之我們的渺小的希望只是由我們「合股」來探道，而我們對於本刊所坦負的也只是編輯上的全責任：其餘印刷，發行，廣告都歸北新書局辦理。我們只是在編輯上努力保持原來的態度，「鋒利地憑了自己的話來處分」自己的藝術，幫助自己的「靈魂之長生」，聊盡自己棉薄。雖然明知此路並不平安，見不慣的事實，聽不慣的話句要來擾亂我們，但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仍當忍住，因為話一說開，就難免不耽誤我們的路。



廣告之類雖不屬於我們的範圍，但我們為減少良心上的不安，似乎也不妨先登一則。

在今年六月十六日創造社出版的洪水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期上登載過：

『創造社出版部為「沉鐘半月刊」啓事

沉鐘半月刊稿件早已寄到，第一期原定五月十日出版。惟以本部事務浩繁，洪水及月刊定戶

亟待清理，一俟清理完畢，即行出版。但我們相信至遲不過七月，尚望預定諸君原諒。茲將預定辦法宣佈如下：

.....

時勢變遷，今非昔比。現在是該沉鐘半月刊來代「創造社出版部」啓事了。可是這也不足怪，就因為「時勢」是總要「變遷」的：被壓迫者在暗黑的角落裏被人壓得兩腿不能動彈，他便發而為呼號，伸訴他們的苦惱都是社會對不住他們。待到可以苟且半挺着身子坐起打呵欠的「時勢」到臨，其實他的情形早已「變遷」，一隻大腿已緊緊地壓在別人的身上了。

所以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出版的沉鐘半月刊第一期上就該有這樣的啓事：

### 『沉鐘半月刊為「創造社出版部」啓事』

沉鐘半月刊稿件早已寄回，第一二期原是五個月前交去的。（因為完全的信託，交去的三本叢書稿說起來有半年多了。）惟以該部「事務浩繁，洪水及月刊定戶亟待」長時間的「清理」。一時既難出版，只好另就東家。預定諸君，請改在這兒——北新書局——來重新訂購罷。」

訂購方法，書局另有廣告，這一則不屬於我們的範圍，一則良心已覺稍安，寫到這裏，雖然靈機一來，好像還有話說，但憶及上邊的話，在同一的刊物的稱號之下，而且又是同一的一篇文章，怎好意思「出爾反爾」呢，所以終于「節產」，不會「創造」。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

# 射 擊

羅 石 君

深夜裏何處來的蹄聲。  
一匹戰馬馳驅着兩個亡人，  
前鞍上，鑄定的旅伴，  
後鞍上，危坐我的隻身。

天邊冒出了一朶火星。  
是爲歡迎而派遣的使神？  
啊，干犯了什麼律令，  
你射擊我的藥箭一筋！

跌下——噴血——呻吟  
哪裏是戰馬上的那半個主人？  
啊，明天命運的盛筵，  
中央的華碟托陳我的隻身！

# 尋夢的人

陳 焯 讓

“深巷賣櫻桃，雨餘紅更嬌——”

這是何等象徵的句子！——M說——平常，春夏之交的雨季，在這裡也偶而下點小雨，我總在那小胡同內閑步；走向或一家的門前，我便唱起那個句子。我的心情，你們知道，總還算安定，在那時候，我便彷彿置身於魏晉人的桃林中，有說不出的溫軟，啊，我的心浮起來了！她要飛向空中，攫住那條閃閃的飄帶，取來緊緊地抱在懷裏。

看見過桃林麼？滿地都是粉紅的花瓣，鋪成一幅溫軟的錦氈——黃鶯兒許是戀迷着這溫膩的地氈罷，她閃閃在空中，儘徘徊不忍去。一株株的桃樹，錯雜地排列，人置身其中，是找不到出路的，但也不想找出路，儘這樣迷戀着多好！一瓣瓣的桃花，映入你的眼簾——你恨不得把一齊都聚攏來，將你的隻身淺葬，有採花的

女郎走過，她們的腳踏在花瓣上，花瓣黏着她們的鞋底。那溫軟的錦毯給踏破一角了，但那有什麼碍事！黃鶯兒似乎也看見，她飛得更接近地面，許是也想攔住罷？

啊，這是何等象徵的情調。這是象徵和諧，安定，靜靜地睡去……但這是南方的情調，在這里是說不到的。

在這里，倒也不是想像的那樣乏味，春夏之交的雨季，在這里也偶而下點小雨，我總在那小胡同內闕步，口裏總噓着那隻調子，雨後的空氣是何等的清新。那小胡同的景象是何等的閒靜！平常囂囂營營的市聲，莫非都給雨洗去了麼？這時候，這巨大的城似乎要浮在空中，房子，電桿似乎也浮在空中，你的心能不隨之浮起麼？就是那偶然走過旁邊的，手裏敲着銅鏡，背上揹着木箱的小販，他們一聲兩聲的叫賣，也似靜午山中的一聲兩聲鷄啼，催人睡去。還有那推着在泥濘的道上的小車，吱吱地；還有那女人手裏握着沒有張開的雨傘，傘柄踏在地上，軟軟地……

淺軟的夢！這自然還不是詩，這是散文——但這是 Pierre Loti 的散文；優美，和諧，靜靜地流去……



啊！我知道：“枕上詩篇閑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

——M望一望天色，再說下去。——

但這是怎樣的風景呢。北京的天氣也有些奇怪，我來了幾年，在我的腦經中就彷彿沒有對於下雨的感覺。

從前，我總覺得北京的雨是同自己的眼淚一樣的稀少，現在却不如此，就說今年，自五月以來，下雨有多少次數。如果叫猶太的文豪阿胥來說，他一定會說，到處都是泥濘——泥濘，我住的房子也有缺口，快要坍塌了。或者這真是地氣北轉，也未可知。

但我總覺得這是不自然，不下就不下，下起來便不能止住，太極端了。這簡直是不和諧——不和諧——不和諧。

“啊，Harmonie Harmonie”

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是不要找和諧的人，不用說在外面去找，就是自己的內心，我也很隨便。我是安定的人，就此沉靜下去。

但我却看見一個要找和諧的人。或者不如說，一個尋夢的人。他來在這北京的街上，連領結也買不到一條，他似乎很失望。他的夢想又不能把他帶往月球去，現

在他不知怎樣了——

我和抱雲是親戚，我從小就知道他。——M經了他們的催促，又續說下去，——來到北京城，他進 L 校，我進 P 校，但我們仍時常見面。我住在那公寓裏，每天雖是一樣的事，沒有什麼變化，但我的生活很安定。有時跑出去，我能同人哈哈大笑一番，或在遊藝場所很安定地坐幾個鐘頭，心裡不想着別樣。抱雲說我是能分心的，且能抓住現實，他自己却不能那樣。也許是真話。他來找我，想來總有話同我說，有事同我商量；但實際却不如此。他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哈哈大笑一番，他總不說話，

他的頭總是側着，額上現出幾條沉思的縐紋，嘴里呢喃地似乎在計畫什麼。

他總想着別處……

一會他便走了……

有時我同他去看影戲，他與高彩烈地爭先把票買好，還同我討論影戲的內容，看不出半點不安定的神氣。忽然他想起了什麼。一會他便走了——影戲還沒有演到一半。

和幾個人在一起，也不能減却他的思潮。有一回，是刮大風的晚上，我們幾個人屋中待着，風刮得很大，虎虎地。我提議說我們今晚上大家都要提高嗓子說自己所經過或目觀的最熱鬧的事。屋子裏頓時熱鬧起來，掩住了外面的風聲，大家磨拳擦掌地。B和C各執己見，差不多打起來了。抱雲雖不參加，但也還哼哼地笑。輪到他面前，該他說話了，默着；我再三催促，他把頭抬起來，問我：“M該說話了罷？我問你，在冀冀中生下來的人，在冀冀中養大，也要在冀冀中埋葬麼？”

他又想起什麼夢，想着那遠遠的別處，他走了。他許是感到不和諧了罷？人散了；他的話却留在我的心裏，像我這樣今天不管明天的人，也不免思索一番。

一個人的幼年，對於這個人的一生有怎樣的關係，對於我這個問題，從來不曾注意。自己的幼年時代，也懶得去回憶——但抱雲却不如此。他的兒童時代，我是深知道的。他本是鄉下人，但因他的父親在城裏作事，從小就把他帶在邊身；在本地的城裏住小學；那時他還不過六歲。他生來儒怯，第一次進城，僕人把他揹在肩上，他看見那街旁鋪店的招牌，他的眼睛亮了一亮，

他說他至今還能記起一只招牌上的字跡“滿漢糕點”記起那“漢”字的大小，只是他不敢一個人單獨出門。父親事多，每天在外，請了一個僕人，專門照顧他。但父親一出門，接着那僕人也偷着走了，只剩下他自己。他是低能兒似的胆小，再也不敢躡出學校——那時他和父親住在一間中學校里——看一看那“滿漢糕點”的“漢”字。他常一個人躡到學校內的白塔下，坐在最低一層的門監上，常常至兩點鐘，三點鐘之久……

父親在城裏做了八年事，他也跟着在城裏住了八年，在高小校畢業。母親和姊輩都住在鄉下；有時母親也到城裏來看他，但總住三兩天便要走，剩下他一個人，拉着母親的衣襟不放。

他在高小畢業，母親忽然感着生活的不安，離開本地，在異鄉喝了過多的酒，一年之後，痰湧而死了；那時他一個人在城裏住中學，他確是在寂寞中養大的人。

我來北京，就是和他一塊來的。我住在公寓裏，他便寄居姨母家——這里距他的學校近。我學科學，他跑到工校去習法政。他自己似乎也知道，他的性情是情感的成分居多，理智的成分絕少；外表雖然淡漠，自己總還照在燈下似的看得清楚，內中有熱情飄揚，更有深蘊的

悲傷。但他拒絕了我的提議，不去治文藝美術，偏在L校念“法學通論”而且天天上課，從不曾告假，為方便的關係，他住在姨母家。

姨父已是半百的人，姨母的年紀倒要輕些，但自己只有一個十歲的女兒，沒有男孩子，姨母的喜歡他，自然是意中事，他也還年青，姨母總把他當自己的孩子看。這喜歡自然給他不少力量，使他感到自己的真實存在。姨母懇懇地給他照料飲食，起居，他笑着承受。但在他的笑聲里總掩不了抱歉的痕跡，和一個從未受人愛撫，忽然得到溫存的人所常有的不安。

姨母對他也真好。有人來找他，伊也出來代為照顧：“啊，你找抱雲，一會就來，請坐一坐，他出去買點小東西，一會就來，”伊總是這般和藹。有時抱雲若不轉來，來客拿起帽子，預備要走；伊急慌了，叫十歲的女兒端出糖菓，連說：“等一等，就來。”但這樣的時候很不多；有人來，抱雲跑出去，也不給那人握手，連頭也不點，一來客在前，抱雲在後，相隔遠遠的。

姨母待着在自己屋子，久了，忽然趕起抱雲，聽了一聽，全沒聲息。叫小女兒看去，來客是坐在那兒，默着；抱雲却一聲不響地儘望着別處。

姨母心裏暗想：“他是太一太孤獨了。”但也沒半聲。有時候，來的人很懇切，和抱雲談論各種世故，或批評種種的問題。抱雲却很高傲，他把嗓子放得很大，與那在地板上響着的他的腳步聲相調和，空氣中傳來他的氣話，總是說：“那是民事，那是民事。”或：“這是刑事，不干我的事。”有一回，談論起家庭的糾紛，朋友說這不行；抱雲却堅持說這是親屬法的範圍，你我用不着問津。

姨母在這時候總歎口氣；伊想一個是那麽委婉，一個却這般孤高，太不“和諧”了。但伊頗諒解抱雲，抱雲的衣服偶有破傷，伊總要叫那小女兒催他脫下縫補；每禮拜還要給抱雲親自整理屋子。抱雲從學校回來，看見自己亂如麻的屋子，弄得井井有序，他知道姨母來整理過——這很使他喜歡。但在他的臉上也掩不了那種從來受人愛撫，忽然得到體貼的人所常有的不安。

姨母的家庭總算是一個和諧的家庭。

住在這安定的港中的抱雲，論理也該安定的。雖然他是借居，總看不出一點畛域，姨父母把自己當作親子看，這在抱雲深深地覺得。他仍然做着從前的夢，頭總是偏着，在和姨父母說話的中途，忽然想起了什麼，

跑回自己的房中做夢去了。

姨母總原諒他，常罵姨父說：“他沒有訂親，他太孤獨了，你代爲留心看。”

在姨母說過這話後的一月光景，一天伊忽然叫抱雲，說是姨父打算給他介紹一位女友。抱雲搖頭說不要，姨母勸止他。

那女人終於介紹來了。

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她年紀比抱雲長些，約二十三、四歲；但外表似乎比抱雲要年輕，臉上沒有笑容，說話却很委婉，她在十七歲的時候，在K省C城念書，她的家裏給她訂了婚；她很不滿意。在C城女校畢業後，她十九歲；有幾位女友聯袂來京求學，她不告訴她的家庭，私自同那幾位女友來京，一路費是她們代她湊的。她的名字叫淑貞，是父親給她取的；來京後她把舊名字取消，自己另改作懷璘，這名字似乎有深意，但別人無從知悉；來京後的用度是她的同伴蔣英出的；蔣英的父親和抱雲的姨父在部裏同事，爲了這關係，姨父才把她介紹給抱雲。

懷璘雖遭婚嫁的不幸，但不變得陰鬱，談吐很從

容，動作也活潑，她不像平常的女郎一般地羞滯。和姨母談論多次，二人非常和協，就是對抱雲，最初的幾次她還稱她“先生”但在來過幾回，便直呼“抱雲”了。對那十歲的女孩，她尤爲懇切，稱她爲“曼妹”。

姨母，抱雲，懷璘三個人總在一起談天，曼妹也站在一旁發笑，懷璘是比從前更熟了。她總是輕活地談笑。但是有一回，抱雲不在家，她來，和姨母談話，她哭了。

她說是家裏又有信來，提起她的婚嫁，這使她很難辦。父親給他訂的婚，是一個富商的兒子；那富商聲言，如果懷璘不和他的兒子結婚，他情愿出一萬塊來錢同他打官司。懷璘的父親雖則也愛自己的女兒，但想一想自己的家產，他只好歎氣。母親呢，本來是愛懷璘的，自從訂婚後，伊更體貼懷璘，低聲下氣地，總是勸自己的女兒，勸她成全父親。母親說，父親已是五十歲的人，晚上自己的脚發冷，但他連一塊二角錢一斤的參茸酒也不肯喝。母親愈是愛懷璘，愈是體貼她，她愈覺得難辦。

懷璘哭了又哭。

她向姨母說：



“你叫我怎樣辦呢？體貼父親還是體貼我自己？”

姨母把這些事都告訴抱雲。抱雲把頭偏向一旁，他頭上又有幾條沉思的綫紋，他心裏一定想得許多，但他嘴裏一字不說，在姨母說話的中途，他只漲氣，有時把扁着的頭轉過來，仰着頸子，眼睛睜得很大，望着姨母，他大約又想到了那遼遠的別處，在計劃什麼，否則又做起夢來了。

回到自己的房裏，他的確做了一陣的夢。他把教科書翻開，他覺得那“法學通論”“親屬法”，“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在他都特別有意義，特別有用了。這用處是他剛進法政學校時所料想不到的。他想他住的那專門部，只要四年畢業，現在已住兩年，還有一半的功夫，他便可畢業，現在只消叫懷璘推說，等自己在女師校畢業後再回家結婚。懷璘在女師也差兩年，和他同時畢業。那時他便去當律師，替懷璘辯護，救出懷璘。

他的夢很美滿。從前他在生氣的時候，有人同他討論人間的糾紛，他總把“民事”“刑事”來卸却自己的責任。現在他絕口不提；不，這是他自己的責任了。他只埋着頭來研究法學。

這關係懷璘似乎不明白。抱雲做事，只要自己認定

總是勇往直前地做去，決不同任何人商量。姨母當然也不知道，伊只想抱雲比從前更勤學，書總拿在手裏，態度比從前更活潑，口裏總吟着曲子……

懷璘來到姨母家，抱雲和她懇切地談論一回，把她送走後，他總是三步作一步地便跳進門，口裏唱着“難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鬥草盈，”便又大步地跨進門，拿起自己的“法令大全，”。

姨母雖然喜歡抱雲比從前更勤學，但伊也有自己的憂慮，在先，姨父要給抱雲介紹懷璘的時候，姨父母也費了不少的躊躇。他們的意思，本預備介紹過來，將來熟習了，便給抱雲訂婚。懷璘的朋友蒨英的父親，雖然供給懷璘的錢，但他不很願意，總想擺脫。聽見姨父說要給抱雲介紹女友，他便把懷璘介紹，意思是消禍。姨父早先就滿口答應了，後來才知道懷璘的家裏已給她訂婚，姨父頗有些失悔，但他還以為懷璘是一個完全與家庭脫離關係的女子，只消供給她些用度，和抱雲合得來，便可訂婚。至於懷璘的事，以不了了之。後來懷璘在姨母面前說過自己的環境的困難，要成全父親，體貼母親，姨父母談起，真以為此舉為多事，再看抱雲的情形，似乎在和懷璘講戀愛的樣子，姨父母的悔

心更大。

他們漸漸疏遠懷璘。這關係懷璘不明白，她以爲姨父母這一向有些不快罷了。她仍常來姨母家。

其實抱雲和懷璘那能說是什麼“戀愛”呢？這至少不是普通的“佔有式”的戀愛。抱雲自然是愛懷璘的，但他仍做着夢，想救懷璘。他心裏總存着這一條慾望：“我愛懷璘，我要救出懷璘”別的他似乎還沒有想到，這不能說是戀愛，這只是一種奇怪的關係罷了。

可惜這關係連懷璘也不能體會，抱雲是不願給她說的。懷璘却以爲抱雲在和她講戀愛，在想佔有她，這使她想起自己家裏訂定的婚事，想起自己的父親，母親。那“體貼父親呢，還是體貼自己？”兩種思潮又在她的心中交鬥。

結果，連懷璘也漸漸地疏遠抱雲。

她來找姨母，姨母雖則疏遠她，總還要同他敷衍一番，從先她來，是先到抱雲房裏，同他溫馨地談笑，再到姨母處，或者姨母聽見，自己跑下來。現在她總是不聲不響地跑到姨母房裏。有時姨母想起抱雲，覺得讓懷璘這樣下去，真不妙，伊竟不能敷衍懷璘，懷璘却以爲姨母有失意事，靜靜地勸伊，弄得姨母哭也不得，笑

也不得，走的時候，姨母也不送她；她走到抱雲的房前，敲一敲窗子，說：

“抱雲，我走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抱雲丟下“六法全書”，兩步便跨出來。

“剛來一會。”

“在我房里坐一會好不？”

“不，我走了。”懷璘也不看抱雲，昂頭便走。

在抱雲的心里，大約也覺得這是不“和諧”，但他仍無言地回到房裏。

他始終愛護懷璘，想要救她，他竭力去親近懷璘，其實她對他的疏遠，連姨母也能看出，有時懷璘敲一敲那窗子，說過“我走了”。抱雲馬上跑出來，他說：

“懷璘，你將就我一次好不？”

“怎麼？”

“我同你在街上走一走，”

這時候，懷璘也“將就”他一次；他們一同在街上走，有時也到影戲院或公園，或其他娛樂場所。不一會，懷璘又懷念起她自己的屋子，或別的什麼人，她走了。抱雲陪着她，送他上了洋車，回到自己住所——他

的思慮總離不了懷璘。

啊，這可憐的跛脚的懷念！

這一年的除夕，懷璘跑在姨母家來守歲。自從姨母看出懷璘和抱雲不是從前那般親切，伊心裏輕鬆，覺得事情不會有什麼危險。伊對懷璘也比從前好些。其實伊只看出懷璘和抱雲是不大親近，伊不知道懷璘對抱雲簡直是誤會的疏遠。幾個人吃過節飯，便圍着爐火。午夜時分，姨父要把這一年的事務結賬，叫姨母到別室去了。曼妹守了一會靜靜地睡去。

明天便是大元日，一年中最熱鬧的節期。

一聲聲的爆竹，從空中傳來……

在屋子裏只剩下抱雲和懷璘，兩人似乎都感着一種要過節的滋味。

懷璘把頭仰在藤椅的椅背上，她想起許多事項。在抱雲的心裏，只是惦着懷璘，惦着她的運命；又憶及自己的“銀行論”還未學完，下學期又要加習“統計學”了。他想了又想，非意識地額上現出幾條沉思的縐紋。

懷璘看見問他：

“你想什麼？”

“不想什麼。”他支吾着；“我想起一個人，我最

掛念她，我總想幫她一點忙，但不知我的能力夠不。不過無論如何，我是要救她——要幫她的。”

抱雲不說話；她想起她的朋友來了。她問抱雲：

“你想不想念朋友？”

“想的。”

“朋友想不想你？”

“我不知道。”

懷璘搖一搖頭。她說：

“我最想念朋友。她們一定也想念我的，我有好多朋友，她們都和我同運命。啊，好多。淑欽，亞義，翠嚶，玉琴，嘯玉，吉荃，吉蕪——她們在這時候，這……時候……一定……”

她又問抱雲：

“你最想念誰？”

“我……我……啊……啊……她”

抱雲又支吾過去；懷璘站起身，伸一伸懶腰。她拍一拍抱雲的肩頭，“啊，想一想母親，好。

走近茶几，預備倒出一杯茶總倒不出，壺嘴有些澀滯；抱雲在這時候，也想一想母親。但他又憶及她——懷璘——和她的運命；連剛才她的話也憶起了。他覺得

有些委屈，彷彿有人在他頭上淋了一鉢冷水，那“統計學”究竟還習不習呢，他有些徬徨，在一剎那間他想把他的“六法全書”和“法學通論”都撕成粉碎！

這那能說是“戀愛”呢？這只是一種奇怪的關係罷了。這是給「偶然」套上的一種解不開的結，抱雲似乎也知道。這結子愈來愈梵亂，恐解不開；但他却說這是他自己套上的，只有他自己來受困。

在表面，他自然做起樂意把這結子套在自己的頸上的神氣，但總還掩不了自己的內心，他仍習他的統計學，因為他沒有別的事做。又不能不做事；只是不像從前那樣感興趣，懷璘看見他這變化，對他也親近一些。

就在這“親近的”日子中的一天，懷璘坐着在抱雲的書齋裏，抱雲在這時節正讀着國內流行的幾本愛情小說，旁邊也放着一堆本外國文學書，他的法學書壘起來放在一旁，有的還半張開卷，明是剛丟開不久，懷璘翻一翻那愛情小說，想了一晌，對抱雲說：

“我勸你不讀這類的書。”

“怎樣？”

“你聽勸不？”

“我那回不聽你勸！”

“那麼，抱雲，讀一讀政法書，好。”

這時的抱雲，真感得懷璘對自己是格外的親近，他想懷璘一定懂得了自己近來潛心治法學的苦衷，因而也了解自己的心情。

懷璘要他陪着她到公園或影戲場去走一走，他欣然答應，往常坐洋車，總覺得很慢，這回却異樣：剎那間便到公園門口。懷璘把手挨着他的肩頭，比從前更親近了。

在噴水池的旁邊，懷璘又拍一拍抱雲的肩頭。

“我勸你不讀那些小說，還是念念法學書！好”。

“是的，”

抱雲心想：“懷璘現在了解了我的疚傷，我總得把自己的功課弄好，將來作律師代她辯護，使她能解除婚約。”

那噴水池在他的耳邊奏一種極和諧的交響曲，他似乎也模仿懷璘愛用的句子：“好。法學書！”

兩個人在那里立了幾分鐘，懷璘面着抱雲說：

“那些小說真沒有意思，他使你……使你……（以下懷璘未說出）你讀法律書，你就不像現在這樣了：頭總是偏着，心里儘想着別樣，像這樣的淡漠，冷靜的



人，學法律最好，心情柔和一點，或性情熱烈一點的人，最不宜學法律，我有一位舅舅就是如此；他慈悲極了，一次朋友拉他去承作審官，他陞堂審案，犯人在堂下哭着叫“大人施恩，他也哭了；後來該地拿起筆來簽字，宣告那犯人的死刑，他的手顫得利害，他把筆一擲，也不管犯人不犯人，兩眼注注地退堂了。他不像你這樣談淡這樣冷靜，不行。”

抱雲頓時覺得“冷靜了”不少，再看那噴水池，他覺得那一股股的冷水，似乎都噴在他的臉上，又“冷靜”了許多。但還是“不行”他想走了。

懷璘把他拉住，要他“將就”她一次，陪她去青年會聽音樂，他坐在人力車上，只想跳下來，回頭走。聽了幾曲，他覺得淒涼得很，向懷璘道過歉，先走了。

他沒有雇車，一路上七顛八拐地，嘴裏夢囈地說：“我自己斟出來的酸酒，當然要由我自己一口一口地把我喝乾！我決不抱怨誰！”

以後約半年光景，懷璘的母親與她來信，說她的父親因她的婚事，急起病了。信中附了二百元兌票（她家第一次給她匯錢）叫她無論如何回家一行，商議一個

辦法。她把信拿在手裏，來找姨母和抱雲。她哭了。抱雲也陪着她哭。但各人是哭各人的。

臨走的那晚，抱雲也到車站去送行。紛亂的月台上，電燈的光影照出他的忘不了的怪悻悻的影子。車開了，他還說：「懷璘，我希望你的事能順利，我拈香祝取你的成功。」

在這段下變的中途，他來找我多次，他總是無言，似乎在計畫什麼，我很奇怪。把懷璘送走後，他把事情全告訴我。

他說，律師也不想做了。畢了業，他想在海邊找一清靜地方教書，那怕是八塊錢一個月，也不要緊。有月光的晚上，沒月光的晚上，在他都一樣，他要一個人坐在海邊的沙灘上看海。看上三兩年，許能看出什麼來。他的兒時不是曾坐在學校後邊的塔下，陪着自己的影子坐着至兩點鐘三點鐘之久麼？

他說，那噴水池的水，他還嫌其不冷，還是“不行。”幾時他索性吃下兩桶冰其淋，換一換肚子，那時他再投身革命事業去。

末了，他又問我：

“M，在冀冀中裡生下來的人，在冀冀中養大也要

在冥冥埋葬中麼？”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在我，只覺得都是不幸的人，都遇着不幸的事罷了。人生只是一種偶然；偶然的兩個人碰在一起，誰也不爲什麼，誰也顧不了誰，要在‘偶然’中找“必然”那是哲學家的事，律師是不中用的，我以爲……”

M不再往下說了。聽的人都有了倦意。M看一看天色，雨早住了，天空仍灰濛得很。

聽衆中有一位青年詩人，他拍一拍M的肩頭，說：“你說的那小胡同在那裏？報上說，哈德門裏那小胡同有一家失火了，就是有漂亮姑娘那一家。你帶我到你說過的那胡同內走一走。

有一位大胖子C也拍一拍M的肩頭，說：“我們到前門外頭吃冰其淋去！”

他和那年青的詩人爭論着。一西服青年跑來調和，在詩人的耳邊像吹姨子泡似的輕聲噓了一個字：

“Harmonie !,,

詩人不再爭。大家拍手贊成胖子的計畫。他們叫聽差雇車。

他們走了。胖子在前，西服青年第二，M第三，詩人第四，都是手挽手地。

聽差雇妥到大柵欄的車兩輛，每輛銅子六十枚，要在平常，他們出二十枚還嫌貴的，但今天他們不覺得這六十枚是貴。他們非常“和諧”。

# 笑 的 淚

楊 晦

(黃昏時候，什刹海路旁一棵老槐樹底下，一羣人圍着兩個說‘相聲’的，在那里鬨笑。一陣鬨笑過後，有的很慷慨地，有的很吝嗇地投下十幾枚或者幾枚銅元，有的露着狡猾的微笑溜溜地走開了；大概都是嬉嬉笑笑談談論論地逐漸散去。最後還剩有三五個十二三歲或者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站在那里不肯散去。那兩說‘相聲’的一名李大，一名孫二。孫二坐在樹旁，李大在地面拾銅元。)

小孩子們的談話——

——再給我們哭一個看看吧，孫二。

——再給我們笑一個看看吧，李大。

——再給我們瘋一個吧，你們兩個。

——噯！孫二真哭了吧？你看他要流淚呢。

——別胡說啦。他是發熱了，眼睛裏冒了汗了。

(笑起來。)

——你看他那不是笑呢。

——這里是一個，李大，一個土塊。

——你看他貓着腰像個什麼？

——像個炸彈。

——不好，快跑，有了炸彈了。

——炸彈不炸是個空蛋。

——你看他坐在那里像個什麼？

——像個，像個佛像。

——佛像不靈，是個兎兒神。

(笑起來。)

——兎兒吱吱叫，又是哭又是笑。

(李大將銅元拾在一起後，想要坐下數一數，但是因為小孩子們圍在旁邊擾亂，遂先放在一旁。)

李大——我的小太爺們，你們怎麼還不散去？

小孩一——誰是你的小太爺？我們是大太爺。

小孩二——對啦。我們是大太爺，你再給大太爺們說個笑話聽聽吧。

李大——啊，大太爺。好我個大太爺，當大太爺的要花大太爺的錢。你們，不對，我的大太爺們拿錢來吧，我好給你們說笑話聽。

小孩們——（拾起土塊來投過去）給你吧，這是大太爺的錢。（轉身就跑）。

李大——（追了幾步，便站在那里蹣腳作追勢。）  
我看你們跑到那里去，小東西們，

（小孩子們看他追不成了，又遠遠的站下。）

小孩們的談話——

——大小子李，我的駒！……………

——別裝孫子囉。我的天呀……………

——大小子，你怎不追啦？

——你看孫二多好，坐在那里真像孫子的樣兒。

李大——小東西們，是好小子你別跑。

小孩——就不跑你敢把大爺怎樣？

李大——好，你不要跑。

（李大蹣腳作追勢，小孩兒又嚇得跑起來；但沒有跑上幾步，知道李大不會再追，便又站住了。）

小孩——大爺就不跑，你敢怎樣？

李大——你到這裏來，好小子。

小孩——你到這裏來，好小子。

孫二——這是何苦呢？你搭理起他們，那邊有頭嗎？

李大——這些小東西們真混帳，隨處他跟你打擾。

小孩一——你才混帳呢。大小子，你別裝孫子啦。

小孩二——天不早啦，我們該回去了。小虎子，我們兩個人走吧。

小孩三——走吧。

小孩四——還沒有玩够，就要走嗎？

小孩一——真沒出息，你是叫大小子嚇怕了嗎？爲什麼要走？

小孩二——罵那個怕了的。不過不是黑了嗎？不散行嗎？

小孩一——黑了？黑了怕什麼？

小孩四——真是的，黑了怕什麼？

小孩二——你們不怕，回頭，你娘要打你的時候，又該像鬼似的叫喊了。

小孩四——你才像鬼呢。

小孩一——誰像小三的娘那樣個破馬蜂子似的……

小孩四——你那個醉鬼的爹爹好。

小孩二——小三，快跑吧，你娘在那喊你呢。

(遠處有喊人聲)

小孩三——鐵杵，你爹爹來找來啦。



(於是小孩子們都跑開了，)

李大——這羣小東西們，他們的爹媽，不知都作什麼好事來的，……

孫二——你快不要說啦，那不是跌岔子的爹爹來囉，別惹麻煩啦！

王六——(踉踉跄跄地跑過去)小雜種，我看你往那里跑，成天的不着家，不知道你竟在外頭，作些什麼好事，常常被人家找上門去吵鬧。嚇……哦……李二，孫二嗎？還沒有散？生意好吧？

孫二——王六爺嗎？作什麼這麼忙？

王六——我們那個該死的小銀禿，一天跟他操不過來的心，我看他司小虎子們圍在這里，我趕了來，他又不知跑到那里去了？老二，你看見他們了嗎？

孫二——我倒沒有留意，恐怕他們回家去了。

王六——李大，錢還沒有分好嗎？該散了吧？

李大——是的，六爺，我們這就要散了。

王六——今天怎樣？

李大——也還好，夠吃窩窩頭了。

王六——那里話，發財，發財。

孫二——六爺捧我們，這個年月真不好混，也不過

對付够盤飯吧。

王六——老二，我看你怎麼像不高興似的？……

孫二——（滿臉堆笑地）那里的話，我高興的很。

王六——你們老太太好嗎？

孫二——啊，託福，還好。

王六——你們兩位真好，總是這們有說有笑的；  
我，廢，真糟透了，成天的愁眉不展，咳聲嘆氣的……

孫二——是的，不說不笑不熱鬧……

王六——總是你們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若是我  
怎麼說笑得上來呢？

孫二——是的，我們到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

王六——我真羨慕你們的福氣。

李大——我們還有福氣嗎？

王六——正經的是不小的福氣呢。

孫二——王六爺總是說我們的好話，我們要謝謝  
呢！王六爺不累嗎？

王六——不累，哦，你們要散了嗎？我也要回去了，  
（自言自語地）小雜種，我看你跑到那里去？養兒養  
女，……這真是操不過來的……（喃喃地走開了，）

（在同王六談論中間李大就將錢數分好作兩分）

李大——今天到底不壞，共計二十四吊六。（遞錢給孫二。）

孫二——（接錢在手）好吧！這總够買雜花麵的了。

李大——你數一數不？那是十二吊三。給你們老太太買刀紙燒也夠了。

孫二——是的，也够了。

李大——真快的很，日頭已經落了，說說黑上來了，我們散了吧。明天那里會？

孫二——你說那里會呢？

李大——反正不到什剎海來了。

孫二——爲什麼？

李大——這羣小孩子真討厭。

孫二——那里不一樣？

李大——明天護國寺去吧。

孫二——那里沒有小孩子嗎？

李大——可不知道明天護國寺的人怎樣？成天這們鬧飛機……

孫二——鬧飛機就沒有人逛護國寺了嗎？北京人才不聽這個呢！從前八國聯軍的時候，太太小姐們趁着皇帝不在京，聽戲的倒熱鬧起來了。……

李大——別的都是閒話，明天到底到那里去不？

孫二——怎樣不去呢？

李大——去，我們說什麼呢？

孫二——什麼不行？

李大——我看我們不要學哭了吧。

孫二——怎麼？

李大——我看你真要哭起來呢。

孫二——瞎說，靡那事。

李大——你可不要借機會來哭你們的老太太。弄的看的人都垂頭喪氣的，人家來討歡喜，誰願意看你的哭呢？

孫二——靡那回事，我向來就沒有要哭過，那都是假裝的，那里還能有那多的眼淚來流呢？已經混了這多年，

李大——那就好了；不過我總替你擔心，因為你心裏那們難過，還要裝鬼裝神，行笑行哭地來作這行買賣真不容易。再不然，我們歇幾天好了，等你想法把老太太發送出去後，再說。

孫二——這簡直是瞎說，（說着笑起來）我幾時心裏難過過？人那有不死的？我娘又已經那們大歲數了，我向來是個好說好笑的人，所以才就了這一行，若遇點事

就難過起來，那還了得？歇幾天那行，傻話！你受得了我受得了？你還年輕呢，這點小事算了什麼？

李大——那你爲什麼有點不大高興？

孫二——(笑了)別胡說啦，你看我像不高興嗎？

李大——你剛才不是當真落了眼淚嗎？

孫二——咳！你真傻！眼淚可是眼淚，不過那不是哭出來的，是笑出來的，你怕是要另外去搭伙吧？你看我不中用了嗎？我經過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那都是非常厲害的，我不但照常可以出來作買賣，而且笑的更加勁，說的更有趣。你同我也在一處混了有兩年了，你看我幾時變過樣子？因爲在我只有好笑的事情，沒有好哭的事情。有什麼天大的事情，不都一樣的好笑嗎？我往往都是這樣的笑，這樣大聲的笑，(說着大聲狂笑起來，兩眼都隨着笑聲并出眼淚來)……

李大——你怎麼啦？你這是怎麼啦？……

孫二——沒有怎麼樣，我這是笑呢！伙計，你放心，我不會壞了我們的生意，明天是護國寺，是不是？你可不要同我散伙；那可不行。天黑了，走吧，我再回到家裏，買上一斤切麵，打上四兩白乾，五百錢的花生米，吃飽了，喝足了，明天好到護國寺去。

(黑暗已經遮掩了世界，孫二拉着李大走向黑暗裏去，遠遠的聽見他們二人談話的聲音。)

——天這麼黑！你要小心不要摔倒了吧。

——不會的，瞎子還能走路呢。

——那水面上隱隱約約的是蘆葦嗎？

——是的，而且你聽那水裏叫着的還是蛤蟆呢。

——春天已經過去了。

——是的，蛤蟆叫起來了，蒼蠅也飛起來了，晚上有蛤蟆叫；白天也有蒼蠅飛，春天過去就過去了吧。

——今天是幾日？怎麼還沒有月亮？

——啊，早呢，今天才二十六，不過還有星星。

——那不是滿天的星星嗎？

——明天護國寺去我們說什麼呢？

——什麼都行：哭也行——可要沒有眼淚；笑也行

——只是不要喜歡……

——是的，哭也行，笑也行……

——那末明天會了。

——明天會了。

.....  
全景浸於黑暗靜默之中；只是遠遠的聽見幾聲蛙鳴

(幕 落)

# 大 城

安 得 列 夫 著

有 熊 譯

這是一個大城，他們在其中居住：配託夫，一個商業銀行的書記，同他，別一個——名字不知道。

他們通常每年遇見一次，在復活節那天，其時他們一齊去拜訪那同一的人家，那瓦西葉維斯克的家裏。配託夫在聖誕節也去照例拜訪那人家，但許是他所常遇見的那別一個去的時候不同，他們彼此不能遇見。最初的兩三次配託夫在這許多的來客中沒有注意他，但在第四年他的面孔在他就熟習了，他們互相微笑地敬禮——在第五年配託夫就舉杯祝他的健康。

“你的健康！”他很有禮貌地說，舉起他的杯子。

“這里也祝你的！”那一個微笑着致答，也舉出杯子。

配託夫沒有想起問他的名字，走到街上就全然忘却他的存在，而且全年中從不想起他。他每天到銀行去，

他在那里服務已有九年；冬天他偶爾去聽戲；夏天他到一個相熟的Bungalow去；有兩次他得了傷風——第二次剛巧在復活節前不久。

他剛一爬上瓦西葉維斯克家的樓梯，穿着晚裝，他的折摺的高帽挾在肘下，他就憶起在那裏曾遇見他，那別一個，自己也詫異着，他竟一點也想不到他的面孔和樣子。配託夫自己是不到平均的普通高度，肩膀有點彎，因之許多人都當他是駝背；他有大而且黑的眼睛帶着黃的眼膽。在別方面，他與那些一年來瓦西葉維斯克家拜訪兩次的，其餘的人沒有什麼不同。他們忘却了他的姓，提起他就叫「小駝背。」

他，別一個，已經在那裏，要動身走了；但一認得是配託夫，他禮順地微笑，留着。他也穿晚裝，戴着可以折摺的高帽，配託夫不能仔細觀察他，因為他是忙于說着，吃着，飲着。

他們一齊出來，像朋友一般互相代披上外套；他們很有禮地互相讓路，每人給門房半個盧布。在街上站了一會，他，別一個，才說：

“喂，小帳成了一種規定的稅啊。但也沒法。”

配託夫應着：“是呢，不錯。”



因為沒有更多的話說，他們用一種友誼的樣子微笑，配託夫說：“你走那一條路？”

我走左邊。你呢？”

我走右邊。”

車上配託夫記起他又未問他的名字或過細觀察他。他左右一顧：來去都有馬車過往，便道上的行人看來黑沉沉的，在那緊擠的蠕動的人裡要找出他，那別一個，是同在別的穀粒中要尋特別的一顆穀粒一樣，不可能。配託夫又忘了他，全年中也不再想。

許多年以來，配託夫都住在那同樣的裝置的房子裏，在那裏人不大高興他，因為他是悍潑且易生氣；沒有當着他的面人亦叫他「駝背」。他常獨自坐在他的房子裏，沒有人知道他做的是什麼工作，因為樓上的聽差費朵，是不把書籍文字之類當作「工作」的。晚上配託夫有時外出數步，門房伊凡又不了解這些散步，因為配託夫總是清醒白醒就轉來，而且——總是一個人。

但配託夫總在晚上散步，因為他很怕他所住的這城市，他在白天尤其怕，白天滿街都是人。

這城真是巨大而且人煙稠密，在稠密與巨大中有些倔強不能戰勝和硬心殘酷的物事。帶着牠的起腫的舌頭

房子的大重量，這城壓在牠所站立的土地上；兩排房子中間的街道，是狹窄彎曲且低陷得像岩石中的罅隙，這些街道似乎都受着震驚的恐怖，努力要從中央跑開到空闊的鄉下，而他們又找不了路，既迷了路便像蛇一般滾成一團，互相交叉，在絕望中回顧。

人也許可以整點鐘地在這些街上行走，這些街道看來都是傾壞，壅塞，昏沉地帶着一種可怕的騷動，好像這些都不是從那厚重的石頭房子的線上引伸出來。有的高，有的矮，有的還帶着新砌的磚的冷薄的血而潮紅鑿面，有的塗抹着暗黑淡薄的顏色，這些房子在兩邊堅實不搖地站着，無情的接着，緊挨着成稠密的一堆，在這個方向或那個，漸失掉他們的個性變成彼此一樣——行人也怕起來了：好像他已根深入地，房子在無盡的孳孳的行列中從他面前不住地走過。

一次配託夫寧靜地在街上散步，他忽然覺察有什麼一叢石頭房子把他從那空闊開朗的鄉間分開，在那里自由的土地在日光下柔和地呼吸，人的眼睛可以望到遠遠的地平線。

好像他是閉了氣而且瞎了眼，他需要跑開，趕快逃出那石頭的擁抱——他一想起就怕，無論他跑得怎樣

快，仍然有房子，永遠是房子會在兩邊跟踪他，在沒有跑出城圈前他就會閉氣了，配託夫躲進他隨便碰到的第一家酒店，就在那里他也很久像要閉氣；他喝冷水，用手巾擦眼睛。

但這當中最可怕的是，在所有這些房子裏都居住着人類，在附近所有的這些街上走動的也都是人類，有大羣的人類，全都對他生疏一陌生客；全都過着他們自己的各別的生活，從別人的眼光中隱藏；他們是不斷地生與死，在這急流中沒有起始也沒有終結，不論什麼時候配託夫到銀行去或去散步，他看見同樣的諳習的熟知的房子，各樣東西在他都只是一老相識；但如果他停住只消一刻，來注意一些面孔，于是一齊便很快很可怕地變了。帶着怯弱和恐怖，配託夫也看這些面孔，知道他第一次看見他們，昨天他看的是另一些人，明天又會看另一些；因之總是每天，每一分鐘，他會看新的未知的面孔。有一個肥碩的紳士，配託夫看着他，在拐角地方不見了—配託夫就不會再看見他。即使他願意尋找他，他也許找了一輩子還不會成功，

而且配託夫怕這個巨大的冷硬的城，

這一年配託夫又得流行感冒，還夾雜着別的症，所

以頂厲害，他又常着了涼頭痛。

而且醫生發覺他胃裏感冒發炎，下一次復活節他去到瓦西葉維斯基家，他在路上想着在那里他將吃什麼東西。他一見他，那別一個，他就高興地告訴他：

“我親愛的先生，我有感冒啊。”

他，別一個，同情地搖搖頭，答說：

“你說着玩的罷！”

配託夫又不曾問他的名字，但他自己開始把他看作老相識，帶着愉快的感情念及他，他叫他是「他」，但當他要追憶他的面孔，他只能測想出一件晚服，白的襯衫同微笑；而且他既一點也回憶不起他的面孔，這不免就像是那外衣和襯衫在微笑。那夏天配託夫常到某家去，帶着紅領結，染着鬚鬚，對費朵說秋天他要搬家了；但後來他就不到那裏去，自己喝了一整月的酒，他喝得不雅觀——常帶着眼淚和醜態。有一次他打破自己屋裏一面鏡子，有一次他駭倒了某太太。他在晚上襲入她的住室，跪下向她求婚，這未知的女人是個妓女，最初他留心地聽他且發笑，但當他哭着伸訴他的孤獨，她把他當作瘋子，駭得尖利地叫起來了。他們把他帶開，身子支靠在費朵的身上，他拉住他的頭髮喊：

‘我們都是人，都是同胞！’

他們決定驅逐他；但他不再喝酒，門房又咒罵着說，還替他開門關門。新年節他得了按年一百盧布的增薪，他遷到鄰近的房子，貴五個盧布，有窗戶可以望到中庭，配託夫想在那裏，他該不會再聽見街車的鱗鱗，也許還可忘却有何等的未知的人羣圍繞着他，接近他過着自己特殊的生活。

冬天屋子里安靜，但春天來，雪從街上移開的時候，街車的隆隆聲音又開始，重重的牆壁也不能防護免除。

白天，他自己有事佔據着，自己行動也有聲音，他不覺察那車聲，雖則牠並沒有一刻休止；晚間房子里都靜息了，熱鬧的街市侵進暗黑的寢間，把所有的安靜和幽居都剝脫。各個載重車的斷續不連的震響聲聽見了；隱約的細小的聲音在遠處的一些地方復生，漸大也漸清晰，逐次又微弱消滅，代替着一種新的聲音，這樣，這樣永沒休止。有時只有馬蹄聲均一有韻地觸着地上，沒有火輪的聲音——這是加拿式車的膠皮輪輕輕走動的時候；但各種車聲常交錯成可怕的高調的軋軋，這使得石牆也微動，碗櫃中的杯子也擺顫。所有這些聲音都是因

人類而產生的啊！他們坐在雇來的或自用的馬車內，他們驅馳向那沒人知道應該是從何來或向何處去的地方，他們隱沒在這巨大的城的未知的深處，在他們的地位又出現着新鮮的別的人類，這不斷的流動沒有止境，連續得這樣可怕。每個過客都各自有一小天地，帶着他自己的生活的目的和規律，帶着他所愛的姻戚，帶着各自的憂愁和快樂，每個都像鬼一般，出現一會，便又不可解地沒人注意地隱沒了。而且各不相知的人愈多，每人的寂寞也愈可怕。在那黑暗的塵囂的夜裏配託夫怕得快要哭叫起來，想投身在那深的地窖裏，完全孤寂。在那里人可以只想那些自己知道的人，不感覺在一羣生客中這樣無窮地孤獨。

在復活節那天，他，那別一個，沒有到瓦西葉維斯克家，配託夫也沒有注意他的缺席，直到他的拜訪終了的時候，向主人告別，他沒遇着那慣熟的微笑。他心裏不安，突然自覺出一種痛苦的想見他的渴望，而向他，那別一個，向他說些自己的寂寞和晚間。但他對於自己所尋求的人只有極微弱的回憶；只記得他是中等身材，總算還漂亮，常穿着晚服；但由這樣的抽寫瓦西葉維斯基一家都不能猜出他是說的誰。

“這許多人在節日來訪我們，我們也不知道所有的人的姓。”馬丹說。“然而——是西麥羅夫罷？”

她用指頭一個一個地數出幾個姓：斯米羅夫；安陀羅夫；厄克甫羅夫；”還有那不提姓的：“那禿頭的人，在任文職的，許是郵政局我想；那個淡棕色頭髮的人；那個十分老成的。”（沒有一個是配託夫要問的人——雖則他們也許是的。終於沒有被發現。）

這一年在配託夫的生活上沒有特別事情發生，除了他的眼力漸壞，得戴上眼鏡。晚上天氣好，他就選那清靜荒漠的小街道游散。但就在那裏也可以遇着人，是他從來沒有見過也不會再見的；房子在暗淡的牆內高聳，裏面充滿了他全然未知的人，他們睡，說話，爭吵；有的在牆後死掉，挨近他新的人類又產生，消失在那永動的無極中一會，便永遠死滅了。因為安慰他自己，配託夫計算他所有的和識；他們的慣熟的友好的面孔像一堵牆把他和無極分開。他努力憶起一切；門房，店主，他知道的車夫，偶爾記起的行人；最初他好像知道許多人，但他一起頭計算，數目小得可怕：他一生只知道二百五十人，連他，那別一個在內。這些就是世界上和他熟識友好的全數。也許有他知道而忘掉了的人；但他好

特像他們並不存在。

他，那別一個，在下一次的復活節看見配託夫時很高興。他穿一套新衣服，新皮靴擦擦且響，他緊握配託夫的手時他說：

“但是，你知道，我差不多死了。我得了肺炎，就是現在那裏還有——”（他拍一拍那一邊）“是上部有毛病，我相信。”

“我很替你擔憂”配託夫用誠摯的同情說。

我們說着各種的病症，各人說自己的，分別的時候彼此長久地緊握手，但全然忘却互問姓名。下一次復活節是配託夫沒有到瓦西葉維斯基家，而他，那別一個，很不安，問馬丹瓦西葉維斯克那來訪他們的小駝背是誰

“我知道他的姓是什麼，”她說，“他姓配託夫。”

“但他的受洗的名字和他的父名呢？”

馬丹瓦西葉維斯克很願告訴他的名字，但她似乎不知道，而且自己也詫異這事實。她也不知道配託夫在那機關作事，許是郵政局或那家銀行。

下一次他，那別一個，沒有出現。

再下一次都來了，但時候不回，沒有遇見。於是他們都不再出現，瓦西葉維斯克家便不再看見他們，也不



想一想他們；因為這許多人拜訪他們，他們不能一一記起。

這巨大的城更加大了，廣闊的田地伸出的地方也有難免的新房子延展，新的街的兩旁，闊大的各種顏色的石頭房子沉重地壓在牠們所站立的土地上。在城裏原有的七處墓地之外又新添一處，第八處。在裏邊全然沒有綠草，同時他們也只埋貧民。

秋夜漫漫，墳地很靜寂，只有遠遠的街車回聲達到那裏，那街車是白天也不晚上也不止息。

1902年原作

1926年重譯

# 寺 門 之 前

馮 至

暮色染上了赭紅的寺門，  
翠柳上的金光還不曾退

盡；

寺門前憩坐着三五行人，  
街上浮蕩着輕軟的灰塵。

有的是千里外的客賓，

有的是左近的村隣，

他們會面的時候都生疏，

霎時間便成爲知己，十分

親近，

他們訴說着海外的珍聞，

同着三十年前的爭戰；

一任行囊委棄在路邊，

只領略着烟味濃，茶水  
淡：

在他們語言交錯的中間，  
一個年老的僧人也坐在廟

前，

看他那餘暉反映的雙眼，

可含着什麼非常的經驗？

△ △

一入說他兒時在海濱，

海上還沒有火輪——

燕子邀請着他們的靈魂，

遊歷那奇險的烏雲；

白鷗也時時約他們，

沉入了海水的深深，

並且聽他的祖母說，  
水中當真有那噴樓的海  
蜃。

△            △  
“只是最近的五十年，  
蜃樓再也不出現！”  
他一邊說一邊感嘆，  
不提防老僧走近了他們的  
身畔，  
“我也是生長在海邊，”  
他那沒有牙齒的唇微微  
顫，  
“我那時滿想，生命有多  
少年，  
蜃樓可以望見多少遍。

△            △  
“爲什麼我作了行脚僧，  
離開了海濱的風景？  
奇彩的蜃樓在腦中，  
只剩下一個深深的幻影！

我走過江南的水千道，  
我走過西蜀的山萬重，  
但我最後來到這裏，  
這裏的北方的古城。

△            △  
“佛呀，我那時還是在少  
年，  
用力打破了層層的難關：  
爲了西蜀的少婦們，  
曾經整夜地失過眠——”  
他的態度很安然，  
大家驚訝地面面相覷，  
“爲了江南的姑娘們，  
曾經整年地覺着心內酸！  
△            △  
“佛呀我那時還是正年  
少，  
用力解開了結結的煩腦：  
每逢走過了繁華之區，  
便儘着兩腿向前跑——

頭昏沉，淚含飽，  
沾濕了灰色的僧袍；  
跑到城外的荒丘，  
伸開臂將和風緊抱！

▲                      ▲  
“佛呀，我那時還是在少  
年，

許下了許多的夙願：  
負着我鋒利的戛刀，  
天涯地角都走遍；  
若遇見曝露的白骨，  
便將牠珍重地埋掩；  
還爲牠們祝禱着，  
祝禱着來生的安晏！

▲                      ▲  
“年少真是不好過，  
內心裏起了無限的風波；  
風波是那樣的險惡，  
正像是流下了龍門成黃  
河，”

“修行真不是件容易事，”  
大家漠漠落落地說——  
誰留神皺紋的衰頰上  
綴上了淚珠三兩顆！

▲                      ▲  
“咳，修行真不是容易的  
事！

什麼地方是西天？  
紅色的花朵眼也不准看，  
綠色的葉子手也不許攀，  
挨過了十載的歲月，  
好容易躡到了中年，  
那時內心稍平定，  
才胆敢在路上流連！

▲                      ▲  
“啊！一夜蕩蕩地是什麼  
形景？  
初秋的月亮是一座水輪，  
螢火蟲儘在草裏飛，  
冷露濕遍了荒寞的鄉村，

據說這座鄉村，  
才經過了兵搶，又是火  
焚，

如今只要到了旁午，  
便靜靜地鷄犬不聞。

△                      △

“在我的面前是什麼，  
我只一心一意思念着佛；  
夢一般地浮漾着  
那銀光燦爛的恒河；  
河上開遍了白蓮花，  
羣神端坐蓮花朵——  
啊，脚下軟軟地是什麼？  
佛啊，說起來真是罪過”

△                      △

這時大家更驚嚇，  
他的面貌轉成了瘴惡，  
“在我的脚下是什麼？  
是一條女子的屍體半裸在

我的腳踏着她的頭髮，  
我的全身都叫索！  
月光照着她的肌膚雪一樣  
的白，  
月光照着我的眼暗泥一樣  
的黑！

△                      △

“這時由於我的直感，  
不曾忘記了我的夙願，  
我在路旁的土地上，  
還盡力用我的支刀割。  
我的手無心觸着了她，  
我的全身血脈都打戰，  
在無數的戰慄的中間，  
我把他的全身慢慢的撫  
逼！

△                      △

“這時我像是一個魔鬼，  
夜深時施展着我的勤勞，  
我竟敢將她抱起來，

狂憑月光斜斜地將我照！  
我的全身都僵凝，  
她的心頭却彷彿微微跳；  
這時我像是挖着了奇寶，  
遠遠的鳴梟嗷嗷地叫！

△      △  
“我望着她蒼白的面孔，  
真是呀無限的華嚴；  
眼光釘在她的乳峯上，  
是高高地須爾兩座山！  
我戲弄，在她的身邊，  
我呼吸，在她的身邊；  
全身是腥腐的氣味，  
加雜着脂粉的餘殘，

△      △  
“最後我枕在屍上邊，  
享受着異樣的睡眠，  
我像是枕着膩冷的石綿；  
螢火蟲兒迷離地，  
我真是魔鬼一般——

我的夢不曾作了多一半，  
雞已經叫了第三遍，  
是什麼在身後將我追趕？”

△      △  
老僧說到這里靜無言，  
面色悽悽慘慘地變，  
大家都壓口無聲，  
一任着夜色來浸淹，  
“咳，自從可怕的那一  
    晚，  
我再也不敢行腳在外邊，  
於是我在這里住下了，  
一住了三十年！

△      △  
“在這 默默中間的 三十  
    年，  
唇櫻的幻影回來三十遍！  
若是那初秋的月陽，

淡淡的雲影似當年，  
可是幻影不久便幻滅，  
剩下一輪明月在高懸；  
於是我顛顛地回到方丈  
內，  
還一似躺在女屍的身邊！

△                      △  
這是我日夜的功課！  
我的悲哀，我的歡樂！  
什麼是佛法的無邊？  
什麼是彼岸的樂國？  
我不久死後焚為殘灰，

裏邊可會有舍利兩顆？  
一顆是幻滅的屠樓，  
一顆是女屍的半裸！”

△                      △  
他說罷泣泣淹淹，  
剎那間星斗滿了天——  
人們都忘了是行路人，  
悚悚的坐在寺門前——  
煙味也不濃，  
茶水更清淡。  
像一個褐色的蜘蛛，  
吐着絲將他們一一地絆住。

# 魔鬼的俘虜

(楸)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渡玉門關！”

——王昌齡——

一個愁容滿面憔悴不堪的青年，在一間簡單的客寓裡徘徊着。

我現在又是這樣的難過，這樣抓心搔肝的難過，這樣說不出的心裏難過，我成天，啊，幾乎成年都是這樣，這樣又怎能以生活得下呢？

人生是艱苦的；我應該擔當起這付運命交給我的重担；不錯。我不會很勇敢的，至少也可以說是很謙遜的。將牠擔在兩肩上，擔在兩肩上走了這樣遠這樣久的道路嗎？痛苦，悲哀而且還有恥辱——這不可對人言的恥辱，這都是我日常所必不能少的飲料食品 and 衣裳了。然



而我要攬着這些東西走向那里去呢？

我過的這算是一種什麼生活呢？我常自己這樣的問，然而終於沒有解答。

我爲的什麼要這樣的生活呢？我常自己這樣的問。然而終於沒有解答。

一天一天却只是這樣的混過去了。

我自己還算不算青年，這實在是一個沒法解答而又必須解答的問題。論年齡固然還不算不年青，而心情呢，却真是極其衰老的衰老， “而今老去無成，”這有多麼荒涼而且煞風景呢？

不然，我有時的確還很年輕：我覺得還像有幾年甚至有幾十年的活頭；我照着鏡子，啊，是很憔悴的，然而皺紋也並不多。C君不是說過嗎，如果我的頭髮剪短了，梳光了，至少要顯得年輕十歲呢，不錯，我也試驗過，的確顯得年輕好多了。然而這又有什麼用？年輕又怎麼樣？在人世間還有你的什麼幸福可享嗎？算了吧！

我是曾經迷信過靈魂的。上帝(如果有的話)請饒恕我的罪過，我對於靈魂竟用了迷信的字樣！然而這又何可奈何呢，我尋遍了人間，並不曾發現牠的存在。我曾經作過尋夢的人，夢的時候就不大優美，而醒轉來的又

別的快，觸目驚心，好不陰慘慘的怕人！

我曾經捧着我的火熱的赤心走上十字街頭，射過來  
明是盜賊溜溜的眼光，投過來的是硬而且礮的石子，我  
跑回來好像負了傷的鳥兒……

我東西南北的奔走，究竟得了些什麼？只落得幾本  
破書，眼見得就要搬到別人的書架去了……

我們成天的 ShakesheareSynge ……談天說地的究  
竟幹了些什麼？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一片荒土，是一片沙  
漠，然而我們是個開闢者或者駱駝嗎？……

我還要尋些什麼呢？我究竟要走向那里去呢？

我要生活！我要真實的生活下去！

像我們現在這樣只有面對着嘆氣這算是生活嗎？全  
院子，不，恐怕全世界的人都在安眠呢吧，就却只是一  
個人這樣的發呆發痴發顛發狂的，這有多們淒涼，不，  
這有多們熱鬧！

我要容忍，容忍一切，我不會容忍了一切嗎？我好  
像是個強者，然而到處受人欺負，到處受人污辱，我不  
敢說我好像一枝糞坑旁邊的芝草，像H那樣說法，然而  
我的方容生存，不容發展，却是既定的事實了。其實，像  
我這樣的生存，又何如沒有？發展更似乎談不到。

我真受了 Maeterlinck 的害了嗎？朋友，你們這是在嘲笑我，我知道。不過，我除了受欺污以外，還有什麼辦法？我也知道，我早就知道所謂 Love 在人世間只能解作（拉夫）或（拉婦）的，但是我那敢而且那肯這樣屢次的唐突上帝，說根本上就沒有牠的存在呢？

然而我沒有點事情作，行嗎，我天生是這樣一個無聊的人？我在換回相反的結果時，或者有了相反的感覺時，啊，我有怎樣的荒涼寂寞！我制不住的有時哭了！

朋友怎樣呢？天鈞！我怎忍心來說呢？人世間只覺這樣的一片荒漠嗎？

我常常想設使我這時候病了，病了就病了罷，何必來想？病了的結果是死，是不是？其實，死也就算死了，更無須來想！

病了的滋味什麼樣呢？‘伙計’‘伙計’也許喊焦了喉嚨，我們那位癆病鬼的伙計，我知道決不會像我們要打牌時候，答應的那麼快而且響。我將一個人仰臥在床上看着頂棚，望着電燈，聽着表的嗒嗒，心的怦怦，黃昏和清晨的烏鴉以及夜半的失羣孤雁的淒鳴。我的母親會來看望我嗎？那遠在千里既老且病的母親，我那忍使她為我這樣的牽心呢？朋友，啊，我的有朋友，我的朋

友大概會洒幾滴物傷其類的眼淚的。啊！我已經有了報償！

我常想要自己寫好一篇遺囑；心裏想都不大有勇氣，更那能來寫？然而這是很需要的。我知道誤會我的人一定很多，也許因此得到一二分的了解。恨我的人也許原諒了我；仇我的人也許饒恕了我，那些對於我莫名其妙，疑鬼疑神的人也許會釋然於心了。其實這又何必？算了罷：這羣小動物教牠們隨便的動去罷，我還是我。

人類的關係就是這樣：今天親親熱熱，明天就許冷冰冰；今天他惟恐你忘記了他，明天你就會爲他所忘記；今天極口稱讚你的，明天就許肆意謾罵你；今天你這樣利於他，他就這樣來利用你，明天你那樣不便於他，他就會那樣來罰你。所謂仇恨與誤會的都不過是這些勾當。算了罷！

“死”這件事情多們使人可怕！你沒看見執政府門前的大屠殺嗎？一個一個血肉模糊的倒在地面，都忘了出氣了。赶上這個機會也還好，也換得幾番的追悼，幾篇的紀念文字。若是女子而再有漂亮一點的姊妹，大家紀念得更起勁。然而我若是死了；死了也就算了。不過在

棺材裏空氣一定比我這間室還不流通，那可知要怎樣的潮濕怎樣的凄冷，怎樣的荒涼，怎樣的怕人的寂寞：我記得有一個清明的夜裏，我自己跑到一座近郭的荒墳裏徘徊了一陣，終於爲那逼人的死氣逼了回來。那高臥在濕冷的墳穴裏的死者，不知要怎樣的難過呢？我想一定比我現在還要難過。

我的生活。我要切實生活一番。我不會就這樣死去的。因爲我還年輕呢。你看我穿上了西裝，刮一刮臉，不馬上顯得精神了許多嗎？幸福是在人求的。爲什麼一些人都那樣的幸福呢？我靈魂找不到，肉體還找不到嗎？找不到還買不到嗎？爲什麼那些蠢東西都能幸福，我這並不比那些蠢東西更蠢的，何以偏不能？我當真就是一個劣敗者了嗎？

可憐我這些書哟！我成天的同你們厮磨，你們究竟給了我些什麼？你Shakespeare，你Bible，你Nietzsche，……這種故紙堆的生活，徒消磨了我的好時光，徒殺掉了我的青年。你們究竟給了我些什麼；拍賣了，拍賣了；一齊拍賣了吧！連靈魂都在內！魔鬼在那里？我跪下來請求你，你接收了我的靈魂吧，只要你給我幸福！我要上天，天門緊緊的閉着；我要入地，地獄的門

也不爲我開開嗎？在人間我又是這樣的一個無家可歸無路可走的被逐者！天吶！你爲什麼給我以生命，不給我以飼養生命的滋養料呢？你就看我這樣生生的餓死我嗎？設使我的需求過多，貪心不足，也就無怪了；然而我是這樣的能以克己，所需求的只是這一點點，只要有一點點的愛吧，我就心滿意足了。天吶！你獨獨對我這樣的吝嗇嗎？你想，這樣我怎能以生活得下呢？我是這樣的貧乏，這樣的無力！我是不願意向魔鬼投降的。然而我可怎樣生活下去呢？你就看着我赤手空拳的怎樣來的怎樣去，怎樣生的怎樣死嗎？天吶！你太殘忍了，至少是對於我這樣的！

“藝術”！我不曾獻身給她嗎？但是我好像一隻負了傷，負了重傷的燕子，怎能以還呢呢的唱呢？一般人又都對於我戴上那樣一幅面孔，那樣一幅怕人的面孔，那樣的不懷好意。我好像犯了不名譽案件的重大罪犯，行起路來都左顧右盼的惟恐爲人窺見一般。我担負着這種恥辱及悲哀痛苦的重担已經不知有多少了，難道說就沒有容我放下的一日嗎？這個我可受不了，我忍不下了。難道說從此我便失了生活的權利了嗎？不能；不成。來！魔鬼！你來！我要將我的靈魂交給你，只要你給我以生

活，或者生活的機會。你看，這有多容易，你所費的這樣少而所獲的這樣多。來！你拿去，這是我的靈魂！

啊！現在還不到十二點鐘，正是魔鬼生活的開頭。好！我從此要投到魔鬼世界去。這是我的“新生”，這是我的復活！

於是一巨大的魔鬼從牆的東北角出現，給青年披上一件鬼皮，戴上一幅鬼臉；然後推擁着青年向西南方破壁而去，屋內一切寂靜，黑暗。

魯迅小說第二集

彷徨發售預約

魯迅的第一小說集——吶喊出版後，不但國內文藝界公認爲不朽的傑作，即法國現代文學家羅曼羅蘭見了敬隱漁君的阿Q正傳的法譯本，也非常稱讚，說這是充滿諷刺的一種寫實的藝術，阿Q的苦臉永遠的留在記憶中。

現在魯迅先生又將吶喊以後的小說——已發表的和未發表的，計十一篇，合成這一集彷徨。有人說，彷徨所収各篇雖依然是充滿着諷刺的色彩，但作風有些兒改變了。究竟是不是呢？請讀者自己去判斷吧。現已付印，實價八角，預約六角。

狂言集

周作人譯實價八角預約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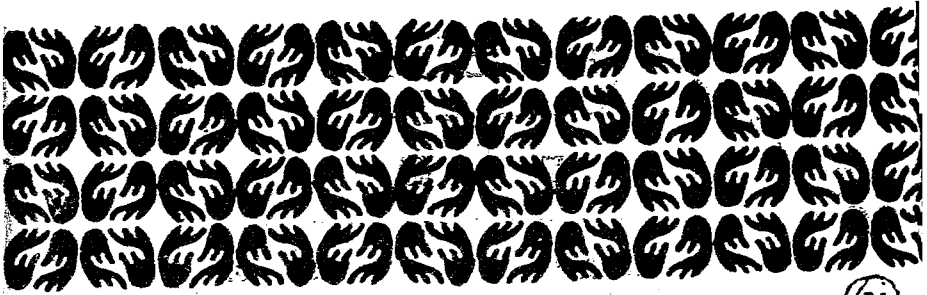
這是日本古代的一種小喜劇，選譯其代表作品十篇，滑稽輕妙，言辭古樸，即在現在看來也是很好的文學作品，譯文能將原本的趣味充分保留，尤爲特色。

預約處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北新書局





# 沈鐘

---

圖書雜誌

1926

## 第 二 期

---

### 目 錄

“最後之歌”	馮 至
悼——	陳翔鶴
Petofi Sándor	馮 至
屍	莎 子
夜（譯文）	楊 晦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號出版）

每半月出版一次。

報費零售每份八分，外埠連郵九分。

預定國內半年一元，國外一元六角。

全年國內一元八角，國外二元二角。

發行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

北 新 書 局

悲呻，哭泣，哀求，一樣地是

怯懦。

剛毅地盡你久而且重的責任  
在那命運所願指給你的路程，  
然後，像我樣，忍痛無言而長  
嘆。

Gemir, pleur, prier, est égale-  
ment lâche.

Fais énergiquement ta longue  
et lourde tâche

Dans la voie où le sort a voulu  
l'appeller,

Puis, après, comme moi, souffre  
et meurs sans parler.

—A. de Vigny;

## “最後之歌”

馮 至

記起母親臨終的禱告，

是一曲最後的“生命之歌。”

那正是暮春的一晚，

另樣的光輝漾着她的病臉；

蠟燭在臺上花花地爆，

彷彿是宇宙啊，沒有明朝——

她把那時的情調深深地交給我，

還有我衣上的她的手澤！



箱子裏貯藏着兒時的衣裳，  
    心內隱埋着她最後的面龐；  
偶然把灰塵裏的箱子打開，  
那當時的情味也湧上心來。  
    蠟燭在臺上花花地爆，  
    彷彿是宇宙啊，沒有明朝——  
可是中間又踱了許多的年月，  
    此刻啊，一個清新的秋夜！



這時我充滿了“最後”的情懷，  
    秋天的雨冷，冬夜的風悲！  
鏡中的我的面龐，  
却沒有另樣的光輝；  
    蠟燭在臺上花花地爆，  
    彷彿是宇宙啊，沒有明朝——  
這時我像是上帝的罪人，  
    臨刑時也聽不見聖靈的呼叫！



記起母親臨終的禱告，  
    是一曲最後的“生命之歌。”  
我却悽悽地無依無靠，  
只瞥見天邊的一縷“柔波，”  
    母親把她的歌聲，  
    真切地留在兒子的心中；  
柔波却是空幻地，蕩漾地，  
    “來也無影，去也無踪！”



許多的現象不可捉摸，  
    却引起許多的靈魂追逐！  
沙漠的幻影累死了駱駝，  
些微的火燄燒死了燈蛾：  
    神呀，我可曾向你真摯，  
    像是母親一般地信仰你？  
神呀，我今宵向你禱告，  
    只請你給我一些，一些面上的光耀！



靜默中神也沒有答語，  
我惺惺地是一人踽踽，  
母親望着他的幼兒，  
我望着那柔波一縷。  
蠟燭在臺上花花地爆，  
彷彿是宇宙啊，沒有明朝——  
我把那無可奈何的希望，  
儘放在那縷柔波上！



牠却像林中的鹿麋，  
水底的遊魚，  
霎時間奔入了蒼茫的雲海，  
像一顆流星的永劫！  
蠟燭在臺上花花地爆，  
彷彿是宇宙啊，沒有明朝——  
陰暗渲染了我的面貌，  
望着永逝的柔波向神禱告！

在母親祈禱的床邊，

牧師會朗誦着古哲的“詩篇。”

他說母親像一朵潔白的

潔白的花朵，開在上帝的花園。

在我寂寞的棹旁，

現出來一個聰惠的姑娘；

“起來罷！騎着駱駝，趕着燈蛾，

去追逐殘餘的那縷柔波！”



## 悼——

陳 翔 鶴

我現在已知道怎樣的追悼我的妻了，在我的臂上已纏上了一條黑紗。這一種憂鬱而且質素的小小徽號，從前固是久已蒙在了我的心上，然而到現在才明白的表露出來。“不算太遲嗎？我的妻啊！”在那一天，新纏上黑紗的那一天，我一人跪在她的，不，也是我們的，床前，將頭埋在枕上——在上面還餘留得有半年來所不忍洗去的她的芳澤——癡狂而且絕望，傷悲流淚的說，但是這裡並不着一點回應，只是一聲聲低微曖昧的咽鳴聲突然的奔入了我的耳鼓，是她的？還是我的呢？我很惑疑，更是恐怖，因此我便悚然的起立，並向外奔出了。總算是在白白的衣衫上加上了一層美飾，

能使得在道旁遇見的行人都是那樣的注目？臉和衣衫都是白白的，而且臂上還有那赫然的一條，大約人們都是可以覺得了——我此刻是何等的悲傷！

雖說這已是暮春天氣，各處的樹杪都已抽出綠綠的嫩葉，細草也從沙土中抬起頭來；而我確仍是同從前一樣，如喪家之狗一般的，東西南北的瞎闖亂跑。和風有時吹到臉上，額角的短髮也飄飄然的拂動了，而且覺得癢酥酥的，好像是有不斷的愧悚的汗珠，將要從那里涓涓的下滴。眼淚早已是枯涸了，只有這一點愧悚的汗漿還不時的突自冒出。真是只有上蒼啊，牠才真能知道我現在怎樣的追悼我的愛妻！可憐四閱月來的生活，都是用淚珠泡飯，用淚珠洗枕；我現在總算是已償還她多半的淚債了，淚已不能再流，更也是無淚可流了，因此在臂上才纏上了這條黑紗，這可完全是我已不能再悲感的表示嗎？我的妻啊！

昨天走出自己的屋子，在胡同裡，偶然的遇見了兩個貧家的小孩，她們用着含有仇意的眼睛射擊着我，隨後又在背後跟着我走，從她們的嘴裡，不知是在講些甚麼，這彷彿都是同我與我的愛妻有關，從疑慮之海裡翻了一個筋斗起來以後，於是我便遽然的明白了，她倆都

是妻從前的舊友，她們此刻還認識我，不會忘記，而且回憶起來，在半年前，爲了他們，妻還從我這裡得過一頓此時已不能追悔補救的侮辱呢。“小朋友們，我現在正在懺悔着，痛恨着，悲傷着呢，請不要再追趕我了罷，你看看我臂上所纏着的是甚麼東西！”我回過頭去，向她們哀求似的說，然而所得的，仍舊是一陣陣惡毒憎恨的眼光。

因爲幾個月來失業的原故，起初是讓箱內所有的幾件衣服先行出缺，其次便推廣到屋角的兩個大書架上去了，雖說這是爲着要對付房租飯食兩者，然而到底還是不能說這是與追悼她的本原無關。當着一本本的將我自己最親愛的幾個作家從架上取下，挾在腋底，送到市場的舊書攤去時，我心里總是愛這樣悲酸誠懇的向屋的四角搜尋一週——仿彿是要想從那里找出點甚麼似的——然後才眼中流着淚，將嘴唇放在書面的作者名字上，低聲禱告式的說，“妻啊，我要將牠們通通送掉，爲你復仇，更爲我贖罪，妻啊，我是在這里追悼你了！”

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滿滿兩大架的黃裝燦爛的卷帙，也一天一天的減少空虛，到了最近，所贖得的，只是一厚冊的E. A. Poe的故事，和三四本Strindberg的劇本

了，對於這兩位我平時最摯愛傾折的先賢，到了此時，無論如何，也是實在不忍放棄，不過到剛一連帶的想起她，更將自己可憐昏蒙了的眼光向屋內所有的器物——經她手指觸覺所接摩過的器物——瞬視一遍時，於是憤恨而且愧悔的火炎，又從新的燃燒到我的胸臆上來了。

一切都當盡賣空，一切都空空洞洞的，就連自己也空空洞洞的，這豈不好嗎？但是這又那能，那能像這樣的便輕輕易易的卸責！我所欠她的正多，正多着，多至於不可數量呢？——她的淚，她的所身受過的侮辱，她的如婢女般的勞力辛苦，還有，還有她的心，和順而且優美的心，更還有那她的生命，不可償還的，尚未滿二十，青春的，活潑的，美麗的生命”！

“妻啊，不可再起的妻啊，我能賠償你甚麼呢，雖是在這裏已有了這樣的一條薄薄的黑紗，然而悲傷與追悼又何能將你美麗的生命重新喚起，你已是不能再起了！”

☆ ☆ ☆ ☆

這仿髒只是經過一場惡夢似的，其實屈指算來，到此時差不多已經是將近一年了。暑假時，因為要離開此地他往，從經濟上打算，不能不覓一間價錢較廉的屋

子，以便堆放書籍，所以才搬到了這裏來。起初並未會注意，到回來時，不想還不上半日，在院里，竟發現了這樣的一個姑娘了。窈窕身材，輕快步履，粗布衣裳，上藍下白，一切在她都狠是清潔而且整齊。大約是因為營養不良的原故罷，頭髮是黃黃的，在她娟秀的眉目間，顏色也老是顯得十分蒼白；但是從她那口角上所浮起來的處女的，婉孌和悅的微笑，和那有時因羞訥而泛浮於兩頰的紅暈，却不能不說是非常的動人。

在這里同院子居住的人一共有三四位，大約都是在外面漂流着，過單獨生活的大學學生，或是部里辦事的小科員。房東是一個強健的，富有男性的老寡婦。她的聲音老是帶着似乎與人爭鬭着的語調，從她那抹過黃蠟般浮腫起的臉皮，和高高的盤在她頭頂上的，帶着凶氣的髮髻看來，狠是覺得令人可怕。房東雖是房東，然而她却並不作平常房東們所應作的事，所有的一切照料住客們的茶水，灑掃，清理等諸事，一例都是由秀姑——這就是我妻的名字——一人包辦。據說她是她的姨姪女，父母雙亡，子無依靠，所以才到這裏來吃碗閑飯。因此從早至晚間，住客們不是叫秀姑你拿開水來，就是嚷着說，秀姑你又忘記了掃地了。她一人

一天整個的時間，都是由廚房跑到院子，更由院子跑到廚房，足不停步，手不停揮的忙亂奔走。

“秀姑娘，你不太勞苦了嗎？從早至晚都沒有一點兒休息工夫。” 有一天她來到房里，我安慰似的對她說。

“沒有甚麼，B.先生，你的事每天都是有一定的，所以到很容易照料，不像他們那樣的整天都是哮喘叫！”她說過之後，似乎有些不平，不覺的竟將嘴撇了一撇。

“狠是勞駕，狠是勞駕，一天我叫的次數也是太多了，不顯得麻煩嗎？”

“一點都不……”她說到這里，又停歇一會，好像是在思索甚麼，接着她又問我說：

“B先生，你夜晚睡覺是不吹燈的嗎？他們說這樣便空氣不狠好，容易得病。”她說了之後，不覺又害羞了起來，更用着憐憫同情的眼睛，望着了我不狠健康，蒼白色的臉。

“不是不知道不吹燈空氣不好，而是吹了燈一人睡着害怕……”我喃喃的回答說。

“怕？……怕甚麼呢？又不是一個小孩子！”她

用手輕輕的掠過了她蓬鬆的鬢髮以後，便紅暈了臉，含羞帶笑的跑開了。不知是爲着怎的，我在當時，竟至覺得她是非常的的可愛，嫵媚而且溫和的了。而且從她那雙明媚的眸子看來，又更是那樣的清亮淵深——真是愈看愈清，愈明，愈深，深至於不可測量。自從那日起，我便不自禁的留意了她的行動起來，而她更是沒日沒夜的，隨時都可以覓着機會，在我的屋子內，飄飄然的獨來獨往；一點兒也不着痕跡。“我要捉着她，我要捉着她，我要捉着她啊！”這樣的呼聲，在我的心里也更是一天的緊似一天；就是在夢魂中，也似乎不能將她忘掉了。

在某個凶禱的夜里，我彷彿是夢見了我亡故了的母親，來到我這裡，她穿着純白色的長袍，坐在我床邊，用着母愛的手撫摩着我煩熱而且消瘦了的額角，懇切的說，“兒呀，你現在總算是需要平靜生活的了，不然你將要生活不下去。人一到了中年，一切的虛玄誇張欲望和野心，大約都可以減少一些了，一切都可以罷休了罷，你不要只是這樣的專尊着死和瘋狂的降臨！兒呀，你就同她結婚了罷，她實在是個可憐可愛的妻子，你看你近來的衣履被褥等是呵等的清潔，……她實

在是個可以幫助你生活的人，兒呀，不要再飄流了，你曾經看見過幾個飽嘗飄流孤獨生活的人，到最後來，能夠得以善終？兒呀，你聽我的話，娘不是騙你的，你就同她結合了罷！”她吻着我，爲我拭去淚痕，隨後便悄悄的偪着足後退了，消滅了，幻逝了。而我也正同往常所經過了的惡夢後一般，流着淚，一直到天明。然而因此却更促進了我的決心。到了次日，我便將我的原因和需要向着房東——她的惟一家長，姨母——懇切的說明，而且將她平時所擬定了的聘金一百元，交在她的手里，於是從那日起，秀便移進房來，她便算是我的妻了。



至於使秀姑娘一變而成爲自己的妻以後，從內心生活方面說，似乎並沒有得着若何變化——仍是讓憂鬱，空虛，陰霾等惡劣情緒將自己深深的抓捉着——所不同者，就只是在房內多添了一個書桌，在上面放着“人手足刀尺”的初等國文教科書，以及女人們所用的髮油，香膏，蜜水等等，而衣架上更掛上了幾件女衣，和床上多有了幾雙女鞋，在這樣陰暗而且狹小的兩間屋子里，就算是我們安放新婚之床的地方，也就是我



們度甜美蜜月的所在了。自然，秀是絕對的覺得滿意的，因為她是從低下的階級以達到較高較好的一段。但在起初，我本來是想將秀造成自己理想的一個的，所以才決定從一二三四，ABCD 等字母，一個一個的教給了她，而且將她當作自己最可愛的一個人看。從起手處，她似乎顯得十分的聰明，誰知到了後來，她的笨拙，竟隨着時日，一天一天的增漲了；有時竟至因為一兩個單字的原故，費去了半天工夫還鬧不清楚，這於我完全是一種重大的打擊，完全是將自己陷入了更憂鬱煩望，不可救藥的……地位。然而她的外形，在我眼悶，不耐無內，却仍是個極合式，極優美的十全女性。我愛她，仿髒是愛着一座無靈魂，知覺的大理石雕像一樣。有時我將她抱在懷里，注意入了她的眼睛說，“妻呀，你是這般的美麗，然而又是這般的僵硬不靈啊！妻，你說，可不是嗎？”她聽了之後竟惶惑的，莫明其妙的笑了起來，我自己也便隨之笑了，於是我的嘴唇便落在了她的上。但是這似乎狠熱，如火炙般的熱，這對於我完全是肉的，活的，有生氣的，實質的東西，因此我又覺得非常的滿足了。

到了我們新婚後的兩月，那時已是初冬了，房里剛

升上火爐，大約是因為要弄一點稿費來買油鹽米煤的原故罷，那時我鎮日裏都是埋着頭在棹上工作，也因此便自然而然的同她疏遠，隔離起來了。她在我的眼里，彷彿是一隻平常家庭內所蓄着的，可有可無的貓或犬一般，見了時不驚，不見時也不怪。雖說是她白日里仍舊如婢女樣般勤勤的爲我預備着飯食衣履等類，而到夜來，更是坐在我的桌前，望着我沉思默想的苦臉，狠溫順和悅的微笑着，然而我對於她確仍是淡漠着，異常不情的淡漠着了。

“秀，這是甚麼時候，你還不裝飾了起來！你應當像個太太的樣子，你是我的妻，你應當不使我討厭才好，不然，……”

“還有一層，你須得知道，我是生長在富足人家的，從來便看不慣人這樣蓬頭垢面的樣子。而且在夜間，你更應當是我的妻，我獨自一人的妻，你應當裝飾起來給我看，給我獨自一人看！”在有一夜，當她正坐在我身旁時，我回過頭去，用着罪譴的眼光，呵責式的教訓她說。但是她却似乎並沒有反感，只低下了頭去，默默的走開，過了不多一頓之後，於是她又復嫻嫻的走出，立在我的身旁了！她已穿上了她惟一的一件

美麗衣裳，而且臉和手都是塗遍了膏粉，那是何等的香而且白啊！我望着她，不大能認識，似乎有些心曠而且神馳，我凝視着，不知她是誰，更莫知所爲，她是這樣的美麗，沉靜，嚴肅而且哀感之情更表現于眉目間！

“秀，請你原諒，我近來神經有些變態，欺負了你，侮辱了你，秀，你要原諒我才好啊！”我拉着了她潔白如雪的雙手，放在唇邊，悔恨的說，而她却立刻的將她的兩臂圍着我的頸項，我只覺得一股香而且熱的氣息透通了我的全身，更見着有幾粒大而圓的淚珠，在她臉上晶瑩。



自從過了那夜以後，她夜夜的都是果如所囑的變成了那時所需要的一個怎樣的妻了——一位太太，一位美麗如花，而又妖艷絕倫的太太。我們的關係差不多完全是性的或者說是獸的，在牀上我們只是徹夜的緊緊的擁抱着，不發一言，不交一語，然而有時她看見我莫名其妙的流淚，我有時也聽見她在夢中抽咽，一直到醒，到了白天，我們的關係又復轉到異常冷淡，漠不相關的地位了。她彷彿真是個命中注定了的婢女，我也無異乎自有生以來便要作口腹的奴隸似的，每千字換洋五毛

的，辛辛苦苦的，如牛如馬的鑽日不息的作，寫！而且在那時，因為工作過度的原故，我的神經怔忡病又復發作了起來，性情變得異常急躁，對人無端便懷着疑慮，仇意，而且更易于發怒。自然，我不能說對於她怎樣的加以惡待，不過疏遠與不留意，無聲的罪責，懷着敵意的內心的冷遇低視，這確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但是在她却從不曾有過一句怨言，一次反抗，她只是這樣遠遠的，小心的畏縮着，踟躕着，仿髒是一個孤影兒似的，不住的在屋的四角里往來盤桓。到某一刻我的心志清明時，便很容易的即可以看出，她的面容確是十分的消瘦了，憔悴了，于是我可憐她，為她心酸着急，但是這種情緒也仍是無法表現，我們的關係仍是照舊繼續的保持着，那樣的淡漠而且荒疏。然而在這時光流轉中，她的健康確實是損傷到壞無可壞的地位了；有時我竟至看見她走起路來，也似乎是搖搖不定。但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我自己的神經也是異常的錯亂着，許多事到腦子里來，一瞬間便忘記得無踪無影；忽兒覺得重要的，又復忽兒的以為細微不足道了。因此我便終日里只是坐着，一人發愣發昏的呆坐着，不能用腦去思考一點事，也不敢用腦去計議一點事——因為在那里有許

多恐怖的，怪誕的幻像等着我，使我顫慄，頭暈，甚而至於瘋狂魔症。在這時我不僅忘記了已經衰殘了的她，就是連我自身也是失其自主了。

我們像這樣的生活着，不覺的已過了許多時日了——究竟是有幾許日時，此刻已不復記憶——有時她也曾如夢一般的幻現在我面前，但她仍是異常的畏縮着，不等到我身邊時，便復悄悄的溜逝。我看不清楚她的真實面容，只是覺得她的臉色是十分的蒼白，如紙一般的蒼白，而眼睛却又是超乎尋常的黑而且大，流轉而且光耀。

大約這只有鬼知道了，在某一個灰色的雲濤佈滿了天空，狂風正向着四面威號的黃昏時候，我一人正在屋內兀自呆坐着，滿屋子都充滿了可怖的陰影，不想從外屋（套間）里竟傳入了一兩聲嗤嗤的笑聲，我登時便覺到一種不安的，疑感和恐懼的預感了，於是便立起身來，輕步的走了出去，只見得秀正同她平時常來的幾個小朋友在那里遊戲着，在她的膝上攤放着了一大本書籍，那正是我心愛的，值四十先令的 W. Blake 畫集，污穢的小孩們的小手方壓在“The Tomb”的一幅畫片上。一種憤怒的，輕蔑的，憎惡的惡火於不覺間竟浸

逼了我的全身了，我舉起了桌上所有的各種器物來，狂怒的向她們擲去，嘴里也不知是暴言出些甚麼，只是見她們便驚怖的各自向門外奔去了。我一人拾起了畫集，將牠抱在懷里，更隨手的將門槓上，仍舊回到原處坐下。在這裡痴呆了許久許久，由 Blake 畫集更想到其他的各種不同不類，不相連續的事物上去，如此不易位置的，便忽忽的過了全整夜，至於先前向着妻，同她的小朋友們所演的毒劇，和那槓門的故事，在一轉瞬間，便早已忘記得毫無波紋了。

到窗前已映出潔白的光亮時，狂風早已是止歇了，燈里的油和爐內的餘燼，都似乎已到牠們最後的一息，房內的空氣也漸漸的寒凍了起來，由于肢體的不安，才無形的將我從忡惴中喚醒，驚起，那時在我自己狠仿駭是缺少一點甚麼似的，經過了一番沉思默考之後，才發現了在屋內不見了我的妻，她是何時不在這裡呢？又竭力的回想了一會，更又才憶起昨晚自己所作的惡毒事端來。而她呢，一開門便觸眼的瞥見她蜷伏在階台的屋檐下面，手足是緊緊的縮抱作一團，雙眼合閉着，如像睡熟了似的，面色愈是顯得十分的蒼白，黑黑的髮絲正散漫的披滿在她前額上，而在她冰凍了的衣袖間還堆上

了不少的雪花。四周圍的地上房上一望都是如銀一班的白亮，雪仍是不住的飄飄的往下傾灑着呢。

在我將她扶起來，放在床上時，她已是失去知覺了，我惶惑的坐在她旁邊，如夢如寐的望着她慘白莊嚴而又靜穆哀感的小臉。我莫知所以的在那里夢想着，思索着，思索那昨夜所有的經過情形，但這對我似乎是不大近于真實，然而那一大本的 Blake 畫集，確又是龐然的在桌上睡眠着，睡得正如像妻的那樣的安定莊嚴，塊然不聲不動。

而且從此以後，我就只見在桌上龐然不動的 Blake 畫集，而確不再見我的妻了！

——你是將她戕賊了，謀害了！她的姑母有一天惡狠狠的指着面對我說，至于實情是否如此，我此時尚不十分明白，不過從此以後我便厭惡的看見了我所有的書籍，我立意要將牠們通都賣去——先就從那本 Blake 畫賣起——以至于不見一小冊，一小薄頁為止。

“妻啊，你知道嗎？我是要將牠們通都賣去，為你復仇，更爲我贖罪。妻啊，你知道嗎，我是在這里這樣的深刻的追悼你了！”

## Petofi Sandor

馮 至

1. “可也有一個流浪者在我的墳邊……”

並不追求，也不迷惘，於那前世紀的風光，我只是安心踏地的生活在北京的灰色的城裏。你感覺是在墳墓裏邊也好；是在被毀後耶路撒冷的荒墟，哼着耶利米的哀歌也好；……我們，的的確確是沒有了祖國的人。我們只有吹着簫，身穿慘白的長衫，像是那些猶太人，像是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時的那些離鄉背井的被驅逐者；蹣跚地穿城過市，踏着祖宗的墳。什麼地方會有那蔚綠的深林呢，故鄉的博大同少女的情深？

上帝也沒有用了，魔鬼也沒有用了，一切都已凋殘，葬鐘早已打過；中國的人呀，祖國沉了！



一任你呼號，啜泣，山谷都已死寂，不肯給你一些兒回應！——那太驕傲了的，前世紀的一切，還是不想的好啊，雖然我們這裏還僅剩有朝霞同落照。那一陣的地中海上擺崙的狂風已經息了一百年，那纏綿悱惻萊茵河濱海涅的冷雨也晴了七十載；當時被風吹狂了，被雨淋病了的青年男女也隨着他們歸於靜默。一切都是空幻了啊；我這一個現在的中國人！

歷史上的過去，到現在是沒有什麼可以讚美的了。將來的呢，更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尋求。但是我的必頭……

——把這個祖國重新改造！這是怎樣的一個宏壯的聲音。同時我似乎變成了一個夢遊的人，去尋求我愛的那幾座坟墓。

——把這個祖國重新改造！我覺到一種切迫似的，在路上迷失了道途。在迷途中我望見了一個瘦長的人影，額高髮立，褐色的面龐，烏黑的眼珠，佩着劍，穿着軍人的便裝，他引我上了漫漫的長途。

他引我到了多瑙河畔，佩斯（Pest）城心，走遍全匈牙利，最後走入七山（Sieben bürgen）境內，盤桓於沙司堡（Schass-burg）的古戰場：那裏的山頂愁雲濃鎖，林

木森森……我悚悚地，——人影忽然不見了，四圍都是荒丘。

那位引導我的戰士啊，來的是奇突，去的是縹渺：我到什麼地方去尋他的遺蹤呢！

只是現在聽到了那邊，多腦河同泰司河 (Theis) 擁抱着的那邊，傳過來的一些消息，說，那兒已經“重新改造”，青年的男女們正在預備新鮮的跳舞。

新鮮的跳舞啊，夢也夢想不到。



2『我有兩個影子當作伴侶：……』

在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的第一點鐘，這部 Roman —— 如果你們承認這是 Roman —— 裏的英雄產生在匈牙利中心首都佩斯附近的 Kis-Körös 村一個稍稱富有的屠戶的家裏。父親雖然世襲是殺牛宰羊的職業，但據說還會一些拉丁文，並且是一個熱心腸，梗直剛愎的君子；母親呢，更有一副善感的，溫軟的柔情。嬰兒的名字叫作亞歷山大(匈牙利寫作 Sandor)，姓是 Petrovich，後來自己改爲裴多菲 (Petöfi)。匈牙利人的姓在名前，同我們東亞人一樣。

這個小孩子的性格是寂的，含羞的；同他的父母處

在鄉間，若是親友來訪，他總悄悄地躲在一邊。愛拿着筆亂畫，尤其是畫威廉退爾的頭。在Kecskemet入國民學校；九歲父親把他送到佩斯，隨後因為他愛同戲子往來，又招至Aszod小城，隨Koren教授讀書。愛上了一個死了的牧師的女兒，Cancrimi Emilie，不久情書同日記都落在先生的手裏。又因為夜夜出去聽戲，被斥；於一八三八到了Schemnitz山城，加入了反對拉丁文提唱國語的“匈牙利學會”(magyar tarsasag)。依然是每夜跑到戲院裏去，把被褥都賣盡，去買戲票。他居停的主人，父親的朋友，看他每晚都到外邊去亂逛，以為他已失去了童貞，把這些情形告發給他的父親。他的不羈的天性，不願受這種束縛，決心要離掉了這座城。

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早晨，他的多難而浪漫的生活從此開始了，這時他還未滿十七歲。他一個人沒有目的，沒有方法，獨自步行走上往佩斯城的路。風霜砭骨，衣服是單薄的，囊內是空虛的，他的眼前只浮蕩着那座人煙囂雜繁茂的佩斯城！那裏有什麼呢，於他是一無所有；到了又怎樣呢，自家也不知道。一步一步的前進着，半是恐懼，半是新奇，……終於走到了，

也終於成了多腦橋上的餓者了。一天他在街上無意中遇見了他那盛怒之下的父親，他也不去理他，任着錯過了。後來才在國家劇院中謀得一點職業，跑到舞台上充僕役一般不說話的配角（Statist）。

一個親戚把他從劇院裏領了出來，送他到Odenberg去求學，他在那兒過着短期乘船騎馬放蕩的生活。但是，他不願意求人的幫助了，他決計到軍營裏去當兵。瘦弱的裴多菲，在軍營裏受盡了無限的痛苦。他那惟一的安慰者，便是詩神。約凱（Jókai maurus）說他那時“Horaz總在他的背囊中，Schiller放在軍帽（Tschapo）裏。”他犯着營禁讀書；同時產生了他的第一首詩“飲酒者”。

他反抗父親的嚴厲，反抗學校的束縛，一人在軍營裏夢想着，軍隊總該開到阿爾卑士山吧，或是明媚的意大利吧，但是兩年內軍隊儘在山蹊地薄的Agram一帶周旋。他病了，醫生的證明，心臟，神經，肺，都有了病，於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解除了軍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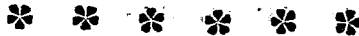
恢復了自由！從兩年枯燥的生活裏解放出來，面前充滿了新鮮。訪友Orlai於Pápa；看望父母，父親的氣也消了，張開雙臂來抱這遠方流浪一旦意外歸來的遊

子。那首“飲酒者”也在“Athenäum”上邊發表。

在 Papa 讀了一年書，又加入劇團署名“Borostyan”（桂葉）充喜劇拌演者。漫行佩斯，Kecskemet 諸城。

一八四三年的冬天，在那污穢骯髒的“肥 Debreczin”<sup>22</sup> 城病了，窮困凍餓；一個窮的老婦人養着他，看護他，待他像是她自己的兒子。他們住在城市盡頭的一所泥屋裏邊，從小小的窗子望出去便是行刑廠，枯冷的爐台便是他的書棹；夜間蓋着薄薄的被，寫詩的時候手指都要凍僵。——朋友的力量，借來一百五十個錢，送給那位老婦人；自己只剩下四十個錢同一用黃色紙抄寫的詩集徒步到佩斯去訪當代的盛名詩人弗羅馬爾梯（Vécrosmary Michael），在他那小小的本子中放着他的希望。他向他自己說，“你也許把牠賣出去，也許賣不出；賣出去固好，賣不出也好，因為我立刻就要凍餓而死，並且一切的痛苦都有一個終局！”

是的，一切的痛苦都有一個終局，除非你死；現在，二十二歲的他，的確是告了一個結束了。六年內他完全被上帝同人類所放棄，是一個孤另的流浪人；六年內有兩個陰影當他的伴侶：困厄與精神的痛苦……



3, “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獄，——  
爲要和你在一處，我寧可永不超生。”（魯迅  
譯文）

二十二歲以前的他是流浪人，是兵，是優伶；二十二歲以後的他漸漸爲他的民族所鍾愛了。弗羅馬爾梯把他的詩集由“國家叢書”（Nemzeti Kor）裏出版；瓦霍特（Wahott Emerich）也請他去當佩斯時代報（Pests Divatlap）的編輯。他於是辭却了“浪漫的生活”同舞台告了別，到佩斯從事於文學的事業，讀英法德的文藝，翻譯莎士比亞的戲曲。

詩價日增；寫成了千口傳誦的民族敘事詩“英雄雅諾”（JánosVitéz）。

愛神在這個時候輕輕地來叩他的門。

在瓦霍特家裏，天天有他的足跡了。主婦的妹子，愛特爾卡（Etelka）是一位純靜而憂鬱，十五歲的少女。斐多菲數載流離，事事都覺得疲倦了，偶然來到這溫和的家庭裏，備受優待，更有這爛漫而含着一點愁容的姑娘，哪會不引他舊日的情懷與新生的希望呢？他初見她便作詩贈給她——

“你可曾見過多腦河，

牠怎樣圍抱着島嶼？——

你的可愛的面龐

也蘊藏在我的懷裏。

葉色的落葉從島上邊

沉入了青青的水浪：

啊你可願把希望的葉色

也散滿在我的心上！

但是這首詩作成了沒有許久，她像是一顆星，突然地隕落了。他望着她的眼皮迷迷的閉住，晨星從他的面前消逝了；他望着人家將她放在棺內，一切希望的葬鐘在禮拜堂裏鳴了；他整日整夜的躑躅在她的墳邊，他凝對着牠，靜靜的癡想；像是海濱的舟子充滿悲怨望着大海，海淹沒了他一切的寶物，使他成了一個乞丐……這樣成了他那深悲淺怨的悼亡詩集“愛特爾卡墳邊的扁柏葉”。——然而，這些詩集，所表現的，並不怎樣的深沉，不過是詩人的幻想的感到。

同年——一八四五——他旅行 Eperies, Kaszark Losoncy，到處受人歡迎。旅途上遇見了Gödöllő 貴家女 medny anszky Berta。

“墳墓裏休息着我的初戀的人兒，  
而我的痛苦就如月亮，當墳墓的夜中。  
新的愛從我這裏起來了，太陽似的，  
而那月亮……在太陽的威力下柔融。”（魯迅  
譯文）

但是，他住的房子是低下的，她的却像是一座宮殿：山上的溪流入深谷，太陽光是望下照，他問她能不能從高貴裏下來，能不能同他到他的家園，那兒雖然狹小却很能收容他們兩個人，像是一對鳥兒在巢裏。她呢，她終不肯下來，他也不能不到金匠那裏，請他把一個預備結婚的戒指融成一粒子彈，裝在他的心腔內。——他悲哀絕望，在墳墓中望不見一點光芒；那哀婉，優美，熱情的“愛情之珠”在這個時候寫成。

“在Szatmar我認識了一個姑娘，她曾被巴黎的壯麗所感動，那喬治桑（George Sand）的巴黎城！現在他沉默在她的故鄉。我愛她，她也愛我，我們是怎樣的幸福！”

“那邊，旅館的對方，有花園，花園中樹木叢茂，在樹下邊我初次看見她，……九月八日黃昏的時節。從彼時我的生命同世界都復興……從先我不是我，世界不



不是世界，只是虛無。那回在廣漠的虛無中充盈了世界的真實，心中填滿了愛。……”

那位姑娘，七山界上Szatmar村鎮，Erdőd 宮邸管理人的女兒，申得賴裘利卡 (Szendrey Juliska) 認識了裴多菲以後，在她日記上邊記着：“兩種衝突在我心內輪環管領：熱烈的情慾同立刻又回來的凝重的冷靜。”裴多菲也說“她像是雪蓋了的火山巔”。兩個人互相狐疑，不知經了許多痛苦的時刻。這也是自然的，因為裴多菲的生活中太充滿了吉布塞的傳奇同 Boheme 的蕩曲了——

直到了一九〇二年才死，一位享盛名的女伶 Prielle Kornelia 在那時還不是一個小小的 Soubrette，她在 Debreczin 劇院，一晚在觀衆前邊朗誦裴多菲的詩，裴多在舞台後，備受大家的喝采。彼此都愛上了，不過都能自制，她並且知道他同裘利卡的關係，——這一段終於一閃地過去。第二個呢，距 Szatmar 不遠的 Kolto，他的好友伯爵 Teleki Sandor 的別邸，在那兒流浪着一個妖媚的褐色的吉布塞女郎，Antika Pila。裴多菲去訪伯爵，遇見了她，把他行囊中的所有都傾在她面前了。——沉默的二十年後，約凱還曾無意中在 Kolto

碰見她，她已憔悴不堪，提起“亞歷山大公子”(Junker Sandor)——那時人都這樣稱呼裴多菲——來，她還沒有忘記那個高傲的名字。

這些不一而足的情愛的故事，在裴多菲身上表演；但他終久同裘利卡於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的早晨在 Erdod 宮邸的小禮拜堂內，也沒有父親的祝禱，兩個人打破一切阻礙，只是靜靜哭泣着，結了婚。——這時他草成了他那篇哀豔的“九月之末；”他預覺他的死期將近，死後，他的妻將對他不忠誠。——宇宙在秋末呈現出衰殘的景象，使他追憶起往日的陳踪。今宵把頭兒放在他懷內的愛妻，明天可要不要跪在他的坟前？他在這件事上請求她，當她有那末一天把喪服脫下時，請把牠掛在坟前的十字架當作一個悲哀的旗號，他就要爲這件喪服走出來，還將牠拿進坟去，好把他自己的眼淚揩乾，將血淋淋的心兒纏住，那個心哪，自家還是，自家在那兒永久的愛着她。——他的預覺誠然；她果在他的死後沒有許久便脫下了她的喪衣……



4, “我——我的時代的忠實的兒子？”

古代的希臘也消沉了，古代的蘇格蘭也靜默了；裴

多菲說：牠們有如兩座巍巍的城淹在大海裏，只剩下兩個禮拜堂的塔頂永久地在狂濤中樹立着。荷馬與我相！我們讀着他們偉大的詩，靜想他們的Muse，一個燦爛地穿着金黃色的衣衫，一個憂鬱地披着烏色的長髮。——至於匈牙利的，（有了裴多菲以後的匈牙利的）像是一位褐紅面皮的小姑娘，嬌酒地有些兒怪脾氣，赤着足，提了滿籃的閑花野草，走入森林裏的禮拜堂。從那禮拜堂中我們會聽見簡練的音調裏含滿了柔情，似斷似續的歌曲；歌咏他們的宗教，他們的愛情，他們的祖國！宗教並不是只信那推一的上帝，他們認識宇宙默示給他們的“天空”（isten）；幸福的愛情是力與勇敢，反方面是恨妬剛愎與苦悲的Humor，聽不出一點淺淡的Sentimental的情緒；祖國，多腦泰司二河永抱着他們光榮的歷史與遠大的將來，山巔積雪，河畔薰風，沒有一處不引起他們悲壯的胸懷！

他們是嚴肅的，高傲的，深沉的。

在這種景像中產生了裴多菲，產生裴多菲的詩歌，是自然，自然的現象。他的詩是祖國的水，祖國的土，培養出來的一座叢林。他愛，他憎，他諷刺，他呼號，引他們的民族莫儘繫懷於過去，要問永久的將來。

他的詩歌的泉源，不是從皇家的宮殿，不是從驕侈奢華的Salon：他是從他母親吃的黑麵包，他父親那種屠戶的職業，那些好吃懶作一無所能匈牙利當時的紳士，那間不爲人重視的匈牙利的鄉村，那些匈牙利女人的溫柔，他自己經驗來的一切的悲苦，——也就是全匈牙利民族的悲苦！他雖然愛擺崙，愛辭籟，愛海涅；但他最愛的是，那深印在巴黎勞動者記憶中的平民詩人 Béranger！

“民歌是純真的詩歌。國民深深的認識了他的意義以後，政治方面才會有了轉機。”他說。

聽他的詩謠，一個熱烈的，不羈的，果敢的裴多菲顯在我們的面前了，沒有那委委曲曲 Sentimental 的意味！

尤其是，在他詩中有許多我很喜歡的，巧妙的比喻，使我覺得彷彿唯有在樸實的民歌中才能有這樣的智慧。他把名譽比作虹彩，是折入淚珠中太陽光綫的光。他看着希望是鳥一般的在高飛，飛入凌霄，吸飲那以脫的清朗，但是立刻便來了一個粗豪的獵士——現實——一箭將牠射入無底的深淵。他把停雲比作上帝初創了男人時的苦惱，把星羣比作初創了女人，上帝滴下的歡欣之淚。

“什麼是悲哀？大海！”

快樂呢？海內僅有的一顆珠！

我剛能將牠取出來，——

只有悲哀是我的，——真珠已壞！

——悲哀歌。

“希望是什麼？是娼妓：

她對誰都盡惑，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

——希望歌。（魯迅譯文）

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他在他的詩集前邊這樣寫，是他絕好的一邊自白，譯的是他最後的一段——

“……真確的破毀支配着我，這是——很可惜——實在的；但並不奇怪。親愛的上帝不曾贈給我那張籤票，使我到平和之林，伴着鶯歌，葉語，溪聲去唱寧靜的幸福——也許是寧靜的痛苦之歌。我將我的生命供獻給戰場，痛苦與哀情的戰場。往日黃金時代的遺骸，已經戕殺的希望的殘喘，不能滿足的相思的狂笑，嚴惡的欺騙的嘲諷，我的 muse 瘋狂着唱她的歌，有如沒有希望的王子在座海島上，被着兇惡的猛獸同無邊的

狂瀾所困……因此，“破毀”不是我的罪過，他是時代的罪過。各各民族，各各家族，實在的各各人都從他的本身殘敗了。人類從中古以來簡直的覺醒了——但是他依然常常披着中古式的衣裳，各處用幾塊布略為修改，比較舒服了一些；究竟他還要換另外的一件衣裳，因為舊日的是太窄，太貼近他的胸，致令他不能呼吸；他也自己羞慚，他雖已恢復青春，他更要走入兒童的天國。所以人類呻吟於恥辱同切迫裏——表面是平靜的，僅僅此平素顯着蒼白，可是在內心中狂飈怒激，火山一般暴發的時候將近了。這是時代。我——我的時代的忠實的兒子？——”



5, “爲了愛情犧牲我的生命，

爲了自由犧牲我的愛情。”

他結了婚了。……他說，他從此要變成一個 Philister；他說，他將要摘下他的桂冠戴上了家長的便帽，將要放下他的琴拿起冗俗的烟管。——可是，要摘下的還不曾摘，要放下的也不曾放；戰士的冠，戰士的劍，都不久戴在他的頭上，佩在他的身邊了。

他在佩新城同妻過着——在他一生中僅有的，——

平靜幸福的生活；與約凱同住三間房，在一座飯廳裏吃飯。他的妻也極力想作一個女作者，她的日記在這個時候印行，裏邊描寫她處女時的心情生活是很有趣味的。

這種生活，在我們裴多菲能夠延長許久呢？

他預覺革命之將到，像是狗之於地震。

他向他的女人說，“我的勇敢的妻，爲我縫一張軍旗吧！”

果然，一八四八年法國的二月革命爆發了！路易腓利被逐，法國成了共和國了！——裴多菲夢想的共和國！

裴多菲當時正旅行在佩斯的一個鄉村，他聽見了這個消息的傳來，他的心房顫動了，他的腦經激蕩了。

他僵僵地啞啞地站立着有如一座火柱。

他年來的課程，他的早禱晚禱，便是法國的革命史，世界的福音，人類的解放者。每一個單字或字母都在他的心中深印；現在，一切枯死的字母都生動了……他的祈禱實現了。

革命的火焰燃遍了德國，牠蔓延，終於燃到維也納了。狡猾的梅特涅也跑到英吉利去。

“壓迫是解除了！”全匈牙利的人高高的呼叫。

三月十四的晚間，匈牙利的反對黨便在佩斯城聚集起來。裴多菲沒有到。他整夜不能入睡，他的思潮，計畫都興奮着，像是戰場上高高飛揚着的旗。他預備着，明天他應當怎樣作。

清早起來他便跑到青年們的咖啡店，遇見了一些朋友，一同去找約凱，同時他把他作的“國歌”取了出來，約凱也正在起草宣言。

宣言草罷，又回到咖啡店；一個朗誦他的獨立的宣言，一個高唱他的國歌：“Talpra, Magyar!”（匈牙利起來呀！）每段都是這樣結尾——

“向匈牙利的上帝

我們宣誓：

我們永久不為奴隸！”

隨後到各學校裏，學生們都把書本子丟開，都聚在街頭。其中有一個說：

——我們到檢查官那裏，教他允許我們把宣言印出。

——我們不到那裏去，我不認識什麼叫作檢查官，  
——我們一直的到印刷所去！裴多菲回答。



羣衆都擁到印刷所的門前，不一會，正打十二點的正午，宣言同國歌都印出來了。大家分發，驟雨在這個時候也乘興襲來。——跑到國家劇院，把那預定要演的戲“Bankban”取消；這更重大的歷史的活劇在這上邊表演了。約凱一步當作五步走上了舞台，向全佩斯城的市民報告革命的消息與事實。那美麗的女伶 LaborbalvyRosa 穿着昨夜陪着匈皇后跳舞的黃鼬皮的大衣從後台跑出來，乘萬衆歡呼之際，熱城地將約凱抱住。她——，數月後成了他的妻。

奧皇因爲全國內亂紛起，不能不允許匈人政治上得享平等的權利。——但後來終於決裂了。

匈牙利的革命軍在這慷慨激昂裏成立。裴多菲的老父曾勇敢地在萬軍之前撐着大旗。革命首領Kossuth把軍權委任給波蘭的大將Bem的手中。裴多菲也在九月——結婚後整整的一年——加入了革命軍。Bem見了他，抱吻他像是他自己的兒子；軍士們聽見了裴多菲的名字，都高呼“Ejjen”——此際他那可憐的兒子生產了；父親死了，母親也死了。

次年夏天他把妻子送到詩人 Arany 的家中，草草布置，便長辭了他們，一人登上他那永久的道。

七月二十七重遇 Bem 將軍在七山。這位老人發狂地歡迎他，眼淚都流出來了，“Mon fils, Mon ifils, Mon fils!” 他慈父般的叫。他又轉向大家說，“我的副官回來了！”

軍隊當晚開到了 Maros Vasarhely，住在一個朋友家中，朋友的女兒 Rosa 請他在她們家中宣讀他的詩；他想想來想去，想不出讀哪一首好。他只是想到，莫非是死要降臨了嗎？

俄國因為恐怕匈牙利如果勝利影響於波蘭的獨立，所以來幫助奧國，——在七月三十一日匈牙利的革命軍同俄國的哥薩克兵在沙司堡開始交綏了，結果是革命軍大敗。——戰後將殘兵重集起來的時候，問遍了一切，尋不着了我們的裴多菲。

死了呢，被虜呢，再也得不到了他的消息。

裴多菲死了，沒有棺槨，沒有墳墓：棺槨在我們的心中，墳墓在我們的懷裏。

裴多菲死了，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十六年零七個月的生活在那凶悍的哥薩克騎兵的槍頭上結束了。

革命軍終於失敗了，Kossuth 同 Bem 將軍都逃亡到

土耳其。

匈牙利的國民哀悼他，同時他們的手足又加上了奧國專制的桎梏。——直到了現在才解開。

他的妻，實在如他所預覺的，一年後同 Pest 大學的一個教授結了婚。他的兒子不上二十歲也死了。

寂靜了許多年以後，一種謠言又傳布在多腦河畔，說是裴多菲並不會死，是被俄國虜去，還生存在冰雪漫天的西伯利亞。但謠言，終於是謠言而已。如論如何，他不會再從荒遠的那邊再給我們一些什麼了。——他所遺與我們的也儘夠豐富了。

我在夜半，在莽莽的夜色中尋找他的一切~~~~

## 屍

莎 子

— 一隻晚秋在白鳳蝶，躑躅在紅葉的蓼花上，斂翅睡去了，死是多麼恬適的啊。伊受過了躑躅時代的辛苦，破繭飛來，度着燦爛的光的花的愛的一生；沒有什麼委曲冤枉，沒有什麼凶爭惡鬥；優游歲月直到霜降，竟含着一生的滿足快樂隨着低溫睡去。死又是多麼美麗而浪漫的啊？

然而我們的人世，並不是那樣地美麗而浪漫的。



暮春的黃昏時候，沿城牆的水溝，已被溫和的紫的陰影遮著。地土鬆濕正泛着春暖的臭味。

開口的污水伴着穢水車唧啞的聲響，淙淙向城外緩

流着。我正走進圍邊，賞着這等醜醜的圖畫，想到我們底都城，很有些古怪而浪漫。從那裏真找不出一些詩趣，而許多歌誦大自然的，却得暇詠着嫵娜的句子，委實亦有些古怪而浪漫。正這樣胡思亂想地走着，遠遠看見溝邊被夕陽烘着的羣衆，正亂嚷嚷地擁着看什麼事物。走近了方知是在不知什麼時候，有人拋棄過一個『芽胞』。那亦不過是很通俗的人生活劇之一幕，無論是在什麼時代那樣社會都不免發生的。念着上帝饒恕，赧赧地走開了。還聽着兩位老太婆「很不得了」地說着，『哎，蒲包包着，還露着一隻腳呢。怪肥白的亦不知是男是女？早晌還有人看見腳動呢，大清早晨丟在那裏的誰家的孽障，警爺亦不來收拾…………！』

幾天夢中，我總要看見那隻「芽胞」，有時伊還生着肉翅，化做美麗的安琪兒。但日子多了，受的麻醉劑多了，這幕活劇的尾聲，亦便自然地被淡忘了。

轉年春天，楊花躑兒般地灑了滿地。溝邊一隊着制服的「丐翁」，正用鋤鏟清除着溝中的積穢。污泥平攤在地上，散着異樣的臭味。其中有水浸不爛的罐頭，缸瓦的碎片，爐腔裏的鐵糞，婦人的弓鞋，——

初二十世紀文化的遺跡，——亦一樣的古怪而浪漫。  
我正看着他們的殊特工作，從鐵鍬底下，翻出一條污黑腐爛的東西。大略輪廓看起，正是那隻血嬰的屍骸。一個黑油麻子的清道先生將伊堆好，分認出肢幹和頭顱來，向同伴露出污黃的牙齒，學做凶神底笑顏，同伴們亦各各會意似地回報以醜怪的微笑。這笑真使我悚然毛戴，惶恐無加。——因為那是代表全人類底羞恥同侮辱的惡意的笑！

爲你祈禱着，無名的小英雄。你總算是在旁人們本性的慾望滿足之下，爲渠們的幸福犧牲了自己！你雖受遍了人世的蹂躪，在那天上光明的國度裏，你却仍是純白的，聖潔的！



又一年春天，微雨瀟瀟，如煙如霧，砲聲隆隆鎮日響着，馬路上薄塗着微滯的泥。晨曙已過，舖戶仍多閉門，市街頓呈蕭條的景况。從那天夜裏便聽隔街的鼓號從遠處響來又向遠處沈寂下去。清晨，秋涼似地淋着愁悶的雨絲，一隊隊有血氣的青年武士，征塵滿面地走出城門。街上落落晨星般的行人，驚異般地鴉雀無聲地送着。

砲聲歇止了以後，飛揚着紅十字章的旗幟，遊到「奏凱」後的障地。白楊的枝幹亂柴般砍堆在地上，印着無數流彈的焦痕。壕間機關槍的土臺上，滿堆着褪落的彈壳。碎破的兩具，焦黑的爐竈，都散在處處荒塚間。清淺的河水，生滿了嫩綠的莎草，沙灘上滿印着沒曾被水沖洗過的蹄痕。錯綜雜亂，知有幾多生靈葬送在那裏？河曲的沙磧上，正臥着龐然駭人的屍骸。那像是機關槍手，跪着施放的時間被砲彈炸燒的，他底天靈蓋完全失掉了，下肢的大半亦都化做灰燼，空露着焦黑的腿骨。淡色的制服，凝着暗紫的血痕。通身浮腫，被制服束縛着似扎緊的香腸一般，怪醜惡的，——那亦是黃帝子孫呢！

無名的英雄，你總算是……我亦一樣地為你祈禱着。願你在光明的父底國裏，常得安慰快樂。啊——們！

二六夏，於畫寢堂

# 夜

獨幕劇

新猶太 Sholom Asch 著

【夜間的一處市場裏。一堆微弱的火燃燒在一眼井旁。近旁的一條板凳上睡着那個乞丐。那個老娼妓在自己取着爰。有狗的聲音在遠處吠着。巨大的黑影在市場的左右移動。那個醉鬼從夜的朦朧裏浮現出來】

酒鬼——晚安，娼妓太太。（傾聽狗們）。爲什麼這些狗今夜裏像這樣地哀號？

娼妓——它們必定是瞧見了什麼東西。

酒鬼——是的，你的黑靈。或許它們以爲你是一個魔鬼。那就是它們圍着屠夫的畜圈趕來趕去的原故。並不足怪。



它們有害怕的理由。

乞丐——(在睡夢中) 嘻—嘻—嘻，哈—哈—哈。

娼妓——一個酒鬼和一個娼妓是一樣的東西。沒有我們誰是沒有罪的。

乞丐——(睡意朦朧地) 。 不要誤認我作一個“伙伴”。

(又睡過去)。

酒鬼——不要管他。他整天地唱着讚詩。

乞丐——貧窮並不算罪惡。

酒鬼——不要攪和。(向娼妓) 。 狗在夜裏看見什麼？

娼妓——他們說聖母於五月的頭一天從市場走過，而且聚集一切飄泊的靈魂們。

酒鬼——這個對於狗們有什麼關係？

娼妓——他們是負着罪惡的人們。那些死了沒有領受聖餐禮，而且被葬埋在籬牆外面的人們。在夜裏他們變作狗的形狀在市場左右徘徊。他們在屠夫的畜圈裏亂跑。那魔鬼也滯留在那裏，但是等到五朔節一到，而且祈禱一開始，聖母就走過這個市場。那些有罪的靈魂們依附在她的衣服，於是她攜帶他們到天國去。

(停頓一會)

乞丐——(睡夢中翻轉着)• 強烈的醋酢爆裂了醋罈• 她的靈魂必定是，不錯，不祥的•

酒鬼——要注視它那是可怕的• 然而你也將攙在他們一起……

娼妓——我並不怕那個• 上帝的慈悲廣大無邊• 就是我的身上它都將降臨到• 但是你們，所有的你們也都要變作狗的• 那些在大街上生活的，到死後都要回到街上來•

乞丐——大街是乞丐的家鄉，貧窮並不算罪惡•

(他自己伸了伸手脚又睡了過去• 稍停一會•

那個傻子從黑暗裏走出來• 他是高身裁，一張板滯的善良的面孔，戴着一頂軍帽，一柄木劍佩在他的腰間• 他和霧地支着牙齒發笑)

酒鬼——啊，晚安，拿破崙• (他向傻子舉手致敬)• 你從那裏來啊？

傻子——(支着牙笑並且作咯咯聲)• 從土耳其來• 我曾經驅逐了土耳其人•

酒鬼——那末你的軍隊在那里？

傻子——我將它留在了維杜拉(Vistula)•

酒鬼——那末什麼時候你將從那里驅逐俄羅斯人？

傻子——我已經下了命令。

酒鬼——那些命令都會執行嗎？

傻子——我只要一抽我的寶劍。

酒鬼——你的寶劍？

傻子——拿破崙將它賜給了我。

娼妓——不要理論他。在他那種境地裏人人都會發狂的。（向傻子）。你是冷的。到火這來裏。在山凹那一帶他整夜地流浪。

傻子——（微笑）。我所有的軍隊我都給紮好了營，但是沒有了使我自己安眠的地方。

娼妓——一個傻子，而且他還不知道他說的什麼。（給他麵包）。你要吃嗎？

傻子——我從國王們的食桌上取得我的午飯。

乞丐——（醒轉來）。你們將傻子也弄到這里來？他攪得全市場發狂起來，又來到這里，這忠實的人們睡覺的地方。

（取過他的棍子要去打那個傻子）。

娼妓——（防護着傻子）。不要管他我告訴你。他雖然瘋狂；他依然要在人一起的……

乞丐——讓他到墓地去，在那些墳墓當中喊叫他的瘋狂；——但是不要擾亂忠實人們的睡眠。這條街是乞丐的家，我並不要同瘋顛人們分享的。所有那些從他們的家裏被逐出來的人們，都在這條街裏流浪。

（他趕開了那區傻子，然後躺下來）。

酒鬼——誰使你作這裏的監督？這條街是人人有份的。睡在市廳裏，在市長的床上，如果你要圖安靜。

娼妓——不要吵嘴。對於這塊地方他有一種權利的。這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酒鬼——什麼樣的一種權利？你是一個新來的嗎？你在這裏已經住了好久啦？

娼妓——我的全生平。我是生在這條街上的，那裏，那禮拜堂附近的圍牆後面。我的母親指這塊地方給我。我永不會認識別的家鄉，只有這條街。在白天它是屬於大家的。當人們開了他們商店的門，農民隨着他們的貨車到來，而且開始了貿易的時候，覺得是這裏的一個生客，於是我藏在那墓地附近的田地裏。但是當黑夜到來，而且人們都退休到他們的洞穴裏去的時候，然後這條街就是我的了。我熟知這個市場的每

個角和隅。它是我的家。

酒鬼——你已經很好地說過了。在那所房子那里，我有一個家，一張床，而且一個妻。在白天我在那里工作。我整天坐在靴子堆裏，往後跟和靴底釘釘子。我很耐心地忍受我的妻的責罵詛咒……但是當黑夜一來我就再也不能再忍受了。那所房子在我變得太小了。有什麼東西將我拖到這條街裏來。

娼妓——這就是這條街的詛咒。這條信賴你好像它對於那些怒號着的狗一樣的街。所有我們都是有罪的，我們因為我們的罪惡在這裏受着罰。而且我們是不會得救的，除非等到聖母要來了，我們要拉住她的衣服，和我們的靈魂將得到自由的時候。

乞丐——（在睡夢中）。嘻—嘻—嘻。哈—哈—哈。

酒鬼——（變成憂傷的，垂下他的頭）。在白天的時候我並不留神它。當時我像別的人民一樣。我像一切人一樣地工作。但是當黑夜一來……

娼妓——這就是這條街的詛咒。不要煩惱。上帝將憐憫我們一切的人們。他的慈悲是廣大無邊的。

（從遠處傳來一個兒童的哭聲。它好像是一

條狗的怒號)。

酒鬼——那是什麼？

娼妓——那是曼卡的私生子。他飄流在這條街上。他要到這個火的旁邊來，

酒鬼——叫他到這裡來。

娼妓——不要嚷，(她指點那個乞丐)。他將趕開這個孩子。他們都相信這個孩子是魔鬼生的。

酒鬼——誰使他主宰這裡。我們都是魔鬼的兒女。(他喚那個孩子就像一個人的喚一條狗)。到這裡來：你。

(一個啞孩子，混身襤褸，拖他自己到近前來。他好像一隻小畜類似的弄得亂嚷。他冷得發抖。那個娼妓勉力來鎮靖他)。

娼妓——他整夜整夜地躺在他母親門台階的後面。她懼怕她的丈夫。有時候她給他一片麵包，當沒人望見的時候。他好像一條蠕蟲在街裏這樣地爬行——人的肉和氣。

酒鬼——讓他到這個火的旁邊來——像這樣。(他將那個孩子向火推進一些。(給他一片麵包。無論什麼人凡是要傷害他的我都要注他的意。)

乞丐——（醒轉來）• 不• 那太過分了• 誰將這個東西弄到這裡來？ 你們知道魔鬼在他身上嗎？

（要趕開這個孩子•）

娼妓——（在她的披肩裏藏着這個孩子）• 發些慈悲•

乞丐——你是那魔鬼的妻，所以你憐憫他的孩子•

（要來打那孩子•）

酒鬼——（從乞丐的手裏扯掉了那根棍子）• 我們都是魔鬼的兒女• 你並未比他多長一根毛•

乞丐——你不要發作什麼• 我是一位基督徒，而且信仰上帝； 我沒有家• 所以我睡在這條街上，每條狗都尋找他的窩• 然而我不願意同魔鬼生活在一起，而且我也不願意作一個賣淫婦的鄰人• 一個醉鬼更不是我從來的一位朋友• （他收拾起他的所有物品）• 爲什麼你要跟在我的後面跑呢？ 這條街全都屬於魔鬼了• 爲什麼你要阻擋我？

（他要走開去）•

娼妓——（阻留着他）• 不要離開我們• 只容他緩一緩他自己• 他要走開的•

乞丐——同像你們這樣的人在一處無論如何是不會

給我們多大榮譽的。

（他走開去）。

酒鬼——爲什麼你要拉他回來？讓他去好啦，如果他以爲我們沒有他那麼高貴。

娼妓——那末你當真以爲一個人若同你留在一起是一種榮譽嗎？那個人只少是端正的。

酒鬼——啊，像你變得老了一樣地你變成虔敬的了。

娼妓——我曾經時時地需要生活在端正的伴旅裏。

（當那乞丐不見了的時候，那些奇異的形相就在黑暗裏面顯示他們自己。他們大多數是半裸體的。那個傻子也回了來。一隻狗走來浪跡在羣衆裏。）

娼妓——（恐怖地周圍觀望着）。同這樣多帶病形的人們在一起那是可怕的。他們裏面沒有一個是有健全的心情的。沒有一個是有一個潔白的良心的。那位乞丐已經走開了。

酒鬼——（害怕地）。那些狗也都來到火這裏。

娼妓——甚至它們都被引到人們的身旁來。

（稍微地停頓一下。那個私生子開始悲泣起



來。)

酒鬼——他有什麼煩擾？帶過他去。

娼妓——那是魔鬼在他身上哭着。你看他正凝着什麼東西。

(天氣在東方開始發白了。奇異的，可怕的光落在一切的上頭。街上的角隅忽然這一個，忽然那一個地隱現。一切都罩上好像在黎明時的陰影。)

酒鬼——稱讚上帝。黎明。

娼妓——今天這個光明多們異樣。

(狗怒號起來)。

酒鬼——這些狗在狂吠着什麼呢？從火這裡趕開它們。

娼妓——它們正望着什麼地方。它們在向空中躡氣。它們現在一定看見了什麼東西。

(遠處聽見敲打洋鐵(tin-plate)的聲音。

那些狗們驚慌地狂吠)。

娼妓——什麼東西正走近我們來。

(那個傻子大笑起來)。

酒鬼——那個傻子在笑着什麼？他在凝視着什麼？

從火這裡趕開他。

娼妓——他們都比我們看見的更清楚些。

（狗又狂吠起來，而且聚集在一羣。腳步聲漸近）。

酒鬼——（吃驚）。什麼東西正走近我們來。

（一會的停頓。一切都恐怖地等候着）。那個盜賊出現。在他的肩臂上；他擁着一個女人。一個女人胳膊裏抱有一個小孩。跟隨有幾個穿得很破爛的小孩子，他們的手裏拿着喇叭和鍋壺，而且能以弄得怎樣喧噪便怎樣喧噪。

盜賊——（怒嚇）。跪下來。脫去你們的帽子。

！你們看這是誰到來啦？女王！女王！（一切都變得失了色，而且向一旁移動。那個盜賊走進他們當中）。那里是誰？啊，這傻子。怎麼，你的軍隊進行的怎樣了？教他們準備好。教他們準備好。這酒鬼！啊，這賭友裡的正直人。（他鞠躬）。我敬懼地親吻這娼妓太太的小手。（向那私生子）：而且你的小鬍子也在這裡？（向那個女人）：帶過他們來，啊，女王。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是狗，被逐到這

街上來。讓他們隨我們來。我們有容納許多人，許多人的屋子。

女人——帶過他們來，我的男人。我們要都一起地走去。

盜賊——（放下那個女人）。我們的團體正在擴大。都隨我們來。

酒鬼——（從他的癡癲狀態醒轉來而且熟視着那個盜賊）。原來你是那個盜賊他們從監牢裏才放出你不多日子來。而且剛才我竟怕起你來。（他唾吐）。這真是一件好把戲。你隨處都是耍笑。這個女人是誰，還有這羣孩子？你從那里弄他們來的？

盜賊——兄弟，這並不是耍笑。（他指那個女人）。她是一位女王。（他指那羣孩子）。而且他們都是王子。個個都是一位王子。你要跪倒她的面前！脫去你的帽子。

酒鬼——我很認識這位紳士。他喜歡耍把戲。

（這個盜賊走到他的近身來）。

盜賊——今天晚上是羣狗得救的一夜。熟視她。

（他指着那個女人）。熟視我們。我們被關鎖起來，然而我們已經出世。我們都是一族——我們流浪

在這條街上。人們在我們的面前已經關閉了他們的門。來，狗們。我們今天要結合起來。擺脫開你們的鎖練，而且要像你們從肩膀上震落着塵土那樣震動你自己。你們同一切人一樣是人。我從兒童期就已經熟識你。我認識你的母親。

酒鬼——（驚異）。我不懂得你說的什麼意思。

盜賊——看看你自己。他們將你弄成個什麼樣子？像你一個浪人似的在這街上整夜的遊散。你的孩子都害怕你。你們看見你在這街上喝酒的時候都躲開你，而且爲你哭泣。這是你的罪過嗎？你同你憎恨的一團肉被弄成一體。你整天地伏在你的靴子堆裏，而且詛咒和打擊一齊都投射到你的頭上來。當黑夜到來你在這水溝裏爬行，而且你將在那里爬行到你從羞辱裏解脫出來的那一天。

酒鬼——你爲什麼向我說這個？

盜賊——而且因爲這個能歸罪於你嗎？在你的全生半裏你有過一分鐘的幸福嗎？誰照顧過你？你從你的繼父的棍棒底下甦醒過來的。指點我任你身上的那些瘡疤。他們從你的兒童期打起你：先是你的繼父，然後又有你的“繼妻”。沒有一個人時時對於你像

對一位朋友那樣的談話。沒有一個人能在你的憂愁裏時時安慰你。

(這個酒鬼投倒在地面而且哭泣起來)。

盜賊——(向那個女人)• 而且他是一個忠實的人。我知道他。我們上過一個學校。他有過一位忠實的母親。她愛她只能以像一個母親能的那樣。

(向那個女人耳語)• 她背着他的繼父給他麵包吃。

酒鬼——我將永不要喝酒了。我發誓。

(他哭泣)。

盜賊——不要哭，兄弟。我們都是這條街的狗。但是我們今天結合起來。隨我們來，來。我們將照顧你們。我們都要生活在一起。帶着那位娼妓，而且隨我們來。

(這個老娼妓站起來而且望着發驚)。

娼妓——我？

盜賊——(拉着她的手)• 我們不會趕你，更不會躲避你。我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你並沒有罪過的。誰教養你來？你的母親是誰？你像一隻羊似的生在大街上。在這條街上的每塊石頭，每個窟窿像一位母親般地愛撫你。你一生下來就被拋在街裏，

而且人們看你像一個患大癲瘋病的人一樣見面就要跑開。你落到現在這般模樣有什麼奇怪嗎？你放倒在街上好像一塊既舊且賸的爛布。

娼妓——（半哭着）· 我並不值得這樣的安慰話從一位紳士的口裏說出來。

盜賊——你是值得的。你同我們都一樣。你的皮膚是污穢的，但是你的靈魂是清潔的。洗掉你的罪惡，擺脫那詛咒從你的肩頭，而且你將同我一樣成爲一個有人性的存在物。你太久地爲人了。我知道你。你是善良的，你愛人性。那是他們曾經詛咒的你這樣。你永遠是一個清潔的兒童。等等。等等。（他從那眼井裏取來水而且傾注在她身上）。我洗淨你的頭腦，於是你像我們一樣是一個有人性的存在物。這詛咒從你身上被移開了。你自己周圍望望。春天在這里了。處處都是它的芳香。你還是一位姑娘，只是一個嬰孩。你並不知道邪惡。你在你的父親的花園裏。你的母親坐在窗戶旁邊望着你。你同你的情人在散着步。

（他拉過那個醉鬼，使他同那娼妓肩并肩地站着，接合他們的手，而且前前後後地牽着他

們)。

娼妓——(微笑)· 不要像那樣對我說·

盜賊——你現在被結了婚· 處女們到來而且給你帶來你的新娘的衣裳，你的面紗，你的番石榴花冠· 你是貞潔的· 他們引導你到祭壇前：你的母親將他的手放在你的頭頂上面 祝福你· 甜美的豎琴音樂奏起來了· 你的新郎站的你的身旁·

(這娼妓進流出眼淚來·)

酒鬼——(興奮的)· 我要同她合在一起· 我將護持她· 我將不容他們污辱她· 她是我的姊妹· 我將爲她工作·

盜賊——好了，今天羣狗結合了· (他拉過一個私生子來而且親吻他的前額)：而且，他也是我們的孩子，我們全都是這條街上的狗· 我們今天全都結合起來·

酒鬼——(從盜賊手拉過那個孩子來)· 他是我們的孩子，他要跟我們在一起· (他拉過那個娼妓的路膊來)· 來，我們要在一起走，我將爲你作工· 你要教養他，而且他會成我們的兒子· (他從娼妓取過那塊披肩，將他自己私孩子都包在裏面· 什麼？

你並沒有聽見？ 那是我的全心全意的說話。

（娼妓並未聽見。 她敬畏地熟視那個女人。）

盜賊——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我們結合起來了。 我們一同走。 我們要同狗們結成一體。（他愛撫那他在街上尋得的一切。 吹起喇叭來，孩子們。 打鼓。 我們今天選擇一位女王。（向那傻子）。 那軍隊專候着你。 寶劍都在他們手裏，長槍也預備好了。 那大砲都演習過了你知道嗎？ 全都等候你的命令。 你知道敵人圍在你的四周嗎？（他用一種博大莊嚴的姿勢指着那條街）。 這里駐紮軍隊。

傻子——（快活地）。 是是。

盜賊——發你的號令，拿破崙。 你是我們的將軍。 抽出寶劍，而且號令！

傻子——（抽出他的木劍而且宛如他在這市場裏看見一隊兵馬般高聲地喊叫）。 舉鎗！

盜賊——（高聲地）。 好了，狗們今天結合了。 一切都要結合；我們今天選擇一位女王。（他指向那個女人）。 她是配得戴這條街的王冠的。 來，女王，昇你的寶座。（他躬下身去）。 孩子們，吹你們的喇叭，打你們的鼓，跪倒，都脫去帽子。



這女王來了，這女王來了，我們將這樣地走到我們的國土。

（天漸漸地亮了。那個女人的面貌變青春而且美麗，看來好像聖母的面容）。

娼妓——（她曾經敬畏地熟視那個女人，在那灰色的光裏細認她，當時她住在盜賊的肩臂上，在她的胳膊裏抱着小孩。她跪倒在她的前面，而且用一種異常的聲音喊叫）。看，看，啊。這是聖母；細看她——她的面容。她從禮拜堂裏來的。啊，這那是聖像我常常在它的面前祈禱，我認識她。我們的聖母在她的唯一的肉體裏。（她發了一大聲喊，而且拜倒在那女人面前）。啊，母親，母親，帶我在你的保護之下。（她拜倒在地，再不能說話。別人也都為她的言語的內心所傳染。他們都恐怖地熟視那個女人的面容，他們都認識聖母的像。他們都半屈着他們的膝頭。那個盜賊，他說他的肩頭放下她來，脫去他的帽子同別人一齊跪倒。一切的人全都自己拜倒在地）。

（傳來禮拜堂的鐘聲，這是白天了。從橫道過去的一家開着的窗戶，斜斜出那酒鬼的媳

婦，而且怒號）．．啊，啊，你在那里作着什麼？到家裏來有工作等着你呢．

酒鬼——（從他的出神狀態喚醒來，從那個娼妓的手擺開他自己的，而且熟視那個跟着盜賊的女人．）

哈—哈—哈 那是海倫卡，那是泥水匠安德雷的媳婦．

哈—哈—哈． 他要了一個好把戲．

（他跑開了． 別的人也都像剛睡醒一樣． 那個娼妓忽然站起來，海倫卡要從那盜賊的手裏逃開）．

海倫卡——你爲什麼將我拖到街裏來？

盜賊——（握着她的手）． 跟我來，記住我們說的話． 跟我到別的國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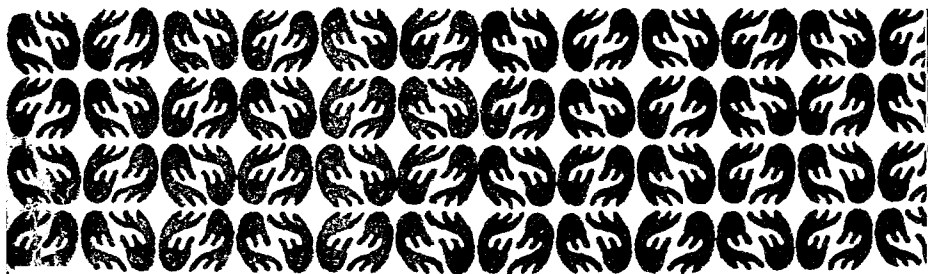
海倫卡——（哭泣着）． 他要我作什麼呢？ 爲什麼他將我拖到街裏來？家去吧，孩子們．

（全部從他跑開了）．

盜賊——（站在那眼井旁而且在後面威嚇他們．）  
狗們，你們要跑到那里去？……你們狗，你們有罪的狗……（市民們携着手桶來到井這里，怨謗不平的．）  
躲開這條路……

（幕落）

楊晦譯 1926



# 沈鐘



1926

## 第 三 期

### 目 錄

『文藝復興時代研究』的結論	張定璜
夜	陳煒謨
海上寄日	流 沙
舊時代中的幾幅新畫像	陳煒謨
『蘭生弟日記』	有 熊
祭壇	羅石君
鮫人	非 非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號出版）	

每半月出版一次。

報費零售每份八分，外埠連郵九分。

預定半年國內一元，國外一元六角。

全年國內一元八角，國外二元二角。

發行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

北 新 書 局

這全然是不可怕的，我的一生除了仇敵之外並沒有什麼，他們不惟不能加害於我，倒反幫助我前進。等到我的死時候到臨，我可以說我不會負欠過任何人的任什麼，我不會不爲什麼就得到一點東西。我所得到的每一點小東西在我都是必須戰鬥過來的。

— A. Stringberg:

The Dance of Death

## 『文藝復興時代研究』的結論

Walter Pater

Herakleitos 說：「萬物流轉沒有停留。」

把一切事物和事物的法則看作無常的形狀或樣式，這已經逐漸成爲近代思想的趨勢了。讓我們先從外面的東西——我們的肉體生活——說起。且擬想到他的比較微妙的一個時間，譬如說，炎熱的夏天從滿水裏爬起來那一個暢美的瞬間罷。在那個瞬間裏的全肉體生活是什麼，不只是科學所謂種種自然元素的結合麼？但是這些元素，磷和石灰和精細的纖維，不單單存在人的身體裏面：我們發見他們於和人體相去極遠的各地方。我們的肉體生活是他們的永遠的運動——血液的循環，眼珠裏水晶體的耗費和補充，腦筋組織在各

種光線和聲音底下的變化——這都是科學拿來歸納到比較單簡比較元始的力量裏去的一些過程。和構成我們的元素一樣，這些力量的動作也擴充到我們以外去：他使鐵生鏽，使穀成熟。這些元素由許多的湍流裏面被追趕出去，遠遠地遍佈於我們的四面八方：生產和舉動和死亡和紫羅蘭的從墳墓裏萌芽都不過是千萬種集成的結合裏的幾種。那個明晰的，永久的，顏面和肢體的輪廓只是我們藉以聚攏他們來的一個心象——譬如一塊錦上的花紋，他那真正的絲線消失到那花紋以外去。至少我們的生命有這樣火簇似的東西，那就是說，我們的生命只是一些力量的，早晚在他們的行進中要彼此別離的力量的，只是他們的刻刻自新的聚合。

或者假使我們從內面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說起，那旋渦更加急速，那火焰更加猛烈而貪婪。那已經不僅只是眼睛的漸漸暗淡無光，牆上顏色的漸漸褪謝了，已經不僅只是海岸的水，表面上看去平靜，事實上往下流去似的運動了，那乃是中流的奔放，是瞬間的觀察和熱情和思想的動作所合成的一個飛湍。驟看時，經驗用一個尖銳而嘮叨的現實來壓迫我們，把我們從我們自己裏面叫出到千形萬狀的行動中間來，像是要使我們淹沒到

一羣外界事物的洪水底下去似的。但是等我們一回省到這些東西上面時，這些東西就隨着那回省的影響而消散了；好像受着什麼魔術似的，東西和東西間的凝結力像是中止起來了；各件東西被解成一個印象團了——色，香，質料——在觀察者的心胸中。假使我們在思想裏面再接着來細看這個世界——不是被言語用堅硬性包裹着的東西的世界，乃是不安的，搖動的，互相矛盾的，隨着我們的意識而燃燒而消滅的，印象的世界——那末這世界就更加縮小：觀察的全範圍就被收縮到個人的精神那間狹窄的小屋子裡去。已經被歸納到一羣印象裏了的經驗更爲我們各人圍圍在那個性的厚牆中間，從沒有真實的聲音穿透那個牆到我們這邊來過；或者從我們這邊到那個我們只能想像在我們外面的東西那邊去過。這些個印象，個個都是孤立着的個人的印象，個個精神就譬如孤獨的囚犯似的各保有着自己的一個夢的世界。分析再往前進一步，教我們相信這些各個精神的印象——經驗爲我們各人縮小而成的印象——是不斷在那裏逃遁的；他們每個是受時間的限制的，而時間是可以分割到無窮的，他們每個也是可以分割到無窮的；每個印象裏一切真實的東西只是單單的一瞬間，等



我們想來理解他時早他已經過去了，差不多與其說他有在那裏，總不如說他已經沒有了的更為確實罷。這樣一個顫動的，始終在川流上改造自己的鬼火，一個單單的，鋒銳的，含着一種意義的印象，一個過去的這樣的瞬間（留下來）的，多少免不掉逸走的遺物，這便是我們生活裏所有的真實的東西精釀成的。到這個運動，就是印象和心像和感覺的通過和分解，就是我們自己的繼續的消失，奇怪的，長久的組織和解散——到這裏，分析停止。

Novalis 說：「研究哲理為的是除去遲鈍，使人活潑新鮮。」哲學或思索的修養對於人類精神的職務在於喚醒他，在於促發他，去過一個不斷的熱誠的觀察的生活。每一瞬間，手上或臉上的某種形式成長完全起來；山上或海上的某種色調比別的格外優美起來；某種熱烈的情懷，或洞察，或理智的亢奮在我們成為無可抵抗的真實可愛起來——而單只在那一瞬間裏面。不是經驗的結果，是經驗的本身是（我們的）目的。在一個花花綠綠的變化萬端的生涯裏邊，給把我們的只是一個定數的脈搏。怎麼樣才能在那裏面看見最精明的感覺應能在那裏面看見的一切的東西？我們將怎麼樣最

靈敏的從一點過到一點，而始終在那生命力的最大多數  
集成爲他們最純粹的精力的焦點地方？

永遠帶着這個強烈的，寶玉似的火燄燃燒，永遠保  
持住這個痴狂，這便是人生的成功。一方面看來，我  
們簡直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在于我們的養成習慣；因爲  
習慣畢竟是關連到一個呆板的世界的東西，而同時也只  
因爲眼睛粗鈍了，所以才使隨便兩個人，兩個物件，兩  
個境地看過去像是一樣，當着一切在我們腳底下融化  
時，我們要去把隨便一個精美的情熱，或隨便一個智  
識上的貢獻——使我們的精神在擡高了的地平線上得到  
一瞬間自由的智識上的貢獻——或隨便一個官覺的  
刺激，奇怪的色彩，和珍異的芳香，或藝術家手成的作  
品，或一個朋友的面孔——我們要去把他捕捉住，這是  
當然的。不每一瞬間在我們周圍的人們裏面辨認出某  
種真摯的態度來，並且就在他們天稟的才華裏面辨認出  
那行進着的力量的悲劇的分裂來，不如此，那就是，在  
這個霜和太陽的短日天裏，不等到天黑就睡覺。這樣  
意識着我們經驗的華貴而短促的可怕，聚合着我們的全  
副精神去結成一個拚命的努力去看，去感觸，我們  
就難再有餘暇作關於那些我們所看所感觸的東西的理論

了。我們所應該作的就是永遠帶着好奇心去嘗試新意見，去追求新印象，絕不甘隨着 Comte 的，或 Hegel 的，或我們自己的一個淺易的正統教義走。

Rousseau 的最美的文章有一段是在那「懺悔錄」的第七篇，在那裏他敘述他自己文藝的意識的覺醒。曾經有一個隱約模糊的死的印痕始終附纏着他，而現在呢，到他的青春時代，他相信他罹了不治的病。他問他自己，怎麼樣他就可以盡量的利用這賸下的時間；他沒有受過去生活裏任何東西的偏頗的牽制，他於是斷定了這個是應該由理智的亢奮才可以作到的，而這個理智的亢奮他那時正從 Voltaire 的澄明而活潑的文字裏找出來了。好！我們誰都是 Condamne's，像 Victor Hugo 所說：我們誰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過還有着一個像是不定期的執行猶豫——les hommes sont tous contamine's à mort avec des sursis Indéfinis：我們有一個短時間，以後我們的地位就再不知道我們了。這個短時間有些人在怠惰裏過，有些在高熱的情感裏過，至少有些「這世界的小孩兒們」裏面最聰明的人在藝術和詩歌裏過。因為我們的機會在於擴充那個短時間，在於在那個給把我們的期限裏能設多得來多少脈搏就多得多來多少脈搏。

偉大的熱情可以給我們這個生命的覺醒，戀愛的痴狂和悲哀，各樣的熱誠的活動——不管是有打算心的或是有的——他們自然的走到我們好些人這裏來。只要相信這是熱情，是熱情給你的這一個果實，這一個覺醒的，旺盛的意識。有這樣的智慧最多的便是詩的熱情，美的願望，為藝術而藝術的愛。因為藝術走到你跟前來，直率的言明他什麼也不給，只當你的那些瞬間過去時，將最高的品質給——只為那些瞬間而給——給把你的那些瞬間。

一八六八。

這篇短「結論」在這本書的第二版裏被刪略掉了，因為我覺得他落到一些青年人手裏怕難免要誤導他們。全體看來，我想頂好還是把他重印在這裏，稍微加以更改，使更近於我的本意。我把這篇文所暗示的思想在Marius the Epicurean裏更加充分的表示了。（著者）

張定璜譯

關於 Pater, 譯者打算幾時再寫點東西, 現在他只想聲明兩件事。第一, 他沒有別的奢望, 只望因這篇殘缺的偽品而能引起少數真正敬愛藝術者的興會, 去接觸那膾炙人口的不朽的原作和原作家。第二, 譯者這篇[結論]的繙譯有好幾處參照了佐久間政一的日文譯本。

# 夜

陳 煒 謨

箴嬌嬌陷入苦難中去了。

在她是一個苦海。但在我差不多是一種難得的，久盼着的樂園。隔兩天總有新鮮的東西吃。起初說是想吃折耳根，鮮豆苗羹湯。後來凡是不大常吃的東西都渴想，尤其是甜的粑之類。早上我們一起牀在院子裏玩，就看見林媽端着一碗香油豆腐筋湯往箴嬌嬌房裏送。有時我們爬在後園的樹上摘果子吃，或者坐在那兩丈高的圍牆上眺望遠遠的白塔，這時走來的也正是林媽。像跳着的蚱蜢一般。她很生氣，說我們快上房子了。嘴裏咕嚕着連續的，疑問的字句：看你們回不回來吃粑！果然，棹子上隔幾天總擺着蒸的泡粑，渾水粑，黃糕粑，煮的麥粑之類。這樣，箴嬌嬌的腹部也一

天比一天大起來。

在那搭了樓板的屋子裏，母親，信嫂，玲姊一起談天。早幾個月母親便說，恐怕是那個事罷。玲姊却情願和信嫂打賭，執說一定不是，證據就是箴姊一點也不想吃什麼，而且有一回還看見伊踏着脚爬上很高的多寶櫃去取什物。想吃的東西都已吃完，玲姊是輸了。大家便計算着「月份」。第九第十是最重要的月份。後來過了時還不見生產，大家都有些焦急，尤其是母親。

我吃過甜的粿，便野雀似地四處亂跑，一點也不在意。心想着箴姊第十一個月，第十二個月還不生產，那就更好，天天都有新的東西吃！

我想得不長久，後來連自己也有些不耐煩。箴姊不能動彈了，一點小事都要人料理；林媽她們從東屋跑到西屋，遞茶遞水；母親一看見箴姊感着不舒服，或者倒在床上，或者有手臂支着臉伏在棹上，便站在一旁問：“怎樣，不舒服麼？肚子痛麼？頭暈麼？腰肢擎不起來麼？不要緊的，日子多，還聰明呢。”大家都在期待中過日子——一種漫長的，焦灼的，不可知的期待。大家都不知道降臨的該當是什麼，都不知道自己要怎

樣來應付這新的環境之產生而避免麻煩。

晚上尤爲厲害。母親本來患着氣喘和咳嗽，常常一咳便喘不過氣，要人捶背。她爲箴嬪嬪焦灼得太凶，操勞得太過分，咳嗽也加劇了。但仍支撐着，在很晚的夜分也還和玲姊談話。我坐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影子在牆上動盪，故意把身子搖來搖去——那影子很有意義，覺得有點像蕙姊的使女走道的光景。老鼠在屋頂上跑來跑去。樓梯口那邊看來是一團黑氣。屋外死靜。

許多可怕的，平常想不到的故事也想起來了。聯想是多麼厲害！母親說箴嬪嬪怕有點危險。她講了許多故事。說有一次有個人喝得很醉很晚在回家，看見一個女人總在他前面走，手提着一個紅包袱。他想，是私奔罷，便也跟去；到了一家圍牆，他也在後面跟着那女人爬過牆去。女人止住把紅包袱埋藏在草堆裏，他偷偷拾起來塞在陰溝內。屋內叫得很厲害，那女人爬在窗上望一眼，屋裏的女人便叫一聲；鷄也叫了；天快發白；女人找包袱急得四處亂竄，小孩終於產生下來——那女人便是產難鬼。玲姊說的更可怕。說魏六娘就是在產難中死的；她待人太刻薄，心又狠，大概有什麼人害了她：把三根穀草套起來成人形，用火燒去一頭，放在她



的枕下，她就死了。我想這惡作劇太危險，太可怕，而且也容易到頂。只消三根穀草！箴嬌嬌不是太危險麼？我看見她的牀鋪得太不留心，靠西牆的那一頭還有穀草露着在外面。

父親在很遠的地方。箴嬌嬌的懷孕箴叔自然是知道的，但他在幾個月前便跑到別處去。他不能不去。他在那裏有着重要的事務在。他結婚較晚，箴嬌嬌比他小七歲。母親常說自己的責任重大，焦灼得很，就是做起事來素不綳眉的信哥，想到箴叔還沒有兒子，和我們又未分家，箴嬌嬌如果……，這時他的臉上也掩不了恐慌的神氣。

蕙姊和她的丈夫也回來。誰也沒有這樣厲害，有如蕙姊丈夫的把烟來當飯吃。蕙姊做事很精細，她就是我們家裏，即是她的娘家替他煮煙，鍋底也刮了又刮，煮完還鎖在自己的箱裡。她總避免母親，怕她看見。有時湊巧碰着，母親總說，我決不偷你的，偷你的！蕙姊的答語是「那里那里」——但隔一會便說這回的煙煮出來特別稀少，不知都在「那里」去了。

屋裏特別亮，已到了箴嬌嬌的最末的時期。看見林媽房裏的燈，菜油換成煤油，總覺得有點滑稽；母親的

房裏多添的一盞燈，那光亮好像和原來的一盞和合不來的樣子——比起大小，究竟是新添的大；在箴婦房中放着的是白罩的保險燈，光亮很大。堂屋裏的牛蹄穀燈也加上紅蠟燭了。我跑在下面客廳望上面的院子，彷彿另一世界：眼所見的是燈花，光亮，燈上吊垂的紅保險燈的白影。都有一種反常的，高深的，不可測的玄妙。人也都不是從前那樣靜默了。在傢伙響動和母親的咳嗽聲中總傳過來林媽的應語：就來！——真地「就來」了，面前踱過一個影子，那影子也不是黑的，穿着毛藍布長衫，手裏端着一個碗，昂藏得像中古的騎士要去救一絕代佳人的光景。在這樣的光輝中我想那產難鬼是決沒有藏身之地的。

我倦得很，睡了一會；醒來時曉弟正站在我的牀邊，用手拍着我的肩膀。窗外還是那般光耀，以為天亮了。到院子裏一看，才不是；在那裏擁着許多人，都帶着一種興奮，激昂，期待的樣子。人叢中有一個兵，手提着一桿槍，向天空直指着，馬上要放的光景。我深恐他的槍打着我，連忙搖手，心想說：“兵士，請別忙放，等我過去再說。”——幸喜還未出聲，急遽的兩步便加入他們的隊夥。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錯誤（我原

是睡眼惺忪的)，原來那兵不是別人，就是信哥，也不知幾時裝扮成那個樣子，而且是什麼目的。他穿着短裝，袖子反捲起，戴着不知從那里來的操帽。我驚疑了；他也搖着手，但這是不讓我看他的鎗，我也難斷定那槍是九子或是五子或是毛瑟。

曉弟對我說：

“你不知道麼？你睡着了。你聽，箴婦叫得很厲害。見神見鬼的。什麼魏六娘啊，張五太太啊；叫過不休。真地有鬼！信哥也不信的，他們勸他，叫他拿鎗來放，如果有鬼，那樣就放不響。或者自己的火焰高點，就準可打着。你瞧，林媽不就是在信哥旁邊麼？林媽火焰最低，常常見鬼，那回白天睡在房子裏，（就是箴婦的隔壁）也夢見有鬼來要抬她走，哭喊醒了。所以今天晚上要打鬼，用林媽作眼線，她若看見，信哥就好開槍。”

好奇心佔據着我。我沒有看見過鬼，也不知道鬼應該怎樣打法，打下來又該是什麼樣子。但我也有自己莫明其妙的推測和怪想，很難加解釋，也無須解釋；因為照我那時的意見，以為那鬼打下來一定是五方的，像道士「請水」或「上表」時戴的帽子，再不然就是

兩塊緊合攏來的，同蚌殼一般。

看見信哥在搬機柄了，我的心碎的一動。

大家都靜嘿無聲。

那槍竟自打不響！

“真地有鬼！真地有鬼！”信哥把槍擲在地上，很懊惱的樣子，

這時蕙姊的姊丈也在一旁，把槍拾起來，說：

“你打不響。我來！我火銃比你高。”

他把那槍仔細地看了又看，用衣襟擦了一擦。是一枝很舊的「四檐菜」。剛剛要動手放的光景，他忽也把槍擲在地上。

“還是請你打罷，我不打！”

“怎樣？怕麼？”

蕙哥把槍重新拾起，指着機柄說：

“你看！壞了！換過一枝看！”

母親來叫曉弟了。曉弟看得正高興，不願去，母親在他耳邊吹噓了幾句，曉弟點點頭，兩個人像做賊一般，偷偷地走了。這引起我的驚疑。信哥和蕙哥到後院換槍去。清靜了一些，果然聽出箴姊姊在叫喊；那叫聲怪悽慘。但只是“哎～～啞”“哎～～啞”每兩三

芬間一次，聽不出什麼「魏六娘」或「張五太太」。

我帶着懷疑心跟母親走去。他們經過甬道，繞出天井，曉弟正在那里等母親，她到廚房中去拿碗。走到豬圈旁邊都停住。母親喃喃地像在請神。

她把那吃飯的碗放在豬圈的橫檔下面，叫曉弟撒尿，就撒在那碗裏。

曉弟站着在那里，尿總撒不出；又不住地催他，有點紮慌；後來只有半碗，母親端着走了。她告訴我這是給箴婦婦做藥吃的。我聽到先前的叫聲，真覺得箴婦婦可憐，經母親這一說，覺得她實在太不幸了。

這時從後園中來了一兩聲鑼響，信哥他們又在那里打鬼了；我很懊惱；我向天禱告，向灶神禱告，向管豬圈和毛房的神禱告（在我的故鄉中，豬圈和毛房都是有神主宰的。每初一十五都要敬香，過年過節還要加上豬肉刀頭，曉弟就去作揖。）求他們顯靈，給箴婦婦幸福，打鬼一定打得着，否則就早些生產。



鬼終於沒有打着，箴婦婦死在產難中了。

在箴婦婦的喪事期中，各間屋子裡的燈火並沒有減少，燈花耀眼，四壁輝煌。時常有人來弔孝。父親

和箴叔處已打電報，他們都不能回來，囑信哥先料理喪事。母親在這個時候睡得很少，差不多整夜的從這裡到那里招呼人，用着她帶咳的，半喘的喉音談話，在那微紅的燈光下看出她的沒睡足的臉着實令人害怕。一直到現在我的渴睡還是很多，但那時也睡得極少。

而且我也不能睡。外面的鑼鼓吹手響得厲害，聒耳。緊接着我的房間住着蕙姊同她的小女兒；那小東西更是一片破鑼，時常在夜裏發焦，哭醒了。奇怪，她總在晚上叫。在箴姊的病中，母親最怕聽她的叫聲。她叫蕙姊想法誑她。

倒也有效。蕙姊一說：

“你不要哭。等幾天王大娘會給你送一個小妹妹來，又白，又胖，又不愛哭”果然小女孩便不哭了。

“那個王大娘？”還睜着眼睛問。

“對門住的。過幾天就送來了。你也是石廚子送來給媽媽的。”

“媽媽是誰送來的呢？爸爸呢？”

“媽媽是叫化岩裏生長的，叫化子送來的。”

“媽媽瞎說！媽媽瞎說！”

又白又胖的小妹妹終于不送來，小女孩又哭嚷起來

了，蕙姊便索性嚇她。

“不怕麼？換朝了！”

“……？……？”

“換朝就是換一個新朝代，就像唐換成宋，宋換成元，元換成明……怪怕人的！開起紅路來了。鷄牲鵝鴨都殺盡。”小女孩這才緊靠着母親睡去。

我就擱的睡眠很多，一天晚上和衣倒在床上，正夢着換朝，可恨曉弟又來把我叫醒！他說儀嬪的棺木要釘上蓋，這時候什麼人都不能睡，睡就要釘去魂魄的。我和他到頂外邊的院子去；蕙姊同蕙哥同那小女孩也正在那里，談論着他們的家事。外院的右邊是裝穀子的倉庫，蕙哥正抽着長桿大煙斗的葉子煙。

我們去，他們便不談了。

蕙哥正鬥着小女孩玩，把大煙斗敲着那裝穀的倉庫的倉板，叫那小女孩聽。

“你聽，空的！”

蕙姊瞥了我們一眼，覺得不好意思，說：

“都像你那樣抱着石頭浮水！穀子還沒有挑回來。”

“這時候呵，哼，穀子還沒有挑回來！”

在箴孀出葬後不久，一天我們正在晚飯的桌上，信哥淋得像水秧鷄一般地轉來了。看見母親自去給他打洗臉水，我才憶覺到信哥真是太勞累，太操心，那燈光下他的經過事變太多的苦臉也映入我的腦子。那晚睡覺的時候，母親把一錠銀子放在我的枕邊，說是給我做紀念的，但樣子不顯得高興；那銀子倒是大錠，庫秤拾兩零肆錢。

母親告訴我，我們又賣了一股田。



## 海上寄H

### 流沙

晚霞裏

孤影踟躕，

這是海鷗

送呀，你送不了的征途，

訴呀，你訴不出的情語，

戀戀地望着在

這望台上的征夫。

金色的漪波

淡紅羅下低轉；

記得麼？

昨日黃昏，北海岸，

我們無言地翹望那塔尖，  
槐陰下  
是日往月來，影兒暗換。

又是黃昏，  
此際，  
銷魂——  
如這櫻霞之沉迷，  
夢一般地，——  
啊，看！  
何處是海鷗……殘日？

1925。

## 舊時代中的幾幅新畫像

陳 煒 謨

母親常說她的娘家已沒有人，很是難過。照她的意見，嫁出了女兒，就不應該像別人家的人一般，對娘家的事不聞不問。她很願意一年回幾次娘家，只是現在都絕了香火了。為補償這方面的缺點起見，嫂嫂回娘家她總是代她打包袱，有時硬逼着她回去，而且每個月總要打發人去接已嫁的姊妹回來，自己是第一人到大門口笑嘻嘻地迎接。堂姊的婆家也是禮尚往來，不是「不聞不問」的。

瑛妹愛問。在晚間她總拉着母親刺刺不休，問這樣，問那樣。外祖父死後一年，外祖母也相繼去世，二舅和三舅分了家，各奔前程，結果都往死路去了。這一切瑛妹也知道。

『所以，活着的現在就只有你六舅了。』母親歎息說。『他是個經魁。就在停科舉的前一年「中」的。那一年他來我們家，穿着很長的袖子。辦好了燒烤席請他吃飯，他只拈了幾筷子；第二天就走了。他沒有結婚。反政那年聽說他削了頭髮去做和尚，一直到現在沒有消息。』

假期中，堂姊的婆家有人來。母親對我說：

『你到太姻伯家去玩一些日子。雖是堂姊，不會待外你的。像我這樣，要想回娘家已沒有了家，要想娘家的人來已沒有了人。』

我又在堂姊家了，在那所我慣熟的房子裏。堂姊是永興二伯的女兒。那房子很大，母親她們時常提起，很羨慕的光景。門口有三座石槽門，但總是關着還加上粗大的門槓子。好像當初一建築就不預備開的；人從西邊的一扇小門出入，通過狹長的甬道，才達到外廳。堂姊告訴我，我若要去找她，千萬不要在門口叫；她家裏養的三隻狗都很惡，亂咬人。在姊的門口右邊的土坡上有一株棗樹，最好爬在這棗樹上去叫喊，狗便不會咬着我了。

她家裏的人也都沒有變遷。她的大哥叫遠志，是

一個性情遲緩的人，我每回看見總好像都碰着他剛剃了頭。他的弟弟却和他相反，頭髮留得很長，一塊手帕總拿在眼睛上擦；那眼睛也可怪，隨時都是紅的，有病。他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恐怕堂姊也不知道；她一提他來就叫「張老二」，她的丈夫却省却了一個姓，只呼他「老二」。遠志的女人大約有三十歲，牙齒長得不齊，平常不說話的時候也有幾瓣露在外面，他們說這是小時候不留心，吃了沒有炒熟的生南瓜子所致。他們的父母早死了，在祖父的蔭蔽之下。他是一個有錢的，吝嗇的土財主，並不因為他的年齡而影響及他的健康，因為他已八十歲了，精神還很好，扶着拐杖能走很遠。他是一個愛說話的人，一見我便說：

「來了啊？」像是疑問，又是驚奇。

我用點頭代說話。

「還不上學呢，少先生。（他叫我少先生。）聽說城裏的學堂都快開課，你那一天動身？」

我最怕同他說話。其一，我知道他已上了年紀，耳朵已失了作用，要同他說話是怪麻煩的，你非得把筆拿來寫在紙上，或者用指頭蘸着口沫在桌上畫字給他看。

其二，雖則只消寫一兩個重要的字他便可會意，但接着他

的答話是這樣的冗長，議論又這樣的虛無，縹渺，弄得你半天茫茫無主，好像有什麼人在你腦裏塞了一大團木匠用鑿子推出來的爆花。其三，我最怕聽他的統計，那是只消一兩個不重要的字便可使他推算出一大張表的。

我僅只微笑，極力避免可以引話的事項。

他抽上一支葉子煙，說：

「近來什麼都貴啊，連葉子煙也抽不起。城裏怎樣？你一年用多少錢，少先生。」

不能再緘默了；堂姊代我在桌上畫了三個字：「一百二」。

「一百二十釧還是一百二十塊？我看還是住宿便宜一些。譬如說罷，伙食一個月三塊，頂好了，要不了這許多，學費一年十二塊，宿費十塊，衣服，鞋，襪家裏自己做好送來，書不用買，抄講義或借着看。這樣，我算——十二塊加十塊再加九三二十七塊……再就是剃頭和燈油了……一共不過……」

「唔，差不多……」

「累不累？躺一躺罷？」

他把那客廳裏平床上的枕頭理一理，便半側地躺着一隻腳蹺起，就在鞋底上抖煙灰。

我比較的喜歡太姻伯母。她是太姻伯續弦的夫人，大約在四十歲的時候；現在已有七十歲了。她自己沒有生孩子。她一直到此時還是母性十足的女人，非常喜歡堂姊的小孩；對堂姊也很好。她總是愉快地微笑，低聲地說。

『你又在那裏發焦了。年青人是不行的。』她一看堂姊打孩子總說。她從老祖父那裡偷錢來給堂姊；有時在廚房裏私自煮好幾個雞子，便走到堂姊屋裏。

『你吃罷？家裏沒有別的東西。』

『婆，你也吃。』

『我不餓，你祖父常說我像一只麻雀，嘴細得很。』

這家裏也有些奇怪。無論是剛來或在這里住久了的人，一看就覺得他們太不調和，相差得太遠。但他們總不分開。老祖父本有兩個兒子，在他的次兒，就是堂姊的姊丈的父親死的那年，他把財產分成兩半；自己的老夫妻却不提「養贍」，僅只在長子和這邊三個孫子處吃「零供」，每邊一個月，輪流掉換。他自己就掌管着他的孫子們的財產，這在他那沒有縫隙的手裏確是一天比一天增長。

我常詫異着他們吃飯的情形，以為老夫妻倒不如提

點錢財，自己請人弄飯吃的好。在客廳裏擺着一張可十以坐二個人的圓桌子，但只有四五個人吃飯。這家里的規矩女人吃飯是在裏邊，男子呢，就是廚子和僕人也是和主人一桌吃的，在外邊的客廳裏。

在飯桌上，老祖父總是問廚子：

『大少爺呢？怎不來吃飯？』

『他病了，說是頭裏不舒服。』

這一回是大少爺「病」了。趕下一次：

『三少爺呢？』

『先前還看見在那裡洗腳，怕是跑上場去了罷？』

再下一次就該是二少爺了，他剛在別處吃了回來，不能再吃；或者脾胃不開，扒兩口飯就跑了。

這原因就是他們都怕見祖父；他愛罵，好發議論；而且菜也很難吃，倒不如在自己的房裏弄點東西，反正五更雞的火熊熊的響，祖父也是聽不見。他就難看見他們！有時他有事要找他的孫子，在院子裏用着啞喉嚨叫，也總沒有回聲。聽見他的拐杖在地上橐橐地敲，愈來愈近；他咳着嗽，還吐了一口痰，這時堂姊就把門簾放下，門也半掩着。

『老三！老三！』



他在門上摸了一會，又拖着柺杖走了。堂姊靜嘿半晌，叫我：

『你把那門依還開着，屋裏悶得很。』

我笑着把門開了。坐在床沿斜看着堂姊遞給我的焙乾的荔枝。我詫異什麼呢？祖父最省錢，他那裏看得慣忍得住不罵呢？我從不曾看見一個像他樣愛惜金錢的人。人們爲着某種目的愛錢，倒是常有；錢是人總愛的，就因爲他有用處，能滿足我們的慾望。但他的愛錢並不如此，他愛錢就因爲牠是錢！再沒有比他更仔細來藏放金錢的人了。一文一個的小錢他不像別人樣用串子來穿，把牠們都打散來放在櫃子裏，這樣即使有人來偷，有賊來搶，任你把衣袋的荷包都塞滿，還加上兩手，一個懷兜，至多無非拿去兩劍！每年把倉穀換來的許多銀兩，他不用來買地，只把牠們都埋在地下。誰知道他埋在棗子樹下或毛房側邊呢？他是不讓人知道的，甚至就是那「老婆婆」他的妻子；他這樣稱呼她。

堂姊對我說：

『將來祖父死了分家，反正誰分得這所房子誰發財！』

『沒有人看見他把銀子埋在何處，怎能發財呢？』

「傻的！那還不容易！你不聽見母親說過嗎？祖父要死那些天，總是亂嚷，叫家裏人打兔啊，打死那隻白兔！牠到處亂跑，打死牠！嚷得久了惹起好奇心，大家隨着他的手指處用鋤頭在地下剷，就剷出一千兩銀子。銀子埋在地下就會看見白兔的。真像活的白兔，到處跑來跑去。」堂姊有些出神，彷彿在眼前已看見白兔跑，真像活的。

在這樣家教謹嚴之下，自己掙「私房錢」是何等艱難，但堂姊的大哥却很有錢。那「和尚」真有錢，他們說。他從祖父那裏偷來的錢，或是自己經手賣穀的「賺項」，都存放在他妻子的娘家，用他娘家的名義來買田地；他們詛咒他，說將來總有那一天，娘家全盤不認賬才好。到那時只落得活該，一個也撈不着，那撈什鬼！

我住在這家裏，心想着學校快開學了，有些焦急；堂姊却留住我。我在這裏也不少事做：堂姊總拿起她的家庭百寶全書來問我些不認得的字；晚間她的丈夫又要常常像是考我：

「那物理學講的是什麼呢？是不是講人身上的心肝脾肺腎？聽說有這樣的科學的。」

堂姊把話岔開，說：

「又在那里不三不四地問了，好意思！」

「問不得，只許你問！」

「現在的學堂出來能做什麼官？」他又發問了。「像你這樣勤學將來能做什麼官？」

「我不知道。」委實是不知道的。

這時他誤會了我的意思，忽地興奮起來，以為我不屑答辯他的話。他笑着向堂姊說：

「好，我們也念書做官去！」

「蚱蜢官！韭菜的「韭」字都寫成「酒」字，還做什麼官啊，」

因為這樣的開頭，他們常常爭吵；堂姊說話很尖利，弄得她的丈夫喉頭有些吃格，有話出不了口，常要披起衣服往外跑。堂姊一把將他拉住，說：

「我總要打一根鐵練子來把你套在馬桶角裏！看你往那兒跑？」

「說了就鬆，不用請端公！」

有時並不因了爭吵的開頭他也要到外邊去。這時堂姊也拉着他：

「你又要往那里去掙白塔！」

「你管不着！」

「管不着？去罷！去！把老人家用挖耳插進來這幾個錢都輸完才好。好，去罷，用耙耙搯出去，用掃帚掃出去，往人家那里送。你怎樣開交啊——你這報應！」

她總叫他「報應」。

「我問你，那回那一張白押是怎樣畫的？你這報應，怎樣得了。人家指你的背脊骨！一點點事你就昏了，人家用圈套你也不明白；坐在棹子上打牌，有女人來給你燒烟，那才愜意呢！叫你畫一個十字在一張白紙上你就畫，我叫你把那堆屎吃了你沒見聽？！幸喜還寫得少，五百劍，這樣，人家會要你的狗命！」

常是這樣爭嚷，把我的耳朵都弄昏。

堂姊住的是中院的西房，一共三間，在頂外間的牆上有一個大洞，他們好久就說要裱糊，但總也沒有裱上；從這洞裏可以看出到她紅眼睛的二哥的房的窗子；那是北房東頭的一間，面積比堂姊的房子大，外表也來得更更新，更好看，人會要疑心那房子是近來油漆的。她的二哥的女人是死了的，尚未續絃；許是這原故，他睡得很早。堂姊在黃昏時總不點燈，要等到天全黑，或者說，「撐手不見掌」，才把燈油加上；這時候，她二哥

的房裏已熄了燈火了。

一天夜裏，過了他的照例的睡眠的時候很久，從我那窗孔上還發現他的房裏有燈火，雖然那火焰是很小，看來就像沒有一般。

這是例外。我向堂姊說：

『奇怪，他今晚還沒有睡。』

『又喝了猴三尿罷？』堂姊說。

話很快就證實，堂姊的真妹也例外的走來了。我知道她已有二十四歲，但還未嫁人，這是在鄉村不常有的。我見她還是初次，羞怯罩上她的臉了，在燈光下我還看出她臉上有這樣陰沉的表情，彷彿誰罵過她。

『怎樣？又要發母豬瘋了麼？婆說有一點影響，快要幹成了。』

『又醉了！』她說。『他來看罷。』她拉着堂姊的手走去，我也不怕堂姊禁止我，跟去。

窗下，燈火是比先前更小了，聲音却大着：

『啊，誰害了你！冤家！我從來不曾……那個守一輩子寡的！嗚~~~~嗚！』

『嗚~~~~嗚！』

『嗚~~~~嗚！嗚~~~~嗚！』

『喔——喔——喔！』任哭聲中他喘不過氣。

祖母也聽見跑來；大家都在窗下聽。堂姊叫她的祖母進去勸。

『哎，小，小~~~啊！怎的門也關着。打開，我來。要喝糖水罷？』祖母叫他是『小』，聲音有些變，有點像英文的“Shire”了。

我問堂姊是怎麼一回事，她用搖手代答話，聽我聽。

在轉回堂姊住室的走道上，我才聽出了。那紅眼睛的二哥死了女人，他很傷心，或者爲了這傷心他才去酒喝，或者是喝了酒更傷心，這因果我不明白。他總說他的女人是真妹給他害死的，爲了這原故，他千方百計阻止真妹的字人，所以她現在二十四歲了，我說過。他是要看她「守一輩子寡的」。

到了堂姊的住室，真妹也先在，很是難過。

『真妹怎樣又不高興？』堂姊勸她。『過些日子他就會好的。婆說有點影響，不久他就要幹成了』。

『他總要說他的女人是我害死的！』

『由他說去罷，只求問心無愧。』

『她病的時候我替她端藥，那倒是真的。藥是醫

且開的，又不是我出的方子，這還要怪我！呵，我受的氣也不少了。」

『是呢，誰不知道。』

『那回她在的時候，一個人在房裏，不知做什麼。我想，姑嫂間平時有說有笑，就好玩地把門給她反扣上了。她出不來，就大生氣，說是誰要來替她那一角，就請來罷，不用討厭！這話我實在受不了！她不知還對她的男人說了些什麼，他就疑心說我要害她！』

這擾攘到第二天還沒有休止。在客廳裏我看見廚子和老媽交頭接耳，好像在議論昨夜的事；不一會小丫頭也走來。

『說是要抓油鍋，我不怕！做人就做個乾淨。我幫人二十年了，從來沒人說我半句壞話。』老媽說。

『我陪他到觀音廟賭咒！』氣罩上了廚子的臉了。

小丫頭插嘴說：

『太太說，叫我們想一想，哼，早一點拿出來，不追問。抓油鍋不是玩的，手都要盪脫！叫在那里拿出來呢？又不是我……』

『隨她便！真金子還怕火來燒！』老媽子說過就走。

『嘿~~~~！這事情怕我也還有份罷！』我在堂姊的房中

聽見她的丈夫說，他把那毛藍夏布短褂抖一抖。『我真是水清魚白，腰包裏半個也不撈。疑到我身上來了！』

堂姊告訴我：那和尚大哥有五百兩銀子私自放在堂屋外邊的匾裏；是初三那天下半夜月黑頭一個人親自放的，連鬼也沒有看見，現在不知給誰偷去了。凡是這一家的人除了他們自己兩夫妻外都有嫌疑。他要叫他們賠他去贖呢，不然就抓油鍋。

這時外邊院子裏又聽見脚步聲；人聲也嘈雜，飯廳裏那一夥大約又走來了。

『大少爺，你再找一找罷，沒有別人，誰偷你的！』詎子的聲音。

『這房子裏從來針都沒有掉過一顆！』老媽說。

『我這些天就跟着太太，半步也未離開！小少又麻煩，那裏動得了。』這自然是丫頭。

『再找一找！我手臂都摸斷了！』

無疑的這就是大少爺在那里申訴了。

『我去拿樓梯來，再試一試，看那匾縫裏有沒有？』說着，廚子走了。

我看那匾倒真是一塊大匾，就安置在堂屋外的兩簷



下；距地很高，人的手是摸不到的。上邊鐫的四個大金字是「百尺盈樓」；署款姓黃，是他們的表親送的。記着光緒二十二年的時日；大字倒還清楚，小字已有些模糊。

樓梯安置好，老媽和丫頭在下面扶着，廚子一級一級地爬上。他用手到匾後身去摸。

這時聽見咳嗽聲。大門口出現一支拐杖——祖父忽地走來了！他這一月該在隔壁長子處吃「零供」，此刻正飯後到這邊院子小憩。小丫頭趕忙把手離開樓梯。在各人的面上都有一種奇怪的表情。廚子摸了一下，掉過頭來，又像做賊一般急忙縮回去了。這時候，如果從各人想藏躲的臉面，和偷偷摸摸的舉動證明，說他們個個都偷了那五百兩銀子，就是不用到觀音廟賭咒，他們大約也承認的。

『你們又在那裏弄那鴿蛋了！』祖父看着匾歎氣說。大家鬆了一口氣。

『我早就說過，叫把那鴿子放了，總不信！弄得牠到處拉屎，又不擦桌子，滿桌都是。你們造什麼孽！總要吃那眼屎般大的東西，一百個還裝不滿了一碗。你們也不齧牙齒！那鴿子多可憐！就讓牠在那匾裏也夠』

受，還要吃牠。前幾天聽見吱吱的叫，許是蛇又在那裏吃小鴿子了。你們這一般東西，什麼沒吃盡！快點把鴿子放了，有耳朵沒有？」

他老人家回頭看見我，問：

『又來了？少先生。幾時來的？』

這弄得我很難答覆，我也不知道我幾時「又」來的。幸喜他說過這幾句話抽身便走了。

太陽還未沉沒，院子裏靠南面一帶的石板上還滿灑着陽光。老人走得很慢，拐杖一顛一拐地。他的背影看來像畫上的土地菩薩——不，像母親曾經說過的管人的生死簿的白鬍老者「南北斗」。走幾步，他又停住。

地下有兩三團破紙，上面寫得有字蹟。

老人很困苦地僵下去拾起，歎了一口氣，嘴里喃喃地：

『只曉得吃！……這時候誰還惜字紙。都不怕瞎眼睛。』

這才又咳一聲嗽走了。

第二天晚上堂姊叫我一樁事，弄得我很難辦：她要我替她寫幾張請客帖子。我雖然在中學校裏念書，知道物理學不是講心肝脾肺腎的；但沒有學過寫請客帖

子，學校裏實在沒有這一門功課。

我開始推口了。

「那寫來有什麼用？你又不請客的。」

「那裏不請客呢？趁着祖父這幾天在隔壁吃零供，我要在家裏請一回客。大哥不見了五百銀子，還疑心我們都有份。其實他的錢從那里來的？是掏自己的腰包呢？哄鬼！那「報應」偷着在外面瞎賭錢，拉的賬很多。時常有人來問，弄得我也難對付。我要請一回客，把一切都說清楚。吃人口軟，債主的利息可以少，有時還可減點老本，反正又不是什麼正經借來的錢。而且，誰不會抹油呢，趁機會我也撈幾個還賬。」

有人來要賬，堂姊又要出去擋塞。外面下着小雨，她從衣櫃的下層取出釘鞋，坐在椅子上很用力地穿。我看她像很有把握闖一闖一闖，很快的走了。

一路她喃喃地說：

『不是沒有錢，總要好好的說。那些圈套我都懂得。打牌錢，認這麼多的真呢！』

燈下她自己拿起筆來寫字：

『月之二十日正午十二時蘇酌候

駕

張陳氏檢衿

座設舍下西花廳

」

這是堂姊給我最深的印象；第二天我就離開他們家。我覺得堂姊很有趣——聰明，伶俐，能幹，算盤比我熟，字比我寫得好，她若是讀書男子官一定比我做得大。

## 『蘭生弟日記』

有 熊

在那像堆積菓子一般，——牠們有的給摺摘得太早，有的又已過時。——密密層層擺滿了新出版物的書攤上，——牠們的名字有些是象徵着「愛」，有些是影射着「情」。——放着一本穿藏青衣服的「蘭生弟日記」，上面歪斜地貼着一張白色的書籤，這不僅是名字上的差異，這是質料上的問題。牠給我們的是別一方面的不常見的東西，因為牠是「蛻變」得來的，在內面生活的動搖裏從人生體驗出來的悲哀，雖則牠也不幸而又幸地給捲入戀愛的漩渦，同許多別的書一樣。

牠就是要在這樣密密層層的蔭黑中擠出一個牠所特有的位置。

在什麼樣的書皮上說：“在我們的中國，未經入壘

殖的文學荒土，實在太多了；一切新生的人物，一切新舊的衝突，一切民間的黑暗，一切家庭的悲劇喜劇，一切可以造出無數的Romance的兵災匪禍，只要勇敢的有才能的作家肯去寫，他們是不怕沒有題材的。 躺在我們前面的是無垠的沃土肥壤。 一想起來我們便要如何的喜悅呀。』

這「一切」實在演繹得太寬，掛一而漏萬，文藝不是這樣簡單的話句可以指導產生的。 躺在我們前面的是無垠的沃土肥壤，這倒是真實，但一想起我們便要如何的顫慄，悲哀呀，即使我們拋開「一切」，專談戀愛這一部分。 早就有人說過了，（是LafcadioHearn罷。）愛戀的題材怕要走到絕頂，一切的形式都已寫完，應時而生的怕是一種新的散文——一種專講「小東西」的奇特的散文。 從「世界的」文藝觀點和讀慣了「自然派」（不是名詞，是指作品，）的腦筋看來，我們可以大膽地附和着如此說；但在中國或者并不如此。 我們從古至今不但沒有Dido，沒有Juliet，沒有Virginia，沒有Manon-Lescaut等等的典型，連較小的真正把握得住生命的有特殊色彩個別意味的戀愛故事一篇也沒有。 這原因很簡單：嘗「愛」是要「像嘗血的獸一般的！」表皮的比雞毛

還輕的中國人，喝慣了山楂羹的中國人，大抵是沒有這許多的「勇敢」和「才能」。

我們如果丟開演繹法，從現有的東西裏去「歸納」，不管那是寫鄉村的也好，新舊的衝突也好，民間的黑暗也好，或者，戀愛也好，看我們的作家經驗到感覺到的究竟有若干，變成方塊字時相差多少，被忽掉或剩掉的又有多少：這倒是不無意義的事情。這樣我們可以型成一幅圖畫，知道有什麼人在那里真正地感到了寂寞，什麼人在剛要動手驅馳以前，便嘿地一聲嘆息，猛地不響了，什麼人是有鐵一般的信仰在做事，在什麼人的腦筋裏掩藏着另樣的事，他只是在那里湊熱鬧「打加冠」，一會便要退臺——連嘿地一聲歎息也沒有。

而這本「蘭生弟日記」就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了。牠給我們表白了許多事項，估量出了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因牠而感到內心的舒貼。我們可以用「加減乘除」的方法去掉許多別的不相關的浮面的東西，給牠一個很乾淨的位置，那怕那位置是很小的，但究竟是真的位置。

就因為牠是從內在的生活裏體驗和蛻變出來的。這書以那對於琴子和薰姊的兩個「締聯魔」為經，以許多可以展露主人翁的性情的 Episode 為緯，在我們的眼

前，（不，在我們的心底。）絡繹不絕地交織出異樣的花紋。牠不特代表了一種特殊型式的戀愛，「像保有學籍的中學生年紀，專在婦人胸中討生活，併且儘去眷戀一個有姊弟稱呼的女子！」，而在這戀愛的發展中還露示着主人翁特別的性格：「唉！過後的追悔！良心的譴責！祈禱的默示！宗教的權威！」沈鬱而不陷於傷感，激動而不流於促拍，委屈而不喪失他的真性情，這書的主人翁是要鎮靜下來，靠「工作」來安放他那拋不掉的「少年心。」啊，在我們的眼前，（不，是在我們的心底。）是如何鮮明地擺陳着他的「工作」啊！他的「工作」決不會使我們感到疲勞；有時我們剛要被主人翁的易搖動的心情帶走，作者便把我們急遽地拉開，一種五彩的景象便閃耀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便跟着他去看「七夕祭」，跟着他在細雨裏玩“Two-Ten-Jack”，暫時之間忘了他的苦痛——只是暫時啊，接着他便使我們一陣心酸，跟着他到公園的長凳上坐下，「儘是沉想」：「想到不一定那些水鳥才能無心，人也能有無心的。」這不是藝術的「效果」麼？這樣，一段段的分開，結果我們不自會將牠一段段的合攏麼？——那兩個應詛咒的「締聯魔」！。







「蘭生弟日記」出版了。在這初秋的北京市上我們  
可以看見一本本的穿着藏青衣服的牠的沉鬱而鎮靜的面  
孔。中國的讀者是否要去看牠，或者用怎樣的眼睛去看  
牠，我們無從知道。牠自己呢，本身將如何去掙耐那  
將來的風霜，是否經得住那「永久的」時間的鞭擊，我們  
也無從推測。雖已到早秋，蒼蠅還在嗡嗡地飛，在那  
密密層層的書攤上，能夠揀出這樣乾淨的一本小書，我個  
人實在感到了衷心的愉快——我無法表出我的愉快，我  
只好在那藏青衣服的裏面題上兩行佛朗西詩人繆塞的名  
句：

“Pour faire un bouquet parfumés de sa pensée,  
il faut avoir toute l'aimé beaucoup souffert,  
beaucoup aimé

—A. de musset.—

(想以他底思想作成一簇香花，  
應該整年多多痛苦，多多戀愛。)

八月二十一日

(附記)這一期的稿子剛弄好要去送書局，在號房  
隨便翻一翻今天剛出版的現代評論，上面

刊有一篇郁君達夫的『讀「蘭生弟日記」』，當時我的「神經的末梢」也好像起了一點變化。好在我一點也不懂文章的「技巧」，而我又和「蘭生弟日記」的作者素不相識，無從像郁君樣議論到他——作者——的爲人，這篇也不過一時興到記下來的，所以沒有用別的稿子掉換，僅只跑了回來寫上這一點不相干的文字。

八月二十八日補記。

## 祭壇

羅石君

### 祭壇

一座聖廟佔在我的面前，  
這是絕境，也是巡禮的終點；  
我——完成了這段使命，  
此外再沒有奢侈的志願：

從背囊裏，我抽出利劍，  
一刀把自己的胸膛刺穿，  
神呀，請恕無力的信徒——  
我只有這微薄的貢獻！

攜帶着噴血的心衷，  
我一直在石級上攀緣；  
啊，祭壇，你崇高的祭壇  
怎麼儘往白雲深處退旋？

## 森 林 口 占

在一座茂鬱的森林里，  
昂首我把新歌高唱；  
一隊南徙的旅雁  
斂翼在上方迴翔。

“啊，一定是流離的伴侶，  
那聲音便和你我的一樣：  
內中有熱情飄揚，  
更有深蘊的悲傷。”

“提防是獵人的化裝，  
手里袖藏着短鎗。”——  
“不；在衡山的南麓

我曾見過她折斷的翅膀。”

含淚我在草地上跪倒，

舉日向千里外的故鄉。

祈禱啊：我的生命，我的力量，

再，再回歸到我的身上！

鮫 人

非 非

在海底的水晶室內，金壁輝煌耀目，時閃化作藍色碧色紫色的星光。兩個海女，濃褐的長髮拂地，肌膚淺桃色，披海魚皮，身半裸。海女一，年稍長，倚小几坐，用紙片摺海燕無數。海女二，憑窗西望，太陽正沉在海水中。

女二——姊姊，你快點兒來，看那太陽沉浴在海裏，海水激蕩得多麼壯麗！

女一（頭微轉）——我懶得看那哄人的把戲。

女二——怎麼？

女一——你看牠奄奄地欲沒不沒，在海上的時候是把雲霞，落在海裏又將海水，染得血一般的紅，落英一

般的狼藉；天天這樣子委委曲曲地，不知驅了多少海裡姊妹們同那些世上傷心人的歎息：哪知人家的歎息還不會停止，牠却又笑嘻嘻地由東方升上來了。

女二——姊姊也不是怎麼一回事，不是今天怨太陽，便是明天怨月亮。啊，落日同旭日不是一般的圓，把海水染得不是一樣的紅得可愛嗎？！——後天，月亮就要團圓了，我還想約我舅母家的表妹，到海上邊去賞月呢！

女一——賞月？我是沒有那樣的心情了。

女二（含笑）——哼，心情，幾時才有呢！

女一——……………

女二——恐怕是要等着把這些燕兒摺完，沒人看見的時候，一個人孤悄悄地將懷兒裏結的相思果銜在燕子的口裏，把牠們放走，飛得東西南北都是，您的心兒裏或者要輕鬆得多了！但是，黑燕兒們飛到了那綠色的大地，有的飛到深山幽谷，有的在小姐們的簾前，有的在古廟的簷下；珠簾也罷，幽谷也罷，那裏是可以盡情的歡唱！牠們大半早已忘掉了在海裏期待着的主人，忘掉了牠可憐的主人的使命！——前兩次不是那樣麼，等着，等着，一天，兩天，哪有一個燕兒歸來，更不用說銜來那人兒的一言半語……………

女一——得啦，得啦，不要說了，你們快活，快活你們的；我並不妨害你們，何苦又來刻薄人呢！

女二——我說的是實話。以下就是姊姊愛聽的了，我偏要說——

女一——你這損人不利己的丫頭！仗着自己的一點兒妖媚，沒有月亮的時候夜夜想，“月兒怎麼還不出來呢”，“月兒怎麼還不圓呢，”好容易把月亮盼了出來，把月亮盼圓了，飯也顧不得吃，覺也顧不得睡，把披衫脫去，把頭髮用海藻的油油得光可以照人：一個比着一個地，各人的懷裏抱滿了姣姣，携着手兒，跳在礁島上，唱着你們那靡靡的歌曲；惹得遠來的船兒裏的青年們都爲你們跳在海裏，這算是你們的心願了！

女二——姊姊，我不說了，你的嘴真厲害。我們又何嘗是那樣子。你想，月亮把海照成了銀海的時候，我們小孩子們誰不想到海上去玩一玩呢！我們唱着，都是天真爛漫地，哪敢有一點誘惑人的意思？偏偏地是那些青年的心，太像一匹野馬了，他們要望浪花裏蹈，我們能夠阻攔嗎？——姊姊，饒恕我吧！總是妹妹的嘴賤！（伏姊懷中。）

女一——我哪裏在生你的氣，只是你說話太沒有芽



寸，太使人難過了。

女二——只要是姊姊不生氣，教我作什麼我作什麼。——姊姊，不要生氣了——

女一——靜些，靜些，（將她從懷中推起。）遠遠髣髴有人來了的樣子——

女二——我去望一望。（至窗前外望。時落日已銷沉海底。）啊，真是巧得很，方才我正記念她，她竟跟着姨母來了。——落日的餘暉在她的小臉兒上——

女一——誰？表妹嗎？

女二——舅母家的表妹。還有姨母。

女一——真是巧得很呢。

女二——我們快快藏起把來！你你摺的燕兒收起。

女一——有什麼趣味……（女二強牽女一藏於幃後。）——一中年婦人，束髮，著膠質長衣，赤足；携一十六七歲少女入室內。少女裝束與前二女相若，癩癩地顯出嗔怨的樣子來。

姨母——屋子裏竟沒有一個人嗎？怎麼這般靜悄悄地。（坐在椅上。）現在這些姑娘小姐們真是與從

先太不相同了：白天也是望外邊跑，夜裏也是望外邊跑；你把房門關起，她會由窗子跳出去；你把窗子閉住，她又會想着法兒從房頂……

女二（二女均從幃中出。）——甥女不敢，早知您老人家來，在這兒靜候等了許久呢！

姨母——這個玩皮的丫頭！都是你一個人作怪，大姑娘是不會像你這樣淘氣的。

（女二抱表妹吻之；嬉笑。）

女一——幾個月不曾見表妹，表妹的風姿真是更秀麗了！玫瑰花正嬌嬌地在她的雙頰上開着……

姨母——可是她的心，野的也太不像話了。

女二——是哪一起的波浪把姨母送到這裏來呢？

姨母——你還問咧，就是爲了你們那“更秀麗了”的表妹！——你們舅母的病……順便到你們這兒……

女一——可是，舅母的病還沒有好嗎？

女二——好是好的多了。——咳，說起來這丫頭，你們的表妹，太氣人了！她竟想離掉了她病床上的母親，隨着一個異族的少年人私奔！我今天上午到你舅母那兒去，她丟掉了她的女兒，急得像什麼似的；她哭着對我說，教我無論如何要把她找回來，——我又對

哪裏去找呢！到了許多地方，腿都跑酸了；好容易經人指示，才找到距離你們不遠，一所用貝殼蓋的小房子裏……咳！真是敗壞家風，丟人的事！我不說了，說起來使人……

女一（嚴肅）——姨母，不要生氣了！表妹是年紀太輕，不懂得什麼事理。要是這樣子告訴了舅母，怕是舅母也不能饒恕她。倒不如姨母先回去，把表妹留在這裏，——不，二妹！（目女二）你隨着姨母去吧，去看看舅母的病；就說表妹一時高興，信步走到我們這裏來，沒有預先稟知舅母；請舅母原諒她年幼無知。——不然，舅母的病……二妹是最善於說笑的，……明天我再把表妹送回去……

姨母——按理講，這樣沒廉恥的孩子，是應該帶回家去，教她母親痛痛地教訓一頓。不過她母親正在生病，還是大姑娘想得周到！（對女二）二姑娘肯去不肯去呢？

女二（笑）——我正想去看舅母的病。就是姨母不來，我也是打算明天去的。不過夜裏探病，好像有些失禮。

姨母——那麼，好吧，我們立刻就走！

女一——爲什麼不多坐一會兒呢？

姨母——你舅母還在家裏着急呢。

女一——那末，我……不留下了，明天再見吧！

（女一送姨母及女二至門外。表妹任棹角呆立。）

✽      ✽      ✽      ✽

女一——我親愛的表妹！（抱表妹懷中。）

女三——……

女一——妹妹，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你當真在姊姊的面前還害羞嗎？

女三——……

女一——你那活潑潑地——

女三（欲泣）——……

女一——親愛的妹妹，你的心靈太脆弱了，這又算是什麼羞恥的事呢。在你心中作梗的，你不妨對姊姊說；我是最能體貼妹妹的心情。

女三——姊姊，我並沒有……在你的面前，害羞是最沒有趣的：我爲了一個少年人，相思同苦悶纏繞着我的全身。我說，我說，我有什麼可說呢？

女一——姨母那樣的人，哪能了解你！甜美的妹

妹，你的懷兒裏有金黃的蜜蜂兒在釀蜜，你的呼吸是那番番的花信風；眼珠兒是我們海底希有的明珠，雙頰比世上的蘋果還要嬌艷：那能任着這些蜜乾了，風息了，明珠被塗毀，蘋果枯萎地落了地呢！——你哭泣，如果只是爲了要想見那少年人，那麼，你把你的眼淚揩乾，芙蓉般的臉兒堆上笑容吧！我是有法子把那少年人……（入幃中；少頃；持一黑燕出。）妹妹，不要哭了，姊姊爲你揩乾了眼淚，（指燕子。）你看這褐色的翅兒，比那只知用箭傷人不知替人醫治的愛神的金翅有用得多；你看這橙赤的小嘴，比那與人相思又不知替人安排的潮浪要可愛得多。（將燕置妹手中。）妹妹，我把這燕子放在你的手裏，便屬於你了。你的心兒望哪裏去，牠便會望哪裏飛；牠是不會辜負你的使命的。

女三（握燕手中）——姊姊……

女一——你把你的悲怨放在牠的嘴裏吧！若是你更想明鮮一點，把悲怨融化成一片詩歌，是更好的——

女三——一時哪唱得出……

女一——沒有一個在焦躁的思戀裏是唱不出歌兒的。——不，妹妹的言語，便同音樂一般；燕子的呢

喃能同你的心情和協在同一的調子裏。你——

女三（對燕子）——我親切的燕子，你若是像我姊姊所說的，那末你飛吧，飛到那個青年的身邊，他是披著輕綃，眼前總有陰雲似的；你飛吧，請你告訴他說，說我在這裏；你引他來呀，我想念他，我尤其想念他的哭泣，——那——滴滴，滴下來的明珠……（將燕子由窗放出。時月色已將窗外染成水銀色。）

女一——妹妹，你的心是金冠般的高傲，你的愛是金鑽石一般的寶貴：那少年人，是哪裏來的？他的影兒怎樣地鑲在你心的鏡框裏？

女三——可憐我同他說了不上三句話，便被——（由懷中取出明珠一串，遞與姊。）

女一——這般淨白的珠子是海產中最難得的，人家都把牠叫作相思子；象徵愛是不可以隨便交付同愛的聖潔。聽說地上也有相思子，可是紅色或紫色的。

女三——這一串，就是他給我的。

女一——他從哪裏得來的？

女三——他說，就是淚珠兒串成的。

女一——淚珠兒怎麼會凝成明珠呢？聽說南海有一種人，夜夜對着月亮哭泣，他們的淚液都化作明珠，叫

作“鮫人。”

女三——我也是那樣的叫他呢！他豈只是對着月亮，就是對着太陽，月兒沒有時對着星星、也是哭呢。我雖不能確定他是南海的人，但是他的口音與我們的太不相同了，總該是遠方的人流浪在這裏吧！

女一——你們怎麼遇見的呢？

女三——昨天黃昏的時候，我一個人花園裏玩耍，便看見他在花園籬牆外坐着。他的眼珠兒沉在深裏，有如深幽的浮雲的月影；他的哭聲，是我從來不曾聽見過的音樂。我像是病了，癡癡迷迷地看了許久，他並不曾注意我；後來他望姊姊這邊來了。——我回到家中，思量了一夜。想睡也睡不着，才一入夢，便見四圍開滿了蓮花，一朵一朵的紅蓮白蓮中模模糊糊地現出來他的影子，他在用他的哭聲招我，我猛猛地跑到他的身前，——窗子已泛起灰白的顏色，病母還在呻吟。但是我完全沉溺在他的哭聲中，我的身子也就出了牠——太陽還不會出來，海水裏上上下下地還綴着幾點星影的時候，我忽忽地跑了出來——請姊姊原諒！我跑過姊姊的門，都沒有進來看姊姊。不知走了多少迷途，終於在一所幽緻的小房中尋看了他，他還是在哭泣……我

緊緊地抱住了他，吻着他那冷冰冰的唇兒，薄荷一樣蘇蘇地，真是我從來沒有飲過的清涼劑！我愛他，愛他的哭泣，愛他的冰冷的唇！我們正在擁抱着，他給了我他的珠串時，姑母趕上門來了！——

女一——我們，不知怎麼，我們的心總愛交給那飄泊無定，不知何處來不知何處去的人們的手裏！——咳！姊姊的心已同尼庵內道姑一樣的枯槁了！時間真是快呀，提起來已經是兩年已前的事了，怎麼還隱約地若在目前呢。我的性格是愛孤獨的，不大喜歡同許多人在一起。海中的姊妹們愛到海上去唱歌舞蹈，四圍總有許多年青的人們圍繞着發癡情，她們也越發滿足得意。我有時也因為黃昏的蒼涼的情調引起我到了海上，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去拉琴，向來是一個人也不會有的。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地過去了，但是有一個人兒也漸漸被我由隱迷中發現了。每逢我的琴聲顫得海上的霧氣最濃密時，若是我猝然轉回頭兒，夢一般地，一個划船的人，把槳放下，支頤注聽，這不只是一次兩次了。回数多了，我們雖然不曾講過一句話，或是微笑一次，在心靈中却不知起了多少次的交應同共鳴。但是，一天夜裏，我拉完了琴，回到海中，他划着船兒去



了，聽着他在遠遠地唱——

月明在中天，

愛潮淹沒了遠山尖，

啊，我的心尖！

翻花的海浪——

誰栽？誰剪？

是愛人，脫下的裙衫！

但是，從此第二天，他忽然不見；十天，一月，總是不見了！我的燕子，由這窗兒放出去的，豈只幾千幾萬，飛遍了天涯海角，竟沒有一個歸來！我是一年多沒有到海上去了，海上變成了什麼樣子呢，……（燕子飛入。）啊，妹妹的燕子回來了！讓我爲你祝福吧！我是沒有希望了；那舟子一定是死了；可是，他若是沉死在海裏，我總該能見到他的死尸吧；我手中放出的燕子呀，竟沒有一個歸來！（遠聞有吹螺殼的聲音。）我不說了，定是妹妹的愛人來了，我怕見生疏的人……讓我在幃後去摺我的燕子，織我的無望的希望吧！（走入幃後。）

☆      ☆      ☆      ☆

鮫人短髮，披輕綃，現於窗外。女三急前隔窗抱吻之。

女三——啊，你的唇兒怎麼不像上午那樣涼的使人全身舒暢呢？

鮫人——因為我的懷內有了愛情了，我的愛人！

女三——你的眼眶裏怎麼不陰雲般的使人氤氳呢？

鮫人——因為我的懷內有了愛情了，我的愛人！

女三——有了愛情，唇兒就要溫熱，眼眶就要清明嗎？

鮫人——是的，我懷內有了愛情了。——我哭泣是在我沒有得到愛情的時候；我唇兒冰冷是在不曾享受愛情的接吻之前：現在，有你給了我一團紅雲般的愛情，一朵玫瑰花般的唇吻，我的愛人兒，我從此不再哭泣。

女三——那麼，你又給我帶了來些明珠嗎？

鮫人——我不是早已都給你了？以後，我是不會再有了。我把我哭出來的，盡都給你了。我自從接受了你的第一次的接吻，聽你第一聲說“我愛你”時起，我便沒有一點明珠由我眼眶裏落下來了；就使有，也不過是淚水了。這半天，我儘在想你，我癡癡地想你，多謝那支燕子把我引到這裏來，啊，我的愛人！我是再也

不想哭，唇兒將從此溫暖了！你把頭兒放在我的懷裏吧！我全身的血脈在沸騰，愛人兒，我們抱在一起接一個熱烈的吻，長久的吻吧！

女三——啊，我愛你是愛你的淚眼，我愛你是愛你冷冷的唇；現在你眼也清朗，唇又溫暖，明珠也沒有一顆：一切都同庸俗的人們一樣了，可憐的鮫人呀，我不能愛你了，你不能是愛我的人！你，你，你走吧！

鮫人——愛情不是比官覺上的喜好更重要嗎？

女三——不，可憐的人呀，你快些走吧！我不耐煩再看這樣子的俗人。你全身的秀美，都失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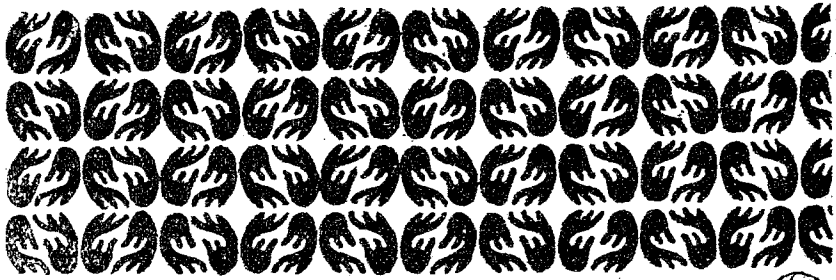
鮫人——啊，我懷內有了愛情了！（女三強閉窗。）啊……我懷裏的愛情呀！……

女三——啊，我可愛的鮫人呀，你死了，你死了！（取珠串把玩。）我把他秀美的影兒珍藏在這一顆顆的明珠裏。（吻珠。）啊，珠兒是冷的，同他的唇兒一般的冷……（吻珠。）啊，我的鮫人一定死了，就是沒有死，也是不能再見了！——方才的，哪裏是我的親愛的鮫人，不過是一個魔鬼的化身……啊，我親愛的鮫人——姊姊，你的燕兒，……銀白色的窗外……我的愛人呀……

（遠遠吹螺殼聲甚久——）（幕）

## 正 誤

本刊第一期所登「魔鬼的俘虜」一文，篇首引用詩句係「王之渙」作，因一時記錯，誤為「王昌齡」，特此更正。



④

# 沈鐘

---

1926

## 第 四 期

---

### 目 錄

【無聊事】——答創造社的周全平	陳煒謨
慶滿月	楊 晦
高爾該自叙的三部作	有 熊
遺言	羅石君
西風吹到了枕邊	陳翔鶴
佐治桑德與藝術上的理想主義	陳煒謨
默	馮 至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號出版）	

每半月出版一次。

報費零售每份八分，外埠連郵九分。

預定半年國內一元，國外一元六角。

全年國內一元八角，國外二元二角。

發行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

北 新 書 局

我們在昨天才知道，原來我們在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成了「名人」「文壇上的健將」——而且還由北新書局『由紅利中勻出一滴痰汁來收買』。這些聽說都是事實。但事實大抵是無聊的，而且一起頭大約就不易收場。這期早已付印，只好把這長的一段事實添印，以後如遇這樣的事實，便不再添印，和別的稿子一起編入。

## 『無聊事』——答創造社的周全平

陳 煒 謨

(一)

看到了第二卷第二十三，四期的洪水。

這是朋友X君特地給我送來的，他知道我並未「既富且貴」，沒有多餘的錢財來買這東西。他說是這聯與我們有關係，叫我看看。

許是我自己的偏見罷，我總以為洪水沒有創造社出版部的「夥計」們所經營的A II有趣，不大愛看牠。我們看A II可以知道某「夥計」的綽號叫「白皮鞋」，某「夥計」新縫了一件閃光嘩嘩(?)的夾袍，某「夥計」有一晚上沒有在出版部睡覺，諸如此類「閃光的」消息，亮晶晶地。看洪水便不如此，所以我不喜歡牠。

但也有時仍找着看。記得有一個英國文學家說過，他說他看報總要留到散步後很疲倦的歸來的時候看；這樣，他很高興在這時看見外面攘攘的世界在做些什麼，人類又新發現了什麼自己套上的枷鎖，什麼新的無效的勞力，新的危險和爭鬥的事情。他是不願意把新鮮的早晨給那些愚笨和不幸的事件佔據的。我却並不如此。（我應慎重地聲明，我決不，決不是什麼文學家，雖則周全平曾說我們是「名人」「文壇的健將」）我看報總在早晨，看雜誌呢，大抵是在「打呵欠」的時候，如周全平所云。在這時候我總懷想那亮晶晶的「閃光的」A II，可惜牠早已停版，這真是「文壇」上的損失！

剩下給我看的只是這樣的一期洪水，真是「不幸」啊！

## (2)

說是與我們有關係，不妨看牠一看罷。

原來創造社的周全平開口了。這是我意料不到的，我們在沉鐘半月刊上登載的那則小小的啓事竟會引出他這麼長的一篇文字。「這就是自己有了刊物的便利了！」我想，周全平說得不錯。不然，我那能在這裏寫這一篇文字？記得從前我們幾個朋友從腰包裹裏掏出



錢來「合股」辦沉鐘週刊，那時是何等的困難！看見別人的刊物總是一期，兩期地繼續下去，不知不覺就出了三十期，五十期，自己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只弄出了這一點點。朋友C就非常爲這事難過，常常對我說「你看人家——！」意思之間確有許多「事實上的關係」，不是周全平看得懂的。

“這就是自己有了刊物的便利了！”我一面看着已出到了第二卷第二十三，四期的洪水上那篇大文，一面歎氣說。

據那篇大文說，沉鐘的啓事「有背事實」，列舉出了許多。同時也「表白」了不少他們自己的事實。最重要的是——

「然而許是因爲「時勢」的「變遷」太少，在「暗潮」的角落裏「打呵欠」的人還多，所以這小小的出版部成立不久，就有不少的友人來託我們幫他的刊物出版的忙。假如我們資本多些，我們自然能使這些人都得滿意，可是因「事實上的關係」，印預定的創造社叢書還來不及，那裏還有這麼大的餘力呢！於是我們便得罪了不少的友人，增加了不少的敵人。

沉鐘半月刊便是失望而歸的一個，沉鐘半月刊上的

啓事便是我所說增加了不少敵人的證明。」

真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如此的不公平」。  
「不公道的上帝啊！」這是人放的還是狗放的屁！

然而這些又都是「事實」！

且讓我來就事實說事實罷。

事實是，在去年陽歷的十二月底或今年的一月初，我  
忽而接到一封創造社的信：

【焯莫先生：

我們的創造，已決定出月刊，於十五年三月一日發  
行創刊號。我們息聲潛影，蟄伏了一年餘，現在該起  
來說說話了罷！此信到後請你於二十天內，寫點東西  
來，壯壯聲氣，創作也好，論文也好，翻譯介紹以及雜文  
之類都可以。

成仿吾

郭沫若 同啓

郁達夫

同時陳翔鶴，馮至處也接到得有同樣的信。我們  
當時沒有寄稿，僅只由翔鶴去了一封信，說我們的稿  
件，如果每人寄一篇，便有不少，怕創造月刊上容不  
下，而且我們希望稿子不經人選擇，（因為總是要自己

選擇過才肯寄出的。)

「其後」便接到一封周全平（就是同一的周全平！）回來的信說：『翔鶴先生——你的來信真使我快慰。…關於你們的好意我個人是十分欣然承受，我想他們一定也歡迎。……』（以下說了許多恭維沉鐘週刊的話，因為與這裡說的事實無關，暫不發表，雖然這也是事實。）這封信的日期是一月十日。在中間還說「……假如順妥，我想淺草社便由出版部來幫助出版的事情。」

「其後」不久又接到一封周全平的信說：「稿件的同等待遇，自無待言——或許因為是客，更反看重些呢……」在信的末尾又說：「你們的叢書如已編好，如願給我們印，便也可以着手起來了。」這封信的日期是一月十七。

「其後」我們想，創造社的人已不少，支持一個月刊大約不難。而且，「假如順妥」，不是「便由出版部來幫助我們出版的事情」麼？所以我們便同他接洽印半月刊。至於叢書呢，那是「如願給我們印，便也可以着手起來了」的。

「其後」便由陳承蔭（即是周全平所說的上海的一位沉鐘同人。）與他交涉印半月刊事。這交涉是三月

起首的。這之間，周全平便不大來信。但交涉的情形在承蔭給我們的信中可看得明白；因為這也是「事實」，我且把最重要的一封發表在這裡罷。（這封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六日。）

『焯讓，翔鶴二兄：

快信收到矣。前數日有函致京，想鑒及。

全平不是先前答應我等落葉出版了印爐邊麼？在該書將出版時，我把原稿送去。後來該書出版了，我去問時他又說已排「少年……」了。現在此書快出版了，但明白他的意思是敷衍，等自己的書重印，初版，再版完了之後再印我們的書。前日他們的夥計周君（那時全平不在家）對我說爐邊一時當難付印，因創造社還有好幾種在排，想印呢，如郭之「銀匣」初版，女神再版，林中，木犀，更有張資平之「兩性問題」可非早印不行，再如鄧著「……」與「……」……（請閱創造第三期便知）。今天又去訪他，又是同樣的不遇，但得了一張明信片，（附此信中——按那張明信片說：這幾天本部全部事務在清理，一切都在忙亂中，關於沉鐘事務，請待數日，俟各事妥貼，當一一詳復也。匆上。全平。）還是不得要領而返。他信中說的「本部全部事務在清理」，或

卽葉靈鳳說的「我們以前的辦法是理想的，不適用於現在，故想整理一下」，此種「整理」，是否要因營業發達而食言，我還有些懷疑。（前次他們的小夥計對我說「自己的書還多，一時恐不能替你們印呢」。我笑問他今年是否有出版之希望，他說那總可以的。並且他告訴我，郭，郁（？）來信，催全平快印自己的書，勿爲他人作嫁）。所以全平對我們的態度，我實懷疑，且忍耐些時，看他有什麼話來搪塞我。如那時說得不對，我想道破他，勿使他當我們是小孩子看。

至於半月刊，也是同樣的敷衍，先是印刷所太忙，後又以洪水編輯部移粵問題來遷延。如今我問他是否移粵，何時付印，他又來信，說「本部……在清理」……

承蔭上。」

「其後」翔鶴寫了一封信給周全平，大概是叫他明說，不要推三阻四。（那封信現存周全平處，無法發表。）得的回信却異樣；而且不是直接寄來，只是給某君的：

【翔鶴：

給口口（指某君。）的信不知怎的會引起你的爽然，我得我的原意祇是因爲辦事常有的意外而已。至

于「如此」(按他給某君的信是說「事已如此」一類話。)便是仲平已經告訴過你們的了(按仲平君亦創造社「夥計」之一，他告訴我們的是「出版部裏另外一二人之意見也可以生效的，沉鐘之不出，大半也爲這原由。’)可以不再寫，因爲我不願再寫這種無聊事，所以省去了。

全平——七月九日。』

這些自然都是「無聊事」，但因爲周全平既然要講事實，事實又這麼無聊，也沒法。誰說「時勢」的「變遷」不大！(自一月十日周全平來信起，至七月九日止，一共不過六個月。)

從上面這些事實裏，我們可以知道：(1)沉鐘社並不會「來託」，先叩創造社的「陰德」之門，什麼「失望而歸」一類的「謊語」，簡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2)沉鐘的啓事不特不「有背事實」，還很「讓過別人」而且「公道」呢。因爲「啓事上說」的只是這麼一點似通不通「射他耳」。——

說創造社「壓迫」別人。事實呢，看上面信裏說的很「變遷」的「時勢」(是「時勢」，不是周全平所說的「勢」，因爲創造社雖然「得有幾千元來經營一件事業」，但那是「靠許多青年讀者的助力」，才得有的，所

以或者說不上得「勢」或「一旦失了勢」，像「既富且貴」得「紅利」做官一般），就可以明白。

說創造社「不曾創造」。這大約要照「創造」兩個字的本義解釋。創造月刊雖然「風行全國」（據創造社自己的廣告說），但是否真的創造出了什麼，那就很難說。至於說到「節產」，我們倒有點抱歉，一本本的洪水不都是「名人的名文」麼？

其實天下的路寬着哩。不一定要把別人打倒，自己才能「站起來」（對不住，又用沉鐘啓事上的話。）要中國作文章的人都出你們的門下，都受你們的影響（說句良心話，現在比較能作幾句文章的人大抵都受我們所極看不起的洋鬼子的影響。）正若要沉鐘同人都「合股」（再對不住一次。）來加入創造社，在創造月刊上發表文章一樣的不可能。而且，不是要「慎重將事」麼？到那時候，那時候啊，如果時勢真的變遷了，周至平又遇着叢書或半月刊一類的「事實」，又要「對股東負全責」，其將何以自己打自己的嘴吧？！

至於斷斷於計較那半月刊交稿的日期是「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及那叢書是「始終祇看見過一冊」或者兩冊，我以為比上面的信更「無聊」。請問：你

既無誠意印，人家交給你幹什麼？周全平和「上海沉鐘同人」之一的陳承蔭，雖然不大與他「謀面」，「又復」不「詳答」他的「信」，但那時還未成爲「敵人」，不是不認得的。早先，如果周全平能像現在樣的「大快己意，爲所欲爲，不再像從前那麼拘泥，豈不就「粉白」了些嗎？

如果這樣，「上海的沉鐘同人」之一的陳承蔭不特要把「他們的第二期始終不肯拿來」，連第一期也要收回；叢書呢，「一冊」也不讓你「看見」！

### (3)

然而……

「不幸」……

奇怪得很。在不知什麼時候，又……

原來我們成了「名人」了。被人「收買」了。成了「文壇的健將」了。而且使他們「對於友人和敵人的認識更加深一層」。

事實就是周全平說的：

「因爲本錢小，所以不能如大書局之從紅利中勻出一滴殘汁來收買名人的名文；因爲經驗少，所以不能如他書局之東欠帳，西欠債來敷衍一般文壇的健將」。



「於是，我們便得罪了不少的友人，增加了不少的敵人。」

「無論如何，淺草社同人 和北新掌櫃合作在一起，在我們雖樹了敵，但在我們恰因此而解了宿怨，豈不大積陰德！」

「不公道的上帝啊！」這是人放的還是狗放的屁？這一回我真不只要「射你的耳」！（按這四字是恭錄原文。）

在沉鐘半月刊上不是明明說過嗎？但有些人連「事實上的關係」五個字也看不懂，我真地白費了許多功夫（不止「三分鐘」呢。）來同周全平講事實。在先我還以為他總有些「粉白」的，所以我們在沉鐘第一期的啓事上只說了「出爾反爾」（那就是說，自己打自己的狗嘴）。現在看來，這一點也說不上了。

原來他會在那裏「大積陰德」！積陰德據說是光宗耀祖的事，（至少也跟「既富且貴」得了「勢」而且「闊」了一樣。）但這總該歸到那些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人身上，因為一打了嘴吧，就是有辱祖宗的。至於——  
明明白白地說罷——

（甲）我們沒有「名」，大約也不會被北新書局收買，因為「收買」，據說是總要拿幾個錢的，我們現在還

沒有到北新書局去作「夥計」——將來大約也不會的。  
沉鐘是每期由北新書局送我們一百（注意：不是亮晶晶的「閉光的」「粉白」的大洋呢！）——是一百本書，沉鐘半月刊，送給我們分贈那些「友人」的，並不是領薪水；像周全平每月在創造社出版部支五十塊錢一樣）。

（乙）在中國做人，大抵是不「富」就該且「貴」的。但我們沒有那種本領。所以從前不會，就是現在也不想，將來也不想什麼人的門下去這樣做。

（丙）何以和「北新掌櫃」又能合作在一起呢？豈不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吧？曰，非也！這就是周全平所看不懂的沉鐘啟事上說的「事實上的關係」。（如果還看不懂，我可以悄悄地對你說一聲：沒有人肯來和我們合股，我們沒有錢來印書！書一定要印，那自然還是想「出名」。不想出名還印什麼書呢？這是阿Q早已告訴我們的哲學。

（丁）至於把我們和那般誣蔑你們有「秘謀」的人一起「認清」，說是「敵人」，這不知是何用意。我想，不是友人未必就是「敵人」罷？質言之，成爲路人而已，不相干。這就如不是「粉白的」，未必就是「黑毛的」，因爲「世上的事情」什麼沒有呢：還有那雖躲在暗黑的角落

**裏然而並不打呵欠的，不白不黑，不用「事實」證明就很難「認清」的東西。**

九月十七日



Garcsoa, un bock!

(夥計，一杯啤酒！)

我著作來娛悅自己，恰如  
我叫我的午餐一般；如果我的  
書賣出去了，我也沒法禁止牠  
——那是一樁偶然的事。

但是你靠着作生活。

是呢，但是生活只是一樁  
偶然的事——藝術才是永久的。

George Moore:

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 慶 滿 月

楊 晦

在野地裏。靠近秦家墳地東北角的一間窩棚。門前放有兩條板凳，上面並架有秫秸鋪成的蔭棚。

墳是背西朝東的方向。周圍兩行白楊樹。主墳立在正西面的中間，按次序分向東南，東北雁列着兩排墳堆——俗呼墳“兀突”。西北角浮厝着一具未入土的棺材。靠墳地的東面和北面種有一大片的香瓜；至於南面和西面是一塊草原——俗呼“甸子”。

瓜地東邊有一條小河，俗呼“溝岔子”。水大的時候，可以聽見水流的聲音。

這個地方距堡子——即村莊，約有二里遠近。夜間能望見堡中的燈火，並能聽見鷄鳴狗犬以及呼喊一類

的聲音。

這是一個夜幕剛撒下不久，尙能隱約地辨識出微許白日的光景的時候。老劉頭手提着一筐香瓜，從瓜地裏走出來。迎面遇見從堡子下來的柳先生。

柳先生——這麼黑了還下瓜嗎？你這老頭的眼神真好！……不要淨下些生瓜頭來。

老劉頭——（放下瓜筐）。說的！真他媽的！就是閉着眼睛都不會錯。成天地淨下生瓜那成嗎？

柳先生——你老頭的眼神真好！我若是到你老這麼大的年紀，不瞎了也差不多。現在就有些發花了。

老劉頭——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是幹什麼的？我若是像你一樣不得餓死嗎？

柳先生——這話也不一定吧！我比你有什麼好的地方？一天教幾個小孩子，唔唔呀呀地有什麼意思？這種年月成天地查私塾查私塾地鬧個不清，一年到頭教不出幾個錢來，卻担驚受怕個了不得。“小孩子王”，你當容易當嗎？我再分有落子早洗手不幹了！

老劉頭——總比我這“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強吧！你肩不担擔手不提籃，走道穿着襪子鞋；風吹不着雨淋不着，養得白淨淨的，不比我這樣好嗎？像我這苦

命貨，若再早早地就眼花耳聾起來；腿脚不靈蹣，又無兒又無女誰養活你呢！你沒看見那老張瞎子嗎？連趙大屠戶的“花子房”裏都把他趕了出來。這幾天他就在我這窩棚的煙角裏圍着對付過夜；再撿些爛瓜皮吃。他有時候半夜裏跪在磚頭上向老天爺哭訴求死。可是，他又死不了！今個，他到我們東家那裏趕滿月酒去啦，到這時候還靡回來。……

柳先生——真的。你們東家的滿月酒辦的那樣熱鬧，你怎麼也沒有去道道喜，喝兩盅！

老劉頭——我那騰得開身子？喜是頭半晌去道過了，那是求孫四給照料了一會，回頭來也不知是狗跑進來打架，還是小孩子們來偷瓜，給磨磨了一大片。後半晌更離不開了。不過，我們東家總算是想得到，不怪“道道去”了一輩子。吃晚飯的時候，打發幫忙的給我送來了兩碗菜，還有一大壺酒。……你吃瓜不？

柳先生——我先不吃。等我回去的時候，要帶幾個走。……秦老爺在我們這一方誰不知道的？人又行，家道又好……這回又是個晚年得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心裏一高興，自然會想得齊全，做得周到。不過……



老劉頭——不過怎麼的？對啊，晚席不還靡散嗎？你怎麼這們早就出來啦？

柳先生——晚席散？早呢！那幾個醉鬼得着不心痛的酒肉，不吃喝個發行嗎？我也不大能喝酒，看那種樣子又看不慣，只是草草的吃了兩碗飯就溜出來了。這個時候第一幫不過剛完；等到第二幫第三幫都吃喝完，不到半夜怕不行呢！常言說的好：“樂極生悲”秦老爺聰明一世，胡塗一時。這回勾當鋪張的未免太過火了。那有一個辦滿月，居然操辦三天的？

老劉頭——這裏頭還有什麼“不吉嗎”？

柳先生——“不吉”倒沒有什麼“不吉”的。常言說的好：“吉人自有天相”“一福壓百禍”。看秦老爺平素為人的德處，倒不會有什麼“不吉”發生的。不過，這幾天晚上，野貓子不斷地在他們的房前房後哭笑：這個實在很“不吉”。你成天在這里給他們看墳，不知道你發覺什麼動靜沒有？他們這座墳地原來葬的並不壞；不過因為主墳葬錯了幾步地位。不然，他們秦府上會大發跡的。我常勸秦老爺破出幾文錢來改葬一下；他總不信我的話。那個厝子（以手指向西北角的浮厝）。厝的頂不合式：主家宅人口不安。……

（說話時候，忽然在西北方面發現一道閃光。兩個人都不覺地打了一個寒噤）。

老劉頭——（放低了聲音）。這幾天晚上，搭着也沒斷下雨，墳裏頂不安靜啦。大概總要到半夜時候，雷一響，那個厝子裏馬上就跟着發出哭喊的聲音；跟着就散遍了墳的四角，在雨聲裏混雜着哭的聲音。

柳先生——（聲音不大自然地）。原來也難怪。今個不是你們東家奶奶的二週年嗎？他們都光顧着慶滿月了，恐怕連紙都忘燒了。

老劉頭——紙我倒是替燒了；不過他們家裏並沒有來人。

柳先生——你想誰還顧得？老太爺是嘴合不攏地抱着滿月的兒子高興；你們那兩位少當家的真不是東西，就知道撇嘴拌舌地生氣；那兩個少媳婦更不是東西，一天那們唧唧咕咕，不知搬弄些什麼——若沒有她們兩個會好的多。將來不知要出些古怪道兒呢？

老劉頭——有老頭活着諒來她們也不敢怎樣。

柳先生——那可說不定。那兩個小東西什麼壞道子都有。你不知道嗎？以前就因為定你們這位當家奶

奶，不知道吵了多少次架啦。後來就因為知道她雖然還是個姑娘，已經四十多歲，老頭子又六十了，許不能再生長了；這才安靜下。以後娶過門來，看老頭那樣地信寵，更都捱受不得，不知撥弄了多少是非。那天不念誦幾遍“裝老衣裳”和拐杖的話。我們緊隔壁，什麼不知道？

老劉頭——不過我們這位當家奶奶臨過門的時候，也鬧的太不像樣了：無論你多大歲數，這總算一件大喜事。凡事只好聽天由命，光鬧弄一陣又怎麼樣？

柳先生——咳！你不知道這里頭有好大的關係。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從小就是一個最聰明不過的人；決不會胡攪蠻纏，橫豎不懂地歪辣。就看她自從過門以來，兩個媳婦那樣蠻纏歪辣，婆媳間竟總也沒有當面吵過嘴。這很不容易。秦老爺有時看不過眼，同兩個媳婦鬧一陣；她卻總也不大理論。老頭總願意讓她管屋裏頭的事；她卻讓兩個媳婦來管。她對於什麼事情都是平平和和地處理。兒子媳婦們一常了，也就不再怎樣鬧騰。一有這個兒子可就翻天了。過去的事情又都提起來。什麼“老養漢精”，“攪家不賢”……一類

人家說不出口的話，她們總是屋裏屋外指雞罵狗，指山賣木的亂罵。什麼傷門神，攪死了親爸爸，不知還要妨死誰呢。……

老劉頭——這也總怪她當時鬧的太過分了。若不是秦老爺那們懂事，誰肯娶親婆來幾抬壽衣幾抬拐杖？就是歲數大了不忌諱，也要差不離的。

柳先生——你想一個人要到四十二歲才出嫁，又嫁的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她心裏會好受啦。古語說的好：“女子無才便是德”。女人要太聰明了，又念過幾年書，真不是一件好事情呢！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就吃了這個虧。從小那樣聰明，那樣嬌生慣養，趙老爺當時真看成掌上明珠，特意請位老先生教她念書識字。不過，在屯堡裏有了知識學問有什麼用處？到歸終，弄得高不成，低不就；自己看不起窩窩囊囊的莊家院，莊家院的孩子誰又敢娶這樣的媳婦？教她的那位老先生是我的老表叔，我以前也跟他上過學，他倒有心給我提。

我們家那時候雖然比現在好，要比起趙家來，自然差得遠；我小的時候念書又笨。一探聽口氣知道不行，也就罷論了。以後，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一含糊到了二十多歲就不好辦了；老頭也急起來了。不過越發

爲難：黃花郎找不到；‘填房’要待孩子。總是幾方面的不湊巧。我那時候已經娶了親，不過不知道爲什麼總愛留心她的親事，有時看她一天比一天老起來，也替她着急的很……趙老爺更急啦，四下託人給提媒；不過先前還有人管，以後因爲管幾次都不中用也就不管了。聽說她那時候外面還不怎樣顯得急，常常對她的嫂嫂們說，“我已經等了這多年，青春算過去了，如果不遇對合式的，我寧肯當個老處女，任着終身不嫁”。聽說她那時候還在一天到晚的看紅樓夢；賈寶玉，林黛玉的消磨時光。

又過幾年，她到了三十幾歲，這可真難了。哥哥嫂子們也漸漸地說起閒話，覺得家裏養活這大一位姑娘不成事情，年月又荒荒亂亂的。她自己也變樣子了。這時候，他們老太太又去了世；老頭也沒了主意。她一天常是頭不梳臉不洗的在炕頭磨磨；紅樓夢也不看了；臉色瘦得黃黃的。我那時候還看見過她一次；心裏真替她有點傷感！她的侄兒侄女們還常常扯着他，要她給講洪月娥羅成，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我看她的眼圈都有點紅了！

【又從西北上發出一道閃光。這時候天已大黑，

西北上的密密層層的黑雲，漸漸地瀰漫開。】

柳先生——啊！時候已經不早，西北上又來了雨，我不要淨談人家的閒話了。

老劉頭——這個雨一半會上不來，還沒有起風呢。

柳先生——咳！人真是沒法！作男作女，作老作少都不容易。……趙老爺當時真急壞了。上年紀的人那攤受得這樣事情！後來，到了去年，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已經四十二歲了。這時候，好歹算是成就了這一們親事。不過，女人至多不過四十五歲，以後那里還能“開懷”，生兒養女。你想嫁一位六十歲的老頭子，那能那們準成，一兩年內就會養個兒子的？再一旦有個好歹，老頭子一死，一個沒有兒女的寡婦落在先房的兒子媳婦手裏，那可怎樣過活？再改嫁嗎？那成個什麼事情？“半路出家”就够糟糕的了；你想“老來出家”的滋味能不能好受？她同我媽處的挺好，沒事時常到我們這邊來同我媽說閒話。她說她這不是出嫁，是進的殘廢養老院。她說她並不想什麼教過日子，要怎樣來過日子，只是等着死；只要她能以死在老頭的前頭，因為老頭待她還好，她也總算死的很幸福了；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老頭的歲數比她大的多。所以，她對於她的將

來的死，很慶糟。我媽也常勸她說，一年半載的要生得一男半女那就好了；“四十九還養個吹鼓手”呢，你才四十二歲，那能就算沒了指望？她聽着也好像有點高興，不過接連又嘆口氣說：只能這樣指望罷了！

她過門後總有半年多，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兩個媳婦常常尋是尋非的想法嘔氣，趙老爺又因為她過門時那一鬧騰，一氣一急，舊病發作，沒有幾天就死了。不過，她總算是識大體的，不管怎樣，外面總是那們和和平平的，家裏什麼事情也不管，什麼事情也不問，都交給兩個媳婦隨便怎樣辦。

天隨人願，後來，她竟當真懷了孕！我們差不多成天見面的。那時候，她的神氣就漸漸地不同了：臉上也露了一些喜色。不過，還有點拿不定，所以，有時又很慶糟：不知道將來生的是兒是女，是禍是福。這又是頭一胎，更不知怎樣才好。這時候，她雖然對於媳婦們的蠻纏歪辣還是不理，對於家事可不像從前那樣不過問了。

這真是神佛睜眼！在上月竟生了一個小子。老頭子高興極了：手挖抄着，口直是合不攏來；她自己更不用說了。不過，兩個先房的兒子和媳婦可都氣得鼓

鼓的，眼睛都紅了。老頭子越看他們這樣，越作給他們看，故意的氣他們。這次的滿月要辦三天就因為這個關係。聽說昨個晚上，老兩口子坐在炕頭上商量了半夜。你們東家奶奶這回也不等着死了，掂算起將來怎樣過日子的事情了。對於屋裏的事情要怎樣辦，屋外的事情要怎樣辦，對於先房的兒子媳婦要怎樣，對於自己的兒子將來要怎樣，聽說都商量好了。……不過，同時，他的兒子媳婦們也都在個人的炕頭上商量着要怎樣處分家產，怎樣對待這“老養漢精”和“小王八犢子”！我今個過去看，他們的神氣都不大對。我恐怕他們家裏要有什麼變故發生；心裏再想起這幾天晚上的野貓子和那個厝子，我滿心裏不安靜，坐不住，勉強吃了兩碗飯就到這里來了。這坟裏又有鬼哭的事情，……

【說着又發出一道閃光，遠遠地並有隱隱的雷聲。同時，從堡子裏傳來一聲非常尖銳非常悽切的野貓哭聲，接着一陣嘈雜的人聲，一陣羣狗的亂叫。】

老劉頭——你聽這是什麼的哭聲？

柳先生——啊！不好！這就是那野貓子的哭聲。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你聽那狗咬人叫的……



(同時，坟的西北角也隱約的聽見一些啜啜的  
聲音。兩個人都有些驚疑不定起來。)

老劉頭——你聽那里。(向西北角指示。)

柳先生——啊啊！……………

(墳西北角的啜啜聲寂然了；堡子裏的喊叫吵  
嚷聲音也隨着靜下來，只賸有一兩隻狗的  
汪汪叫着。)

老劉頭——這種年月真不知道出什麼禍事！也許  
那淹死鬼要在今箇捉替身吧！去年不就是今箇這天，東  
頭的二小淹個半死。要不捉到一個，是不會放鬆的。

柳先生——這種事情誰說得定？冤冤相報，是逃  
不了的，不知教那個倒霉的遇上。還有一宗，你們從  
前那位東家奶奶她淹死的也太奇怪了。怎麼那些人過  
河，單單把她淹死啦？這口怨氣是不容易散的。

老劉頭——老天爺睜開眼睛吧！我明個就替你多  
多的燒紙錢。……………

柳先生——“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沒做虧心  
事，不怕鬼叫門。”反正，找不到我的頭上來。天  
快有半夜了。你聽那隱隱的雷聲，你看那一道一道的閃  
光，恐怕這回雨是真要來了。我得回去啦。別教雨把

我隔在這兒。

老劉頭——可也是。你聽風頭也來了。……你自己敢走嗎？

柳先生——叫你說的！這麼大的人怕什麼？（不過說着真有些驚懼起來。）……不過，我總覺得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的……（說着抖了一下）。這麼大的人怕什麼？……

老劉頭——反正，離堡子也不遠吧。那不是秦家點的明燈蠟燭的。……可是，你不是要捎帶幾個瓜走嗎？

柳先生——還看得見挑嗎？

老劉頭——用不着看。這還有不知道的？……（在瓜筐裏撿瓜）。……這是“自來生”，這是個“頂皮紅”。……

柳先生——有“老人樂”沒有？挑兩個。

老劉頭——有。這有兩個頂好的呢，管呆又起沙，又爛糊，又甜。你們老太太要吃嗎？

柳先生——是。我媽，臨來的時候，告訴我的。她想“老人樂”吃，想了有兩三天了，都沒得工夫來買。

老劉頭——早說，不就隨便叫孫四給帶去啦。……

撿好啦，共計十個殼不殼？

柳先生——殼啦。

老劉頭——寫你三角錢的帳吧，那兩個“老人樂”送給你們老太太吃好啦，不必算錢啦。你怎麼拿呢？

柳先生——你還是照數寫吧。你這們大年紀啦，苦苦辣辣的種點瓜，還白吃你的怎麼好意思？……手巾包不下，借你一隻筐好啦，明個頭半天就給你帶來。

老劉頭——好吧。……是誰，你聽！這們哈哈咧咧的？

柳先生——許是堡子裏又下來人啦，不過誰這晚還到這里來？走道的人吧？

老劉頭——不對。……(咳嗽一聲)。誰？……

遠處的聲音——我……我……我……老劉頭！你怎麼連我都不認識啦？……

老劉頭——原來是張瞎子！我當是誰呢！嚇我們一大跳。

柳先生——他大概喝醉了。你看他“裏拉歪癩”的；舌頭都發黏啦。

張瞎子——(踉踉蹌蹌的走來)。那是誰？柳先

生嗎？ 你怎沒喝喜酒去？

柳先生——我早僂過啦。 現在席都散啦嗎？ 你來啦？

張瞎子——人都亂啦？ 可不是人都亂啦嗎！ “野貓進宅，無事不來” 。 人能不亂嗎？……

老劉頭——怎麼剛才真是野貓子哭嗎？

張瞎子——（不回答他的話）。 人不散——啊，不亂怎麼的？ 我剛剛端起一盅酒來，還沒有喝到口呢，……東家奶奶嚇哭了，小寶貝呢，小寶貝也嚇昏了。 ……我的酒壺也灑了，酒盅子也打了。 ……鬼哭神號，鷄叫狗咬……啊！ 野貓子哭號……啊！ 都亂了，都散了！ ……野貓子呢？ 野貓子跑了。 我看大事不好了！……

柳先生——這個人是喝醉了，胡說八道的一陣，聽不出什麼來的。 大概也許不會有什麼大事情。 當時不過哄了一陣就肅靜下來，……不管怎樣我得先回去啦。 這雨可真來啦。

（電光不時的閃耀，雷聲逐漸的大，風勢逐漸的緊。 白楊樹葉的蕭蕭聲音，使人驚悚。）

張瞎子——（扯住柳先生的衣袖。） 你怎麼要走

啦，我剛一來？

柳先生——（甩開了衣袖）• 我要回去啦，天氣不早啦•

張瞎子——你要回那裏去呢？爲什麼這樣急呢？早呢！不是剛黑嗎？……

（柳先生走開了•）

張瞎子——你回到那裏去呢？你有家嗎？……你家裏有個小娃娃嗎？……你爲什麼這樣急呢？我一來你就走呢？……人家有四急，你是那一急呢？……“火上房，狗趕羊，牛犢子跳井，老太太上床”……劉頭，你的牛呢？……張瞎，我的媽呢？

老劉頭——你這是怎麼啦？你喝兩盅尿臊酒，喝人肚裡還喝狗肚裏去啦？你趕快安安靜靜的給我睡覺；你若再這們瞎說八道，我這裏要不留你了•……

張瞎子——我……我……我沒有醉……（踉踉跄跄的倒在煙囪角下•）野貓進宅，……無……無事……不來•……牛犢子跳井，老太太上床……

老劉頭——喝了兩盅酒，就這樣了，咳！……不過，這總不是好兆頭•……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我們東家還能出什麼變故嗎？……事情真難說了！……

這幾天總都是這麼不安寧的……

張瞎子——（醉夢中）• 野貓子哭了……小寶貝要……野貓進宅，無事不來……

老劉頭——這一定不大好，野貓子那有無故哭的？……這墳裏又是……老天爺你睜開眼睜吧！……

（大雨已經到來：急風暴雨，奔雷閃電，一時並作。老劉頭躲到窩棚裏，還不停的喊“老天爺”張瞎子也不住的不知嘟囔些什麼。

（驟然響出一聲極大的霹靂，差不多要把窩棚給震倒的樣子。隨着雷聲，墳的西北角馬上發出一種非常銳利非常慘切的哭喊；同時堡子裏也發出一種相同的哭喊同墳裏的遙相對應。墳裏的哭聲浸潤了墳的四周好像在響應一般；堡子裏也隨着那一種哭聲引起一陣嘈雜，狗到處都汪汪地亂叫起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延殘了許久許久。後來，雷聲漸微，風勢漸弱；墳裏的哭聲漸漸混在風雨聲裏，但覺得一片的酸楚悽苦。堡子裏的哭，喊聲音漸漸移到堡子外面來，一陣陣的忽高忽低，忽強忽弱，忽遠忽近。

張瞎子——（在煙囪角被風一吹雨一淋雷一震，一時酒湧上來，從睡夢中，翻身起來，大吐了一陣。嘔吐後，酒散了，冷得渾身抖戰。在閃光裏照出他那幅恐怖可憐的圖畫來。他冒着雨跪倒在地苦苦的哭訴起來。）老天爺呀！你忘記了我嗎？你怎麼不“叫我去”呢？劉三禿子，李大個子……都是年輕輕的小伙子，你怎麼都叫了去，偏留下我這老不死的作什麼？像人家李老爺，富老爺，有兒有女，又有家道，就活個百八十歲的又有什麼？老天爺你偏留下我這老不死的作什麼？……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什麼不叫我這個瞎子去呢？我一天就這麼瞎摸瞎撞的，不管是下雨。是陰天，東拔踏一踏又西拔踏一踏。我這樣的瞎眼貨還活着作什麼？我白天望不見太陽，黑間看不見星星月亮；春天看不見花開，秋天看不見葉落。老天爺你可憐可憐我吧！……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什麼不叫了我去呢？我這個堡子串到那個堡子，這家大門挨到那家大門；我叫苦連天的喊破了嗓子：大爺爺！大奶奶！你賞我一碗飯！隔兩天不定吃上一個飽，隔三天不知要挨

上幾回餓。老天爺！像我這樣的苦命貨，你偏留着我作什麼？……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什麼不叫了我去呢？我過了今箇，不知有明箇；我過了一天少了半晌。我走到那里，人家說我是偷小鷄子的。我長了爛瘡，人家說是什麼傳染。死狗們偏扯我的破衣裳；蒼蠅專釘我的爛瘡。大人們給我一碗冷飯，小孩子們要在裏頭吐上一口痰，說這是替我加鹽醬。老天爺呀！像我還有什麼個活頭？……

老天爺喲！你快可憐可憐我吧！我簡直要凍死了！我已經在水裏浸了半截子了！……老劉頭你睡了嗎？……你的窩棚裏沒漏嗎？

老劉頭——（在張瞎子哭訴的時候，他專注意在那堡子外的哭喊聲音。那聲音愈來愈近，漸漸能以辨識了。）你快別哭啦。你聽那好像我們東家和東家奶奶的聲音。啊！老天爺喲！這不知是要出什麼變故呢！……你快進來避一避吧。這裏頭也漏了，還不怎麼要緊。……

（張瞎子摸索着戰抖抖的爬進窩棚裏去。）

老劉頭——他們……他們在溝沿……作……作……



張瞎子——（抖索的顧不得說話）•哼……哼……

秦妻的聲音——（大笑）•哈哈哈哈哈……我有了兒子•……我的小寶貝……（笑聲收不轉來，於是放聲哭嚎起來•）我的寶貝呢？……野貓子給嚇死了嗎？……那明明是大媳婦給捏死的！……

秦老的聲音——不好！……她跑到溝沿邊上了•……水流那麼急……（忽然水裏撲通一聲。）可不好！她跳到水裏去了•……天呀！這可怎麼辦呢？……

柳先生的聲音——不是……不是……不要急……你聽那不是她的聲音嗎？……她向南甸子跑去了•……我們趕快的趕上去•……

鄰人們的聲音——對了•……對了•……她向南甸子跑去啦•……我們趕快追上去……

（他們一邊向南邊的甸子跑，一邊嘴裏不住的嚶喝着•聲音漸漸的遠了•

（忽然又響一聲霹靂，跟着一陣急雨，墳裏的哭聲又作•）

老劉頭——老天爺喲！這可怎麼好呢？老天爺你保佑我們的東家吧！……

秦妻的聲音——（從南甸子折向墳地方面跑來•）

啊！我的小寶貝，你好可憐兒孺！……你還沒見過太陽呢！……你跟媽媽葬在一起吧！……你不要離開媽媽，他們要謀殺你。……哈哈哈哈哈……我的寶貝笑了，我的寶貝要吃奶呢……你等媽媽解開懷兒……（這時候已經跑到墳裏來。在閃光下照見她在懷裏緊緊搜抱着一個已死的嬰兒，不時的親吻，不時的撫弄。）……拍拍小孩腫臉！……虎來啣，狼來啣，老媽虎子跳牆來啣。……哈哈哈哈哈……（忽然撞在一個墳堆上，摔倒在地；半天的工夫才爬起來）。哦！這是誰設的陷人坑？……怎麼都要傾害我們娘們孩子嗎？（一轉身又撞在楊樹上）。誰這麼劈了我一鐵錘？嗷啣！劈斷了我的腰啣！……嗆呀！……劈掉了我的寶貝的小腦袋啦！……我的媽娘啣！我就這們一顆明珠，誰給我摔碎了？我就有這們一顆星星，誰給我摘去啦？……我的心肝，我的肉兒！……我還能再生養一個小寶貝嗎？……我的頭髮都要白了……我的骨頭都要乾了……

啊，啊，我的小兒子哭嗎？……不是……誰哭呢？大媳婦？你應該笑。二媳婦？你應該笑的跳脚。……寶寶的爸爸嗎？你哭什麼？你還愁沒有兒子嗎？……哇，哇，哇……還有什麼人同我一樣的把

寶貝被人給捏死了嗎？……我的媽媽喲！誰教你生養這樣一個如花的女兒，都已經枯萎了，那禁得再有狂風來吹？……我的媽媽喲！這並不怪你女兒的心氣太高，實在是她的命兒太草草。她剛剛養了一個嬌兒，掂算將來怎麼樣的好好過日子，却突然的被人給捏死。……誰說是野貓給嚇的？……那明明是大媳婦給捏的。……我的兒喲！我一轉身的功夫就斷送了你的小命兒……

啊？我侵佔了人家的地位？我侵佔了什麼人的地位？簡直是胡說，你這個淹死鬼……

老劉頭——我的天爺爺喲！……秦家的在天之靈喲！……保佑你的子孫吧！……

（這時候雨勢又見微，墳裏又聽不見什麼格外的哭聲。只有秦妻披頭散髮的在那里叫喊，怒嚇，哭，笑，亂撞。秦老，柳先生及鄰人等趕了來。）

柳先生——在這裡哪。不過，近不得身那可怎麼辦呢？

鄰人甲——剛才這裡聽着一片的哭聲……

鄰人乙——再有，剛才這裡好像有許多人影……

秦老——不管怎樣，我們只要把她弄回家去再

說……

柳先生——（怯怯的）恐怕不大容易近身呢……

秦妻——（忽然喊叫起來）• 甚麼？ 你要我的命？ 你要捉我的替身？……噲呀！ 你們敢搶我的寶貝嗎？ 你們敢在我懷裏把我的寶貝給捏死嗎？ ………天呀！ 天呀！ 你們太大胆啦！……（一跳，直向瓜地東邊的水溝奔跑。秦老等緊在後面跟去。老劉頭也走出窩棚，向東呆呆的望着。

老劉頭——這一定是淹死鬼捉替身了！ 天喲！……

柳先生的聲音——快點趕呀！ 快點趕呀！ 不好啦！……不好啦！ 跳……（遠遠聽到撲通的一聲）• 噯呀！ 跳下去啦！……水流這們急……怎麼？ 怎麼？ 快扯住！……快扯住！……你老人家這是何苦呢！

秦老的聲音——天喲！我還活個什麼勁呢？我這麼大年紀啦，怎麼攤上這樣的逆事！……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快不要這樣啦……不過，水這們大……人是不到底的……怎麼好呢？……

鄰人的聲音——一定沖下去了！……

另一鄰人的聲音——一定沖得老遠啦！……

鄰人的聲音——這可怎麼辦呢？就這樣眼睜睜的看

着嗎？……

另一鄰人的聲音——這們深的夜裏，可有麼法想呢！……

鄰人的聲音——天也許快亮了吧？……

另一鄰人的聲音——傻話！現在頂多不過半夜……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我們可以先回家去，等明個雨住了再想法打撈屍首……大概也冲不多遠下去。……

秦老的聲音——萬想不到老來我有這樣的高心事！我不知道前生裏造下了甚麼樣的冤孽……天呀！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也就不用這樣想啦！吉凶禍福自有命定，人是沒法想的！……

秦老的聲音——天喲！怎這樣的不容人活着呢？……我已經這們大的年紀，她呢，也很老了，居然生了一個兒子，這樣一個可愛的兒子。這不但她不至於老來無依，我的老景也算能以有了安慰啊！那知道竟遭了這樣的慘變！天呀！你真不容我活着了嗎？……我已經這樣大的年紀，還活個什麼勁呢？你們不要拉着我……你們也不替我想嗎？我這還怎樣活得下去呢？……孩子的媽媽喲？你們娘兒倆等我一等吧！我隨後就來……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

鄰人的聲音——死的已經死了，你老人家願活的要緊……

秦老的聲音——我的天喲！我還顧誰呢？我這條老命，算沒法再活下去了！……我的兒喲！你好不可憐！你也在前生造過什麼孽嗎？還是我們兩造的孽，要在你的身上討報應呢？我已經養了那們兩個現世現報的畜生又娶了那們兩個難得的媳婦，還不够我受嗎？我的老天爺喲！……啊！是你的命中無子嗎？……是我的無德嗎？……天喲！我怨誰呢？誰家出過這樣的逆事呢？……你們預備拉我到哪里去呢？……回家？……我還有家嗎？……我的家在那里呢？……我有兒子嗎？……啊！我的小兒子喲！你死的好苦啊！叫爸爸怎麼不酸心呢？……啊！你的媽媽，跟你去了……拋下我這樣一個大老頭子受那兩對畜生來擺佈嗎？……天呀！容我也跟了去吧！……你們不要拉我！……咳！……

柳先生的聲音——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等到明個我們再來打撈……

秦老的聲音——還打撈什麼呢？……

鄰人的聲音——這水怎來的這們緊？恐怕又打了  
口子了……怎麼也沒聽見鑼聲？……

另一鄰人的聲音——這一定是開口子了。……快  
走吧！怕回頭我們要被水隔在這裡呢！……

柳先生的聲音——吉凶禍福，自有天定。……人算  
不跟天算……

秦老的聲音——咳……嗜……

鄰人的聲音——這水真來了！……我們得從壕裏  
頭走過去……

（漸漸聽不見了他們的聲音。）

老劉頭——（仰天長嘆）老天爺呀！快睜開眼睛  
吧！……這種年月，誰知道竟攤上什麼禍患呢！……  
天呀！……張瞎子……張瞎子……你看看，……  
……睡得這們死！……啊！這水真來了！……這  
一片瓜又都算完了！……

（外面的雨還是悽悽的落着，風還是蕭疏的刮  
着；遠處的水淨淨的流着。在這樣的風  
雨聲中，從墳裏好像蕩漾着一種嘆息的聲  
音。）

（幕）

## 高爾該的自敘的三部作

有 熊

使高爾該在露西亞讀者社會中最享盛名的是他早年的短篇小說，在一八九八年他的小說便以書本形式印成兩冊子。在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九年間他都在拚命做他的短篇，從這時起一直到第一次革命，高爾該是次於託爾斯泰的露西亞最引人興趣的人物。但他不高興自己僅只是一個從民衆出身的著作家，他要做一個導師和羣衆的指導者：他的教義就充分地表現在一八九九到一九一二年間所作的戲曲和長篇小說裏。這些，大抵都含有「社會的」意義，不住地努力於「人生的意義」的探索。同時他的聲名也一天一天地沉落了。就是他的自敘傳「我的童年」（My Childhood, 一九一三）和他



的姊妹篇「在世界上」( In the World. 一九一五 ) 出來，大眾的態度也不稍改變，「他的著作大家不過都當作新發現的 Classic，並不看作奇蹟。」他也終於努力，在別的著作之外又發表了「我的大學時代」，( My University Days' 一九二三 )：這和上述的「我的童年」和「在世界上」完成了他自叙的三部作。

高爾該的一生，如他的名字所示，是一種長期的苦惱。在露西亞，“Gor'kiy”這字就含有「苦辛」「困厄」的意義。他以一八六九年生在 Kiyhni-Novgarod 地方，本姓 Peshkov。後來被帶到 Astrakhan，但在那裏當他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死了，母親把他帶轉 Niyhni，就食在外祖母 Nishirin 家。母親改嫁，不久也死了。他去就食，Kashirin 家正當衰落的時候；所以這孩子長大，眼所見的是貧窮和人類的自私自利，這些他都把來織入自叙傳的第一部裏。

“我想我自己，在我的童年，”他說，“是像一座蜂房一樣。各式的單純的，平凡的人像蜜蜂帶蜜糖一般，把他們的知識和對於人生的觀念帶到這裏，從他們所給與的東西常常豐富了我的靈魂。這蜜糖常是髒的，苦的，但這一樣是學問——而且蜜糖。”( My Child

hood IX)

在他母親葬後不久，外祖父就對他說：

“現在，Lexei，你不要再成天絞住我的頸子。你得外出到世界上去。”

所以他就外出到世界上。（My Childhood XIII）

而且，他這樣就外出「在世界上」作一個店夥，在城中正街上一家時髦的靴子店裏。後來，他在 Volga 河上的汽船上當過伙食間雇用的小孩。但船到了 Niyhni，買辦把他辭退了。他只得了八個盧布——他生平第一次所得的一宗大款。他又在外祖母家裏，決心要以捕鳥為職業。他想這真是自給的一種好方法呢，他捕牠們，外祖母就賣牠們。在市期伊把牠們賣了得一個盧布，伊便比平常驚異而且快樂。只想着看一個人只鬧着玩便可自己淨這許多！但外祖父却不高興，對他說：“棄掉你那無用的事罷！算了！沒有人是靠鳥雀可以活下去的；這樣的事從來不曾有過，我也不會聽說過。”於是他又在那 Perm 號汽船上洗濯食具——那隻船白得像天鵝，寬大而且靈捷。這次他得七個盧布一個月，職務是給厨子幫忙。汽船的航行因秋停止，他便在另一家店裏當學徒，做着各樣的雜事，見着各樣的

雜人。到了春天那日夜不停的聲音上浮着那 Ienten 四間齋的鐘聲，在那聲音裏好像老年人的演詞一般，有種隱藏着的不愉快的什麼，好像冷冷地沉鬱地說：

“曾經是，這曾經是，曾經是——”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他不耐這樣的「曾經是——」，他到 Kayan 去，秘密地希望着在那里想法學點什麼。他入了他的「大學時代」了。

但是，如他說，「什麼也不要就給你教育，這事並不時尚」，他的企圖並沒有成功，而且，為免除饑餓起見，還得在一地窖式的麵包房裏作工。他在這地方與學生間接觸，種下了將來革命觀念的種子。離開了 Kayan，他從這里轉到那里，遊遍了露西亞之南部及東南部，作種種奇怪的短工，很苦，而且常常「失業」。[失業以來]，更苦。一八九〇年他便跑到 Niyhni，給一個律師作書記，不久他又棄掉他的工作，漫遊露西亞。這時他開始作文，他的第一篇小說 Makar Chudra 于一八九二年十月在一地方小報上發表。

我並不是要在這里給高爾該作傳，我只是想略照時間的順序理出那自叙的三部作的梗概。大家都知道在高爾該的半生中他曾作過種種的苦工：補鞋匠，測量土

地者的助手，船上的廚子，園丁，麵包師，賣食料的小販……。我們可以從這樣的梗概中知道他半生所走的路綫；這路綫是辛苦的，多方面的。在我們胸中應該留下的和他所能給我們的就只是他在這路上或者「在世界上」（用他自己的話。）遭逢的異樣的人，異樣的人所做的異樣的事，所具的異樣的心。

露西亞文學所留給高爾該的是一張大白紙，要他在這張紙上描繪出他所目擊的各式的人生；這一點也就是高爾該的自叙傳和其餘的露西亞或非露西亞的自叙傳的分水界。George Moore 的自叙的三部作 *Hail and Farewell*，只是他自己的 *Confessions* 他自己的 *Journal*，一種與 *Goncourts* 的同性質只是更緊湊的 *Journal*，因為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出 *W. B. Yeats* 等慣熟的面孔來，留作後人關心愛爾蘭者的掌故；而高爾該的自叙傳所供給的是另一方面，我們在其中所發現的只是 *Good Business, Sidorov, Sitorov, Yaakov, Derenkoy* 等「傻子」的怪相。他給我們證明的是——

“Russia is a wonderful country, where even fools are original.”

（露西亞是一個奇異的國家，在那里傻子也是創造

的。”

我說過，高爾該自己有些不滿意他只是一個從民衆出身的著作家，他想作一個教師，一個民衆的指導者。在沒有作他的自叙傳以前，他便開始做「社會小說」了。可是結果很壞：在雜亂的結構中擁擠着充溢的教義，使他中年的長篇大抵是失敗。其實他從民衆出身這一點，不論在他自己或別人都要算幸事；就因為他所受的是比教育更重要的事。他切實去接觸了多面的人生。人類是何等奇異的動物，人生又是何等詭怪的花園呢。這在就光怪陸離中才完成了他自己，自己的文學。

所以有人說高爾該一生最感激的有兩個人：一個是Volga河上汽船中的廚子Smouri，一個是Niyhni城中的律師A. I. Lanin。當他拿着八個盧布那筆大款退職時，那廚子把一個有各色的吊珠的煙口袋遞在他手裏說：“你看！這是一件很好的手工。是我的教子做給我的。好——再見——讀點書罷——那是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他把他抱住，舉起他，吻他，把他安全地安置在碼頭上。後來一記起自己迅捷地增長的誦讀的情慾所引起的屈辱，侮慢，驚訝，他對那廚子就有

很好的印象。「在世界上」一書中就描寫得有很好的「讀書」的悲劇，因為在他的外祖母的姊家，那主人就以爲「那劫車的和謀殺的人都是讀書的」，而他們又和他說：“蠢魚！書——書是教人淫蕩的。你看那邊那個女人呢——那個書呆子——她自己竟不能上市場；她所能做的就是同那些軍官們……她白天接待他們。我——知——道！”關於那律師，他說是「一個好人，對於他我各方面都負欠得很多。」（My University Days IV）

“一首詩或一本長篇小說，（借用佛朗士的話）不管那是可以怎樣地美麗，只消牠所依的文學形式一變老，也可以變成很舊式的。藝術品不是長久能動人，因為牠們所能給我們的興趣大半要靠新奇。回憶錄不定是怎樣的藝術品。自敘傳不要趨依什麼形式。我們只是在那裏邊找人間性的真實。”在高爾該，人性的半真實是一件重大的事；但他並不苦心去求牠。他生中所遇到的都是鐵一般的真實：真實地「失業」，挨餓，睡在廚房里：那地方很奇怪，在那扇門和通到樓梯的門中間；他的頭因為廚灶的熱氣常是熱烘烘的，但從樓梯那面來的風就吹拂在他的腳上；當他睡的

時候，他常從地板上取來所有的鋪席緊裹着他的腳。這  
真實在他著作裏變成極端的樸實的美麗，俯拾即是人間的  
珍寶。

Prince D.S. Mirsky的「現代露西亞文學」(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雖是今年新出版，這書却不能算  
頂好的書。有些地方見解很舊，很偏，如論安得列  
夫，比起 V. V. Brusyanin 來，相差就很遠；有時又很  
淺，如論契訶夫。但在不能直接讀原文而又要知道一  
八八一年到一九二五年的露西亞文學的人，這書却很便  
當。書中論高爾該也還透澈。他說：“他是一個寫  
實家，一個大寫實家，畢竟脫掉了各種 Romance，各  
種時尚，主義，的界尺。他畢竟成了一個客觀的作  
家。這使得他的自敘傳成爲從來所有的自敘傳中一件  
奇蹟。這書什麼人都說，就只不說他自己。……  
……”

是的，他的觀物的眼睛比他的悟物的心懷更重要，他  
看見而且錄下別人看不見或看見而沒有能力記錄的各種  
物事，使得他的自敘傳中要減去他自己的「這樣那樣」，而  
成一部豐實的「人物志」。

讀高爾該比讀別人來得慰貼。這與採用親切的第

一身來作觀點自然有些關係，但大抵還要歸功於他的真實從人生中取來的經驗。讀某種小說，我們有時禁不住說：“這是矯揉造作，在房子裏想出來的！”或者“過分的描寫！”高爾該所描寫的是人性的醜惡和自私，但不過分，而且能保持趣味。“Through Russia”的作者在他的早年的作品中也曾有太瑣碎的描寫。他同左拉一樣，過錯是在想塗繪一切。這確是如「戲場的觀眾，表示他的喜悅太過分，以至妨害別人的觀劇」。結果弄得太亂，所以他的兩本短篇初出世的時候，有人說那不像一個作者的出品，勸他選成一本，只賣一盧布，這樣可以更銷行，更諧合。但在這自叙的三部作裏，他洗去了一切的渣滓，沒有一冗贅的枝節，沒有一繁衍的人物；都新鮮，有趣，耀眼。

我們讀牠可以知道各式的人生，可以增長能力去觀察人生，可以鼓勵勇氣去接觸一種醜惡的然而不是沒救的人生，投入牠的懷裏給人踏踐，侮慢，輕視，同時精神上高高地抬起頭來掘發他們的醜惡，卑污，自私自利。



## 遺 言

羅 石 君

桌子上羅列的是些什麼珍饈？  
藍的湯，綠的麵包，黑的葡萄酒：  
感謝你慇懃的廚娘，  
今夜更許我加添一味，毒漿。

慈善家，請莫把我下賤的屍骸  
掩埋在那山媚水秀的郊外：  
墳墓，碑碣——這些於我何有，  
骷髏們，我永遠也不是你們的朋友。

我但要啣，暗地裏被拋入水溝，

那街頭，正當那一家門口：  
心胸，我的火藥庫，你炸毀，  
連同我的仇敵呀連同我的愛！

## 我 站 在

我站在一座小橋之上，  
流水在我的腳下歌唱：  
“你，請攜帶你的悲傷，  
同我一齊返還久別的家鄉。

“我會把你的屍身腐爛，  
從泥漿裏長出蓮花幾房，  
握在伊人的手裏，  
她親吻着你的清香。

“我會把你的骸骨磨碎，  
摺聚成寶石琳瑯，  
套上伊人的頸項，  
啊：你擁抱着她的胸膛。

“你，請攜帶你的悲傷，  
同我一齊返還久別的家鄉！”  
流水反覆地這樣歌唱，  
我不復站在一座小橋之上！

## 西風吹到了枕邊

——記夢並呈海——

陳翔鶴

“母親，我不能這樣，我寧肯死，不願受這長期的酷刑。” 我一面將頭垂到了胸臆，一人不住脚的在地面上盤旋，默想，計較着，心裏老是那樣酸酸的，辣辣的，形容不出是某種的，確切的滋味來。而一方面更抬頭起去望望自己那已經衰老不堪的，白髮盈盈的親娘。她在一個高的方凳上站着，手裏握着漿刷和漿碗，正用她那發着韻的指頭，徐徐的將一大塊一大塊淺紅色的窗紗，向着那一大排的窗櫺粘糊了上去。她眼上戴着極深極深的近視眼鏡，身上穿的是一色純黑的青綢，反映出她那灰白色的頭和臉，差不多比深秋時在風前飄搖着的蒿葦還要顯得憔悴了。從她那專神一志的

工作中，可以看見，一陣陣肌肉的緊張和痙攣，不住的在她臉上顫動。我看着她，隨着她的動作，心裏針刺一般的，在那里揪疼絞痛。眼裏自己知道已是蘊蓄着一大包的淚滴，只是因為腦內正在那里狠狠的籌劃計較着的原故，所以到將要迸流出了又復忍轉了回去。而脚步還是刻不停歇的像那樣的在地上盤旋。

“心兒痛痛的，步兒緩緩的，眼看着她手兒的顫動，我的親娘啊！”不知爲了何故，在繞了幾個灣兒之後，從自己酸辛的神思中，自然而然的構造出這樣的俳句；不爭氣的淚珠也乘勢的，不再聽命的奪眶而出了。

“母親，不要黏糊了，我不能……”

“乖兒，你聽娘的話，今夜的日子，可不要再變改了。你知道，這是你第三次的推延，若是再一蹉跎，恐怕我也將如你祖母一樣，不得看見你的新婦，便不在人世了！兒呀，你看這屋子裏的一切陳設，都是依照着你自己的脾味辦的，若是有不滿意處，只消你一開口，便可以立刻的——”她悠悠的說着，並不同過頭來望我，彷彿是懼怕同我的眼光相遇似的，然而從她的語音中，我可以明白的聽出，包含有無窮的悲酸。因此我又無言

的，向前向後茫然的走着，並且重新的開始去考察這屋內的情形。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屋子，屋的四周圍都用淡黃色的絲絨蒙罩着，地下鋪着極厚極厚的黃色絲絨地氈。從全屋子的景象看來，彷彿完全是一個長方形的大絲絨盒匣。綠色的電燈之下掩映着四壁淡霞似的光輝。在屋的中央，放有兩把坐椅，和一個八面形的漆桌，桌上面中間擺着一面大玻璃鏡，兩旁配上一對插着鮮花——大約是玉簪花，或晚香玉之類——的磁瓶。屋的左角，抵着壁，是一座從地面鋪起的營幕式的，蛋形的奇異的小棚帳。在帳前茶几上燃着一對紫色玻璃罩的座燈，憑着這顯明的燈光，我更可以看出帳內所有的一切：錦被，繡枕，緞褥，和細膩溫軟的床飾物等等。全屋子的空氣顯得十分的綺麗和新鮮。但我仍是呆呆的走着，看着，心跳惶惑而且憂傷。在直覺雖是明明白白的告述我說，這就是我的新房，不一刻我便要同一個不相識的，名字叫着「妻」的女子睡在這里，然而我心裏仍是止不住十分的疑惑，並且刻刻的，不安的反問着自己，這是甚麼所在？我瞻顧着四周，覺得冷浸浸的，充滿了荒涼而且空虛。瓶內的花香與燈前壁間的光輝的波動，都似乎變成了一縷縷的冰氣，前來襲

我。我彷彿是被枉斷了的待死的囚徒一般，在刑場前迴旋着，反復的考察思念着自己過去的一切。無告和無望，哀怨和悲憤，逐漸的緊張濃厚了起來，壓榨着自己的全身，就連呼吸也都似乎不狠靈敏了。然而我仍是腳不停步的走着，想着，讓淚如長川似的流遍了滿頰。到了此地，我心內所決定的，便是狠狠的，咬緊牙關，想要去拒絕一切，反抗一切，反抗那全世界全人類所有的冷酷和殘暴。讓他們都作爲了我的犧牲，決不肯損自己的一毫一髮以利他人——我決定了要實行去侮辱這女子，（我未來的妻）毀壞這屋子內所有的華貴的陳設，過了兩三天之後，再設法自行逃走；並且要不負一點罪咎，不懷一點羞慚，雖是遍身都帶滿了創痕，並不叫號一聲，正如一個現代的英雄所應作應爲的一樣……

“和兒，這是你三年前所自願締定下的婚約，你不要怨恨他人，只可怨恨着你自己。兒呀，一切都有菩薩知道啊！”我母親做完了她的工作，下來，坐在屋內的椅上說。她的眼睛和面色都是那樣的灰黯，全身也似乎毫無力氣的頹靠在椅背上，手足軟軟的交叉着放置在身旁。但她的眼睛不曾抬了起來望一望我。我在

想，悲傷的想，我的母親是這樣的衰老而且疲憊了！從她的話語中，我似乎朦朦朧朧的記起了一些事故來：真如她所說的一樣，仿髻在三年前我便自願的定下了這樁錯誤；在那時我是急不暇待的想要去同一個女子結婚，好嚐嚐那被人稱為青春的美味。一想到這裏，鐵石的心腸，被愧悔的火焰的鍛煉，一轉而成爲溶液了。我的心，正像被矛刺戳穿過一個小孔的一樣，讓不盡的熱血只是一股股，一滴一滴的從裏面經過，流出，沸騰而且隱痛，於是我便倒在了我母親的懷裏，吞聲的低低的哭泣了。但她只是不言不語的，輕輕將我推開，使我站立在她的面前，莊嚴的而且帶着教訓的口吻侃侃的對我說“兒呀，安靜一些，萬事都自有天命！”我在這莫可奈何的哀怨當中，只是用手去按撫自己的胸膛，仿髻預防有一大股的熱血，將要從裏面盈溢而出。我悲傷着，回憶着，用着全力去將自己所有的創傷集中——我仿髻記得，自己是新從狠遼遠狠遼遠的異鄉歸來，在那里所享受過的，都是一些說不盡的苦辛：像這樣的不知是已經過了若干年，從此埠遷到了彼埠，由彼國更遷到了此國；時常是同着一大羣一大羣穿着奇顏異色服飾的男女們——水手或娼僚——在一處哄飲。同他們痛飲



過不計量數的黃的，黑的，深紅的，血似的酒漿。她們歌着，我和着，舞蹈着，手裏握着一種不知名的，奇異的樂器，不住的在那里揮彈；口中所吮嚐着的，也不知是酒漿或者其他雜有異味的東西，只是覺得鹹鹹的，鹹鹹的，不大容易厭倦的吞下。我又似乎記起，自己是曾經在輪船上服過役，穿行過了許多的大洋和巨海，有時遇着一陣陣發鹹來的浪花和霧露迎面的打來，至使自己的眼睛都不能夠睜開，就是此刻想起，還覺得眼內有一些苦澀。又彷彿記得，自己是爲饑寒所趨，曾經在一大堆的羣衆當中，接受過莫大的侮辱和毆傷……我像這樣一人急轉直下的回想着，腦內是昏昏的，眼中是潤潤的，心尖的疼痛隨着脈搏的震動，息息的增加了起來；自己的撫摩自己的傷痕，却又一點兒也不肯放鬆，因爲心里仍是狠狠的一人在想，„好，我就讓我自己的痛苦將我自己磔殺，葬埋，毀滅了罷！一不做二不休，我的毀滅我自己，也就等於我的毀滅全世界。如此我便可以忘記一切，不見一切，否定一切。”像這樣惡狠狠，蒼茫茫的過了一會兒之後，母親那句“安靜一些，萬事都自有天命”的話語的反響，不覺又在我的心裏喚起了一種作用，我回過頭去說：

“母親，我想逃，我要皈依宗教。”

“好，聽憑你，一切都可以，只要你不再更改今晚的日期。”

她一面說着，一面便將雙眼閉上，現露出一種極難形容的疲乏衰頹的形像來。我看着，又低低的哭泣了。自然，在這種哭泣中，意味完全與從前兩樣的。因為我牢牢的記着，我是將要得教，將要皈依宗教，預備去領受諸天神佛的撫摩和默佑。

然而，這裡，我又狠不放心的，不能忘記，我自己是在我新婚的房中——觸發我所有一切不幸的所在——而且不久在這裡，我便要強迫的同着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去補足我自己最後的不幸和錯誤了。創痛上復加上了創傷；我仍是盲目的，向前向後的行走着，眼中的淚滴，長川似的，不住的在臉上滄流。過了許久許久，……到了最後我碎心的，狂亂的叫了出來“人生是這樣的不幸，這樣的不幸啊！我要逃，要逃！我要皈依宗教！”

我一面玩味着這幾句話，一方面不住的啜泣，但這正如一個嬰孩的啜泣一般，是毫無理由的。



景象一轉，仿髒又是次日的清晨了。淡乳色的曙光照臨在了窗前，朝陽還不會上昇，琉璃燈內的蠟淚正滴滴淋淋的堆滿了滿燈台，將逝的餘燼，還延持着牠最後的喘息呢。我模模糊糊的從錦繡叢叢的被褥中間起來，抖抖自己身上衣裳間的縐摺後——大約是合衣倒臥着——更用手去擦着眼睛，昏溟不清的，自己似乎是想要去搜索追憶過去的一切，昨夜所經過的一切，仿髒黑夜裏在濃霧中尋找出路一般，狠是覺得困難，但一環顧四周，這燈光，這繡被，這金絲絨包圍着的屋宇，又都似乎狠能證實自己昨夜所經過的一切的存在。於是我瞿然想起了這是我自己的新房，在裏面或許還有一個被人家強送來了的她呢。循着一種好奇的和急於發現的衝動，我潛步的走出了房門。在前面似乎便是一間素雅的書房，剛跨進了門去，一舉眼間，便見一位素衣長裙的女郎在一個書架前面站立着，她手裏正拿着一把拂塵，仔細的在那里打掃整理架上的書籍。她身材瘦削，面容十分蒼白，不大美麗，而且還可以說一見面便不大能遭人愛。從她那蓬鬆的毛髮，和眼上刻着的兩道青色圈暈看來，好像比起我自己還要顯得衰老憔悴。但她却又有一對黑而且大，Innocent的眼睛。她抬起頭來，用

一種誠信無欺的眼光望着我，並且說：

“C先生，你看這書籍整理得如何？我想不見得好，不過我希望將來能再好一點。我知道你愛書，因此我也愛書。”

我聽着，望着她，心理覺得有些奇怪而且蒼茫；我不知道如何的答復。我轉眼過去考察考察她所整理過的書籍——這些平時對於我都是極其熟諳的——只見她將書皮顏色一律的放在了一起，並不去分辨書的內容和性質。最可笑的便是她將 *Saintsbury* 的英國文學史同 *Korolenko* 的小說集並列了，因為牠們都是藍色；又將 *France* 的 *On Life and Letters* 同 *Hardy* 的 *Judle the Obscuer* 合在一塊兒，因為這都是紅色的。我望望了她，更望望了這不同類的，雜亂着的書籍，心裏覺得又是可惱，又是好笑。她却仍是用着她那對 *Innocent* 的眼睛來望着我，彷彿想要從我這里得着回答。於是我也用眼睛去回報她，心裏是不停的悸動着，疼痛而且傷悲。我在躊躇過了一陣，深深的舒了一舒胸中悶氣之後，才向她緩緩的問：

“誰教你來這裏的，我不相識的姑娘？”

“我的叔父。”她的那 *Innocent* 的眼光，仍然是絲

毫沒有變改。

“你可是不認得外國字？”

“是的，但我——”說到了這裡，她的聲音放得比前更加低弱，不自覺的將頭低下去了。她那瘦削帶有病容的臉面，看來也愈是顯得蒼白。我仍在屹然不動的守候着她；心裏早深深的感到人間萬分的不幸了——她的，也是我的——我的眼睛也隨着了她的，低俯了下去，望着那灰黑的地板。

“姑娘，你於不識認外國字外，還懂得些甚麼嗎？”歇了一會，我又吁了吁氣，向她重新的問。

“我不大能知道……”

“中文呢？！”

“也不——但我因此覺得狠是悲哀，”

“悲哀？你也曉得嗎？誰告述你說的？”

“沒有人告述，是我自己感覺得的。”

“你不應該來到這裡，你錯了，姑娘。我不能——”

“是我叔父要我來的，其實我也不想……”

“……………”此時，我真覺得自己千迴百結的，莫可自解了。我知道她狠是不幸，她雖是比我老，而且不狠漂亮；却並不會缺乏甚麼，她有一對 Innocent 的

眼睛。我動情的伸手過去握着了她的。哦，那是一隻何等細長而且柔嫩的手啊！我感覺得。

“姑娘，你我都是同樣的運逢不幸，除我比你多認得幾個字而外，其餘沒有甚麼。請你放心，不要難過，”我很淒濕濕的，撫摩着她的手背，安慰她說。

“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很是悲哀。我喜歡哭，也喜歡替人家作事，到作得了好好的之後，閉着又是想哭，他們都不喜歡這個，”

“在世上可曾有人疼愛過你？我的姑娘，”

“我不知道，也不覺得。”

“你似乎是比我還要老。”

“不，他們都說你比我老，依照歲數。”

“那嗎，就是因為你的不幸了。”

“說不大清楚，我不知道——”

“你的父母呢？”

“我不知道，我並不曾看見過他們一次，我只有叔父。”她說了之後，眼睛灼灼的在那里發光，仿髒觸着了甚麼痛處似的，她不住的躲閃着，更將她的手從我的裏抽了回去。

“姑娘，你狠是不幸，不過我希望你以後能夠再好。

一點。我想，我往後或許能够——”

“我不知道，只是我願意替你作事，整理着一切，你的書籍，衣服，各樣東西，等等等等，一直到了我死。並且你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她說着，直立在我面前，勇敢誠懇而且光輝，她的兩頰也似乎微微的紅潤了起來。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她是比我年青而且美麗了。我自己因此感得了十分的愧慚，悲酸。但她仍是用着她那Innocent的眼睛來望着我，一動也不動。

“姑娘，照這樣看來，大約你是能够了解的，人生是何等的辛苦，人間是何等的不幸啊！我在外面空跑了若干年！”

“我不大能知道。我到現在已經不想再哭了，因為他們都笑我，說我是傻子。他們都不喜歡這個，’

“我是喜歡的，往後你要怎樣便可以怎樣，你留在了我這裏。”

“人生是何等的辛苦，人間是何等的不幸啊！你要知道，我的姑娘！”我激動而且熱情的，反復的向她說，隨後將兩手張開了傾向着她，預備叫她投入我的懷裏來，但她仍是用着她那雙innocent的眼睛來釘望我，一動不動。于是我覺得我是傷心的哭了，彷彿是反將我

自身投入了她的懷裏。 這樣哀哀的痛哭着，……

☆ ☆ ☆ ☆

一醒轉來時，只見案上的油燈已經燃到最後的一滴了，屋子裏陰黯黯的，令人想起愛崙坡的恐怖故事的背景來。 因為自己忘却了蓋被，周身四體都覺得過分的涼浸，而且不狠安適。 “這大約又是西風吹到了枕畔了！” 雖然閉着眼，已是悽冷不勝的，覺得清秋的蕭條肅殺的可怕了。 對於在枕邊濕透的那一大塊，在發現了之後，心裏又動了無窮的傷感與反感，啊，這點點滴滴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



## 佐治桑德與藝術上的理想主義

Anatole France

只是今天我們才覺實了 Croa 君的忽然死掉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缺憾。Caro 君在他的生命充溢中，智力的極活躍裏就死掉了。在他死後的那一天，在第一次的驚訝裏——這個我們可以被寬恕罷，——我們談着他好像他要向我們歸來的樣子。我們繼續保持着前些天慣熟的情調。我們還沒有那不可補償的感覺。那感覺終於來到了。我們就覺得失掉了 Caro 君，很久我們也將要覺得。我們不住地說：“現在有誰像他那樣用着光耀的清晰來解釋新制度新學理呢？誰會指導那些俗人？誰會是那不信教者的使徒？在什麼人的唇

※ “George Sand,” E. Caro 作。

邊我們可以尋出哲學的高尚溫雅？沒 有比一個動的導人師更可愛更珍奇的東西。 用着溫雅來指導是一件神潔的事，那事同他一起離棄了。”

我們正在這樣自己對自己說，一本小書又來加深我們的歉意。 在他死的前些天Caro君爲「法蘭西名家叢刊」完成了一本佐治桑德的研究。 這個叢刊，大家知道，是包括那關於我們文學上重要作家的生活，著作和影響的研究。 每冊各成專篇。 Caro 君的佐治桑德研究剛出世。 照收集的日期這書是第四號。 一本 Jules Simon 君的“Victor Cousin (註一)” 一本 Gaston Boissier 君的“Madame de Sèvigne” 一本 Albert Sorel 君的“Monteéquiu,” 已先出版。

Léon Say 君的“Turgot”和Ferdinand Brunetière 君的“Voltaire” 在印刷中。 其餘預告的有： Gaston Paris君的“Villon”； Guillaume Guiyot 君的“d'Aubigny”； Cherbuliey 君的“Rousseau” ； Viscount Engene Melchoir de Vogue 君的“Josph de Maistre” ； de Po mairols 君的“Lamartine” ； Paul Bourget 君的“Balya c” ； Jules Lemaitre 君的“Musset”； M. H. Taine的“Sainte Beuve”；M. G. Monod 的“Guiyot”； Brunetiere

君的“Boileau”；這樣，Brunetiere 君一人就著有八本  
研究。我並不是抱怨這個，倒很喜歡呢。

人從上面那些名字和預告的書目可以看出，這件文  
學事業的經理人很費了一番心來選擇那般批評家，他們  
從他們的脾味，著作，和理會的癖性看來對他們所担任  
的工作都操之有素。

如果他們要 Caro 君寫一篇 George Sand 的研究，他  
們有好的理由該要這樣做。這個信唯神論者的哲學家  
牢固地親近着 George Sand 的懷念正如對於他少年的女  
神。僅只一提起那“Indiana”（註二）的作者的名字對  
於他就可以撮聚出許多高興的夢想和熱切的討論。“這  
個名字，”他告訴我們，“表現出許多個的高貴的熱  
情，許多個的擾亂的渴望，思想的大膽，深遽的爽氣，超  
人的希望，混雜着細膩的懷疑的苦痛。”他一追想起那  
些，就感着魔味；他的書就是對於 George Sand 的高貴  
的天才的虔敬。這是真的，“Idee de Dieu（上帝的意  
念）的著者對於家庭和社會都有着與“Lelia”的著者不  
同的觀念；但是觀念在 George Sand 只是一點毛屑。感  
覺，反過來說，就是一切，只消我們像她一般去感覺，人  
就可以愛慕她，不必與她具同一的思想。

這個值得愛慕的婦人的靈魂自然地灌注在她的書裏  
“像那些澄清美好的小溪從天然的泉源不費力地流。”  
不要問她想什麼；思想隱含回憶，她並不去回憶。她  
讓她的朋友們替她想；她收受她們備就的觀念，她寧肯  
重複牠們，不必理解牠們。她在世上唯一的職務是用  
着無比的莊嚴來表現對於自然的感覺和熱情的圖像。

她看自然看得對，因為她看牠美麗。自然只是  
看來有點像的那個樣子。牠本身是既不美麗也不醜  
惡，只是人的眼睛造出了天地的美麗。我們愛那些  
東西就把美麗給那些。愛就包含理想的全秘密。Caro  
君在他的書中對於這個偉大誠直的事物的愛好者很輕快  
地憶起一件動人的景象；這個女人她的靈魂同花朵與田  
野都和諧。“舉起手來挨在臉上，”George Sand 說；  
“我還聞着那野荊芥的香氣，牠的葉子是我在幾點鐘前  
摩觸過的。這小植物現在是在隔我有幾里遠的山上吐  
蕊。我沒有摺摘牠，我只帶走了那精妙的氣味。這  
氣味是怎樣的離開了牠？香氣是何等可貴的一種東西  
呢，這對於那發散出這香氣的植物一點沒有損失，然却  
緊挨在一個朋友的手上，同他在路上一同走，引動他，使  
他很久都憶起他所鍾愛的花朵的美麗！。記憶就是靈

魂的香氣。”

她是永久與自然同享，而且沒有一次吸着野荊芥的香氣不感覺在其中有未知的上帝。我們且不要被那關於藝術與真理的高調的話所蒙騙罷。美的秘密是小孩也能到達的。謙遜的人有時預感得比驕傲的人還要快。愛是美化，美化是愛。

寫實家的藝術並不比理想家的藝術真確一毫一釐。Zola 君看人與自然比馬丹 George Sand 看牠們並不多些真實，他只有用他的眼睛去看，正如她用牠的。他所給的證據只是一個個人的證據。他告訴我們「自然」經過了他的入格是怎樣地反射，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但他不知道宇宙是什麼，或者甚至宇宙是否存在。自然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都一樣是現象的玩具；都一樣是大自然巢穴中的掠奪品。這就是 Bacon 所謂我們永遠缺乏智識的原理：爲了這缺乏，人類的狀況對我們永遠隔膜，我們是永遠錮蔽在自己的心中，好像我們是被環住在岩石裏，在世界的中心寂寞而且被蒙蔽。因此我們中的任一個觀察自然所給的證據是不比其他的任一個所給的爲更好，因爲我們所構成的事物的圖像並不是與事物本身符合，只是與我們靈魂的狀況符

合。我們爲何不肯高興去尋求去享受那些可以有魔力，美麗，愛戀的外形呢？爲夢而夢，爲什麼不選擇一個較愉快的？這些都是希臘人早做過的事。他們裝飾美麗；醜惡在他們看來倒像是不虔敬的。可是無論對於事物的真實或自然的慈愛他們都沒有有一點最小的幻象。希利尼人（Hellenes）很早就在他們的歷史中有種陰慘和幻滅的哲學。

這早上我正翻讀着 Victor Brochard 君論懷疑派的佳作，在其中我看見那科學的懷疑帶着一連串的愁苦在那最古的希臘學派中揮動。明智的希臘從早年便受苦，受着不能信仰的苦。牠的宗教就是用來排遣那不能信仰的苦痛。也許是這原因牠的宗教還是仁慈而具有人間性罷。至少那個可愛的小民族並不增加他們的不幸，在不能信仰上加上不能愛戀。他們聰明，當真理逃開他們，便去追蹤美麗；美麗並不欺騙他們，同真理一般。

美麗全靠我們自己；這是我們所愛戀的當中最靈動而易感覺到的一種形式。要把寫真派的小說家來和理想派的小說作對比，這是錯的。人們把真實和理想來作對照好像那理想並不是我們所能把握的真實底唯

一的形式。實際是，寫實家把人生當作醜惡，而理想家盡力去使牠美化。他們是怎樣的正確！他們所做的工作是怎樣的美麗！人類有一種不斷的願望。一種永久的裝飾生活的需要。馬丹 George Sand 說得好：“由於自然律人的心不能禁阻牠自己美化和提高牠所思考的目的物”爲了要裝飾生活，我們什麼沒有發明呢？我們給我們自己做就了爲戰爭和爲戀愛的輝煌的衣服；我們歌詠過我們自己的喜悅和憂傷。人類文化全部的極大努力歸結只是生活的美化。寫實主義是完全非人間性因爲牠要毀滅全人類的工作。牠撕開裝飾，牠扯破面紗，牠遏制那已然淨化而正奏着凱旋的肉慾，牠把我們引回到原始的野蠻，到那穴居澤處的野蠻。

這樣做也許有一種頹廢的趣味。但是用着太多的自我意志來享受這個是危險的，因爲牠引導我們到一種不可解救的粗疏，到那凡是可以把魔味和雅麗給生活的各種東西都完全毀滅。馬丹 Sand 是一個理想的大匠，就爲這原故我愛重而且尊敬她。我聽說 Caro 君的書很受大衆的歡迎，而且不久在那 Odeon（註三）的包廂外邊也能使人感動。這樣更好！我們有好的理

由來高興，如果這個成功是藝術要返向理想主義的朕兆。

我又聽說 George Sand 的小說雖然現在太被人忘却，仍將能找着讀者。我願意這個。我喜歡別人不僅讀那些小說中最明智平靜的，還要讀那最熱切的，那些初期的作品，“Lelia”與“Jacques”這些書自然包含得有極大膽的對於「熱情」的正義的擁護。在這些書裏面，正如 Chateaubriand 晚年所說，對於生活的忠厚有一種忿怒。“Renè”（註四）的著者不亦是把燃燒着的話句播撒遍世界嗎？而且，否認熱情的正義又有什麼用處呢？熱情不只向社會要求了牠的份；牠用着欲望的兇猛和天真的平靜劫掠了社會。沒有東西能阻止牠；牠自相信着自己確實的運命。怎能將牠嚇倒呢？牠從苦痛和不安裏得獲增添的快樂。就是宗教也不會駕抗過牠；宗教只更多給了牠一種樂趣，悔恨的樂趣。這個是牠自己的光榮，牠自己的幸福，牠自己的刑罰。牠自己嘲笑着那提高牠或壓抑牠的書本。

提高熱情是偉大的詩人在偉大的小說家以前很久就做過的事。Phaedra, Dido, Francesca da Rimini, Inliet, Eriphyle, Velleda 是在 Lelia 和“Jacques”書中的



Fernande 以前就有過的。攪動了他們的火焰，這自然有些危險。但那里沒有危險呢？而且誰敢說，到了他的死時到臨，“我沒有傷害過一個人”這些感覺都觸着人性的高貴方面。論述牠們就是在人的極愁苦中和極快活中光耀他。描繪醜惡的小說比那表現熱情的小說還有害。爲什麼？因爲醜惡比熱情更易暗示，因爲牠是慢慢地無聲無息地被指誘，因爲那是最鄙濁的魂靈也能達到。醜惡的 Romance 馬丹 Sand 就不曾寫過。

馬丹 Sand 常相信着人類的大事就是戀愛。她思過半矣。饑餓同戀愛是世界的兩把斧鉞。全人性都在戀愛和饑餓上旋轉。Balzac 在人中所特殊看見的是饑餓。那就是說，懂得了保守和增進這兩種心理，及其他一切的貪得，貪財，搶奪，節食，不消化，和肉底誇飾與粗鄙。他十分精確地表出了爪，牙牀，胃的職務，肉食的人類所有的一切積習。

George Sand 偉大不下於他，雖則她僅只表現了愛戀者。Carlyle 說，（從 Arvède Barine 所引用的一段）“戀愛的全事只是一無效的苦惱，這在英雄時代是沒人肯操心去想牠的”老的 Carlyle 是站得很遠了，因爲全自然都似乎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想教兩個人相互

地投入懷抱，教他們在虛無的兩極享受那蜚螭般的一接吻之沈醉。

陳 煒 謨 重 譯

—自A.W. Evans 英譯本On Life & Letters 第一集。

(註一)Cousin, 法國哲學家(1792—1868); Sevigne, 女作家(1626—1676); Montesquieu, 政治哲學家(1689—1755); Turgot 經濟學家, 對法國文學極有影響, (1727—1781); Voltaire, 大作家, (1694—1778); Villon, 詩人(1431—1485); Aubigne, 詩人, 歷史家(1550—1630); Rousseau, 小說家兼哲學家(1712—1778); Maistre, 哲學家, 政治作家, (1753—1821); Lamartine 詩人, 歷史家, 小說家(1791—1869); Balyac 大小說家, (1799—1850); Musset, 詩人, 小說家, 戲曲家(1810—1857); Sainte Beuve 大批評家(1814—1869); Guizot, 歷史家(1787—1874); Boileau 詩人, 批評家(1636—1711).

(註二)喬治桑德的小說.(1832).

(註三)劇院. 這裡是用作特指.

(註四)Chateaubriand有名的小說.(1805)

## 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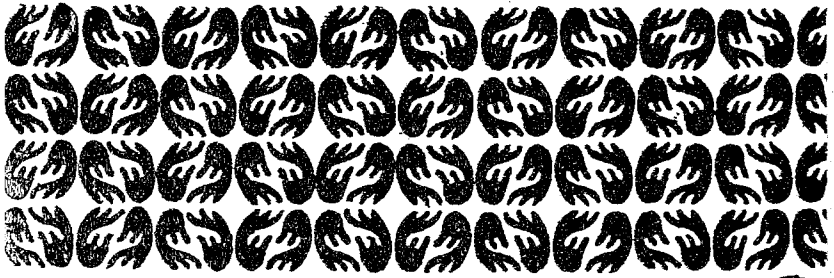
風也沉默，  
水也沉默——  
沒有沉默的  
是那萬尺的晴絲  
同我們全身的脈絡。

晴絲蕩蕩地沾惹着湖面  
脈絡輕輕地叩我們心房——  
在這萬里無聲的裏邊  
我悄悄地  
叫你一聲！

這時水也起了縐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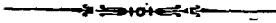
風在樹間舞蹈——  
我們暈暈地，濛濛地  
像一對河裏的小魚  
滾入了海水的濤浪。

馮 至



⑤

# 沈鐘



1926

# 第 五 期

## 目 錄

掘寶者	馮 至
眼睛	陳翔鶴
孔子的自白	葛 茅
野店	羅石君
永遠地，永遠地	流 沙
「晚報」	非 非
火	馮 至
預兆	有 熊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每半月出版一次。

報費零售每份八分，外埠連郵九分。

預定半年國內一元，國外一元六角。

全年國內一元八角，國外二元二角。

發行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

北 新 書 局

惡是必須的。 惡如果不  
存在，善也不存在。 惡是善  
的唯一的有力的本原。 沒有  
危險，勇敢會是什麼，沒有痛  
苦，矜憐會是什麼呢？

在普遍的幸福世界中，自  
我奉獻和自己犧牲會成什麼  
樣子？ 我們能想只有善沒有  
惡，只有愛沒有憎，只有美沒  
有醜嗎？ 這是要謝謝醜惡與  
苦惱，地球才可以居住，生活  
才值得生活。

Anatole France:  
The Garden of Epicurus

## 掘寶者

J. w. Goethe

袋常貧，心常病  
無聊賴，衰哀長晝。  
貧窮是最大的災難，  
富貴呵無上的尊榮！  
要除却我的苦惱，  
我去，去掘發一件珍寶。  
“你應該據有我的靈魂！”  
我用自己的鮮血寫定。

於是我畫了環套的咒圈，  
燃起來驚奇的火燄，



聚集毒腐與敗草：  
我的咒語也念完了。  
並且按着學來的手法  
向那（魔杖）指定的地方  
我掘挖古代理藏的珍寶；  
夜色漆漆，風雨瀟瀟。

我却望見一粒微光從遠方；  
牠從那遼遠的天際  
走近了，像是一點星芒，  
這時正敲着十二點的鐘聲。  
而且是絲毫不容準備；  
那微光忽然更明亮，  
從一個秀俊童子負着的  
滿滿聖盃的光中（射放）。

我看他靜潔的雙眸  
閃耀在密緻的花冠下，  
在聖漿燦爛的光華中  
他邁進了我的圈界。

他還慇懃地勸我吸飲；  
我想：這位童子呀  
以這樣美麗光明的贈品  
絕不是(我要咒用的)魔魂。

“飲這純潔生命的膽漿！  
你便懂得了這段訓詞，  
不要再來到這個地方  
發那些恐怖的咒誓。  
這兒掘挖是徒勞無益！  
晝間工作，晚間會客！  
週間的酸勞，節日的快樂！  
該是你將來的咒語。”

—— 馮至譯

(註一)“你應該擁有我的靈魂！”  
對魔鬼言。擷寶者咒用魔鬼，須把  
靈魂賣給他。

(註二)“聖盃”該是指傳說中盛着  
基督的血的Gral。

## 眼 睛

陳 翔 鶴

一切都似乎昏濛，渺茫，黑闇，不可捉摸。又似乎是在深淵里沉沒着，想要去抓着，抓着，就是甚至于一莖弱草之微。又有時似乎是正在被一大羣火柱圍困着，忙亂而且恐慌，想要脫逃，遁逸，然而努力後所得的結果，便仍是烘然一片的讓五色的光輪將自己葬埋着，……但當神經偶爾的稍一清白時，便又覺得某幾回有一些水漿，甜的，苦的，酸的，被人倒入了自己的口裏，而頭腦也更是涔涔然的，時時的，不住的在灰霧中轉旋，像這樣已經是記不清楚有了幾多日，或者是幾多時，幾多刻，幾多分，幾多秒了。但是在昨天，彷彿有人用指尖在我的額角上撫摩着，而且隨着的，便是

‘N，你覺得怎麼樣了，好了一點嗎？’像這樣噶然一聲的在我耳畔鳴響。‘啊M，充滿了煙味的M，可不是他嗎？’我心里迷迷糊糊的在那里猜想，口中不覺的也便喃喃的突發了出來，‘你是M？’‘是的，我是M…….’’從他的口裏，我又重新聞到了一些煙味了。我更是覺得他的手已是握着我的。‘……有多少日子了？’我勉力的更發出尖而細弱的聲音。‘此刻已是黃昏了。’這回他大約是並不會聽懂我的意思，所以才這樣隨口的答覆。我自己的真意所在，確是在問‘我像這樣不知是已有幾多時日了？’但我知道，無論如何也是得不了一點結果的，因為一大簇一大簇的火花又復在我眼前亂滾了，就是用盡了全身的氣力，都是再也不能明瞭的吐出一字。然而在靜息了一會兒，有一種新的，猛勇的力似乎是又重新的在自己的潛意識中覺醒了，于是不由自主的，狂亂的，我又復潮湧般的厥口叫道‘給我以眼睛，給我以眼睛，我美麗的眼睛，我需要牠！’‘是的，你眼睛是好着的，並沒有病，不要緊，請再安靜一些，再過一兩天，就…….’’不知道這是誰的聲音，M的，或者是其他人的，這在我完全到不能分辨的地位了。但我為甚麼再要去分辨呢，我並不需

要這些！ 往後隨着的，便又是與從前一樣的昏濛，渺茫，黑闇，不可捉摸了，而且兼之以沉寂，死靜，打不破的沉寂死靜，以及腦的震撼和痛苦。

“我可是病了？我可是病了？這一片白茫茫，光亮亮的是甚麼？牆壁？浩海？燈光或月浪？”當發生這些問題時，大約都是在夜中，涼風從窗外習習的吹來，屋子裏的空氣清新得許多了，因此自己的頭腦也隨之安靜了下來，微微的喚起一些波動：

昨天？那可不是昨天？不，不用去管牠，就算是有這樣一天就得了，那一匹山東騾子——醫生的助手——不是在同我打着麻煩嗎？他對我說：“你的病，大約是屬於心理上的，要自己心里放安靜一些才好，不然，不僅冰袋，就是冰山也是沒有用處！你現在可以告述我、對我說，你所需要的是甚麼？”自然，我所需要的，又是何等的微小啊，我只不過需要那一對，那一對流動而確又含有強烈媚力的眼睛，——我只是一人在想，（像這樣的想已經不知道有幾多時了）我將要將牠帶回家里去，用水晶和上面鑲有紅玉的寶匣將牠盛藏着，並且要盡心盡力將牠看守着，一直到自己的死亡或發狂。然而當這騾子說話時的動機，我又是確確實實的可以明

瞭的看出的，他對我是懷着忿怒和嫉妒。他似乎同我一樣，也正是需要着那一對眼睛，那一對流動而又兼含有媚力的眼睛。因此我便覺充心的暴怒了，我對他叫道，“滾，你滾，你這山東騾子，我只需要那一對眼睛，那一對柔媚的眼睛。你去叫她來，我不願意看見你！”“哼，等着罷，你正躁着死呢！”于是他啞喝着，便又微微的笑了，而且從這笑中，我可以覺察出他內伏的許多惡意。“滾，你這山東騾子，我要告進醫生去，你虐待我，虐待一個病人！……啊，眼睛，眼睛，美麗的眼睛，牠是屬於我個人的，屬於我個人的！”我愈嚷也更是愈加高聲了，于是他便不得不畏縮的開了門，真像匹騾子一樣的，踉蹌的走去。

然而既住在了這里，確又并不是頭等房或特等房，因而也就不會得有選擇看護人的權利（這是事後M君告述我的，）而“眼睛”之不能時時在我身旁，自也是意中事了。當然，誰不一見便愛，而要將牠留下呢，那一對流動而又含有媚力的眼睛！然而在我，確又只是願意牠單獨的爲我一人所有，不願意再讓他人去看牠一眼，或者是讚美牠一聲。勢有不能，于是我便苦惱了，充心的苦惱了——但或者也可以說，這正是“躁着死”

呢，不然，何以在頭上時時捆紮着的冰袋，都是完全沒有效力？“要冷靜下去才好，要冷靜下去才好”醫生總是這樣反復的說，這這又那能，那兩粒流動的，明亮的，含有媚力的珠球，只是不息的在我眼前招引飛滾着：起初是由珠球一變而為星星，再變而為月輪，更再變即為火柱，為彩團，為雜色的——紅黃藍白黑的火球的交戰了。

然而我仍是需要着這眼睛，“啊，眼睛，眼睛，”我是再也不能忍受了！

猶記得，在M同Y送我進院時，醫生是帶着嚴重的口吻對他們說，“住下罷，病不算輕呢。”但是我確用着滑稽的眼光去望着他，望着他那黃而瘦的臉龐，和緊黏在他唇上的幾根短短的鬍鬚，而最有趣的，尤其是他那帶有金框的小而圓的眼鏡。我心裏一人在想，“住下罷，我還怕甚麼，我正需要住在這裏呢，這裏有眼睛，有一對流動兼又含有媚力的眼睛。”及到他們將我已搬運到了樓上，安放在一間白色的小屋子內時，M同都Y一同坐在了我的床側，他們都做出苦惱的臉兒來看着我，有時更用手來輕輕的撫摩撫摩我的額角，有

時他們更竊竊的彼此交換數語。但這在我是毫不值得去加以注意的，因為我只是閉上了目，想要去完成我自己的夢，管理着我自己的夢。雖是神經已經時時的覺得有些刺痛了，然而我仍是不肯絲毫的放鬆，我是要想抓着，抓着我自己的夢，爬上我夢的最高點呢。

是的，我怎能不去捉着，那一團團交閃着的美麗的光輪，和那一對流動而又含有媚力的眼睛！

一會兒醫生同着他兩個助手進來了，還有一個肥胖的看護婦跟在後面。他（醫生）將我的脈息審了又審，更翻開了我的眼皮來看看，他搖着頭，對他助手說“加上冰袋，立刻！”於是他們便照他所說的做了，餘外還給我喝下了兩三匙苦的，帶有冰味的藥水。醫生同着 M Y 兩人低低的交談着，M 同 Y 也都照樣的搖着頭，然而我並不明白這些，我只覺得頭上涼浸浸的，里面空虛而且輕鬆，彷彿是有痛止的可能。我狠是想睡去，但是又不能，因為我仍是強烈的要求着——我要眼睛，我要眼睛！

醫生同衆人都出去了，說是要讓我安息，只是留下那位肥胖的看護婦伴着我，坐在我的身旁。不知爲了何故，我對於她完全含蘊着憎恨和惡毒，更討厭她那一



大堆短而擁腫的軀體，和那頭上一大盤發光而不大自然的毛髮，因此我便不安的轉動了。她却又是不知趣的，時時動起手來，替我整理安放着一切：衣衾手足等項。雖是她不憚煩的時時肯來爲我盡力，我却不息的轉動着。我憎惡着她，不願意承受她的接觸或撫摩。

大約過了一兩點鐘之後，醫生又重新的走進來了，他細細考察着我的溫度，但仍是搖着頭。更時時的回過頭去，用他的本國語，咕咕的向那位肥胖的東西交談，他彷彿是在那里吩咐着她甚麼。我睜大了眼睛去看着她們，看他們那一對一瘦一胖的極相反的模式。一陣陣急驟的，失望的熊熊的火炎，的愈看愈恨之後，又在我心內燃燒起來了。我對着他們狂熱的叫道，“我要眼睛，我要眼睛，那一對美麗的眼睛！”醫生當場聽了，似乎覺得有些惶惑忙亂，但當他在屋內轉了兩個大圈，更用手去敲敲他自己的腦袋之後，他便突然立在了我的床前。他問道，“眼睛？你所說的那個眼睛，是不是就住在這裏？”“是的，是的，我只是需要那一對，那一對……”在聽了之後，從他黏有短鬚的嘴角上便露出了一絲笑容來了——但不是惡意的。他走近

了門側去，按着電鈴，一個白衣的侍者，便窺頭的現身入內。“去，去叫Vanie來！”醫生說，接着不一會，便是一路的囊囊的輕碎革履聲，到門前止住了。她跨進了門來，微微的笑着。醫生不知又向着她咕咕的講了些甚麼，只見她笑了，他也笑了。我只是狂熱的張大着我的雙眼，緊緊的望着她，奮興而且惑亂，彷彿將要失去知覺一般，一切在眼前都是糢糊，過于浮動，耀耀，過于光亮；她那白衣翩翩的柔軀，更像在巨海里燦爛着的燈塔一樣，當霧露瀰空，茫無涯際之時，屹然在我眼前高舉了。

她留在我房里了，我只消一伸手去便可以觸着她的衣緣。我狠想去證實牠，但手臂總是不大能聽候使用，就是張開眼睛去望望的力量也都似乎沒有。然而我總是想勉力的張大，我自許久以來，就是這樣強烈的要求着了——“啊啊，我已是明瞭的看着了，在她的臉上，那一粒 Venus，那一粒 Jupiter，那一粒在雲縫中隱藏着的……啊，還有，還有在牠裏面蘊蓄着的，那可不就是日光下軟動着的春波？那可不就是夕陽裏緩流着的淺流？我要浸入了牠，投身下去……”在拼命的掙

扎努力之後，後來的，却只是劇烈的腦的苦痛和錐刺；再後來的，簡直是無邊的黑闇和昏茫，又彷彿看見有一大塊黑的岩石，低壓在自己的頭上了。“母親，母親，快救我救我，我快要被壓死了！”這是兒時在惡夢中所常遇見的景象。到了現在，這種呼籲，只能在自己的心竅裏騷動着，却尋不出一個缺口來，“母親，母親！……”自己彷彿是巨雷般的發出了聲——但在他人聽了或許只是蚊蚋般的扇噠亦未可知——而立時，便覺得似乎有一隻柔荑的手在自己的枕衾間蠕動着了。這是她的，或者是她的，我不大能明白，不過此刻所渴想的，却只是她的，我母親的那一雙慈愛的手，此外便不知其他了。

一切都是昏忘，近于死亡般的忘記了……

聽說我已經昏睡了兩晝夜。到了醒來時，覺得疲乏而且空虛。但當我剛一微微的啓開眼簾時，第一得見的，便又是“眼睛”她依舊坐在我的床前。關於這點，我覺得是十分的滿足而且幸福。“水，V——”她如囑的靈敏的將水送入我的口內了。她又低了頭下來，湊近我的耳邊說“怎樣？……今天天氣很好。”她說這幾字時，顯然可以聽出，她是運用着不大熟習的華

語。“好，謝謝——”隨着她便又給我喝過了一杯冰凍過的牛奶。“我是在她看護之下了，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幸福啊！我得要放寬心些，等好了一點才好去同她講話，不，或者就是乾脆的沉醉在她眼睛裏——啊，那一對流動而又含有充分媚力的眼睛！”我想着，幾乎可以說是含着希望和微笑的私想着，于是在不覺間，便又快意溫心的睡去了。

這一入睡，又經過了幾多時間，自然我仍狼狽糊，但在這模糊中，我却得到了許多優美而且歡悅的夢：我夢見同她（美麗的眼睛）在個海岸的巨巖上遨遊，我們携着手，行着又復坐着，或者是坐着又復行着。我時時刻刻都注視着她的眼睛，我的靈魂也似乎是在其中淨浴着。我心裏的沉醉，更飄搖搖的，仿髣夢中復在夢中一般。我同她雖是談着話，然而並不知道是在說些甚麼，我完全是阿羅漢般的由歡悅而修證，由修證而轉入涅槃地位了。海應不住的在我們頭上搏擊盤旋；密綴如珠的明星，也閃閃的在天體中絮絮貪着私語。巖下的海波，溫溫的，軟軟的，彼讓此來的互相加以擁抱。一切都在平靜和悅中安眠了。除掉偶爾的波濤擊撞岩石，發出一陣陣諧和的音波而外，簡直聽不見絲

毫其他的聲息。 “你可能替我摘下那靠近天河的幾粒星星？我想那一定不是星星，而是一粒粒的含有蜜汁的漿果，我想得着牠，N——你可能？……”她將頭枕靠在我肩上，軟軟的說。 “是，可以的，我一定能，一定能，V——”我一面答應着她，一面心裏却不禁的起湧着波瀾；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天空是那樣的遼遠。轉念間，我又這樣的疑問自己了：我爲甚麼不能呢，爲她變成一個偉大的靈魂？在想想之後，我便搖蕩着身體，努力的想要往上伸展去，而且果真如有神助一般，慢慢的由我的努力，便得以自行長大，長大到一直可以接近天河的一刻了。在這里我看見天河是一股極澄清的溪流，兩旁叢生着的都是一層層的細草，幽花和雜樹；但是却看不見一個生物，如游魚小鳥之類，因爲此地是太凄清了，實在是不容一切汗濁生物的存在。那一顆顆明亮的，金色的圓果——星星——低垂在那綠蔭如蓋的枝間。於是我便動手去摘，摘得滿懷滿抱的又復緩緩的低縮到了地上，恰好降落在她的面前；我將我所獲得的珍物，一一的呈列在她的腳下。她只是用手去隨便拾起了一枚，將牠擗開，只見有一大股白玉般的漿液，從金色的皮縫中冒了出來，冒得她滿手滿指都塗遍了果

漿。她看着，微微的笑了；我也跟着她微微的笑了。我更乘時注視入她的眼波裏，看見有許多神秘醉人的光輝，不住的在裏面流動着。我覺得是得着了一種從來所未有的忘形和幸福。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了，但誰能分辨得出呢，是醒或是夢，是夜眠或是晝覺，在這樣的一種幸福中？每次一睜開眼時，都看見她坐在我的床側，這完全是毫不含糊的事實。她，這次也同從前一樣，是在我身旁坐着，手里不知是握着甚麼，活計或者是其別的東西，正在那裏不息的從容的抽動着。我睜着眼睛，屏息的呆望着她，一動也不動，心里有些沉醉了，爲她那年青而秀美的軀體和面龐，爲她那一見便使人迷魂蕩魄的眼睛而沉醉了。我呆呆的望着她，想要從里面去尋出我夢中所見的一切痕跡來；我要證明牠，證明牠對我不虛。似乎已經直覺的覺察出我對她的秘密行動了，她立起了身來，更給我喝下了一大杯似藥汁而又非藥汁的東西。我即乘勢去把握了她的隻手——上帝知道，這是何等的費力，更是何等的有神力扶助啊——求她低下頭來，用耳接近我唇邊，更低聲的告述她，我所有的苦悶和欲求。但她似乎不大能明瞭我的語句，只是張大她那

明媚如滴的眼睛，從裏面時時的發射出一些疑問的符號來。到了末後，真是沒法，我只得用斷續的英語來向她表露我對她的情感了。我告訴他說，我願意成爲一個詩人，做就許多詩歌來歌頌她的眼睛，那一雙美好無倫的眼睛，我所摯愛的；更願意將天空的星星都一一摘下，編成一個花冠或花圈，以此作爲我的禮物，預備給她親手的掛在頸上或頭上。末後我又告訴她我所夢見過的境地…………但是她聽着，含着微笑的聽着，似乎了解許多而又似乎不了解。她望着了我的消瘦了的面龐，有時點着頭，又有時搖搖頭。然而就是這樣了，我也是覺得非常的滿足。因爲我心裏正一人在想，“只要她懂得一二分就得了，慢慢的來，在世間上沒有馬上便可成功的事情。”但是正當這說話和計量的中間，門鍵一動，醫生重新的走進來了，他對我又施展他那愚笨的手術：試驗溫度，按脈，審察臟腑，諸如此類，等等等等；到了末尾，他仍是只得搖着頭，拐脚的退出。

因此我心裏又重新的感到十二萬分的不快和煩膩了，頭腦裏更是烈烈的烘燃着赤熱的火焰，在眼前的四周圍，部彷彿是陡然起了一種變化，一切都似乎是在旋

轉，拖拽，不息的拖拽、看看自己就要被陷入那黑闇無底的洞內去了！——噫，那一個迴旋陰深的洞啊！

我怕，我怕，“眼睛”救我，救我，但她果能够救我嗎，我是狠疑惑。

至於一追溯起那事的起源，那真不是近幾日以來所發現的事了。只記得有一天陪着Y到F醫院去檢驗身體，Y掛過號後，便往外科診斷室里去了，我一人獨留在過道間的藤椅上坐着，用手支着頭，鼻官裏聞嗅着從各處吹來的混雜着的強烈的藥味，腦子內也狠是覺得不甯。但我仍是在那里默思着，以爲去看看那剖解室內所陳列着的各種尸體，和人類臟腑內所盛着的各種雜色的，糾纏着的機輪，那一定是狠有滋味，狠是奇觀。繼而腦舵一轉，便又想到那帶着病形的少女們的裸體上去了。我心裏這樣的狂想着，心尖兒跳的，臉上不覺的也露出一種幻想的，自己安慰的笑容來。在這里蹁躚往來着的人們亦復不少，其中正如我所謂的“病的少女”更不乏其人，不過她們都是活動着，或者是呻吟着的，並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樣靜靜的躺在診斷台上：合上目，將她們象牙般的軀體，赤裸裸的呈現在人的眼



前。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因此我便覺得有些頹喪了，煩惱了，並且是覺得異常的煩惱了。然而爲想要保存這美的，奇異的，含有詩味的幻想上起見，於是我閉上了目，呆呆的將自己的力量集中在那一點：在那赤裸裸軀體的一點上——這也同往常一樣，由此我便可以去完成我自己的夢，和管理自己的夢了。但像這樣的過了一會之後，當心尖的顫動，和神經的酥麻還未減殺時，一種清脆的，帶有異鄉情調的語音，在我耳邊輕輕的鳴響了：

“你可是B君，要看內科的？”

一個穿純白色的少女婷婷的立在了我面前。她盈盈的含着笑，周身的柔美的合度的輪廓，都在她飄灑的裙裾間現露出來。我如受過催眠一般的跳起，心內跳動得更是利害了。口裏幾乎快要衝瀉而出，說，“真是活見鬼，誰看內科……然而，然而看呀，她有那樣的一雙眼睛，叫人一見便會迷魂蕩魄的眼睛，……”

“不，謝謝你，我不是B——”我在出神的呆看了她一會兒之後，才囁嚅的回答她說。她似乎覺得有點羞赧了，她轉過身去，開始的離開了我。走不上幾步，不

知爲了甚麼，她又復掉過頭來，嫣然的笑了一笑，在唇間露出她那貝白的兩行皓齒來。隨着她又用那對流動而又含有媚力的眼波，在我身上，從頭至腳的，掃了一過。

自然，她去了。我仍是無力的坐在椅上，就是回到了家來，我也仍是這樣的坐着，坐着……

只是我的腦子裏，從此便留下了那一對眼睛了。我坐着，行着，臥着，幻想着，都是爲着她，眼睛，牠沒日沒夜的在我面前招展閃動，我想我是一定要捉着牠，得着牠，擄捕牠爲我一人所有，不然我就寧可只有死，或者是發狂了。

然而這樣，我並不曾告述過人，就是甚至於Y，因爲我是要完成我自己的夢，和管理着自己的夢，不肯去讓一般人妄來參加，也更不願意去聽他人的那些無謂的話語。但是“眼睛”呢——她是得永久的坐在我的床前？或者是我也得永久的都安睡在這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不用去管牠，自有天知道啊！

一切都似乎昏濛，渺茫，黑闇，不可捉摸，與從前一點兒也沒有差別，然而我仍是需要着，需要那一對流

動而又含有媚力的眼睛！

啊啊，那一對眼睛，那一對眼睛啊！我需要着，需要着，需要着……

“眼睛，眼睛呀，救我！救我！”

## 孔 子 的 自 白

葛 茅

孔子南遊於楚的時候，有一天，楚國的葉公居然向子路打聽起孔子的爲人來：

——你們的先生，孔仲尼，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爲什麼你們大家都甘心給他老先生趕着車，困苦顛連地跟着他東西南北地跑啊？

這問題使子路有些惱了。倘使在他年輕的季節，他會當面給他一頓搶白吧。然而他現在底稿是老了，跟着先生周遊了幾年，軟釘子，硬釘子——便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諸人的話——吃得也着實不少了。他的氣質也和平了許多，鋒鏘也收斂了許多了。搶白葉公的話，已竟來到嗓子裏，又用力地咽了回去。

子路想起這葉公就是相傳有着好龍的奇癖的葉公。他的居室的牆上，所使用的器具上，都雕刻着大大小小的龍——有的噴雲吞霧，有的僅露鱗爪，有的蟠屈不伸。他鑽天鑽在屋裏盤旋，賞鑒着龍的圖像；或臥在床上，幻想着龍的神奇天矯，於是嘆息着禱告似地說：

——假使我能夠看見一個活的天龍啊！那便只是一次也好！

於是天龍們被他的至誠所感動，居然有一條肯從半空中落在葉公的家院裏。他把頭伸在牕子裏，把尾巴放在他居室的外間。於是滿院子煙霧氤氳，屋頂上閃電鳴雷。龍的角，龍的鬚，龍的眼睛和鱗甲，龍的每一部分，都閃着火光，噴着煙霧；而且每一剎那間，龍都在變化着，大了又小下去，小了又大起來。身體的活動是大江一般的浪滾濤翻。然而牠又是善意的，友誼的，彷彿一個伶人或演技者，把全身的本事和解數，都施展出來，讓看客們賞鑒。

但想不到的是葉公，吓得面無人色，一頭扎在床底下，緊閉了眼，又把兩手來下死勁握住兩支耳朵；渾身戰慄着，淚和鼻涕流滿了他的面頰，又沾濕了他的鬍子。

龍於是傷心了，一個焦雷，震破了屋頂，牠乘着雲又回到半空了。這個焦雷，據說不是龍的吼怒，乃是龍的嘆息。

龍去了，家人們從床下將葉公拖出來，從此他臉上老帶着青色，請了醫生來看，說是吓破了胆，胆汁泛溢的原故。他的手拿起東西來，他的腿走起路來，從那時起直到他死，永是戰慄顫動着。而且告了許多日子的假，不能去上朝。

這詢問“孔子是怎樣一個人物”的葉公，便是好龍而被龍吓壞了的那個葉公。

——他這樣好名而不務實的儒夫，也有打聽聖人的爲人的資格嗎？子路這樣想。

——他也許會聽說孔子知道在齊國跳舞的那支一條腿的鳥兒叫作商羊——他知道季桓子掘井掘出來的那支怪物叫作羆羊——他知道吳國伐越得的那塊一輛大車剛剛裝下的大骨頭是屬於防風氏——而且他知道楚昭王渡江得的那個巴斗大的又圓又紅的撈什子是浮萍結的果子並且吃了可以霸天下。當時諸侯凡得着一樁不能了解的奇聞，異物，誰不差人到魯國問問他老先生！在葉公心裏也許覺得這位身長九尺六寸，儼然豈喪家之狗之老

頸子，有些異樣；所以要問一問的吧！

——抱着這樣的好奇心，來向我打聽聖人的爲人：我是不答覆的。

子路於是裝作沒有聽說，昂然地走出去。

葉公的青臉幾乎變成鐵色，手脚似乎戰慄得骨肉都要散開了的樣子。他是奮怒呢？還是羞愧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罷。

一個清秋的早晨，金黃色的太陽照着逆旅庭院中那棵銀杏樹的金黃色的葉子。而且那葉索索地抖着，彷彿太陽的光線在上面跳舞。

在這樣的晨間，孔子早已起來盥嗽了多時了，他正在楚國逆旅的屋子裏傷感着呢：

——老了哇！真是老了哇！有好些時候，不曾夢見那位老聖人周公了！真是老了哇！夢也沒有了呢！而且……而且……這蹉南遊，又是白跑了腿呵！回去吧！回去吧！不是有些天資極好的徒弟麼？回家去把他們好好地教育起來。行我的道的如果不是我自己，一定是我的徒弟們，或是徒弟的徒弟們呢！

孔子想到這裏，他覺得眼前分外的光明。他那爲

了讀易經寫春秋而老花了的眼睛炯炯地注視着對面的牆上，似乎看見一種東西——環繞着侍立的弟子們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子路驀然說起話來了：

——先生！像葉公那樣的人物，也還要向我打聽先生是如何的一個人呢。

孔子把注視着遼遠處的眼光立刻收回來，在弟子羣裏找到了子路。

——你同他說了些什麼呢？

——我同他說些什麼呢？無論如何說，像那樣的人，是不能了解先生的偉大底人格的。我昨天什麼也不曾同他說哩！

孔子有些撫然了。

——由呀！你總是這樣的執拗。你便告訴他又有什麼妨害呢？你大概也覺得他那種好龍而又被天龍吓得生了病，有些滑稽：所以才厭惡他的爲人麼？他好假的龍，豈不比那用了籠子裏裝着的鳥兒或手牽着的小狗兒的人們強的多嗎？你們有誰不是發現了人世的真實而覺得恐怖呢？由呀！你是太執拗了！你宿在石門的那一夜，那晨門曾譏諷過我了，你也不會說同他辨駁；長沮



桀溺在你問津的時候，也曾說過許多不滿意於我的話頭，你對於他們也不會說過什麼：那都是對的。因為他們——晨門，長沮，桀溺——都是深知道我的人們，都是了解我的主義和行爲的人們呀！便是前幾日，此處的接輿不是也在我的車前唱着：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的歌兒跑着過去了嗎？我當時雖然想着同他說話而不能，然而我是不懊悔的啊！我不能使他變爲我，猶之我不能使我變爲他。而且……便是衛靈公的愛妾南子，我不是也見過的麼？當時你同我爭執的還很利害哩！我而今是第一次來到楚國，很願意多有幾個人知道我的心迹。由啊！你爲什麼不答覆葉公呢？他是一個富於好奇心而且不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的人呀！

子路被了先生的抱怨，心裏有些羞慚了：

——同他說些什麼呢？先生！

——你說：我們的先生是——用起功來忘掉了吃飯；歡喜起來忘掉了憂愁；而且不曉得什麼叫作“老”哩！

孔子說這句話的詩節，眼睛又從子路身上挪開，仍

然注視着對面的牆上又看見那種衆弟子們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但是子路聽了方才的話，却分外的替先生傷悲。先生周遊列國已竟二十年了，到處受人家的欺侮與嘲笑。還用得什麼功哩？歡喜從何而來呢？但是“老”底確來了——先生的兩鬢和鬚鬚實在白得令人恐懼，便是顏面也乾枯得有如樹皮了！但是先生還不知老，也許是先生不好照鏡子的原故吧？

孔子的眼光，仍然注視着對面的牆上，看那弟子們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 野 店

羅 石 君

一座野店是我的心房，  
開張在偏僻茅塞的路上：  
寒微，狹小，而且荒涼，  
背負着高山，前臨着大江。

一座野店是我的心房，  
招牌上却沒有過字樣；  
我是廚司，僕役，也是店長，  
預備着食品，釀就着酒漿

一座野店是我的心房，

黑夜裏來到維沓的隊商，  
連同駱駝，馬匹和車輛，  
匆忙着招待，慌亂着卸裝

一座野店是我的心房，  
大家縱談曾經經過的異鄉——  
那裏的出產，建築，風光，  
懷想着居停，品評着姑娘。

一座野店是我的心房，  
天明後，一切又開始征往，  
啊，我用了更新的心情……  
打掃着外院，收淨着內堂！

## 永遠地，永遠地

獨幕劇

Henri Lavedan著

人物

賈格，二十歲

呂雪，十九歲

【日落後，巴黎城外一個樹林子裏，】

賈格——呵，我的最親愛的！

呂雪——我愛。

賈格——我是這樣地愉快，你簡直想像不到我是多麼愉快  
快啣！

呂雪——不見得比我更甚吧。

賈格——我感覺得好像是從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認識了你。

呂雪——我也是——好像我老早就同你很熟的。雖然實際上我們認識才兩禮拜。

賈格——時間對於這沒什麼關係。我愛你，那就完了。我將永不會愛別的女人只是你。

呂雪——的確嗎？真的嗎？

賈格——呵，是的！憑我的誓約！我——我將立什麼誓呢？

呂雪——毫沒有什麼。只吻我罷。

賈格——你先吻我起。

呂雪——我吻你已後，你吻我。兩次，那末？

賈格——十次。二十次。一百次。

呂雪——一千次。聽那小雀子。【他們傾聽。】

賈格——是的，我聽見他。

呂雪——我愛他。

賈格——這是什麼鳥兒？白頰雀？

呂雪——我不曉得，老實說。我們也無須乎。他正唱着像我們正愛着，拿他的全心。

賈格——那個小怪物在哪兒？

呂雪——你別尋他，唱着的鳥兒是看不見那上的，面的是什麼，在你眼睛後方的？

賈格——呵，什麼沒有，什麼都有——你。

呂雪——我也恰是這樣感覺得。我這怎麼表白纔好呢？這彷彿是我把我的生命裏底所有種種的時期都在這一瞬間過完了——我小的時候——我現在——同樣我將來老了而你再不要我的時候。

賈格——爲什麼這樣想，你願意麼？

呂雪——因爲在那時候，你不會愛我的。

賈格——我始終愛你。

呂雪——不，你不會的。一個長時間罷，我希望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是——

賈格——始——終！

呂雪——幹嗎啊，有一個長時間就很好不錯啦，你不這麼想麼？

賈格——這樣你是不相信我？你以爲我是一個撒謊的人？

呂雪——呵，我親愛的。我是很了解你所說的意思。我沒有一個時候懷疑你的。你將要愛我至少——十年至十五年。那是我十分確信——

賈格——唉，負情的孩子。慚愧。

呂雪——說它二十年吧，那末。

賈格——不是，你把我當作個什麼，請說罷，一個閃跳虫？

呂雪——二十個整年。想一想，我愛，那是多麼長呀。無論如何，我答應你那麼多。但是以後呢？再過二十年我就三十九歲——假定我沒有死——那末我有這麼長的歲月在我前面。沒有你我可怎麼辦呢？我將變成怎麼的一個人呢？

賈格——可是我定會在你身邊的，好孩子，永遠地，永遠地——直到最後。我永不願丟開你的，聽見沒有？“到死也是他的夫人。”第一次晚上我同你到布哇——兩星期前——我曾那樣地對你發過誓；你記得麼？

呂雪——呵，是的！

賈格——在那個黑暗的小路上——

呂雪——我們是怎樣地哭啊！

賈格——可是我們並不是不愉快。好吧，我決意守住我的誓約。

呂雪——但是你不能夠。你將沒有能力來……

賈格——何以這樣？爲什麼不能？

呂雪——因爲你——因爲我——



賈格——我猜定你正要講什麼了——統統講了好。

呂雪——我們隔開得是這麼遠。你的父親是一個書記官——我呢是個女縫工。啊，旁的樣樣事情都是障礙我們——

賈格——世間上沒有事情能夠來障礙我們的。什麼事情在那兒分開我們，當我把你的手握在我的的時候？是的，將來也常是像這一樣。我們全部的生命將要在彼此相愛裏度過去。我現已決定那個。

呂雪——你將怎樣安排那個呢？你家裏意思怎樣？

賈格——我不願意去安排它。事情自己要安排它自己的。

呂雪——我不是那種女人，能夠在你的世界裏為你生色。

賈格——我的世界就是你；僅僅是你——我全部的世界。

呂雪——我掙得很，很少。

賈格——我掙去，為我們倆兒。

呂雪——幹什麼呢？

賈格——我不知道。我想作一個新聞家。

呂雪——現時新聞家多着哩。

賈格——是的，正是那樣，多加一個也不算什麼。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再談下去，我現在不是在任何困難裏邊。呵！生活是如何的單純啊，當倆兒一塊兒過活的時候。

呂雪——是呀，不是嗎？

賈格——我不明白人們的同生活挑眼。爲什麼哩，自從我有你，對別的樣樣事情是完全淡漠了。我想過我沒有什麼意外的可怕。縱然我跑去南非洲——

呂雪——我也這樣想到過，很歡喜地。但是同樣地，我又是有點兒發焦。

賈格——你不要這樣。你沒有瞧見我已經是顧慮得很周到的麼？

呂雪——我料想你是。

賈格——我可以用我兩手作工，如若必要的話。我是很強的而又年青。嘿！不行，前途是嚇我不倒的。吻我罷！

呂雪——前途。它却嚇住我。

賈格——怎樣呢？是哪個名詞？還是那事情本身？

呂雪——兩者都是，我最親愛的。前途是有點兒東西

我們不知道的，有點兒東西在那兒，在門的背後——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那是早擺在前邊的。前途在我聽來是悲傷——好像就是愁苦的代用字。

賈格——來吧，放歡喜些！愉快起來！用不着有別樣感覺。在我們這樣的年齡人生是悲哀的嗎，我倒要問你？

呂雪——我們不能長是這樣的年紀。

賈格——是的，我們能夠。那些人們他們不會活在愛裏所以變老了。

呂雪——你真是可愛。你講事情是如此的甜美，簡直使我墜淚出來。

賈格——我決不是要你再哭泣。

呂雪——你要我怎樣呢，那末？

賈格——什麼事情我也不要你去顧慮；我要你在生命之流上任你自己優游度過，在我的懷裏，關起你的兩眼，如像你是做醒夢似的，在那隻輕舟中，在那漣漪的水上。

呂雪——我很愛像那樣的去蕩船。我們去麼？

賈格——是的，在那美麗的河上，有曲折，有許多陰影和

神秘，同那些很老的樹湮沒他們的——

呂雪——像戲劇裏的布景似的，不是麼？那末我們更要  
游湖去麼？

賈格——是的，蘇格蘭的湖，意大利的湖——所有的湖  
隨你喜歡。

呂雪——尤其是湖上有月亮。

賈格——呵，當然。

呂雪——呵，你可愛的。

賈格——呂雪，呂色蒂，小寶貝！（吻她。）

呂雪——幹嗎叫我「小」呢？

賈格——沒有理由的。我是這樣愉快，我在這一個時  
間生活了幾世紀。

呂雪——我也這樣。我彷彿是再不是我了；我彷彿是  
對帽子說了少陪；我彷彿是從這個地方永不再想去  
移開一下——不再想去吃或喝。這就是愛麼？

賈格——正是這個，他們說——

呂雪——還有，我從前在些小說裏讀過——那使你很難  
受——那些人們為愛情哭，甚至為愛情死

賈格——多麼好笑！

呂雪——那末那些小說是錯的？

賈格——可不是；他們簡直不懂得愛情。【夜色已深。】

呂雪——我愛，我常想着我們將有一個小屋子——壁上有些掛品——我們自個的房子，等那個時候到來，我們雖在夜半也可以不必分手。什麼時候能夠那樣呢？

賈格——我不知道。很快吧，或許。

呂雪——是的，但是你不拍那——

雪格——一切事情會順當的，別着急。一切事情是順當的。

呂雪——我願意我是再大幾歲年紀。

賈格——爲什麼？

呂雪——更能夠穩定一點。

賈格——小苦鬼，幹嗎要更穩定呢？你有了我的說話，我的信誓，我的親吻。我不是像旁的人。假如我一次以身許了人，那就是永遠地，永遠地。你不是這樣麼？

呂雪——呵，是——比「永恆」更久。甚至，還在其後。

賈格——那末，好了！自從我們彼此以身相許這麼久，這

麼久——我們有什麼可怕？沒有！沒有！就是了。

呂雪——是，我敢說——只是——

賈格——只是什麼？

呂雪——還有——

賈格——好吧，還有什麼？

呂雪——這似乎是太美滿了——這怕不可能吧。時常地我想起這事——

賈格——別想它。你想得忒多，吻我。讓我握住你的手罷。望着我，如像是你瞧見我，雖是在黑暗裏邊——這麼，我可以覺出你的眼睛在我的身上。這兒！現在別說得太快。低緩地說我的名字。或是什麼也不說！讓我們完全安靜下來。你願意麼？

呂雪——是。

賈格——這兒沒些兒聲音可以聽見。

呂雪——沒有。

賈格——那塊白的是一個星星照的麼？

呂雪——是的。

賈格——【在一種昏狂的神情裏忽地站起來】。呵，呂雪！我的呂雪！我的呂雪！

呂雪——什麼事情？

賈格——我愛你。你看不出麼？我愛你。

呂雪——我愛你，賈格，更甚。假如你是個瞎子或是一個跛子，我也一樣地愛你。

賈格——聽我說，最親愛的。假使我們一塊兒跑了？  
明天好麼？

呂雪——你怎麼說？

賈格——你可以麼？離開你那個舊店舖——

呂雪——但是你怎樣？你家裏人怎樣？

賈格——我將給他們留下一封信。我們可以從國外寫  
給他們。

呂雪——吓吓！我們打算跑那麼遠嗎？

賈格——是。我統統告訴你這件事情；我有八百法郎。

呂雪——八百個法郎！那末，我們闖起來了？

賈格——是呀。倘是我們好好地保管它。那至少可以維持我們一年。在國外生活比較在巴黎便宜些。我也有時候去轉一週，你願意麼？說。我非常醉心於你，我贊美你這樣。我願意地球上沒有別的人就我們倆。

呂雪——放安靜一點，我的心肝，我懇求你。聽我講！我可以那樣做。

賈格——【歡喜達最高度】。呵，感激你；給你祝福！

呂雪——但不是恰是那樣，不是明天。稍為遲一點。

賈格——【喪氣】。呵！

呂雪——不，我說不定——我很怕我們要弄出什麼錯來——稍為輕率一點——那我們會懊悔的。讓我們等一等——到下個禮拜日，我說。

賈格——很好。我們就等到下個禮拜天。但是你愛我麼？

呂雪——呵！我實在愛你。

賈格——是你的滿心滿意？

呂雪——是滿——

賈格——來吧，那末。

呂雪——小心些。

賈格——這兒沒有人。

幕

流沙重譯。



## “晚報”

——給實報童子

非非

夜半的北京的長街  
狂飈伴着你盡力的呼叫  
“晚報！晚報！晚報！”  
但是沒有一家把門關——  
同時我的心裏也叫出來  
“愛！愛！愛！”

我們是同樣的悲哀  
我們在同樣荒涼的軌道：  
“晚報！晚報！晚報！”

但是沒有一家把門開——  
人影兒閃閃地落在塵埃  
“愛！愛！愛！”

一捲捲地在你的懷  
風越冷越要緊緊的抱  
“晚報！晚報！晚報！”  
但是沒有一家把門開——  
一團團地在我的懷  
“愛！愛！愛！”

—— 作於冬夜 ——

# 火

馮 至

(上)

因爲附近大學校的原故，R.巷的組織很有些與衆不同。從大街走進了胡同口，還要拐好幾個小彎，才能到了牠的中心；所以市聲距牠很遠，獨自具有一種寂靜地深巷的情調。牠隱秘在北京地圖上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若把這條胡同的位置當作問題，來攷問那些自命不凡的「老北京」，十個有九個是不能明白地答復；因此雇人力車也往往引起來許多的麻煩。——牠雖然是這樣的幽僻，但牠的本身自有牠一番異乎尋常的熱鬧處，絕不似北京一般的胡同那樣的趣味庸常，精神煥散。牠裏邊一所一所，一間一間的房子，無論是新舊好壞，今天貼出來招租條，明天便一定地會有人搬進去，——多半是大學校的學生。

牠有如一座小小的“桃源”。

然而牠絕不是那樣的質樸；牠無時無刻不是變幻的，浪漫的。在這不上四十家的巷子裏，會聽見十幾種不同的方言。其中的住戶，有：滿洲的貴族，公寓老板，大學教授，學生，他們的家眷——在北京結合的或是從故鄉接來的，——還有學校聽差，還有私娼。人煙太稠密了，小孩子也就非常之多，襁褓的，潔白的，梳着小辮的同剪髮齊眉的，……從早晨直到黃昏，儘在這幾百步之內跑來跑去，唱着連房頂都要吵塌了的高音刺耳的歌，像是盛暑之下的螞蟻兒叫個不休。所以賣零食同玩藝的更是絡繹不絕於道，敲小鑼，打梆子，擊小鼓……整年四季不斷的音樂，形成一種太平的景象。非常地複雜而且和諧。

我獨往獨來地，也住在這條胡同裏。

天天早晨到學校裏去，是見慣了的，這幅畫圖：正如地獄裏最淺的那一層，淺淡地蒙翳着一層灰色。在我的對門住着一位女學生打扮的女子，最愛拖着鞋披着黑坎肩在門口站着，頭髮是不大梳理的，臉被鉛粉侵蝕到這般地步，我初次見她，又聽她操着四川的口音，使我疑心她真地來自西蜀傳說中的那座酆都城裏。後來

我不知怎麼才知道，在那許多的孩子中有一個滿臉鼻涕的便是她的愛子，至於‘良人’呢，我却至今還不知道是哪位同學。在那滿洲貴族的門前，時常放着一輛馬車，車夫橫躺臥地談着他們主人在前清時代的隆盛，還以鄙棄的態度來評衡着太看不上他們的眼的大學生們的言談行動。有時‘裏邊’忽然有了動作了，車夫似乎這方面的預感極為靈敏，即刻車鈴一響，門內慢慢走出來旗裝的婦女，頸頸是木頭一般挺直的，臉要略微變變方向，上半身便隨之轉動，全身臃腫而不平像是一堆馬苔薯，額骨肩膀都是又高又大，破鑼的聲音，含着幾分嬌愛向車夫叮嚀囑咐，話猶未了，早已端坐車內，緊接着是馬蹄囊囊的聲音，剎那間朱門緊閉，車馬無蹤，若是在往日不定又要引起多少文人的惆悵，因為這正如虹霓幻彩，可望而不可及，何況又是公侯貴宅的門前，自古的消魂之地！貴族的隔壁，便是那位私娼，她在十天之內偶然也會起一天的早，懶散散的站在街旁，嘴裏總像在吃着零食，耗子一般的紅眼睛打量着來往的行人。其餘的便是許許多多的大學生，有的是演電影一般地穿着洋服的“河畔”閑吟着，有的是從事於抄襲的詩人，有的是大聲叱咤的演說家：真乃是各各以天下為己任！還

參雜着賣豆腐，賣麻花，賣豆芽……各樣吆呼的聲音。真是一套繁雜的晨歌！暮春的時節，有時落了一夜的雨，第二天便不同了，滿路漚泥，家家門口都似乎在等着大難之將臨，靜默無聲；像是又深了一層的地獄。——不久風把雨雲吹開，天上露出來一縷藍天時，便來了賣紅櫻桃同青杏子的聲音，於是胡同從死靜中又爲之生動，小孩子們都跑了出來，後面跟着大人，追着賣櫻桃的跑去，——這時他成爲一個天使，從天堂中帶了來一些美麗的贈品跚跚吆呼而來，到這兒來散布一點春的福音。

我獨往獨來地，在這條胡同裏。

此外却還有一個更孤傲的獨往獨來者，同我一樣地不惹人注意；是一個獨身的英雄，——一個清道夫！

誰也不會把眼光瞥在他的身上。他，披了一件麻布口袋般的黑外氈，穿帶着帶了好幾個窟窿的皮鞋便帽：這一套盔甲一望而知便是在漢族“光復”了的那一年，萬象更新的時節，發給他的前輩的，十餘年內不知物更幾主，才光榮地傳到他的身上。灰塵蒙蔽着他的眉眼同表情。他捧着鋤刀。早晨他是誰也不理地抬着頭昂然走去，晚間又同樣地昂然歸來。在許多目空一切

的大學生的目中，他自然是一個“真空”；在滿目漚泥的小販們看來，他更是一塊“污泥”。我之所以會認清他是一個“人”者，也不過因為比較地同他多一些關係。一來因為他是我的“芳隣”；二來呢，夜間睡眠的時候，我在牆的這邊，他在牆的那邊，彼此一舉一動都聽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在早晨他哼啾着的小調，——隨後又變為呻吟。

今年初春我從宿舍搬入這裏的一家公寓內。只求一個容身之地，至於先賢所慎重的“擇鄰”問題，當時卻不會計較。前兩天似乎十分平定。不知是從第幾天起始了，早晨一睜眼睛在木板床上便聽着隔壁啾啾啾地唱着極穢褻的小調，不外乎曾經風靡上下的“打牙牌”，“十二月”之類。那時我非常的傷心，據已往的經驗，事事多屬倒霉，這回又算是命定了，同這樣的一位先生作鄰；因為我疑心他既不是一個“笛卡丹”的詩人，也該是一位“浪漫派”的大學生了。哪知走出公寓門口，却在左方發現了這麼一間七尺立方，泥草砌成的小屋，黑暗地從中散布出一種瘟熱的臭味。——經了幾日的攷證，才知道那個歌聲完全是從這間屋子裏發出來的，於是我反為之釋然了。

隨後到學校去的時候，我總愛向着那間屋子望幾望。時候早呢，門是關着，我直覺到那位歌者還在裏邊安眠；晚呢，門却鎖上了，我知道他是……一天正湊巧，我才走了三兩步，那間屋的門也呀地一聲開開了，裏邊走出來這樣的一位英雄，如我在前邊所寫的。我們並排着前進，衝過一切女人同小孩麻雀般喳喳的聲音。我有時偷眼看一看他，他可是仰着頭兒不看我。我從他的服裝立刻判定了他是要到馬路上同許多伙伴們去呼吸新鮮的空氣，或是去剷陰溝。出了胡同口，我們分手了，我不覺起了眷眷之情，內心裏湧出來一句話意：

——滿身盔甲的英雄，再見！

他却昂昂地不看我一眼，望着沒有盡頭的平康大道走去，揆着鋤刀！

我却很感謝他。他天天早晨的曲子越唱裏邊越含有一種聖潔的意味，同許多“世界的”音樂一樣地使人神怡。牠彷彿變成了這樣的聲音，解脫了他的疲勞，融化了胡同裏一切罪惡的喧雜爭吵；我從迷惑的夢中醒來，牠能以與日光同時地把到我的耳目邊，使我從床上毫不遲疑地站立起來，眼光向着雪白的牆角凝望，然後抖一抖衣襟，像有什麼希望在那兒等着我。我心裏注



滿了日光同歌聲，走到街上，那艷都城的女子似乎還不失爲一個潔白的村姑，旗太太們也好像驟然恢復了她們祖先三百年前披着鹿皮時代的野朴，私娼雖是放蕩的，並沒有多少了不得的罪過……都從地獄裏超拔出來，孩子們追趕着賣糖果的亂跑……

天空是蔚藍的，我同他並排着走去。

(中)

暑假後我從故鄉曳着我着滿了灰塵的身體回來，疲倦得有如旅行了全世界的一週。國家人事，兩月內都暗暗地起了無數的變遷；我也略爲點綴，腦子同眼睛裏都增加了一個“病”字。

秋風是一天比一天的逼緊。中秋節近，萬物都感到蕭疏了。墻頭的小草，散布完了牠們的種子，殘喘地度着風霜裏的餘生。空際萬尺長的遊絲引起生物互相憐憫的情意，都說彼此不能繁茂幾多時了。蟋蟀同蟬日趨衰苦；蚊蟲落在紗窗上，再不能振翅來吸吮人的血漿，人們也沒有那麼大的氣力與興會去同牠們宣戰。

人人的心頭被秋風吹得都有些兒衰悚，可是小巷的表面並不絲毫減少牠的熱鬧。誰家都有兩件新的袂衫，趁着這個天高氣朗的季候穿出來，反把這條胡同裝

瑣得更爲燦爛。

早晨醒得更早了一些，也許是晝間短了的原故。睡夢中便感到沁人肺腑的冷氣從窗外侵入；把被角緊了一緊，睡既不睡，起也不想起來。

隔壁却不知不覺地也變了。那邊再也沒有歌唱，代替的是咳嗽與嘆氣的聲音，有時甚至於呻吟。病了嗎？他依然如同從前地去工作。至於節氣的逼人，却不止於在他一人的身上；牆頭的草，樹上的葉，什麼不是息息淹淹的現象呢，何況日光是漸漸地淡了下去！

呻吟雖是呻吟，我仍舊把牠當作上半年的歌曲去聽。

我聽着，像是在聽着悲切的哀歌——他在那兒呻吟，他在那兒唱——

他同他的泥屋殘存在這與他太不諧和的胡同裏，正如秋雨中的殘葉，不知哪天就要被人踏成了污泥。

他是生下來睜開眼睛便看不見父母，長大了看不見女人；在大都市中擠來擠去，終於擠到了這風雨飄搖中的一角。四十年內也病了許多回，餓過許多次，被死神的手捏來捏去，捉了又放……

他的夢是一座拉圾堆，他的希望是今年的冬天不要

再像往年似的受凍。

事事於他是無數的謎團。他呆呆地在馬路上，望着那花團錦簇的車水馬龍，太太與娼妓在他的眼中毫無分別，正如哲學家們推求宇宙的本體，判不清到底是“一元”還是“多元”。

他認定了他的小屋。天天挖着泥土，像是掘發寶物：今天從泥溝中拾來一個洋鐵罐，拿回家來盛野菜；明天從路上拾來一縷布條，用粗笨的手將牠補綴在褲襠間。——全身的污泥是他全身忠實的證據。

哀歌這樣悽悽婉婉地，但是他的 Epilog 却非常地悲壯——

——巍巍的北京城都是這些蟲一般的生命將牠奠立起來！……………

我聽着，在聽着的時候爲他祝禱，在祝禱中我認清了日光裏邊的光。於是真切地融成一片另樣的晨歌。

街心的小孩子們在叫，彷彿有什麼聖蹟將要產生。

(下)

中秋節的晚間，濃雲積得非常之厚，C君才從西山搬進城來，雖說是無月可賞，也不妨攜手到外邊去散

## 1 散步。

巷裏的黃昏曲已奏到最後的一部。除了幾個沒有人管束的小孩子還在那兒廝打之外，家家都閉了門窗，爲那被雲遮蔽了的月亮感到幾分不快。大街上還是燈火輝煌，街旁的“兔兒爺”堆成了山。我們半年沒有喝酒了，此夜都似乎含滿了醉意。C君因爲長期的失眠，身體已經十分消瘦；山居匝月，毫無裨益於他的健康，面色蒼白，使人起人生茫茫之感！我們携着手，有如兩個才脫了身體的遊魂，搭着伴去漫遊陰曹地府，參拜十殿閻王。——不然，風吹着我們的衣裳頭髮怎麼會這樣地輕飄呢！

雲裏的一點月光也透不出來；C君一邊走一邊望着天，他洞簫一般嗚咽地叙說話。

在錯錯落落的絮語中間，已經落起如毛的細雨，兩人是不約而同地轉身往回走，肩並着肩。街上的行人比我們更爲敏捷，不知不覺之間，只寂寂地剩下了一條長街同着三三五五的人力車夫。“兔兒爺”的山堆也沒有了，在那空隙的台上還彷彿有四個字留在那裏：“明年再見！”我們的脚步只是略微加速，並不跑。背上不知又負上什麼，耳邊只縈繞着那句……

走入R巷口，雨早已落得成了聲，我們的襖衫也都淋遍了。

雨落得雖不很久，R巷却如一片泥塘。路燈沒有一盞，左右前後是一樣地漆黑。這是一條才經過了瘟疫流行的死巷，這裏的末日在降臨，家門都變爲墓門，淒冷的雨洒着那些無人管領的死屍：我們依舊像兩個遊魂，互相扶曳着，緊靠着牆根一步一步地挨進。鞋襪濕透。胡同本來很短，今晚却長了許多。小心留神着地上發亮的水，走了半天才走到那滿州貴族的門口。最後C君說：“帽子也淋透了，眼前便是你的公寓我的呢，至少還有二十步……雨更大了，我們的面前……雖說只有二十步，在我是非常的繁難了，我一步向前走的勇氣也沒有了……”

一時的靈感，天門開了一般，又像是有什麼聲音。

——C 你看！

從我此刻已經忘記了的那座矮小的泥屋中，忽然發出來一點微顫的火光，照着我們模糊的面前，我們趕快借着這點光向前走了幾步。

屋窗上是那位清道夫的濛濛的影。裏邊是鼠一般地靜悄。

異樣的衝動擊在我的心頭，我顫顫地拍着朋友的肩：

——C！快點走！你看那窗內的光！（我們回頭時，火光又即刻滅了，四圍仍舊黑暗。）牠在這一瞬間已經點燃起我們心內被雨淋滅了火焰！啊，Prometheus從天上送給我們的火也不過是僅僅這一點吧！火初次到人間，也不過是這樣的一幅景象吧！何況，這是地獄深層的火！

C君瘋狂般地向前去，頭也不回；脚步踏着泥水的聲音彷彿在說：

——我走！走！火！火！

我回到我的房子裏，比外邊更黑暗，燈也不燃，便倒在床上。

窗外的雨，似止不止，一會兒大，一會兒小，大時房簷也都流下水來，小時只聽着樹葉子在滴滴打地響。還沒有到了“十月”，蟋蟀已經在我的床下啣啣了，牠是一夜不肯停住的，要誠心把我的腦膜撕成千絲萬縷。郊外火車的輪聲軋軋，近得像逼近了我的門前，牠的負載是沉重的，尤其是在夜裏；我聽着牠絕似

徬徨於一所墓園內，在任何的一座墓前都會想到全人類的終局。此外起了許許多多的聲音，遠的同近的。

時光從床頭一步一回顧地走去。

方才的談話似乎即刻被訂成一冊書，心內揀着一盞被那點火燃着了了的燈，一篇一篇地翻閱。牆那邊又傳來似呻吟似鼾睡的聲音。

什麼不是火燃起來的呢，古代英雄的奇蹟，近代都市的文明，一切的善行與罪惡！半夜正陽門陣壓着的那千盞萬盞的燈光！

——Prometheus的火！

——地獄的火！

火，你能以把這條污穢的胡同燒遍了嗎？你是可能的。

我輾轉反側，一陣奇怪的設想之後，緊接着是一段嚴肅的祈求。有時也突然坐起，望一望我的四圍，仍然是十分黑暗，並沒有一點別樣的光明。不知是坐了幾十分鐘，又不知不覺地躺下。

在這次的躺下之後，我盡力用一把刀子去割斷那紛紛紜紜我耳畔的亂絲，把那些深的，淺的，頻繁的聲音都摒去。立刻雨聲止了，蟋蟀啞了，火車也遠了——

只是牆那邊傳來的呻吟，摒除不掉……是哀歌呢？ 是晨歌呢？ 我儘着我的枯弱的腦子去想——

萬一是首黎明的歌：黎明的位置是在日出之前，窗紙發白了之後，雞早已叫了許多聲，大街上傳來隱隱如雷的上市的重重的車聲；如果是下了半夜的雨，這時該會停止了；如果有人，他走了半夜的路，這時他會把他的提燈吹熄，從漆黑中走入灰色的希望的霧裏；如果有人整夜地苦於病痛之下，這時他會覺得有一些減輕；如果……

啊，明天早晨會是一個蔚藍的晴空，只剩下纖雲幾縷，初升的太陽把牠染成桃紅的顏色。赤着腳踏着輕軟的泥，那有多麼健康呢！

那艷都城裏的女子，私娼，旗婦，祝她們都活潑潑地轉變成一個真人！小孩子們都要同那些插有翅膀的天使們一樣純靜！滿街上是紫葡萄同紅蘋果！

呻吟的聲音，更親切了，融合在我的脈絡跳動裏。

——Prometheus的火，點燃吧，在各人的心頭！

這時萬籟無聲，我們的英雄，清道夫，他在黑漆的巷中，昂着頭兒，一手撐着鋤刀，一手秉着火把走來。  
——我昏昏地睡去了。



不久，軍號的聲音把我喚醒；已經破曉了，依舊是灰濛濛地。雨聲滴滴地沒有停。却聽不見呻吟的聲音。——我起床披好了衣裳，赤着腳跑到門外。

愁暗在寂靜中管領着這條深巷，家家的家門還緊閉着。我的鄰居的泥屋，靜悄悄地同往日沒有兩樣。貴族的臺階已被雨洗得非常潔淨，私娼的門口也漬了一灘的水。滯泥中沒有一個腳印，我尋找我們昨夜的，早被浸沒了，一點痕跡也尋不出。

偶然缺少睡眠的原故，曉風吹着心頭悽悽地打戰。

看手錶還不滿六點鐘。

遠遠是產生不久的嬰兒啼哭的聲音，軍號也沒有停息，我呆立在我的門前——

## 預兆

波蘭Stefan Zeroneki著

我在火車站消磨了一點鐘，等待着火車的到來。我輪流漠然地望着幾個女人，她們正在候車室的角落裏打着呵欠。其次我又試望着—位有美麗頭髮，白的小鼻子，玫瑰色的雙頰，毋忘草似的眼睛的年青姑娘。她突出她的舌頭（紅得像田裏的罌粟）向着我，我簡直不知道其次要怎樣來消磨時間。

幸而兩個年輕的學生走進候車室。他們從頭到腳看來都是髒的，濺滿了泥，不整齊，行走得很疲乏。他們中的一個，一個樣子很可愛的少年，似乎是心不在焉，而且頹喪。他坐在角上，除下帽子，用手藏着臉。他的同伴替他買車票，坐在他旁邊，時而緊握他

的手。

“你爲何這樣失望呢？一切許會好的。聽呀，安東。”

“不，沒有好處，他要死了，我知道這個。……我知道。或者他已經死了。”

“不要信那個！你父親從先有過這種病症嗎？”

“他有過；他患心臟病三年了。有時他常喝酒。想想看，我們八個，有的還是年青的小孩子呢，母親體質也纖弱。再過六個月，他的養金就該得到了。可怕的厄運！”

“你是中途遇着苦惱，安東。”

鈴響了，候車室的景象很紛亂。人們拿着他們的行李，相互地踩踐着各人的腳；站在門道上的茶房給人問得很生氣。到處都擾亂嘈雜。我進到那美頭髮學生正坐着的三等車裏。他的同伴把他安置在此，叫他坐在那靠窗的邊角的座位上，好像他是一個病人，力勸他舒服。這在他並不安靜，話句似乎都刺着他的喉頭。這美髮少年的臉很搖蕩顫動，他的眼皮閉着蓋上那潤濕的眼睛。

“安東，親愛的朋友，”別一個說：“喂，你知

道我的意思；上帝知道。你可以確知的……唉，這亂七八糟的！”

第二次鈴響，第三次。那同情的朋友踏出車去，車身移動，他舉行一種奇怪的告別禮，好像他要拿拳頭來嚇他的朋友。

車中有許多窮人，猶太人，穿闊大外衣的婦人，她們用肘擠出路，回到座位上抽着煙，說着話。

學生站起身，望着窗外，但是沒有看。火花的行列像活的火焰般經過污膩的窗面，球形的水蒸氣和煙像大團羊毛給撞成碎片又被風吹到地上了。煙鬚繞着長近地面的小樹，爲谷中的雨所潮潤。秋天的黃昏給四景佈散一種微光，產生不可名狀的陰鬱。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無涯的苦惱寂寞都表現在他那疲憊的外貌，當他看出窗外的時候。我知道他所有的情緒轉動的樞軸是不定的焦慮，是在意識思想範圍外一種未知的機杼織成一線影子似的希望。他望，他什麼也聽不見，他空泛的眼光沿着那煙的球體。車前進的時候我知道他是困苦，疲乏，他願意靜靜地哭泣。一線的希望纏繞着他的心：誰能說呢？也許他的父親已恢復康健，也許事情全

好起來？

忽然(我知道這會來的。)血湧上他的臉，他的嘴唇蒼白而且咬緊；他正凝望着極遠處用張大的眼睛。好像一隻恫嚇的手刺穿了那正沉壓着他的心的憂傷，寂寞，恐懼，正在直指着他，好像風正在喚醒他，用着這叫喊：「注意！」他的一線希望挫傷成絕望，那一直到此刻他還沒有十分面視的赤裸裸的真實像劍一般刺穿他的心。

如果在這時我走近他，告他說我是無所不知的神而且熟知他的村莊，他的父親並沒有臥病垂死，他會倒在我的腳下而且相信，我就對他作了一種無限的仁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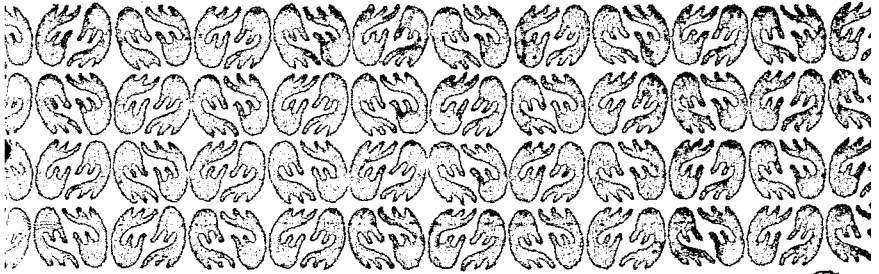
但我並沒有向他說，我也沒有執握他的手。我所願意做的只是看着他，用着興趣和難滿足的好奇心，這是人的心自來引動着我的。

有 熊譯

## 補 正

上期所登「無聊事」一文中第6頁第9行「現在此書快出版了」句下脫落：

「但他不與我謀面，又復不詳答我的信，心中實難忍耐，但我很」二十四字，特此補正。



⑥

# 沈鐘

---

1926

## 第 六 期

### 目 錄

瑩子	陳翔鶴
高等衛生顧問官的夫人	楊丙辰
在陰影中	馮 至
死後	張定璜
呼聲	羅石君
出了地獄之後	陳煒謨
磨鏡	楊 晦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號出版)

每半月出版一次。

報費零售每份八分，外埠連郵九分。

預定半年國內一元，國外一元六角。

全年國內一元八角，國外二元二角。

發行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

北 新 書 局



我的好母親，  
要驕傲：我負着旗幟，  
不要憂心：我負着旗幟，  
要愛我：我負着旗幟——

“ meine gute mutter,  
seid stolz: Tch trage die Fahne,  
seid ohne Sorge: Tch trage die

Fahne.

habt mich lieb: Tch trage  
die Fahne—”

—R. M. Rilke: “Cornet.”

## 瑩子

陳 翔 鶴

“瑩子快要同她母親到她父親那兒去了。”聽到這個消息，已經很久很久。表面上雖說不關緊要，而心裏却總是有點甚麼掛牽似的，時時都覺得自己是起着一種莫明其妙的頹唐。但事實自事實，於是昨天早晨，我終於是提着兩匣梨心，上車站上去送瑩子了。到那里時，時間還很早，離開車大約至少尚有一點多鐘，只是在B夫人（瑩子的母親）住的一間車箱內，已經擁滿了一大堆客人。這全都是些 miss，B夫人從前的舊同學。在這一羣的送客當中，男子只有我一個，因此我便只得靠着門側站着，靜靜的聽她們喋喋不休的笑談着甚麼學校，功課，以及朋友們的行踪；生活，等等問

題。大約是因爲人多勢衆的原故罷，所以在她們的談話中，一點兒平時所常見的，女性的羞澀拘泥神色也看不出來。她們只是旁若無人的說着，笑着，正如一般女子的常態一樣，瑣碎，蟬聯，而且愈說愈瑣碎愈有精神。B夫人自來便是不善於言辭的，她只是一人抱着瑩子在人叢中點頭微微的笑着，應酬着，有時也加入一兩句趣語進去。而我呢，在起初時尚覺得有一點趣味，後來愈聽便愈覺得煩膩，而且不覺的更起了一種反感了：就是以爲她們太沒有惜別情調，彷彿是到這里來是專爲開瑣碎的話匣子，尋開心覓消遣似的。而且瑩子在這新情境之下，對我也失去了平常的信力，她只是緊緊的靠在她母親的肩上，任便怎樣的鬥誘也不肯過來。時間是一分一分的過去，而我的反感和寂寞也逐漸的濃厚了起來，幾次待想要走，而又覺得在這離別之前，未得抱一抱瑩子，似乎覺得有些不對，因此便又只得勉強的留着了。幸而得好，第一次的預備警鐘，不久間便開始鳴響了，像這樣，她們已是不得不停止話頭，一個個哄然的立起身來，用着一種很禮貌的話句向B夫人告別後，便蜂湧的走下車去。自然，仍舊是且談且笑的離開了站門。如天之福，瑩子到了最後，總

算是來到我的手中了，她今晨是特別的穿着嶄新的衣裳，臉和手也洗得異常的乾淨，彷彿是還擦過一層膏粉或香水之類似的，是香馥馥的。而且她的眼睛和眉毛今晨都顯得是特別的那樣的潤而黑，眼珠也轉動得十分靈活，而兩頰又是那樣的十分紅潤，具有一切小孩所有的活潑壯健，不食人間煙火的美。她在我的懷里，不住的跳動着，兩隻小手也不住的向外面指點揮舞着，口里呀呀的不知是在那里說些甚麼。我看着，從迷惘空虛中，而又覺得有一種歡悅陶醉。然而有限的歡悅和迷惘的時間，不幸的就是這樣迅速的便飛也似的過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實行開車警笛，已不能不逼我將她歸還到了她母親的手里。于是我便離了車箱，跨到站上，從窗外更摸着瑩子的手，對B夫人說：

“前途保重些！有了小孩或許一路上免不掉要有許多麻煩，不過多留心一點也不要緊。有了小孩是苦事，自然也是樂事……而且我到了明年便想離開北京，恐怕你們再來時，我已不在此地，從此天南地北，再也看不見瑩子了！”

“前途多多保重，見了B時，請代我問候一聲。”

“不，大約不出明年暑假，我們仍舊是要回來的，B

也一定要來北京就事。我更是捨不得這個地方，我想我們這次的分別，一定是不久的。C先生，你也可以多睡一睡覺。”B夫人說過之後，便用眼去朝外面深深的凝望了一凝望，更不覺惘然的露出了一種不大自然的微笑來。而在這微笑中，我已是可以看出她心中所蘊藏着的，實在是有兩種不同的情緒：一是因為將要得見她丈夫，家庭得以團聚的新快樂，新希望；一是因為將要離開舊時度學生生活的地方，對於青春的眷戀，所引起的一種輕微惆悵。

但無論如何，她們是走了，雖然到車身已向前移動時，還看見B夫人借着盤子的手，握着她的手巾在窗前招展着。

“洋車，沙灘！”到我一步出了車站時，隨順的便跳上了一輛洋車，連價錢都沒顧及講，就這樣的對車夫說。而且坐在車上，空虛和荒涼便真是完全的抓着我自己的心了。而一方面，更又深自覺得，自己的這種情愫，又是這樣的淺薄無聊。爲甚麼一個人要將別人的小孩來作爲偶像，去這樣的傾注固執的愛呢？爲甚麼年紀並不大，而自己壯健的情感，便會變得這樣衰老頹敗呢？是生命力疲乏？是年來所嘗的苦太多，因而有

倦鳥思旋之意？是……？種種問題，都隨着了車輪的運轉，在腦子里掀騰不已。但當車一轉向東去，秋朝的爽氣剛蕭蕭瑟瑟的一迎面吹來；而更見着有一輛風快的汽車從身旁掠了過去，登時的便揚起了馬路上一團團如網蓋般的灰塵的，于是由于一種新的刺激，思潮便又回想到自在人間所佔的位置上去了“這真是一座大城，而且自己由東西南北，已往所住過的都是這種大城，真是大的可怕！在里面所有的東西也真不少，有各色各種不同的人物，車輛，貨品，……動的，靜的，美的和醜的，可憎的和可愛的，同自己親密的或疎遠的等等。但這些都是彼此各不相關的存在着，正如在路上浮鋪着的塵沙一樣，有時被風驚起了，而轉瞬間又復靜下，或者因此便得散佈于外了，偶爾的聚合在一處後復又分開，分開了又復聚合，但到最終來仍是各自各體不相系屬，不相關切的，以至于煙消雲散——我在他們當中生活着就是這樣，而且還要這樣的以終了我的一生，然而我仍舊是在這大的城市中生活！……并且到了將來，我此時所喜歡的籃子也要來到這種大城內生活。或者明年她便要來，又或許在明年我離開了此地後，便會同B君夫婦不生一點關係，正如我從前所有的

朋友一樣，再明年，她便會不認識我，忘記了我，而且是永遠的永遠的忘記。然而從古往今來的人類，依舊是有那樣的多，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以至于無窮。並且每個人都各自有他的愛，他的憎，他的悲歡離合。譬如我現在之對於瑩子，和瑩子將來之對於其他旁的人，都同是一樣……”想到了這許多許多之後，於是我自己身的蕭瑟寒戰，已不覺的愈加重壓，差不多疑惑自己是要快要被西風冰化了。

但是，就是在這種高朗淒冷的清晨中我便送走了瑩子——我心愛的幼小者——而且也就是這樣的便自己一人轉回了冷浸的家。即到躺在了床上，又彷彿覺得剛才所經過的完全是做夢一般。

回思起瑩子的誕生，那正是去年的春天，眼見着B神色上有些忙亂，聽說瑩子就是在那幾天出世的。這顯然是因為B君夫婦都還沒有作父母親的準備，所以才有這種無謂驚惶，不過這也是青年人初作親長時，在所不能免的現象。而在我們之初次得見瑩子，那倒是一月後在C的家中。B同C是鄰居，因此飯後便由B夫人抱了過來，放在C夫人的床上。她是一個壯健的嬰孩，皮

膚微微的帶着初生嬰孩的血紅色，躺在床上，手足不住的亂動，眼睛四下亂瞧，看起來不大像個剛才滿月的小孩。那時，B 站在房門口，遠遠的，遠遠的，彷彿有點難爲情的樣子。而B 夫人確站在我們一塊，低頭微笑，欣賞着她自己得意的成績。我們都異口同聲的稱讚着，而且爲他們慶賀祝福。B 聽着也露出歡欣的微笑來。當我更一抬起頭來，再去看着B 夫人的神色時，她那時不知爲了何故，便已感到了一點羞澀了。於是她便紅暈着了臉，慢慢的插身向門外，跑開。在這點上，我覺得B 夫人很可愛——從前所不曾見過的——有一種強烈的母性美。而在那夜的分散時，我們大家不自覺的，彼此臉上都是罩上了一層光輝。B 是送我們一直到上電車處。

大約是因爲 居住有東西城之隔，而自己又懶於動作，往往是力不從心之故，所以同瑩子的見面，一直到了暑假，朋友們都已南旋度暑，而自己也搬上西山小住時，還依然是第一次。而在这寂寂的空山中，除終日里聽蟬叫，和晚來同蚊虫打架而外，幾乎是不大能同生物近接。伴侶固是沒有，就是可以向他開一開口的人，也是不很容易遇見，而且在那時問題又是那樣的



多，鎮日鎮夜腦子里都是任運用的思想。· 有時候從黃昏以到夜半，都是一人在樹根底，或石堆上打坐着，不想回家，也不願意將先前所計劃着，想與生命以休息而帶來的幾冊Materlinck的戲劇集展開。· 因此，神靈的消耗過度，也逐漸的不支了起來，可怖的狂病幻想時時來襲，到半夜不能睡覺，頭疼得將要爆裂，起來鏡鏡自照時，便覺得自己的眼睛，也都是閃閃的在那里發着癲狂者的光輝。· 於是在忍無可忍之後，又復決定了明晨要回到北京一轉了。· 但這時北京所留下的朋友，便只有B一人，因此我每次下山的落足點都是在B的家中，而在這裏我也的確是可以尋着一種新的趣味；暫時的忘掉了自己。· 他們的家庭用了瑩子作為媒介，也真是像一個和樂的家庭。· 而且有了這個小孩，無論她是醒着睡着，哭着和笑着，看起來，都彷彿是浮蕩出一種新生命活躍的象徵，能夠給疲乏者以暫時的自由呼吸。· 而我也就是像這樣的，便尋到了逐漸的與瑩子接近的機會了。· 差不多我每次到一跨一進門去，都是要立刻的將瑩子搶到了手里，讓他的醒睡哭笑都是在自己的懷中，緊緊的抱着不肯放下。· 由於一種天然的注意，到了後來，我便又慢慢的熟諳了這嬰孩所特有的心性了。· 我

知道手足要怎樣的安放，頭部要怎樣的位置，才能使弱小者得着舒服，可以安然的入睡。有時差不多又是這樣的竟至覺得自己之處理瑩子，比起B來，還要精細，還要在行。有時更甚至於以為B之對小孩的忽略，不經意，簡直是不配作一個父親。並且瑩子之在我中懷睡去時，又多是那樣的安寧平靜。我常常是數着步落，在屋子內走來走去，更時時的俯下頭去，看看她那柔媚的臉目，和聽着她那帶有乳氣的低弱呼吸，我的心也一息一息的隨着她的鼻息，安息了下去。我覺得她是十分的清潔，十分的幸福，我也是同分享着了她的餘潤。而同時一種很細微的 *Melan choly* 的情懷，也是不自覺的便暗暗的竟至柔化了我的那棵剛強的，而且是逐漸趨於冷酷的心了。我從了這里面，發現了自己，此時之比起平常來，完全是另外的一個人，我往日的憎恨，憤怒，對人不懷好感的種種情緒都是假的，到了此時，完全是不能絲毫存在。我有熱愛，有溫情，有一種博大純和的火燄，不住的在我胸中燃燒。而且這火燄還是新始才撥開原頭的，或許將來便一定是要在我心中光熊着，悠久的，悠久的，永世都不會熄滅！

像了這樣，我差不多在瑩子面前，時常都是動着一

種新的，懺悔的念頭了。我覺得我從前的觀念，是何等的暴厲，何等的不能認識人性中所潛蓄着的溫和的美；更由於一時的盲目假定，便將史特林堡的“結婚集”，當作了千古不滅之論，而去否定家庭的愛，否定人類的結婚生活等等，而現在，這一切，在瑩子的面前，都是現得何等的狹隘可羞，偏激可笑啊！

還有，在這小範圍中，所受着瑩子影響的，在我看來，冥冥中尚不僅只是我一入，就連B夫人的情形，也似乎是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她到現在已完全不是一個高談蘇曼殊，季易安，自以為不可一世的驕傲女人，她此時時時嘴角上都是浮起一種溫和的笑意，說話也是謙遜任慵得了許多。自然一說到瑩子身上時，她仍是不大好意思出口，然而從種種方面，都是可以看出她的溫純的母性的美來。她對於客人，已不如從前的冷落了，對於她丈夫的朋友，也能大半如像她自己的，一樣加以親近。且又時時的更可以做出些男子所不能做的事物來，以助助大家當時的樂趣，正如像一個女性所能做的一樣。在此時看來，她已完全是一個真純的母親，而不是從前那樣可怕的，富有浪漫性的女的青年詩人。然而這是誰教給她呢？我寫到這裡，差不多是看

見瑩子在她懷內微笑了。

但總而言之，瑩子所顯露給我們的是愛，是人性中所隱藏着的大公無私的愛。而她特別所給與我的，尤其是那年長者對於幼小者的愛，能夠犧牲的，更能從中以得到一種安慰的愛！——“如嘗血的猛獸一般，嘗了愛了”到以後，若果我果真配得上稱爲一個猛獸時，我想這第一滴，鮮紅的，高尚的血，差不多可以完全說是得自瑩子了。

過了暑假後，B爲職業的關係離開了北京，B夫人也因要想聽一點課，搬過了東城來，湊巧的我們便住了同一的一個胡同里。以是隔不上兩三天，我得便都去看瑩子一次。而每次去的結果，所給與我的，都是同樣的快樂。因爲瑩子在這時變化得很快，每一次去，她都可以給一兩種新的玩法給我——例如撅着嘴生氣，或蒙着眼睛去摸人之類。大約對於現實生活感覺愈厭倦了的人，想暫時得以逃脫的念頭，自也是愈加迫切，我之喜歡瑩子，說不定也就是想暫時逃脫的一種了，因爲她完全尚是一個未染塵濁氣的新生命，正如在神話世界上所開着的一株幽花一樣，見了可以使人

聯想到另外的一個世界里去，優美，恬靜，清逸，便是她的特質。

但是除當場瑩子所能給與我的快感而外，而我每次去 B 家的情境，事的前後，又大都是使我抱着了同樣的，極寂寞愛傷的心情，走去和走回。這固然是與自己易於感觸的性格有關係，而 B 夫人在這時的生活狀況，自也是不能不使我加以深思：我所深思的，就是人生自始至終都是何等的辛苦和不幸，要有生活，更要有愛才能生活，然而，愛——這一種奇異的病——的行為和結果又是何等的徒勞而且空虛——譬如在 Maupassant 的 *Une Vie* 書中女主人翁同她兒子，和自己與自己已經七八年來不得見面的母親的關係等等皆是，到最終來都是同屬荒涼空虛，誰也不能顧誰，只是讓着人生的“大謊”去永久的支配着一切！然而她，B 夫人之撫育着瑩子仍是這樣的辛苦勞悴。她將她所有的一切，喜怒哀樂，精神肉體通都交給了她小孩。自從有了瑩子以來，還不出一年，眼見得她便將她少女模樣，完全變成了個蒼白色的中年女人！但她自己確又並不覺得，還是那樣的勞悴着生活，同外面一切的事物都絕了緣，書籍課程等更是無論，整天整月不出大門一步，以守候着她

心愛的東西，用着心血去灌溉着她生長。

不特如此，在此刻，隨着天時以俱來的痘疹等類，不幸的又復繼續的降臨到了這小孩身上了。瑩子時時通在病中，身體也遠不如從前的壯健了。在這時，我親眼見着B夫人是怎樣的掙扎着度日，終日失魂少魄的怔愣着，有時同人講着話，也所問并非所答，有時抱着瑩子一人在門前站立着，呆呆的在那里發昏。有一次，要使不是我走過叫她一聲時，她幾乎是連這樣熟識人的臉孔也認不出來。我看着，想着，心里十分憂傷，默默的走過了又復轉來。在這里我彷彿是又重新的看見了自己幼年多病時，在母親懷里的境象：一個憔悴不堪了的母親，一個衰弱無力的嬰孩，緊緊的，緊緊的，互相依靠着，在這里寄托着生命，兩人缺一了都不能生存。“唉，這是怎樣的一幅悲哀聖潔的圖畫啊！”我心里私自傷感着。於是便走上了前去，勉強的帶笑問說：

“瑩子怎樣，好了一些沒有？來我抱抱看。”

“C先生，不要動她！她此時除了我外，是誰都不會要的。”她趕忙搖手來禁止着了我。而瑩子也是將頭埋在了她母親的懷里，如小鳥般的，嚶嚶的發出哀

音。

“是的，我知道小孩在此時是怎樣的需要母親”我難過而且感動的，幾乎是喃喃的自語着一般。

“過幾天就一定會好的。請到這邊坐坐罷？”

“不，明天再見。需要幫忙時，請不要客氣，通知一聲便過來。”

“謝謝，等盞子好了時再同她來看你。”

我走開了，帶着博大的同情走開。在街頭上躑躅了許久，簡直不知道是要向何方提足。因為我是正在思念着我久已忘懷了的母親；更深深的為那一般做母親者悲悼着，思量她們歷來所承受過的悲涼，犧牲，孤獨和辛苦。然而因此，我也就確切的明白了人類是怎樣的得以綿延，幼小者是怎樣的得以生存長大了。確的，在人類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母親是何等的需要小孩，小孩又是何等的需要母親啊。由此以彼此的互相維繫支撐了下去，所以才能成功了這樣大的一段工作，這樣大的一個世界。不管是被人們稱為大的天地也好，然而這究竟是一個大的東西，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在這里的綿延生存，都完全是靠着愛來支持——大公無私的，純全犧牲的愛來支持。

唉，是的，我們是何等的應當爲一切偉大的母性悲傷，又是何等的應當爲偉大的母性致敬啊！

博大無倫的母親，炳耀千古的希臘式的母親啊！

時間駸駸的過去，瑩子所給與我的，除單純的，新穎的快感而外，在人與人接觸之間所不可免的痛苦也是慢慢的侵襲到了。到寒假時，B又轉回了家來，這時瑩子所有的年時，剛只一歲又半。然而她不可掩飾的性格已經是逐漸的表露了出來，從種種方面，我都可以看出，她完全是個熱情的，神經過敏的小孩，正如她性近于文藝的父親一樣。猶記得有一次，我偶爾的將她抱到附近的一位朋友家里坐坐，在這新的環境里，她顯得是十分的窘迫，幾次用她的小手向門外指指，是表示她急於要想歸去，然而幾次的紅了眼，也都不曾哭出。卽到回到家後，她立刻的撲在了母親的懷里，才盡量的，傷心的放聲號陶了起來，彷彿是久遏猝發的潮水一般的猛湧。B夫人笑着對我說，“瑩子是在表明她受了委屈了，”據說她每次都是這樣的，心里有所抑鬱時，一定要到了她自己母親的懷里；然後才能爆發而且消失。更又有一回，是黃昏時候，我去到B的家中，瑩子是在



搖籃內睜着眼躺着，B坐在旁邊看書。B見了我立起身來說：“瑩子真乖，她母親從早上便有事出外了，留下話來，教與她牛奶，她不吃，但也不哭，只是靜靜的躺着，或者是讓人抱着，比起母親在家時，真是乖得太多了！”但是當我再一回頭去仔細看看瑩子，只見她臉色在燈光之下是現得異樣的蒼白，眼睛也是紅紅的，彷彿是失眠後精神不足的樣子。在我更將她抱了起來，用心的逗着她玩耍時，而她回答的，却只是呆呆的毫無生氣。有時雖偶爾的也會笑了一笑，然而這種笑，我很能明白，只不過是出於一時勉強的罷了，其實也并不見得有怎樣的真正的意趣。於是我便和B說：

“B，你知道瑩子此時心里是怎樣的憂傷。她母親不應當將她一人留在家里。”而B却只是搖着頭，不肯相信。諸如此類，像這樣的瑩子所使我承受的人生的苦的感覺，已經不知道是有幾多次了。而且此時，瑩子之在我的懷中，早已是不能如先前樣的安然睡去，雖然我的使她肢體安舒的技能，也并不見得比前要退步。我知道她此時已是開始把握那「什麼」了。而這種超出人間物質以上的那「什麼」的需求，也必定從此便會抓着了她的一生！她此時需要母親，需要精神上的溫暖，不

能隨便的在他的懷里得着安寧，因此便使她覺得煩擾，困惱；甚而至於痛苦，而這痛苦，到了將來，必更日甚一日，附着了她，一直到將她帶入了墳墓里去，才能罷休。

以是我以後之見着蓋子，差不多時時都是帶着一種軟心而又憂傷的感覺。

而且不幸的，在此時我更看出了B家庭間似乎已現出不如從前和諧的色彩了。B同他妻子時常暗暗的口角，且有愈趨愈烈的傾向；B又時常說有了小孩於生活上完全是種煩累。我聽着，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聽着，心里因此老是被一種莫可奈何的悲哀糾纏，簡直是於他們中間，不能更贊一詞。因為我能够了解的這是事實上不可避免的困難和不幸，然而一方面，却又深自疑惑着，爲甚麼一個從事於藝術的人不能將情懷提高，超脫物質就眼前的境地去享受，去實實在在的生活一番？直截的說，就是我對於B夫婦的生活——不，是蓋子父母的！——是同樣的抱着隱憂，而且對於人與人的關係，更是抱着了比先前還要固執的悲觀了。而最使我難以忘記的，尤其是有一天，B夫人是不在家中，我一人隨便的便走入了他們臥室里去，在這屋里所有的，只是掉一椅

一，箱架一，和床一張，瑩子是正在床上很甜蜜的睡着，嘴角微微的在那里抽動，臉上帶着一種幼稚簡純的表情，看來十分有趣；而桌上呢，還放着隔夜未曾撤去的油燈，和尚未用完的牛奶一瓶，和幾張破碎的紙張等等，此外便別無長物，看起來彷彿是比旅館還要蕭條，然而床上睡着的，却又是這樣的一個可以造成實際家庭的小小生命。我心里微微顫動着走了出來，因此便對B說，“你們的屋子是太現得disorder了。”不知是爲了何故，B竟至憤憤的回答道，“這就是她的Honour，她的Honour！”我聽着後，不覺立刻的便大大的打了一個寒噤。對於B夫人同瑩子都彷彿是負着了甚麼重大的罪咎似的，我就在那里不自止的愧悚了半天。因爲我本來的原意是在表明他們的屋子是太於蕭條了，不大像瑩子的住所，然而口不應心的却說出了這個用得不得當的disorder一字來，於是在這里我便沉思了又沉思，由他們現在的情境，更又想到了關於瑩子的將來命運上去……以為她將來又一定是要有一個丈夫，或許她也會憤憤的對人說“這就是她的Honour！”又或許她將來也一定能有一個像此時的她的第二瑩子，她更爲她犧牲，爲她憔悴，爲她過着辛苦而却又自甘的生活。

此第一莖子，第二莖子，第三莖子，第四莖子，輾轉相繼以至於無窮，人類不會絕滅，母性的痛苦也是永無窮盡。我在這一點上，幾乎是由悲哀轉而為憤怒，由憤怒更轉而為詛咒了——我詛咒着一切，B同B夫人，莖子和我自己！更詛咒了一切人類生物的滅亡！

從此我更已覺得莖子是在難中，自己也是在難中，差不多全人類都是在難中了。而且以後我更也不敢再想我是在愛莖子。

人間的不幸雖是這樣不可遮掩的呈現了在我們的眼前，然而“從辛苦中我們方能得到真的，生活上的意味”這彷彿早就成了我個人的一句處世格言了，而且本了此旨，我也會想用過一番力，去調解調解B此時內心的紛爭，不過每每到一談到有島武郎的那篇“與幼小者”情緒是怎樣的崇高，狂的天才史特林堡氏，晚年來是怎樣在“夜歸兒女笑燈前”中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以維持他自己的生活的，和莖子所給與我的影響，是怎樣的比一位作家還要重大種種暗示時，而B都是不贊一詞，我想，這或許也就不是B所願聞的事了。自然，各個人有各個人性格和需要上的不同，則所感覺的自也是人各異趣了，而

且從另一方面說，一個人之能澈底了解另一人的痛苦，又是那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又想，在事實，或許B的確是對的，也未可知呢？

然而人間，總是個莫可奈何的人間，這又有甚麼法子呢？於是在不久間，B爲了他職業的關係，又不能不慫慫忙忙更離開了北京了。他這一去是極沉默的，差不多使我時時都在耽着心，彷彿是覺得有甚麼不幸將要發生似的。但事實上，所幸並不如此，過了幾天的後，便又接到了那封B約B夫人同瑩子一同住N地共同生活的信了。B此時似乎是感到了異樣的寂寞，他在他的信中充滿了溫情，稱B夫人爲“最親愛的人”稱瑩子爲“十全的天使”更向我們各個朋友都致極熱情的問候。於是對於瑩子，我不覺的又是起了一種極可笑的希望了，以爲要使看見她穿着嶄新的衣服到車站上去，這是何等有趣味的事。自然，這是極容易而又是極自然的事，果如所願的，我也就這樣的送走了瑩子了。

我差不多時時都是爲她——啓發我生命的寶藏的瑩子——祝着福。更爲他們一家大小都祝着福，還打算以後時常都是如此，要使時間能夠許我忘記他們時。

## 高等衛生顧問官的夫人

德國 赫貝爾(E. Hebbel) 原著

楊丙辰

譯

‘Bon Soir (晚安)，大尉。你今天晚上怎麼了？沒有“令播”(註一)麼，沒有“維斯特”(註二)麼？報紙不會來了麼？你總不能覺得不舒服吧，病是背反你所抱的宗旨的！’

‘我正在想你哩，高等衛生顧問官！’

‘思想我？——請你允許我點灼一枝雪茄煙吸；我可以敬你一枝麼？這是正真的哈瓦哪(註三)，自亨堡來的贈品。你思想我麼？你也知道你說這話的一副莊重臉子要使我吃驚的麼？我怎麼了；你向我說出一點我的新奇事來吧，朋友！’

‘或者，若是你不見怪，我思想你的夫人哩！’

‘思想我的女人？越說越好了。你曾戀愛過她，在我之先，在三十年之前。但是那時我却追過了，奪去錦標，因為我是曉得驅逐一場毫不識趣的，可惡的鼻出血急症的，在跳舞會上所發生的——你還記得麼，那個老銀行家亞格曼所舉行的跳舞會。我記得，你向我賀喜，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副臉子。不能是舊症復發了吧？尤麗現在已經有蒼白的頭髮了，尊嚴的戀人，雖然她自己還不知道。

‘我要同你說一句鄭重的話，路得維！’

‘一句鄭重的話？這完全是在晚飯後的嗜好的。請你只還再稍耐一霎，沙發（註四）上頭的靠墊滑下來了；我的背後固不願缺少了她的。哪，這你可儘管開始罷，

‘人們說你的夫人種種的閒話，

‘這樣麼，人們還說她哩？這要使她歡喜的，這是在四十八的年齡裏少有的一種幸福。’

‘我求你，把笑話關開，留心我的話吧。那個樂士貝根朵夫近來往來你的家庭很煩煩的。’

‘這倒是我很知他的情的。這個青年是我的避電

針，我重視他，簡直不能有穀了。你完全想不到，我的尤麗當初這樣令人可愛的小性小脾氣在我的眼裏怎樣變成了不可愛了，自從她嫁後，和上了年紀以來，我一腔的高尙心，一向不會把這述說給你，我是知道你的溫柔的心腸的，但有一層，却可以秘密的告訴了你，要是我把我的夫婦生活，時常拿來同一個熱燥的夏夜相比較，那這就只是因為在一個這樣的夏夜裏人們對叮於蚊的螫咬不知怎樣纔好哩。朋友，人們在我死後不能爲我立祭壇的，但是我却和那些受苦痛而死的殉教者並沒有甚麼不同哩。

‘我難不出來，你這殉教一般的苦痛和學士貝根朵夫有甚麼關係。

‘有的，有的，嚴肅的大尉先生。自從我的尤麗覺得，這個學士還把她算在了活人的隊裏——你終究是完全不能知道的，實用醫學雜誌最新的一期裏，竟敢著論，把老年的婦女和埃及的木乃伊（註五）連爲一類的互相對比！——從這個時候起，她彷彿變了個樣兒似的，她讀詩，尙且把讀的詩背熟，她很少的時候，或絕對的不使性發脾氣了，她親自把帽子給我送來，要是我要出去，她甚至不只一次去學孩童們的嫵媚天真在那個



學士的眼前，她還很明白這宗把戲哩。一個有這麼神奇能力的男子，能不使我歡喜麼？

‘人們沒有許多好話，這就是要說，人們對於你的夫人和貝根朵夫之間的關係，却有許多不好的說話哩。’

‘朋友，我的女人老了。

‘然而却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樣相信她太老了哩。

‘自然的，自然的，這其中自有其中的原因。

‘那麼直捷了當的說吧，高等衛生顧問官，她勢將失去她的名譽了在她四十八的年齡裏，你瞧，這却有點太晚了吧’

‘我吃驚了。那個學士在她的身邊呢，我出來的時候，彷彿覺它們有甚麼秘密似的；他總不至要把她給我拐走了吧？天氣這麼朦朧寒冷，路上不受感冒，是不行的。’

‘我拿着一個朋友的資格，把話向你說完了；若是你仍要淡然漠然的處之無疑，不問你的夫人曖昧不曖昧，或要使人嗤笑不嗤笑——二者終有一件要坐實的——那麼我也就只好低頭無言了。’

‘不要向窗前走去，弟兄的心腸，我曉得重視你

的忠誠的同情。你的話不錯。這場趣劇應有一個收場。哪，這却是收得太快了，或許就在今天晚上。再見吧，大尉，我還得到幾家舖子裏去哩。

‘唉，學士先生’——高等衛生顧問官的夫人輕微的說——‘這真是優美，這您應當給我再朗誦一遍的。但是請您把您的茶先喝了下去，要不然，牠就要完全涼了哩！’

那位學士微嘆了一聲，他悶悶的向眼前凝視着。然後把茶喝了下去，於是第二次的宣讀那一首小詩。

‘是的，是的’——高等衛生顧問官的夫人讚嘆，用了麻醉的聲勢重復着末後的詩句：

如同許多的樂絃一般，到了將斷的時刻，  
方能調得韻調第一次和諧。

‘您相信我的話吧，寶貴的朋友，我感覺了您的詩的，雖然我不曾了解了牠。

‘甚麼了解不了解呀？’學士要很柔情的回答，把手放在了心上，但是恰在這時，很不合適的，高等衛生顧問官走了進來。

‘你已經又回來了麼？’他的夫人向他迎面呼去，聲音裏幾乎是含了抱怨的。

‘我也給你帶回來點東西哩！’他回答，並且取了一個小的，玲巧的盒兒出來。

‘甚麼呀，甚麼呀？’她大聲說，並且作出焦縮急遽的，與青年美麗的女子們這麼相襯的樣子來，伸手去抓那個盒兒。她趕忙的把盒來打開。由那裏面落了出來的，却是最美麗的象牙作的假牙。她的臉紅脹起來了，高等衛生顧問官却彷彿毫無所覺似的反握着她的手，並且說：

‘你的假牙不中用了，可愛的安琪兒，在新近的陶平我瞧出來了，當在牠們忽然滾落你的餐盤裏的時候。本來我想要拿這假牙來作為你壽誕日的贈品的；我的尤麗——他很和藹的轉身向學士說——‘星期日過她的四十九歲的壽誕，我們至誠的請您光臨；但是’——他溫柔的握他夫人的手——‘我想，你或許喜歡先一天就要用哩，所以我把最好的一副，找不出第二份的給你買來了。你的手指這麼飛動，你不是又犯了筋骨疼痛的病了嗎？是的，學士先生，這也是老年人們的一種甜頭，是您所絕不能知道的，您這幸福者。孩子，孩子，你握着我的手彷彿你周身都在非常可怕的搖動；你的打膿的溝血（註六）怎樣了？牠總還循時按期的向外流

濃吧？你千萬的不可大意，把牠疏忽了，要是這條排泄穢污流質的溝洫涸竭了，那這在你的年齡裏能有極危險的效果的。

學士開始覺悟這一幕舉動的用意了，他起身告辭。

‘這我永不能給你忘了的！我不能再在他的眼前露面了！’學士走後高等衛生顧問官的夫人這樣喊叫，並且卒然的暈了過去。

高等衛生顧問官知道，這樣的暈眩是能最疾速過去的，若是人們對於遭了這暈眩的，不幸的婦女們完全放任的聽其自然。他給他自己斟了一杯茶，把茶壺弄得叮噠的亂響；他又把菸鍋裏裝滿了菸草，同時朗然的，極盡抑揚之緻的，誦讀起來掉上放着的，學士恩忙間忘下的那首小詩。他還不會把這首詩讀到一半，他的夫人就從沙發上怒憤憤的跳起，把這首詩自他的手裏奪去，投入了壁爐裏。

‘你多會迎合人的意志呀！’——高等衛生顧問官說，親切的微笑着，並且把已經焚燒起來的紙又自爐中抽出——‘你猜着，我要拿牠來點我的菸草的麼？’

註一和註二 令撲(L'Hombre) 和羅斯特(Whist, 均係棋牌的一種賭

法，令指是三人一局的，維新特是四人一局的。

註三 哈瓦那 (Havanner) 是一種雪茄烟名，產於古巴 (Kuba) 的首都哈瓦那 (Havana)。

註四 沙發 (Sofa) 即長椅。

註五 木乃伊 (Mumie) 是埃及三角塔裏的古屍。

註五 打膿的溝池 (Fontanell) 是歐洲從前醫治黑毒瘡症，抽拔膿血的一種方法；滑稽的高等醫生顧問官又特待加此一句，足見她的夫人更是身生惡瘡，愈令學士貝根桑夫聞之不堪，而欲嘔吐的了。

## 在 陰 影 中

馮 至

我在陰影中摸索着死，  
她在那邊緊握着光明。  
神呀，我願一人走入地獄裏，  
森森地走入了最深層；  
在地獄的中途嘗遍了  
冰雹同烈火，暴雨和狂風！

烈火與冰雹，  
爲了她同我的深情；  
狂風與暴雨，  
爲了她同我的生命：

神呀，我今夜向你呼號，  
是最後的三聲兩聲！

從此我轉頭不顧，  
莫儘在淡淡的影裏求生，  
我一人稜稜地昂首，  
在那地獄的深層——  
望着她將光明緊握，  
永久地，永久地向上升騰！

### 可 憐 的 人

聰明的姑娘啊，告訴我說，  
我是一個可憐的人，  
我應該怎樣的工作？  
我的春夏是有限的幾天，  
我的嚴冬啊，却是，  
却是那樣的永遠！

我是不是應當，

爲了那後日的荒涼——  
從你的面龐摘下來  
那永不凋殘的花朵，  
在我的心中注滿了  
你漾漾地眼角的柔波？

我是不是應當，  
爲了那後日的荒涼——  
先聽你千聲萬聲的呼喚，  
在空中化作了旗旛一扇，  
牠引導着我，（萬事蒼蒼，）  
走入將來的人海茫茫！



## 死 後

正岡子規

人間都各有一回死，這本是人間都知道的，然而似乎有強烈地感到它的人同不那麼樣感到的人。有的人年歲還青，却時常擔心到死這件事，怕今天晚上從此一睡過去，明天早晨也許就這樣死在這裏，想些諸如此類的事，夜裏也不睡。你以為只有這種人罷，却又不然，也有人全然不把死這件事放在心裏的。你就用“你也得死一回呀”一類的話嚇唬他，他也恍惚是耳朵不聽見似的。要之是康健的人大概沒有想到死一類事情的必要，而且也沒有那種閑工夫，只專心一意地或是作工或是遊戲。

像我似的長病人，既往往遇着教人想出死這件事之

類的機會，又有適宜於想這種事的閒工夫，因為這些緣故，所以死這件事被我反覆叮嚀地研究。但是死的感覺有兩種感覺。一是主觀的感覺，一是客觀的感覺。用這樣的話說也許未必可以懂罷，我的意思是所謂主觀地感覺死是感覺自己現在要死似地，是狠可怕的感覺。是心臟跳動，精神感到不安，非常煩悶。這種感覺是病人的病每有障礙時常會起的，再沒有像這樣不愉快的東西了。所謂客觀地感覺自己的死這話狠怪，就是自己的形體雖然死去而自己的思想仍然活留着，而那個思想在那裏客觀地看自己形體的死。主觀的一方是普通人常起的感情，但是客觀的一方，恐怕不了解它的趣旨的人多。主觀的一方是可怕的，痛苦的，悲哀的，一瞬間也忍受不住似地討厭的感覺，但是客觀的一方是比那個更冷淡地看自己的死這件事，雖然多少也有悲哀的虛幻的感覺，然而有時也竟有覺到滑稽而獨自微笑之類的事情。主觀的一方起於病變惡了或者忽然感來了痛苦的時候，客觀的一方起於長病人稍些感到了不愉快的時候。

在去年的夏天裏，我有時有客觀地感覺自己的死的事情。首先第一是自己如果死了恐怕不能不裝進棺材

裏去，而裝死人進棺材是從小孩子時代以來常常看見的，是很局促的事情，是一種討厭的感覺。所謂局促是因為不單裝死體進棺材，而且用些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把那死體塞緊，不教動換，這種辦法是討厭的。在我的家鄉等處地方，這種塞進去的東西用的是鋸屑。作兩種（直着兩折的和橫着兩折的）半紙袋，裏面塞鋸屑，袋上寫南無阿彌陀佛之類。這看塞的地方不同，有扁袋同長袋各種的必要。然後只有面孔的地方稍加斟酌，多留一點空隙，反正塞到頭也不會動。總之死體在沒葬到土裏去之先，先葬到鋸屑裏去。這是十四五年前的事，我住在猿樂町的公寓裏的時候，同住的朋友得急症死了。因為東京沒有那人的親戚，我們朋友們集攏來就把他葬了。那時候問他們塞棺材用什麼，據說是普通也用檣葉之類。後來去買了它來，照例作了紙袋塞起來試時，塞的東西不殼了。於是再去買了檣葉，這回覺得作袋兒也麻煩，就那樣地塞到那些空縫裏去了。棺雖然是寢棺，但死人的臉邊前有檣葉捱着，實在是覺得可憐。因為從早年起就有這樣的感覺，所以時常考慮到自己將來塞進棺材時的事體，總盼望人家別塞得那樣地局促。據說西洋有用花塞的。這像是我

們的理想的辦法，實在覺得好，可是因為花觸着身體是軟和的，所以作塞的東西用恍惚也就不行。固然如果把棺的幅作得非常窄，教死體有了棺就不會用，那末用花去塞這件事或許單單是爲的好看所以撒在裏，和日本的鋸屑之類不同。若是那樣，那個棺就是非常局促的棺，那局促的地方也還是討厭。

Scotland 的 bollad 裏有一首叫作 Sweet williams Ghost 的。這首歌是說在一個女人的地方來了她的丈夫的魂靈，告訴自己在遠方死了的事情。那兩人的問答裏有這樣的話：

“Is there any room at your head, Willie?

Or any room at your feet?

Or any room at your side Willie,

Wherein that I may creep?”

“There’s nae room at my head, Margret,

There’s nae room at my feet,

There’s nae room at my side, Margret,

My coffin is made so meet.”

意思是，女的問我想到你那裏去，你枕頭邊腳邊或身子旁邊有沒有我可以棺的空地方？男的魂靈就回答，我

的枕頭邊腳邊身子旁邊一點兒空地方都沒有，我的棺是作得那樣恰恰好的。原來就是比翼塚，也未必真能把兩個死骸裝進一個棺裏去，所以那種話且隨便它去，不過這首歌既狠能表示着痴情，而且同時表示着棺是局促的東西。雖然成了這樣的歌之後，棺的局促倒也並不是沒有趣味，然而一想到現在自己的身體進在棺裏的時候，就覺得爲自己盼望狠要弄得不局促一點。自然，這如果是肺病患者，那就感到心口兒的壓迫之類也大概要比別人多覺着幾倍的局促的苦痛罷。

有一次看見蒐集世界各國風俗之類的圖書書，裏面有一張是某國(國名忘記了，不是歐羅巴邊的大國)國王的死骸裝在棺裏面的圖。那棺放在比普通的更高的地方，棺的頭部比腳部更高。那裏燈火半明半暗地照着，周圍的裝飾看去似乎很美。王在棺裏面，面孔不待說，從腹到腳穿着白的衣類，都看得狼清楚。王的眼睛靜悄悄地閉着。王像是正作着上天國去的夢。我看見這張畫的時候起了一種暗淡的感覺，同時又起了神聖高尚的感覺。王的樣子一點兒也不像有苦疼似地。我有時候想到，如果我也非死不可，只要弄成這個樣子，那就可以不局促了罷。然而無論你怎麼樣弄

成了這個樣子了，只要棺蓋一扣上了，丁丁地釘子一敲了，事情也就完了。哪怕你在棺裏面活轉來，想動換你的手脚，也再不會有什麼效果。因此，有時候也會想到，要教棺材裏面活轉來的人立刻可以爬出棺材外來，要找出這樣的一種方法來就好。

棺材的局促算是沒法子想了的，若問起來那個棺應該怎樣葬就最合自己的意思呢，首先最普通的便是土葬，但是那土葬也不是怎麼高明的葬法。隨便是誰的棺，掉進土穴裏去的時候都生一種極其討厭的感覺。何況想到自己的死骸裝在那棺裏面時，更生一種說不出的討厭的感覺。你且假想你自己面朝上地在寢棺裏躺着，棺一點一點地下墜罷。許是施主動了一銹罷，像是有一個兩個土塊掉到自己臉部的上面來的聲音。接着便是踢踢突突地土掉到自己的上面來。轉瞬間把棺埋了。於是人夫們在那個埋了的地方高堆起土來，再三地把那上面踹緊。已經是再活轉來也不成了。隨便怎麼喊也是聽不見的了。想到自己葬在這樣的土底下，就生出一種無論是說局促或是說什麼也都形容不出的感覺來。如果是六尺的深倒也罷了，朋友們偏惡惡地說是非九尺不行，給掘了一個九尺，真是害死人。

雖然有遺言叮囑他們別用石塔，因為受着九尺土的重是狠苦的，這上面若再令安放大石塔之類，可受不了，但是如果他們說沒石塔不像樣子，要給安放大的石塔一類的東西，那真正受不了。

土葬實在是局促了，那末火葬怎麼樣呢，火葬沒意思。火葬也有種類，近來立着紅磚烟筒的火葬場據說是有一格一格的放進棺材去的地方，每一格裏放進一個棺材，到晚上就一塊兒全給燒烤掉。是材給放進那種地方去也是討厭的，何況是想到給燒烤掉，豈有受得了的道理嗎？手也好腳也好，如果是一件一件地燒掉，那就疼也有一個心安理得，至於燒烤便帶有一種喘氣不過來似的，就苦也發不出聲音來似的奇怪的感覺。再加上燒烤這種話好像是飯館子裏的菜似的，俗到極點。如果用火葬，恐怕比較地還是古時火場守的火葬風流有趣。在一個山陰的有杉木林的，陰森的地方，控着那杉木林有一個的火場。雖說是火場，不過立着一點兒石頭罷了，另外什麼設備也沒有。只在木柴堆成山似的上面把棺材一放，火場守就從四面去向那木柴上點火。不消說是夜裏的事，所以炎炎上燃的火照着全黑的杉林的半面，天上有星星一兩顆光耀着。在那裏的

人只有兩個跟隨和一個火場守。跟隨問火場守，“火場守先生，天像是暗下來了，會不會下雨？”火場守拿起抽着烟的煙管兒在自己坐着的石頭上一面敲着一面坦然地回答，“是呀，許是雨。”跟隨的一個担心似地說，“現在下下來可糟，怎麼辦才好呢？”火場守仍然是帶着平靜的調子說着，“這就燒完了。”給火光照着的火場守的臉恍惚像鬼似的紅發亮。想起這樣陰慘的光景來，就生出像什麼小說裏有似的一種感覺，恍惚有稍些引起了興致似的情形。但是火漸漸地圍繞起來，稍次第地起來。等到手上腳上頭上等處都着了火，畢畢剝剝地燃燒時，疼固然也是疼罷，就從旁邊看去心裏也不會十分好受。況且那股臭氣到底受不了。但是那疼痛也好臭氣也好，都是一時的事，一成了白骨就已經是乾乾淨淨的東西了。但是，自己沒有了，單成了白骨，這教人覺得很不滿意。白骨也是自己的東西不錯，但景單單的白骨成不了自己的感覺。土葬雖不局促，自己的死骸總還確實完全地騰在土底下，像火葬似地變成了白骨，就恍惚覺得沒有了自己似地，狠沒意思。雖並不是講什麼“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之類的拘泥的道理，但總覺得死了之後身體也還希望完全保存起



來似地。

算是土葬火葬都不行，那麼水葬怎樣呢？水這樣東西不是怎麼十分教人喜歡的東西。第一因為我不知道浮水，所以首先害怕的是一旦水葬了要不要咕嚕咕嚕地渴水。就不渴水，如果身體掛在海草中間，種種的魚跑來，不問是臉是身子，四周圍直啄，心裏也就不好受，沒辦法。像不知道是什麼大東西跑來，吃掉一隻膀子走的時候，心裏一定也會起一種異樣的感覺。遇着章魚或鮑魚吸住了時，就想抓掉它自己也沒有手，這實在令人擔憂。

算是土葬火葬水葬都不行，然則這回扔到“棄殯山”一類的地方去怎麼樣呢？也不裝棺，只把死骸扔掉去，這樣就沒有棺材的局促，象是非常好似地，但是如果寢衣上面只穿着麻衣，給丟在山上雨打風吹的地方，像自己這樣皮膚弱的人馬上就得傷風，所以不行。因此偶然想到有一個辦法，也還是要他們裝進寢棺，可別蓋上蓋，把臉同身子的全面一概露出來，就像畫裏所見的某國國王似地，這樣丟掉去怎麼樣？這樣就也不局促，也不冷，這兩點是好的，然而單有一點困難的，就是狠。水葬時給魚啄倒還好一點，給狼一口一

口地吃可實在像是疼，討厭。狼吃過後鳥兒跑來，用嘴啄肚臍眼兒之類，也是氣人的事情。

算是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再有一個方法就是作木乃伊。木乃伊也有兩種，埃及的木乃伊是用好幾重的布把死體的上面裹牢，作成功土或木頭的樣子，再在那上面用彩色畫出鮮艷的眼口鼻來。那裏面有人是不錯的，可是表面上看去，無論如何看都不過像是個大洋囡囡。自己成了洋囡囡，覺得也沒多大意思。但是不像火葬那樣消滅掉，也不像土葬或水葬那樣給沈到局促的深處去，只當是從頭上起，披蓋着許多東西似地，靠在人類學參考室的壁上，那也許是好玩兒。這以外再有一種木乃伊，是常發見於山中洞穴裏各處的，就是一個人坐着硬化而死在那裏的東西。這既不裝棺也不埋葬，實在覺得自由，心裏狠覺得好，但是，如果給誰看見了，把這個木乃伊搬出到風裏面去，據說那就立刻會坍掉。好容易成了木乃伊，如果立刻就坍掉，那就完全變為毫無結果的無聊的事情。萬一不坍掉，給拿到淺草去當陳列品，作貪圖養錢用的資本，也實在是可憐得很。

對於死後的自己的客觀的觀察雖然這個接那個地種

種想到了，但實在沒有一個可以說是這樣辦就合適的死法，所以如果作得到，真想變作星星試試。

去年夏天已經過了，秋天也度去一半了的時候，有一天心裏覺得非常地不安，好像轉不過氣來似地，病牀上一個人自己煩悶着。這時因為是主觀地感覺了自己的死，所以恐怕不十分久自己就要死的念頭寸時也不離開腦子。這種時候以為隨便誰只要有客人來就好，等着客來，偏不湊巧誰也不來。過了討厭的一晝夜，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可是前一天的煩悶也還一點兒沒減，愈想只愈加不愉快。然而不知道是怎麼地，這個主觀的感覺忽然變成客觀的感覺了。自己已經是死着的，被人家裝在一個小棺桶裏。那棺桶被兩個人夫擡着，兩個朋友護着，向着北方一條小的野路快快地走去。那些人都是裹腿草鞋的裝扮，不消說行李一點兒也沒帶。四周圍的田裏面的稻穗稍些帶着黃色，田廕道上的榛樹林裏，百舌鳥忙着叫喚。棺桶也不休息，卒竟走了一夜，第二天午邊走到了一個村莊。在那村頭有一塊並列着三四個小墓的地方，把那旁邊一塊大約一坪光景的空地買來，棺桶放在那左近，人夫已經在掘着穴。一會兒一個跟隨去到近邊的窮廟裏找來一個和尚。好容

易把棺桶埋了，但是墓標也沒有，就安放了一塊大小合適的石頭，於是和尚給我念了一會兒佛。那附近野生的小草花許多在那裏開着，對過的那面看見曼殊沙華也血紅地開在那裏。那是往來的人也不太有的，極其清靜的，一個瘦村的光景。跟隨的兩個人那夜就在廟裏借住，第二天也同和尚一塊兒作了徒有其名的念佛。想像到勸和尚吃齋，和那些人吃素，坐在鄉下寺廟的客室裏的樣子，自己雖不在座，不知道爲什麼也覺得好受似地。給那樣埋葬了的自己在棺桶裏也並不怎麼覺得局促。以前的煩悶就無痕跡地消失掉了，心裏變爽快了，好受了。

冬天以來，或是疼痛增加了，或是氣逼了，時時會感到死，所以也有度過不愉快的時間的事。但是比起夏天來是頭腦結實，精神舒暢的時候多，所以也不像夏天那樣煩悶了。

張定璜譯

正岡子規(1867—1902)是一個俳人，是明治時代新文學建設者之一個。俳句到他完全成爲新的東西，脫

去芭蕉以來傳統精神的積弊。他不但以俳句見長，而且寫不少的小品隨筆，多是可讀可愛的東西。這篇是從全集第十卷裏譯出的，並不能說是怎樣特地地好，但由此也可以窺見詩人晚年——假使三十六歲的生涯也可以說有晚年——心境的一斑，因為這是他死前一年，一九〇一年二月裏寫的。

## 呼 聲

羅 石 君

啊，一種好熟習的呼聲！

又在我的耳邊播弄：

是鐵鍬親吻着封石；

抑是掘墓人邪許的哦吟？

如新生的嬰兒，從不見的手中

我接受了無限的生命；

奮起，追蹤這呼聲的主人，

你生客呀，原來孳生於我的心胸！

## 出了地獄之後

Lord Dunsany

他聽見一種英文的聲音叫喊着“Paiper! Paiper!”僅只這樣的發音得不到這字的含義。這是他再度聽見的英國城市的聲音。就是倫敦早上的聲音。這像幻術一樣，或者像一些奇異地活躍的夢境。

他是在距英格蘭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他離開那裏還不很久；可是他所聽見的已像是誘惑的夢，因為就是前一天他還在戰壕裏呢。

他們曾經有十二天在戰壕裏，在晚上才列隊出來的。他們進行了五英里才來到一種全然不同的世界中。蓋白洋鐵片的茅舍中間。從茅舍的門道可以望見綠草，太陽正照耀着在上面。是在早晨。各樣東西都

是奇怪地不同。你可以看見更多的臉孔在微笑。人們沒有像他們在前十二天那樣穩靜了，尤其是後六天：有些人在一些別的人的茅舍前踢足球，而且這之間還有一種激動。

鎗仍然響着；但是他們現在想着‘死’像他是在山的那面走路的人，不像從前樣是近鄰，是隨時可以降臨的人，有時降臨，正當他們在喝茶呢。並不是他們怕過他，但那期待的緊張是過去了；在僅只一晚上的功夫那緊張就忽然走開，他們全都有一種需要，不管他們自己知不知道，需要一種東西來替代，所以足球踢得很願響。

是在早晨，他睡得很長久。在黎明時更加活潑起來的鎗聲不曾攪醒了他；在那十二天裏他已聽得慣熟了，但他竟大醒了，當他聽見那臂下挾着一捲三天的老報的年青英國兵叫着“Paiper! Paiper!”的時候——這叫聲把英國城市的聲音帶到那奇異的營盤裏。他在那驚異中大醒了；看見太陽挾活地照耀着，與太陽下的一片綠色都呈一種冷落景象，甚至就是這東西的本身在這早晨也使他高興；他，在那前十二天裏自己是泥濘中，看着泥濘，給泥濘圍繞，被泥濘保障，與泥濘共負



着責任，忽然濺高而又在驟雨中降落在別人的鎧冑或外衣上。

他詫異着，不知 Dante 當他從地獄上來的時候會否聽見，在綠叢中，在陽光下，有什麼人喊叫，叫着一種像商人用的慣熟的聲音，一些放鄉的都市裏的平庸的歌調或叫喊。

陳焯謨譯

——自 Unhappy Far-off Things 一書中譯出——

## 磨 鏡

楊 晦

西門慶家的大門首。

家人平安正在門道坐着，賁四從裏面走出來。

平安——交代明白啦？

賁四——交代明白啦。到底是李六娘一點也不搵手，又交給我一個十五兩的銀香毬，說除了找足那經舖的十三兩五錢，剩下的留給我們十五那天到廟上捨經的時候作盤纏。薛姑子和王姑子這回又肥了。

平安——哼，這一千五百部經，共計五十五兩銀子，她們只少也刮湊下個十兩八兩的。這兩個養漢精，養和尚養夠了，又跑這裡勾搭買賣來了。

賁四——少說那些閒話吧。捨經總算一件好事。養活一位哥兒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天生來就是七災八難

的，抽風，犯夜星，驚詭，……一樣一樣都躲過去，這才有個盼望。（聲音放低）聽說昨天晚上教潘五娘打狗又給詭着了，真的嗎？……

平安——可不真的怎的。先打了一陣秋菊，已經打得鬼哭狼嚎的，接着又打狗。六娘打發綉春去說官哥剛合上眼怕詭醒了，請五娘少打兩下吧。五娘更氣了，……

賁四——因為什麼這樣的打秋菊又打狗呢？

平安——你不知道，不過借事生風罷了。說是五娘從上房回來在黑影裏晒了一鞋的狗屎——一雙新做的沒穿過幾回的紅綉鞋——怪秋菊不該放進狗來教牠拉了一地的屎……五娘更氣的打起來了，說連打了環都碍着別人的事了，真不讓人出氣了。……姥姥在旁邊看不過眼去，勸她女兒，教五娘連額搭再搶白了一頓，說她屬路膊拐的向外歪，氣的姥姥抽抽搭搭地哭了一夜，今個一早就回家去了。

賁四——這位五娘可真厲害呀！小點聲罷！別教走出來聽見就麻煩了。……不遞心腸好的，總會有些好處，你看六娘來的最晚，反倒先生了哥兒了。……

平安——那誰知道活到那一天？我看夠活的，像這

樣存心地要往死給說。……眼都紅了。……

賁四——少說閒話罷！有命的說也說不死。……

平安——說不死？留着他！……

賁四——我還有事情呢，不要竟說人家的閒話了。

平安——喂，賁四叔我託你辦的那件事怎樣啦？

賁四——甚麼事？

平安——甚麼事？你別裝糊塗啦。

賁四——這小雜種你又跟我搞什麼鬼？

平安——你也教我們賁四姨打扮的浪浪的，我們也  
跟着沾了油水……

賁四——這小東西說說就下道了。

平安——你這回不又賺了一兩多銀子嗎？你預備一點酒，菜，等今個晚上，沒事的時候，我同玳安去孝順孝順我們四姨去……

賁四——你這小雜種，王八羔子，一點正經都沒有。

平安——喂，先別走，賁四叔。你看見溫秀才沒有？

賁四——什麼溫秀才冷秀才的？那里又跑出個溫秀才來？

平安——你還不知道哪。咱東家新請來的先生。

賁四——啊，怎麼樣？

平安——是個很漂亮的人物，跟我們四姨正合式。也住在對門新收拾的房子裏。

賁四——你這東西算壞透了：也沒有個大小，也不分個上下。無原無故的又扯出個溫秀才來。這溫秀才也夠倒霉的啦。……

平安——溫秀才怎樣的？你別看他是個秀才，還不跟我們一樣；見着我們賁四姨一樣要走不動道的。

賁四——你小東西……我沒有那麼大的閒工夫跟你閒磨牙啦。你算說不出什麼好話來的。

【轉來走開了。】

平安——快走吧。我們賁四姨在家關着門等你呢。

【潘金蓮和孟玉樓手拉着手兒走出大門來。】

潘金蓮——……有個孩子，你看還了得啦？簡直不知道怎樣浪好啦。借着個毛孩子的仙氣，硬把着漢子……老天爺不瞎眼，倒浪的孩子病了。捨經？就是捨了江山也救不過沒有命的……兒女是有分的……白花那冤錢去填活那養和尚的姑子……說起來真氣人：只許他們滿

山放火，不許我們點燈。一天不是請先生，就是喚大夫，一早起來，就鬧的舉家不閒。咱自己倒霉，踏了一腳狗屎，打打狗都打發丫環來說，又說着她們的哥兒了。你有一個哥兒人家就該死啦。可倒好，什麼都管個到。偏偏咱娘那老不死的，裏勾外合，淨能舖排我的不是。我在自家的院裏打了頭管她屁事？教我顛倒了幾句，賭氣今個走了。走了罷！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有也不算少。省得給我現眼。……

孟玉樓——【笑着說】。你這個少教訓的丫頭。那是你的親娘，你怎麼這樣說她？姥姥那樣大的年歲了，有今個磨明個的，你不說好好孝順孝順她，反倒不給她好氣受。若是我，算不要你這樣的女兒了。

潘金蓮——你別胡說。你不知道，可氣人啦。也不知道受過人家什麼好處似的，淨替人家說話……

孟玉樓——你看，對過的房子大概收拾好啦。……

潘金蓮——平安兒，對過的房子收拾好了沒有？

平安——昨箇就都收拾好啦。只剩那三間門面，教漆匠一裝新油漆就全好了。後邊樓上堆貨。等韓伙計的貨車一到就都卸到那邊去。下月開張。這個緞子舖一定能比西街上柳家的興隆。

潘金蓮——你怎麼知道？

平安——就憑咱們這個旗號就比柳家的響的多啦。  
還用說別的嗎？

潘金蓮——這個孩子屬刮搭嘴子的，能白話。

平安——這是真的，不是白話。

孟玉樓——那寫字的溫秀才家眷搬過來沒有？

平安——打昨個就搬來啦。今早晨還給他搬過去  
一張涼床，兩張棹子，四把椅子呢。

潘金蓮——你沒看見他的老婆長的什麼個模樣？

平安——傍晚午黑的時候，她坐着轎子那裏看得  
見？左右，他一個窮秀才還能有什麼好老婆啦？

孟玉樓——這孩子說話嘴多損。窮秀才怎麼就不許  
有好老婆呢？

平安——不是不許——他就不會有的。不信，過  
幾天就都知道啦。

【遠遠地一個老頭搖着“驚閨葉”走來】

潘金蓮——磨鏡子的過來了。正好，我的鏡子都  
昏了，正要磨磨呢。平安兒，你叫住他，給咱們磨磨  
鏡子。你這小東西淨屬嘴，縮頸子打前失，全仗嘴支  
持。甭遍告述你要叫住磨鏡子的，你平說不過來。

怎這麼巧，偏我們出來站這一會的工夫就過來了。……

平安——磨鏡子的！過這里來。

磨鏡的老頭——【漸漸走近來。一面嘶浪浪地搖着驚閨葉，一面答應。】磨鏡子嗎？【走到近前，放下担子，站在旁邊侍候着。】共計有幾面？……

潘金蓮——【向孟玉樓】。你不磨嗎？都叫他們拿出來，一齊的磨了吧？

孟玉樓——好，一齊趁便磨磨吧。原來也就應該磨了。

潘金蓮——平安兒，你到我屋裏，問你春梅姐要我那兩面照臉的大鏡子，一面小鏡子，還有那面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好磨磨，三姐，你淨要磨那一面，告述他，一齊帶出來，省得再費一遍事。

孟玉樓——平安兒，我告述你。……

【恰好，來安從院內走出來。】

孟玉樓——叫來安兒去罷，平安兒還在這裡看門吧。來安兒，你到我屋裏教蘭香把我的鏡子拿出來磨。……

平安——【向來安】對啦。你進去拿吧。三娘的告述了你，五娘的你問春梅姐要，就知道了：兩面大



的，一面小的，還有一面大四方的穿衣鏡，拿去吧。

來安——好，我去，【進院裏去。】

【磨鏡的老頭，趁着這個時候將絆鏡的架子和水銀等預備好，站在那里等候。不住地望着潘金蓮和孟玉樓，而且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自己沉思着。】

【潘金蓮和孟玉樓一邊看對過新收拾出來的房子，一邊也不斷地望看那磨鏡的老頭。】

孟玉樓——這個老頭，總能有六七十歲了，你看，他頭髮和鬍子都白了。

潘金蓮——看着，可還硬實呢。

孟玉樓——不知道他家裏都有些什麼人。這們大年歲還背着一個担子在外面給人家磨鏡子，可知一定很窮呢！

潘金蓮——啊，三姐，你說他一天能掙多少錢？

孟玉樓——恐怕很有限吧。

【來安手提着大小七面鏡子，懷裏還抱着一面四方穿衣鏡，出來。】

潘金蓮——你看，這孩子，你拿不了，分作兩回。怎那們“下足”，一回都拿出來了，叮叮噹噹地亂響，要

碰了我的鏡子，我看你……

孟玉樓——五姐，你這面大鏡子，我怎沒見過？是那裡的？

潘金蓮——那是人家當的。我愛牠，又亮，放在屋裏早晚照照。我的鏡子就三面……

孟玉樓——我大小就兩面……

潘金蓮——這兩面是誰的？

來安——那兩面是春梅姐的捎出來也叫磨磨。

潘金蓮——小賊猴，可倒會湊趣。……她放着她自己的鏡子不使，一天淨撈捎我的照，弄的那們昏澄澄的。……

【於是將八面鏡子齊交給磨鏡的老頭。他將牠們絆在架子上，使了水銀，用力地磨。】

【潘金蓮同孟玉樓在一旁，一面看着他磨，一面談着話。】

潘金蓮——這老頭真算硬實，你看他磨的多有力氣？

孟玉樓——我看他就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他不知道有兒子沒有。這大年歲……

潘金蓮——兒子是兒子；爹是爹：誰也當不了誰。

孟玉樓——他若有兒子，還不能養活他嗎？

潘金蓮——一個兒子要養活他個自的老婆就不容易了，還願得養活他爹呢……

孟玉樓——啊！這個老頭的生活，一定很艱難的。

潘金蓮——他艱難不艱難管你屁事。孟三姐許是也想要抱哥兒了；這樣的菩薩心……

孟玉樓——啐，你狗嘴裏算掬不出象牙來。

潘金蓮——象牙也不會長在你的狗嘴上。……你看他磨的多快。

孟玉樓——啊，倒磨完了四面大的了。賸那四面小的更快了。

潘金蓮——像他這樣，一天不知能磨多少面呢？

孟玉樓——我看，我們先進去吧。直在這裏站着作什麼？

【老頭聽見這話，仰頭看看她們兩個，馬上又低下去磨。】

潘金蓮——（拉住孟玉樓的手。）等一等，等他磨完。這不就快完啦。

孟玉樓——他磨他的，何必看着他呢？

潘金蓮——你看，就剩那一面了。等都完了，拿過

來，我們好試一試。

孟玉樓——你那們性急。等拿到屋內，照去不怎的？有的是工夫。

【說話的工夫，全磨完了。來安抱過來放在潘金蓮和孟玉樓的面前。二人各拿起一面來照。】

潘金蓮——啊，磨的真亮。我們以後就交給他磨好了。

孟玉樓——真亮。平安，你到舖子裏向傅夥計去支五十文錢來給他。

【平安答應着去了。】

潘金蓮——教來安先抱進去吧。

【來安過來將八面鏡子照原來拿出來的樣子又拿進去。】

孟玉樓——你可不加小心。

來安——不要緊。一點沒有錯。這麼大個人拿這麼點東西。……

潘金蓮——小東西先不用說嘴，等碰着了我們再說。

【來安抱鏡子進去了。】

【平安已取錢來數給老頭。他此時已將担子理好；手裏接了錢只顧呆呆地立着不去。】

孟玉樓——平安，你過來。……你問問那老頭爲什麼拿了錢不肯走開？莫非嫌錢少嗎？

【那老頭撲簌簌地落下淚來。】

平安——老頭，你聽見沒有？咱當家的奶奶問你爲什麼那樣煩惱呢？嫌錢少嗎？

磨鏡的老頭——不是。這位哥哥你不知道。老漢我今年六十一歲了。“先頭”留下一個兒子，二十一歲，還沒有娶妻；胡做非爲，不幹正行。他不但不能養活我，反倒我天天出來掙幾文錢養活他。說也不中用，他帶出去同街上的光棍們耍錢。一天犯了事，教守備府裏一同抓了去，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放回來，把媽媽的褲子襖都拿去當了。他媽媽直氣了一場病，受了風寒，在炕上躺了半個多月了。老漢說了他兩句，他就賭氣跑出來，不着家了。這教我到那里找他去呢？成天的也找不着個影子。要說是不找了吧，老漢這大的年紀了，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往後可指望誰養老？！有他在家，看他那樣的不成器，也是一樣的惹氣。不知老漢前世造下了什麼冤孽，落得現在這樣的

忍氣吞聲，沒的話說。……【說說又落起淚來。來安又走出來。】

孟玉樓——啊！怪不得！這老頭原來這樣可憐。

平安，你問問他這後娶的老伴今年多大年紀了。

平安——老頭，你聽見沒有？問你這後娶的老伴今年多大年紀了。

磨鏡的老頭——她今年五十五歲了，沒有兒也沒有女，受了寒現在才好些；只是沒將養的想塊鹹臘肉吃。可嘆！老漢在街上討了兩三天，平討不出一塊臘肉來。啊！……

孟玉樓——啊，真是可憐。這不要緊，我屋裏抽屜內還有塊臘肉呢。……來安，你去向蘭香要來。另外有兩塊果子，也一齊要她給你拿來。

【來安去了。】

潘金蓮——啊，老頭，你家媽媽要吃小米粥不吃？

磨鏡的老頭——爲什麼不吃呢？若是有，敢情好啦。

潘金蓮——平安，你進去對春梅說，要她把你姥姥捐來的新小米量二升給你，再拿兩根醬瓜出來給他家媽媽吃。

【平安也去了。】

潘金蓮——【向孟玉樓說，】 這個老頭真苦得可憐見的。我們那知道外邊還有這樣苦的人呢！

孟玉樓——一看他那個樣子，我就想是要很苦的呢。

潘金蓮——咱娘可也苦，還不到這樣呢。

孟玉樓——【稍遲疑】。那自然不同的……

【來安拿半腿臘肉，兩塊菓子上。】

孟玉樓——都拿來啦？

來安——拿來啦。

孟玉樓——你拿去交給那老頭兒吧。

【來安拿過去交給老頭兒。】

磨鏡的老頭——【一面接過來，一面道了謝，收在担子內。】啊，我討了這些天，……這回他媽媽算……

【平安也拿着小米和醬瓜上，一齊交給老頭兒。】

磨鏡的老頭——（向潘金蓮和孟玉樓行了個禮，道了個謝；於是一齊收在担子內。然後背起担子，搖着驚閨葉，揚長地走開了。）……

平安——二位娘不該給了他這多的東西；受了這老東西的騙了。他的老婆是個媒婆，昨個不還從這街上

走過去，什麼時候又病在炕上啦？

潘金蓮——小賊種，你早不說，作什麼來？

平安——算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遇見二位娘母  
來，叫住他，又照顧他這些東西去了。

(幕)



